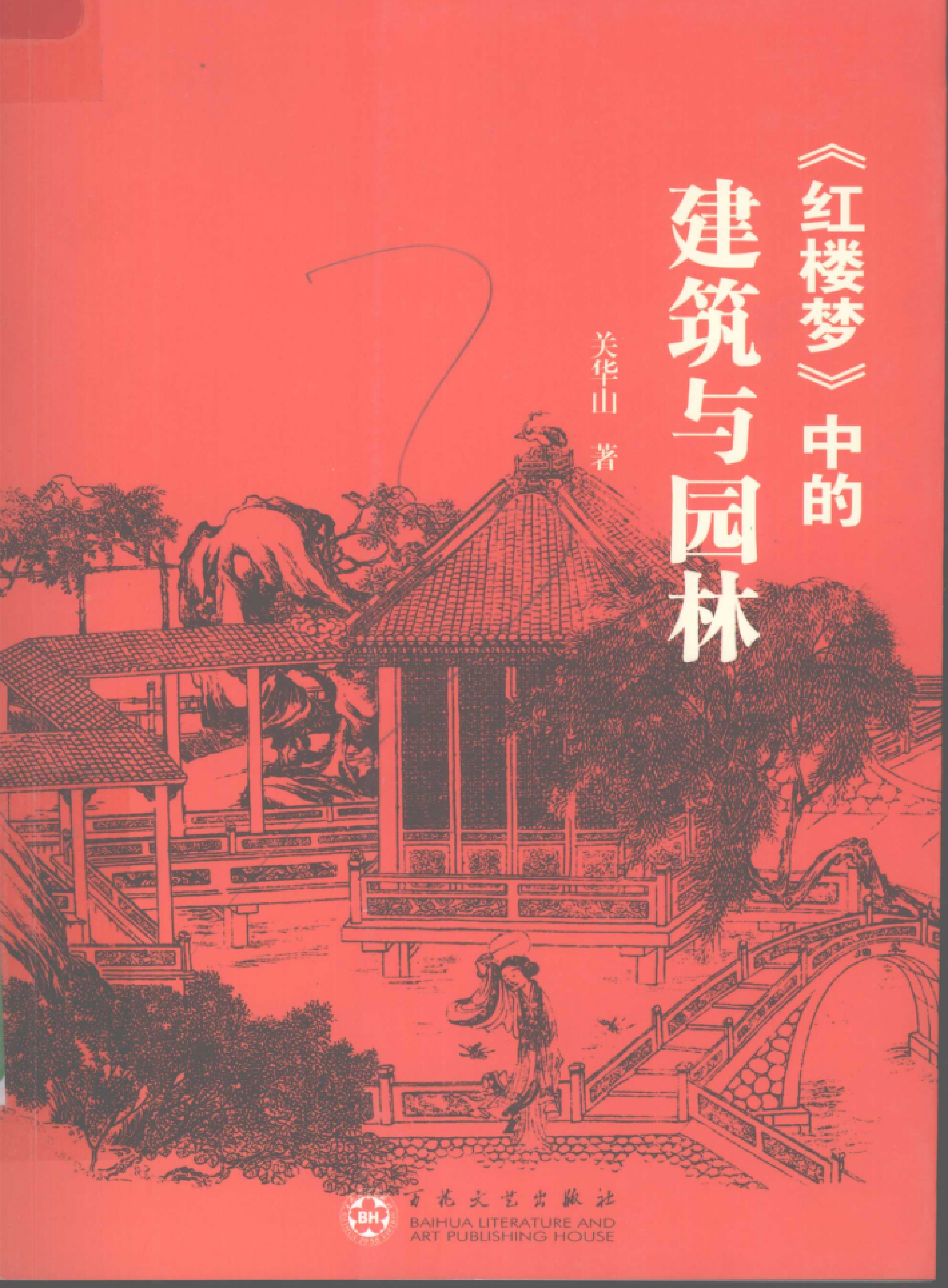

《红楼梦》中的
建筑与园林
关华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SBN 978-7-5306-4929-9
9 787530 649299 >
定价：43.00元



《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关华山 著

BH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 关华山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06-4929-9

Ⅰ. 红… Ⅱ. 关… Ⅲ. ①《红楼梦》研究②建筑艺术－研究－中国－古代③古典园林－研究－中国 Ⅳ. I207.411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06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 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8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43.00 元

红楼之旅（百花文艺版自序）

2006年9月，很意外地收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徐晨亮先生的电子邮件，信中称有意出版这本三十年前的旧作，我受宠若惊。毕竟时日已久，在台湾此书二版后就少人问津了。内地近年出版业蒸蒸日上，能注意到三十年前的老书，也要拜曹雪芹先生之赐吧！

经过几次信函来往，徐编辑嘱咐写一篇回顾我探讨《红楼梦》中建筑园林之心路历程的文章，作为百花文艺版的序言。恭敬不如从命，还得等学期教完课了，趁着寒假年节思旧忆廿一番。

为什么要探讨《红楼梦》中的建筑？缘起一：大学时代修习中国建筑，总感觉只学了大木、小木、斗拱、举架、开间、彩绘等形式、构造方面的原理，却无法知晓在过去中国人如何在其间过日子的。缘起二：心想将来留学欧美，之前总该充实自己，尤其对自己国家的建筑需有相当钻研。也因为如此，还得先读个硕士，果然考上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为了撰写硕士论文，于是拟出了从《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看看贾府老老小小、主仆奴婢如何在府第及园子中过日子的提案。这样下手其实另有别的启发源头。原来大学三年级，系里翁金山教授才从海外进修回来，带了本欧美建筑界正畅销的书，名为《隐藏的向度》（The Hidden Dimension），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霍尔（Edward T. Hall）教授的著作。这本书很有趣，霍尔教授对文化的感触敏锐，发现不同文化社群其实看待和使用空间的方式大为不同，例

如阿拉伯人要求房间天花板很高，德国人喜欢厚墙、隔音好，家具重、不易移动，英国小孩从小有自己的房间……翁老师将这本书交给我及林庆丰同学，要我们暑假一起把它翻译了。我一边欣赏，一边翻译，颇有收获。内中作者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剧以及世界著名小说，有许多文字生动地描述各种空间，正透露了不同作家对空间敏锐的观察与情愫。而我为了了解国人在过去如何使用传统建筑，找古典小说，尤其是清代的大家族故事《红楼梦》，岂不是再适合不过了？

这份论文提案找指导教授也有段故事。当时成大建研所并没有规定一定得找所内教授指导论文，而当时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汉宝德教授，已在中国建筑史方面出版过两本重要著作：《明清建筑二论》及《斗拱的起源与发展》，况且他已开始涉入台湾地区传统建筑的调查、研究与保存工作。于是我和林会承同学负笈登上大肚山求师。汉先生看了我的提案，即刻说：就写这个吧！他说他也曾想过做类似的研究。事情就这么定了。

行旅红学的路子也颇饶趣味，自己好像沿路捡石采花的孩子，适时地发现奇石异花。从汉先生指示的搞懂版本开始，各种红楼梦版本竟然在台湾纷纷出笼。众位前辈的红学著作也热闹非凡，包括余英时、赵冈、吴世昌、周冠华、林以亮、俞平伯、周汝昌、高阳、张爱玲、黄葆芳、潘重规、萨孟武、傅述先及浦安迪（Andrew H. Plaks）等人的《红楼梦》文学批评、研究、考证，一一来到眼前，显然华人学术界与出版业对红学情有独钟。

那时，也有机缘认识一位成大中文系胡助教，慷慨赠予珍贵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出版之《红楼梦研究专刊》数十册。另外，经由同学谢立元的夫人名作家桂文亚之介绍，我也走访了正写《红楼续梦》的高阳先生，他还捎了一封介绍信，嘱我赴故宫查寻清朝皇帝与曹家来往的奏折。有趣的是，那段期间名导演李翰祥也拍了部《红楼梦》新片，连同更早的一部《红楼梦》旧片，先后在戏院上映。张佛千老先生还撰文登报，大力鼓吹兴建一座大观园。

我前后通读整本《红楼梦》足有三遍，包括不同版本，摘录、做卡片、比对，并没有刻意分辨前八十回及续书后四十回。期间写完一部分文稿，即回台中就教于汉先生，顺便回家。汉先生当时已任职中兴大学工学院院长，并主持鹿港保存研究。整整一年后论文写完，汉先生指示论文题目定为《〈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他请了中研院民

族学研究所李亦园教授、名作家许晏骈（高阳）先生及成大建筑系叶树源教授担任评审。1978 年 5 月的一个上午，在成大老建筑系馆门厅旁的小教室，举行口试。报告研究成果时，记得我还大剌剌地说，绘出大观园的图其实有些“多事”，因为它基本上是“文笔园林”。口试完后，汉先生还问我怎么这么说，我傻乎乎地不知如何应答。尽管如此，经由这趟红学洗礼、前辈指导，完成了这篇论文，我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信心开始萌生。

果然我从《红楼梦》这部奇情小说，透过考据比对，窥探到大家族尤其富家财主如何在大宅院里过日子的，不仅了解到传统社会的亲属、奴仆制度，各种礼仪及生活真实面，又理出所谓传统空间的“位序原则”，包括了中轴、左右、内外、上下空间之别。另外还发现到大观园的文学性强于它的写实性。反过来说大观园是类似现今所称的 paper architecture（纸上建筑）的 paper garden，中文更恰当的说辞是“文笔园林”。而这个文笔园林非但为《红楼梦》提供了主要的场景，更随着故事的流转而变幻色彩与面貌，在文学表现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换言之，它似真似假的交融正是曹雪芹伟大的文学成就。再一年后，因为新的体会，应卜大中编辑之邀，又发表了“大观园的整体意象”一文，刊于《时报杂志》。后来出版的《〈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一书便是学位论文加上这篇文章的融合。

令我心存感激的是，汉老师非但帮我出版此书，还写了序，文中提出不少重要论点。更有趣的是，大陆红学前辈周汝昌先生不知因何机缘看到此书，也写了一篇重要评文，内中有褒有贬。基本上周先生坚持考证的观点，对于纯文学的评论是无法苟同的。大观园其实有着人间现实、仙境、妖境的流变。“妖境”此用词可能如周先生批评的，有些偏颇，不过大观园后来衰事不断，搞得众人弄神弄鬼可是有根有据。这样追索大观园处理其文本有两项意义，值得进一步说明。其一，我的研究原本在于中国建筑与园林，大致可归属所谓“考证”。易言之，以小说来考证过去中国人如何在宅第过日子的。然而，却因着大观园作为“文笔园林”，令我不得不踏入文学范畴。而事实上，文学只是我的兴趣，并非本业，眼尖的读者很快就可以识破我这方面的能耐。不过，既然已栽入“红楼梦境”，我这个“建筑人”姑且抛开身份意识，看看自己能追索出什么文学上的新意供文学界参考吧！于是，断断续续对大观园做了些进一步探讨，写了二长一短的三篇文章。

头一篇题为《园林/宅第:大观园/荣宁府第》,成文于1988年4月,是我留学返台于东海任教的第一年,此文正好作为本书再版的序言。文章主旨在对前辈的看法进行辩论。也就是过往看法里,常将中国宅第、宫殿这种人居环境以及中国独特的园林艺术,分别归之于中国文化里的儒家以及道家思想,来阐述其设计理念。如此之发问是属建筑及景观学的范畴,且是由《红楼梦》小说场景之内涵所引发的,再回过头检视中国宅第、宫殿与园林之源起历史,但此探索对理解《红楼梦》也起了一点新作用。此新的理解基本上在于:

一、中国宅第、宫殿与园林的源起历史即充满着古代宗教信仰以至之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之思维。而《红楼梦》的场景,尤其大观园也不出此框框,并非单纯的儒、道思想的比对。

二、发现曹雪芹如何循着中国文化思维的脉络,营造起府、园两大场景,成为小说相当有机的部分,这样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维的翻新设计。其中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发现会芳园(天香楼)及大观园(潇湘馆)分别魂断的"唯二"人物秦氏与黛玉,正是二园所埋葬的二花魂,反过来说,二园正是曹雪芹为二位所渲染出来的文学奇景。

不过,在当时,这篇文章的结尾,提到李泽厚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末世文艺方面之精彩大总结。比对之,我兴起了"中国宅第、园林这两大支传统居住环境,也已发展得有如强弓弩末"的念头。

这个延续林徽因、汉宝德老师早年对清代建筑看法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浅薄、悲观了。因为此想法虽然有历史的证据,传统建筑的兴建在民国后已渐销声匿迹,基本上它是源自现代主义的进步论,以及中国近代史西化阵痛的悲观氛围所造成。如果依照我的分析,考察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是中国文化思维的"翻新设计",就绝不是"末世总结"。而他所立下的榜样岂不正是中国文化递演之一出浴火凤凰大戏?另外,旁证于近年不同族群建筑文化的研究,我逐渐发现到,每个族群的建筑表现其实是一种文化设计的结果,而不单纯是建筑元素的设计或操作。那么任何一个宽广的文化幅员岂可能不持续生长?除非这个文明及人群被彻底摧毁、压抑,或者本身根浅。

第二篇短文《〈红楼梦〉的人间、天上奇境》是以中、英文对照,刊于*Dialogue*杂志第6期(1997年8月)内。此文精简地理出《红楼梦》中,曹雪芹所创造的三个天上奇境,以映照人间仙境"大观园"。

至于第三篇长文题为《〈红楼梦〉大观园的文笔园林艺术》，此文刊于何处，或者根本没发表，还真奇怪，竟完全不记得了。现在一并刊于书后，供大家参考。此文基本上是承袭之前的发现，也可说是上述短文的扩充，更进一步爬梳了多年来建筑界、文学界对大观园的种种探讨。由之，补强我大观园是"小号苑囿"、"文笔园林"之看法。另一方面，再诠释曹雪芹所开辟的天上三奇境，是为中国文化尤其民间小传统的宇宙观、理想境地之巧妙新设计。具体言之，我延续了脂砚斋之惊叹赞美，但继之理性的分析与诠释，尤其对石头、通灵宝玉、宝玉，以及绛珠草、神瑛侍者、兼美、黛玉、僧道、甄士隐、贾雨村等人或物，如何串连起人世、梦境（太虚幻境）、仙境、佛界、神话世界的复杂、多意模拟关系，予以厘清，可以说更精细地阐述了曹雪芹整部小说具创意的精彩大布局，骨子里其实是中国文化里几个人生哲理（儒、道、释）与小说里"真实"人生的验证与思辨。看似悲剧，但若脱离"人生"这一面的观点，以佛理观之，它岂不尤具正面积极之意？若依前文所述，定睛曹雪芹的创意，《红楼梦》的文化设计造诣对所有创作者而言，更是最佳的师法对象。那么回过头来，岂能说中国传统建筑已如"强弓弩末"？具创意的新的中国设计师大可师法曹雪芹，进行深入的"文化设计"，且是今日多元文化交融时代的跨文化设计（cross-cultural design）。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均饶旨趣，旨趣之间的通融、搭接，正可彰显人性以及人世遭遇的普遍性，这应是今日与未来设计界，包括建筑、环境设计必走的路。

综上回顾，我打从想了解国人如何生活于传统建筑的简单意图，却一步步追索到曹雪芹作为传统文人，于他创作的《红楼梦》，表达了他思维中所蕴含的国人时空宇宙观及人生哲理，又发挥他个人独特的美学创意，将之交融成复杂却条理分明又绚丽的《红楼梦》，以文笔拨开流变的场景意境，正显示了他追寻理想居地的迫切心境。这何尝不是中国人基植于现实，又期待超越现实，进而改变现实的那份深沉欲求。从府第建筑到园林，无处不透露中国文化的多层面向，着实有趣极了。

十五年前，应中央大学中文系康来新教授之邀，随同众位师生趁春假赴江南，做了一次"红楼之旅"。穿越苏州、扬州、南京，行经数座江南名园，参加一个红学会议，只为寻访石头兄的足迹身世。沿途目不暇接、众人喧闹，加上带着五岁小儿随身，我只能白日逡巡于柳条

目录

正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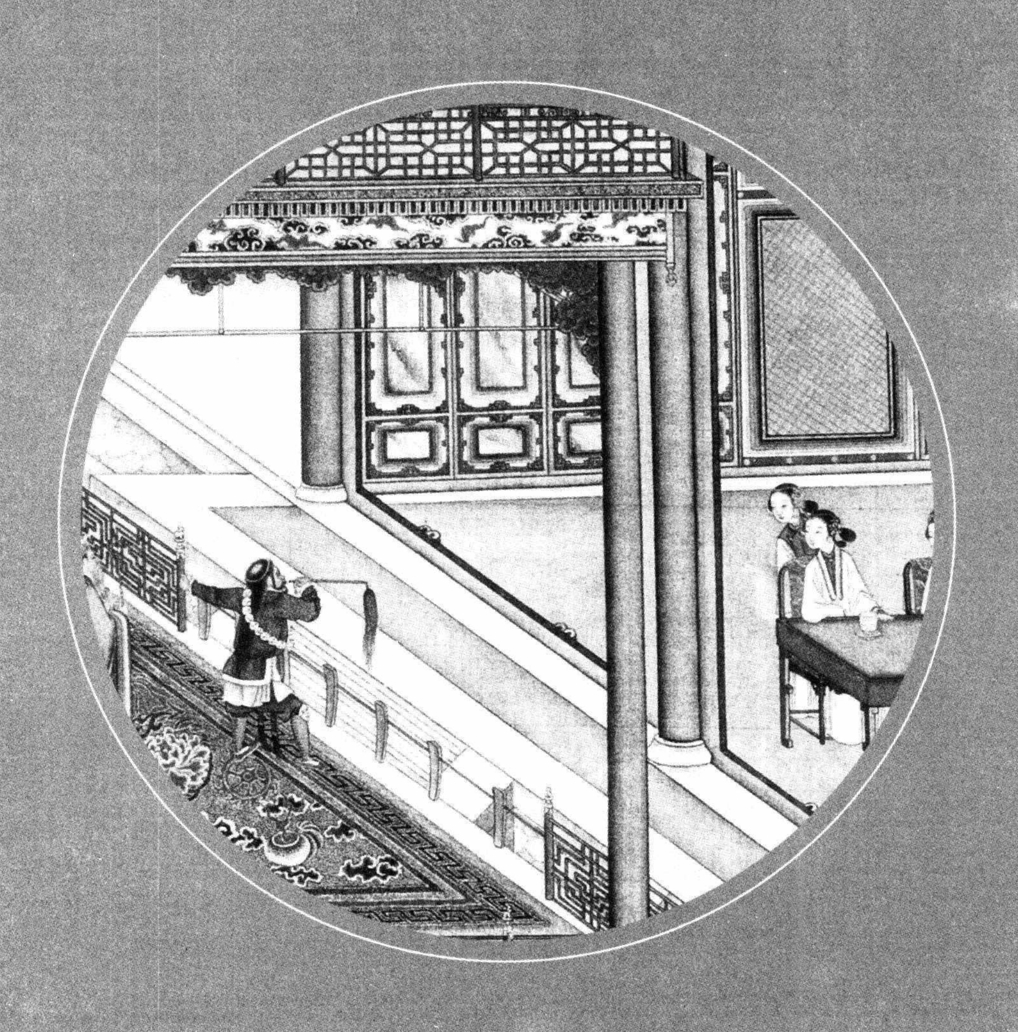
流水石板小径，以及晚间灯火红楼宴之间，偶尔定下神，朦胧中仿佛眼见身着锦衣的宝玉抑或布衣石头兄的身影，在前方远处蜿蜒急行着。这三十多年来，断续钻研《红楼梦》荣宁二府及大观园，不也是这般写照?! 人生片刻，却也梦回气荡。*

关华山
2007 年春节
于东海大学

*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专门为《〈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一书所作序言。书中“正编”收录繁体字版《〈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再版本）全部内容，“附编”收录作者两篇相关文章。

附编

正编



园林／宅第：大观园／荣宁府第

（再版自序）

在《〈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一书的结论里，笔者曾就荣、宁二府的居住部分与大观园做了简单比对，并称这正好“间接地印证了一般的说法：传统住宅是我国儒教的‘礼’的产物，园林却是循道家‘法自然’的原则而呈现，两者连接在一起，正将传统居住空间带到一个平衡状态”[1]。类似的说法李允钰也提过[2]。蒋勋更以“从人间的秩序到天道的幽深”，阐述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如何分别透露在传统宅第与园林迥异的设计旨趣当中[3]。还记得汉宝德老师多年前谈论中国人的环境观，也曾以方、圆二形分别代表儒、道二家的空间思想[4]。如果把这几个说法合在一起，可以列成表一。

荣宁府第／大观园	实质环境
传统宅第／园　林	
人造居住环境／自　然	
儒／道	思想观念
方／圆	象征几何形

表一

依循二元的分辨法来看待中国传统宅第与园林，或者粗略地讲，人造环境与自然，并且以儒道互补的思想来类比、以方圆来象征，无

宁是一种明快清晰的说法。但是,很明显的,这种说法总嫌简化,需要进一步的证实甚或修正。本文打算先对此论题做简略的探讨,再回头仔细看看大观园与荣宁府第究竟如何彼此对照的。相信分别探究这两个论题可以互相启发,也就是,让我们更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同时更了解传统宅第与园林的意义以及其关系。

传统宅第与园林

首先,我们有必要大略回顾一下传统宅第与园林的源起和发展,看看二者的出现究竟牵连了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条件。

我国以四合院为基本单元的传统宅第,其雏形可以目前发掘的最早一座宫室建筑遗址为代表。换句话说,我们假设宫室的格局后来逐渐流布到民间。这个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推测为晚夏早商的建筑。大致上它该是栋长方形宫室,外围一圈廊道。为什么说它是雏形?因为明确的坐北朝南以及矩形平面已经呈现。到了西周,陕西岐山凤雏的遗址,合院建筑便昭然若揭了●。此后,商周时期的各考古建筑遗址,平面渐趋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多处遗址的柱础与台基下,发现了人、兽骨等,这些很可能是牺牲,是基于原始信仰,宫室"奠基"、"定位"的方法之一。

至于《考工记》记述周代明堂,以及后来汉代出现的大夫士堂图,这些记录不仅显示了儒家礼仪已出现在我国宅第居住空间的功能分划上,还出现了阴阳五行、节令天象等符号与地理方向配合的说法。笔者臆测,很可能这些想法接续了上述殉葬奠基的神秘信仰,并由儒家提倡厚葬的助长,进而发展出后来讲求阴阳宅的风水说。元朝之后,风水又有形家、向家之分。到明代更加倡行,理论与实务也愈形纷歧●。透过对台湾地区传统民宅的研究,我们也已经知道民宅的设计与营造包含了相当多的风水与民间信仰、禁忌的观念●。当然,儒家的位序观念在空间设计与使用上也占了相当分量。可以说这几种观念相辅相成,指导了传统宅第空间的成形与使用方式,服务了国人的终极价值观——传宗接代●。

至于园林，我国周朝的灵台、灵沼，秦的上林苑，汉的太液池，一开始就是帝王好大喜功的结果。这些苑囿就像今日的动植物园，收罗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还假造些海上仙山，作为帝王游赏、打猎，追求享乐、期希长生不老的境地。

演至魏晋南北朝，由于世局混乱，不少知识分子往山川求超脱，是为首次逃离汉以来儒家政治制度化后递演的治乱世局的一项行动。他们逃向了老庄、佛法与儒家相结合的玄学，化身形逍遥于自然万物之间●。由汉代发轫的私家园林此时转为官僚、士大夫理想化、牧歌化的庄园。继而又出现了道观园林。东晋北魏更因佛法弘扬，兴建寺塔都选择坐落于名山大川间，好让僧、道远离人世，清静参禅、修炼。富含禅宗旨趣的日本造园术大约也根源于此时●。这种状况到宋更进一步促成儒道释三教混合的宗教圣地的出现，像五台、峨眉、九华、普陀山。另一方面，私家园林则随山水画的兴起，成为仕绅文人市隐的后园，他们希望在城市生活时仍能享受自然之趣，开了明清私园的先河。

根据以上的简述，大致可看出宅第与园林所牵连的思想观念（表二），二者的源起都与帝王皇族的财势、礼仪、享乐不可分。倒是传统宅第特别承袭了礼仪与原始信仰部分，所以讲求位序与风水吉凶。虽然大致说儒家思想着重人世，忽略对自然之观照，但是在汉代董仲舒已把阴阳思想纳入儒家，成为天人合一的说法，对人世又提出定名分、安命运、守常法三大条。到宋明理学家，再把佛教、道教思想引入，一方面新写了儒家的宇宙观，另外，也为“风水”做了辩护●。同时，民间信仰要求居住空间趋吉避凶，而宅第又必须坐落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讲求风水变得更顺理成章。然而，风水看待自然，总带有目的：以人造建筑插手自然，得到好处，这种环境观多少与道教的观点相似。因为道士亲近、了解自然，都是为了顺应、利用自然，以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倒是佛家、道家看待自然的心态与上述的思想不同，他们不以功利居心，显然更能尊重、欣赏自然。所以自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艺术追求的题材、终极意义追求的一个方便门径，或者说一面镜子。因此当定规人世位分的儒家再与政治结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

	传统宅第	园林
源　　起	帝王财势、礼仪、享乐 原始信仰	
思　　想	道教求长生	
观　　念	享乐、成仙	
	儒家礼仪	佛、道宇宙观
	风水、民间信仰	文人艺术修养
设计营造	地理师、匠人	主人、山子匠
素　　材	建筑物	山石花草树木建筑物
设计手法	对称、中轴、正偏、内外、位序、宅相、宅形、营建禁忌	精巧、曲折、多变、惊喜、不理八宅、宅相
美学性质	端庄、明朗、秩序、理性、无私密性	幽深、朴素、自由、自在、感性、私密性
功　　用	营生活／必需品	游赏／奢侈品

表二　传统宅第与园林之对比

脱离人世现实的系绊，在思想上的出路便只有遁入佛道或者艺术领域了。在行动上，最直接的即是走入自然。至于兴筑所谓文人化或富禅意的园林，倒有如在家画山水，是一种操练思想、表露心迹的办法罢了。

这样不同的思想源头，很自然地导出园林与宅第各方面的差异。营造宅第与园林的素材不同，营造、设计者也不同。想来园林的山子匠大概也有几分艺术修养，不过一旦成了行业，品位上总易流于匠气。所以计成在《园冶》里强调“七分主人三分匠”，认为匠人不可靠，仍得文人自己下手才有可观。当然这乃书生理想，一些暴发户造

园就不可能懂高品位。至于营造宅第，多数主人只能说明自己的需要，以及想花多少银子，其余的就得交托地理师选地、定向，匠人按营造常规、凶吉做法进行了。

参与营造宅第与园林的人不一样，设计手法也不一样。前者讲求轴线对称、正偏内外层次、宅向宅形。美学上期希端庄、明朗、秩序，使用鲜明色彩。至于园林设计却要求各个景及其串连能精巧得宜、曲折变化、幽深多样，达到令人惊叹怡情的效果。园内建筑物完全不理会宅向、风水，色彩也以朴素为要。这些都构成二者之差异。在现实功用上，宅第主要为经营日常生活，园林却为休闲游赏，后者诉诸人之感性，前者却需要以理性对待。这么说来，住宅尽管有豪门、寒舍之别，却是人人必需的。园林则一定要有相当财势才可能兴筑，也就是对一般人而言，它是奢侈品。这使得园林的兴筑甚至设计总存在着一个矛盾。因为现实里拥有财富能盖园的人，大概艺术修养都不会高，所以板桥林家花园就出现了俗雅杂陈的品位●。而艺术修养高的文人，除非考场、官场顺利，大概都没有财势。譬如计成便自叹无钱买山构园●。关于这一点，也透露了园林与宅第思想源头重叠的部分，也就是暴发户兴筑园林，多少与皇族兴筑苑囿有类同的意图：享乐、夸耀人世、道教求长生成仙的意图。这是很世俗的，与艺术、终极价值的追求完全不对路。像《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就一并论到贾府宅第与后一带花园子的“气象”已不同，有衰败之气。这是世俗的看法。

总言之，传统宅第与园林在各方面彼此对比互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由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认为二者分别具体化了儒、道思想源头的观念，仍嫌简略了，我们不能忽视营建宅第所牵连的风水说与民间信仰。另一方面，也该注意佛家思想与道教长生的欲求，古来在国人看待自然的态度上所占的分量。这些也多少间接关联到国人看待园林的态度。尤其道教思想同时影响了民间对宅第与园林的看法。

大观园与荣宁府第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看大观园与荣宁府第是怎

么样彼此对照的。首先，必须指明的，《红楼梦》是小说，所以小说作者描写的场景只能服务于文学目的。换句话说，它可以不写实。就笔者一个学建筑的人看，《红楼梦》描写的宅第与其内之生活，大体来讲，是合乎当时社会现实的，可供研究传统宅第与生活之间对应的关系。至于园林部分，一、有许多住人的院宇；二、有行宫、尼姑庵、道观；三、却没有任何廊道；四、尺度很大无法与宅第部分凑合，等等。不仅令我们觉得它是私家园林与皇家苑囿的交叠，或者说“小号苑囿”，更明白地说，它是一个文笔园林●。当然，大观园内所描写的一些人情事

荣宁府第		大观园
写实		文笔园林
家族兴衰		宝玉心性探索
男人	贾母、王夫人、凤姐	少女
无个性的空间		配人之景如人物走廊
正式仪典		配事、四季时令之景
贾母、贾敬丧事		黛玉断魂、可卿悬梁
现实肮脏世界		干净理想世界
主淫		主情
抄家		太虚幻境 （行宫、佛寺、道房）
发还		仙境、妖境 人间、仙乡
白茫茫一片		
贾雨村 （入世文人）	一僧一道	甄士隐 （出世文人）

表三　荣宁府第与大观园之对比

故，很可能也归属于社会写实，一些片段园景曹雪芹以前经历过，随后写入小说。陈从周也有相同看法，在《说园》的“假山”一节，他提到：“《红楼梦》大观园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虚构，亦有作者曾见之实物。是实物，又有参予作者之虚构。其迷惑读者正在此。”●

大观园是文笔园林，宅第却大致是属写实的，这该是二者对比最重要的基础了。在此有两个问题我们该注意的，而且是极有趣的：为什么曹雪芹把“园子”的布景做了想象的腾跃，而不施之于“宅第”？同时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想象编织得合情合理，愈显鲜明，不知不觉地带领读者跃出现实，滑入他《红楼梦》的太虚幻境同感共鸣一番。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如是回答：根据前节阐述，我们已了解园林的性质比宅第更近于艺术，也因此园林布景更可以供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笔者曾分析小说的结构，找出以下两大脉络：一是家族兴衰，另一乃是宝玉心性之旅●。曹雪芹对大观园布景的构思想象，便是为了造就宝玉心性之旅的一个“园地”。而家族兴衰的脉络自然与府第的场景关系最直接。（请参阅表三）以园林作为宝玉意淫心性探索少女情怀的布景，应是最合情的安排了。然而要让这个布景编织得“合理”，达到巧妙的地步，想来仍费了曹雪芹不少苦心。

曹雪芹深知园林是奢侈品，尚且他心目中的园子得顺遂小说主角宝玉的心愿，因此贾府得有相当必要的理由来盖这个“大观园”。一方面它要销损贾府钱财，另一方面要为宝玉预设探索之园。大观园的虚构由此而出，因为纵观曹家历史，并没有女子被召选为皇妃的。“元妃省亲”顶多是依据皇上南巡接驾与曹雪芹的姑母嫁了平郡王讷尔苏的事迹编造的●。因有“省亲”，所以有“行宫”，“行宫”又巧妙地映照了小说里极重要的，宝玉梦中透露金钗正副册的“太虚幻境”。园造好，第十七回贾政第一次领清客游赏，经历的景却不完全是单纯的“景”，还包括了细写的潇湘馆、蘅芜院、怡红院、稻香村四个可住人的小院宇，同时又点出道观佛寺，令大观园不仅如一般私家园林只供游赏，还多了一项功用——可以供居室生活。再加上行宫、道观佛寺，这些都脱离了现实里私园的布局与作用，不得不令人想到苑囿的模型。曹雪芹就这样构筑了贾府与宝玉的仙境。

果真第二十三回宝玉等人住进了大观园，自此宝王“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相信各钗也顿感生活空间扩大了，私密性增加了。这些在依礼制定规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宅第是很难得的。因为传统宅第的房子里外之门，通常是不关的，除非要睡觉了。而且所有的主子都有奴婢、小厮“贴身”侍候。这两项加起来，个人私密性就难得了。顶多，男主子的书房堪称为他唯一的私人空间，但在儒家思想笼罩下，坐落于厢房的书房该用来读诗书、作功课，却不能怡情悦性的。当然，粗俗一点的角色像薛蟠、贾珍、贾琏，还利用书房赌博，叫娈童陪侍，饮酒作乐。

为什么传统宅第会没有确实的个人私密的空间呢？没有个人空间，很难培养出有个性的人。说实在的，儒家思想的确不在培养“独立的个人”，它期望造就一个典范：君子，能在五伦关系中好好做人的君子。人活着，重点不在自己，而在与别人的关系上，能企及“仁”的理想境界●。既然没有“个人”，当然，反映位序观念的传统宅第不必提供实质的个人私密空间，而是应用许多暗示如门帘、门槛、屏风等，来引发人“依礼举止”，希望由人的参与，也就是修养，来达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私密。

然而，在儒教的大轨迹里，如果一个人不能修身至“君子”，大概只有往卑下做“小人”的路子走了，所谓大凶大恶由此出焉。而在读书人的仕途上，理想是君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现实里，多的却是听命木讷以及钻营功名利禄两类人了。小说的主人翁宝玉对于前者没有兴趣，对追求名禄更是不齿，唯一的出路只有展开个人心性的探索，尝试去寻找一些终极的目的与价值。很自然的，此项探索在位序严谨的宅第是无法展开的，府内的园子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正如一般文人为了陶情冶性退入自然与园林那样。鲁迅的《秋夜》也是借着描绘他的“后园”，诉说了自命如枣树般孤高的心志●。

府第与大观园的对比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乃是园子住的人物除了宝玉这个少男，多是少女。既然少女们都住入了大观园，留在外面宅第的自然剩下些男主子及上了年纪的女人。唯有那些与诸钗和宝玉来往密切，而且有权照管他们的上了年岁的女人，才得以自由来往

宅第与大观园，如贾母、王夫人、凤姐。只有李纨这个与世无争的嫂辈才可以住入园内，即使如此，她的住所稻香村在大观园内仍要被处理得明显的突兀，借着宝玉的口被奚落一番。因为李纨不是少女，而且没有才情。倒是其他诸钗的院宇都被曹雪芹精心设想描绘。这种暗喻的手法在宅第的布景，很难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唯一的例外是秦氏的闺房，不过那也仅限于室内陈设，而且显得夸大近乎调侃的口气了。至于宅第一般的描写不过富丽堂皇，几笔带过。第五回提到宁府上房内间的对联与燃藜图，也令宝玉心中不快。即使贾珍一个小书房的美人图引起宝玉好奇心（第十九回），等到他真的去造访，却撞见小厮正与丫头合奸。显示了宅第的空间是无个性的、假面的、没有艺术气息的。

欧特纳曾以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各文化几乎共通的一个主题，也就是男人与女人如何由于生理、生活的不同与文化的设计，被类比于文化与自然的对照●。我国文人借着花草云月等自然物吟咏美人早有传统。曹雪芹不仅让少女们住入大观园，更以室内陈设、室外花草树木水石等精彩地暗喻宝玉以及这群少女人物的心性，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观园不仅有各具特色、住人的院宇，还有配事的许多景，在四季不同的时节里，供这些少女们与贾母、凤姐等人作非正式的宴饮，以及各种情节推展的布景。前者像藕香榭、芦雪庵、红香圃、榆荫堂，后者包括滴翠亭、凹晶馆、桃花满布的沁芳闸附近、蔷薇架、芦港洞等。在大观园举行的正式宴席，一次是中秋家宴，在凸碧山庄月台上（第七十五回）；另一次贾母生日，在行宫缀绵阁招待女客（第四十回）。至于宅第部分，则有多次正式饮宴的机会，像第七十一回贾母生日首宴在荣禧堂；第八十五回庆贺贾政升官在贾母正厅；第五十三回元宵家宴在贾母院的大花厅；第十六回贾政生日也在荣府厅上请客。除了宴席，在宅第里尚出现各种正式的仪典：祭祖在宗祠，宝玉宝钗在荣禧堂成婚，贾母、贾敬丧分别在二府正堂停灵。值得注意的是，唯有两个正册金钗的死亡与丧事是在园子里发生。

第一个是秦氏。小说虽没有明写"她悬梁会芳园的天香楼"，却

透露在第五回的金钗正册，以及第十三回设解冤醮于天香楼的描述里。尔后，秦氏亦停灵于园内的发仙阁，并就园临街的大门直接发引出殡。尤二姐死后，停灵在位于宅第与大观园之间的梨香院，出灵亦由梨香院通街的墙，开了一大门出去。但是她并非死于大观园内●。纵观全部小说，唯有黛玉真正魂断大观园内的潇湘馆（第九十八回）●。这样的安排发生在排名正册首尾的二金钗身上，不得不令笔者发现到："唯独黛玉坚守潇湘馆……成为人间天上的大观园唯一的守护神，应验了她自己'冷月葬花魂'的悲谶。"同时比对秦氏悬梁天香楼时，可以知道"大观园与会芳园的寓意其实……是前后观照了。……二园最终的寓意，可归之于两园分别埋葬的两个花魂。……而会芳园的暧昧在先，大观园的暗晦又在后。两园的悲剧不过是可卿与黛玉二人的悲剧罢了。"●

这所有的处理也不得不令我们关联到余英时先生所提的"两个世界说"●。他指出大观园呈现的是二玉所怀抱的"理想世界"，是干净、主情的境地，园之外却是污秽、充满淫乱的"现实世界"。这个"大观园之外"的世界，其实更精确地说，应该指荣宁二府的宅第部分。这里展现了小说另一大脉络家族兴衰的诸多情节。余先生也提到两个世界其实是彼此交融的，因为肮脏的"现实"终于污染了"干净世界"。后者不过昙花一现即消逝了。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以分析大观园整体意象的角度，加以说明了●。

起初，小说作者运用他丰富的园林知识与文学想象，表面上合情理地构筑了这个存在于小说现实里的大观园。元妃归省一节透露了园子"仙境"的意象。到第二十三回，宝玉诸钗住入后，大观园回复至现实人间。这个"人间"却透过港洞、桃花林的描写、黛玉开辟埋香冢以及第二十七回吟出缠绵的葬花词，不仅关联到桃花源仙乡的典故，也呈现了二玉"干净世界"的浪漫期许与它命定的悲剧终结。然而时光流逝、肮脏现实的污染，大观园鲜明的色彩终究褪去，演成风声鹤唳的"妖境"。

这个由仙境、人间、仙乡、干净世界、妖境交叠的大观园非但显示了它本身的"大观"，更说明了它原本是以"太虚幻境"做样本的。这

个幻境只不过在小说现实里又演练了一番。如此这般，大观园承载了佛道思想中超脱人世的哲理。由这些哲理主题，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到造园之初，为什么要采苑囿的模型放人佛寺、禅房，不仅引入小沙弥、小道士至园内居住，更安排妙玉下榻栊翠庵，成为少女人物走廊鲜明之一例。正因为她鲜明，反被劫出大观园，而出乎意料地留住了惜春、紫鹃，让栊翠庵在小说布景处理上，发挥了“守牧、凭吊荒芜的大观园”这一极为有机的功能。

这样的安排令我们回想到前述我国宅第与园林分别所牵连的佛道思想。只不过，大观园以文学的兴味把它更生动地表明了。事实上，由小说我们也可以发现：曹雪芹透过宝玉，对于人生多少表达了一项看法：人间生老病死，儒家的一套思想与礼制是没办法一一解除的，甚或反倒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苦痛，而最后之出路仍旧归之于佛道思想。关于此点，在小说中，其实已表现在开场收场的四个人物身上。

贾雨村是趋名利的“穷儒”，甄士隐则是个市隐了的“文人”。另外，一僧一道乃是来往天上人间的引渡者。甄士隐因为已初具“出世”心态，在历经爱女遗失、火烧仅存的财产宅第后，稍受僧、道之指点，便参悟了。至于另一儒者贾雨村，在宦海中钻营谋利，娶回当年自认为的红粉知己，大有枭雄之气概。但是几次升贬之后，到头来仍要依赖甄士隐去解明玄机。但他却心中恍惚，在迷津处睡着了，还不晓得有没有受渡的福气呢。

这么说来，元妃省亲游园，经过山环佛寺，忙净手焚香拜佛，又题一“苦海慈航”的匾额，正是上述哲理的预示，即至青灯照亮暗晦的大观园，却是此哲理的印证。最终，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宝玉，投身“白茫茫一片”的雪地冬景，正可做繁华一时、演出人间情理是非的宅第与园林这些人造环境的幻灭归宿。形成对比的荣宁宅第与大观园都归了“一”。

李泽厚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末世文艺方面，一个出自士大夫的精彩大总结●。如果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所谈的园林与宅第这些传统居住环境，以及人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这件事上，《红楼梦》所代表的清代封建末世的建筑思想，岂不是该如以上之论述，已进入

彻底“反建筑”的消极境域。换句话说，它似乎印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及园林在清代已经发展得有如强弩之末。正如早年林徽因的意见，以及汉宝德老师有关明清文人建筑思想之病态的论述●。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项工作自然要留待以后了。

关华山　1988年4月

注解：

1.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境与象出版社，1984，第239~240页。

2.李允钚：《华夏意匠》，1980，第312页。

3.蒋勋：《中国建筑哲学之初探》，《台大建筑与城乡学报》，二卷一期，1983，第285~290页。

4.汉宝德：《建筑、社会与文化》，境与象出版社，1975，第81页。

5.傅熹年：《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文物》，1981年1月号，第65~73页。

6.汉宝德：《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念架构》，《台大建筑与城乡学报》，二卷一期，1983，第123~150页。

7.徐裕健：《台湾传统营建尺寸规制之研究》，成大建筑硕士论文。

8. 关华山：《台湾传统民宅所表现的空间观念》，《中研院民族所集刊》，四十九期，1981，第175~215页。

9.周维权：《魏晋南北朝园林概述》，《传统建筑论文集》，丹青出版社，1986，第76~92页。

10.同上，第85页。

11.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木铎出版社，1982，第150、151、155页。朱熹为风水辩护见注6，第128页。

12.夏铸九：《板桥林本源园林形式之研究》，见台大土研都计室编：《板桥林本源园林研究与修复》，第78页。

13.陈植：《〈园冶〉注释》，明文出版社，1982，第238页。

14.同注1，第167~176、2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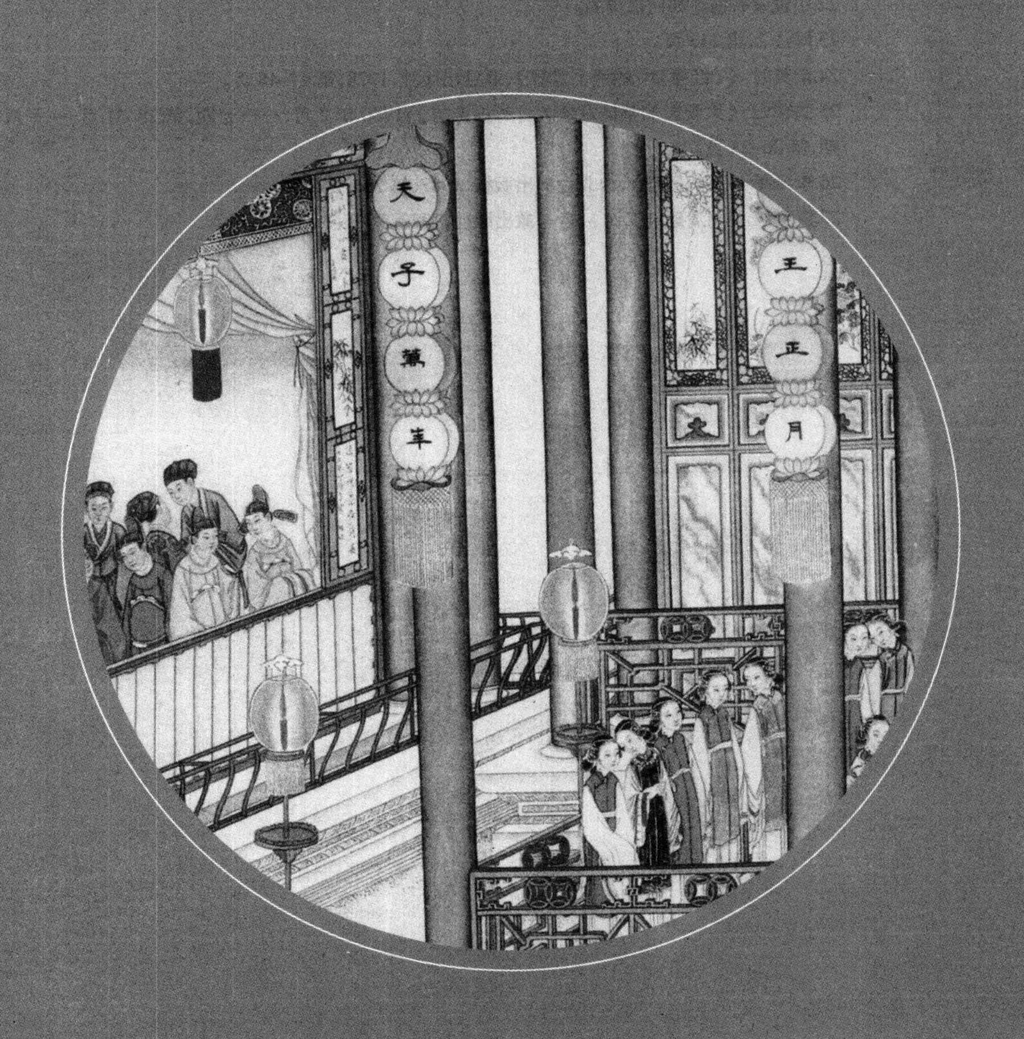
15.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5，第54页。另见陈从周：《中国园林艺术与美学》，《美学与艺术》，木铎出版社，第347页。

16.同注1，第209页。

17.高阳：《红楼一家言》，联经出版社，1977，第74、89页。

18.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壹山出版社，1983。

19.熊秉明:《鲁迅〈秋夜〉的分析》,《当代》,十八期,1987,第29~46页。
20.Ortner,Sheery: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to culture? " 见 Rosaldo,M.Z.,Lamphere,L.编: Woman,Culture and Socie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第67~87页。
21.尤二姐死于凤姐院厢房,见《红楼梦》第六十九回。
22.小说没有描述如何出灵的。
23.同注1,第213页。
24.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社,1978,第47~48页。
25.关华山:《大观园的整体意象》,《时报杂志》,1980年2月,一一七期,第28~31页;一一八期,第26~28页。
26.李泽厚:《美的历程》,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第263~265页。
27.汉宝德:《明清建筑二论》,境与象出版社,1972,第25~31页。


天子萬年
王正月

汉宝德先生序

这本书是一篇硕士论文。大约六年前，华山在成大建筑研究所读书，我则在中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任内不久。他为了准备撰写毕业论文，与同学林会承一起来看我，并提出了研究《红楼梦》中建筑的意思。他们两位都是有备而来，所以都拿出撰写的纲要与我讨论。由于他们的论文题目使我感到兴趣，求学的态度很认真，所以我同意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后来会承的研究工作对鹿港古风貌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论文我年前已由境与象出版社出版。华山的论文曾写成较短的文章，在《时报杂志》发表，引起学界的注意。但是出书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现在。这次华山回台，我要他抽空把已经打字、编排好的稿子增补一下，赶快付印，以了却我的心愿。

做论文的指导教授，主要的工作是使学生把握住正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所以一篇好的论文，教授不能居功，一篇坏的论文，教授不能诿过。华山写的这篇论文很精彩，我没有贡献，只是在他工作的过程中，看到他逐步完成多年来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感到一种参与的愉快。他是非常用功的学生，在他的论点发展的过程中，我参与过意见，但没有影响他的决定。

事过六年，我再回头翻阅这篇文章，仍然觉得饶有趣味，是喜欢了解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的学者们应该一读的好文章。华山希望我

具体地表示一点意见，所以我不能不整理一下我的思绪，简单扼要地提出几点意见，一方面供华山参考，同时希望对本书的读者有提示的作用。

一、有关大观园之配置者

由于《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描写十分详尽，红学专家无不认为在著作者心目中，有一真实园林为背景。有关这座园子的所指，专家们多有共识，华山在本文中，做了有系统的介绍。但是这篇论文的目的，不在于争执孰是孰非，而是自《红楼梦》的文字中，抽出一切与空间描述有关的文字，然后如同拼七巧板一样的，拼成一个想象中的大观园。这是作者下工夫的地方，也是使大家都感兴趣的地方。

我再读这篇文章，依然觉得作者的推断都很近理，对七巧板的拼合，使用了建筑动线研究的办法，大体上应无问题。但当我看到他最后画出的复原图，却又觉仍不甚妥帖，可见拼凑的办法虽然相当科学、相当有系统，其中仍隐藏着一些问题，无法解决。

我认为华山所复原的大观园，不甚妥帖之处，只在园子的整个空间架构，似乎不合乎中国人的造园原则。我国的园林，至少在我们所能掌握的明清两代，是以大水面为中心，此其一；一般说来，主要的建筑，不但位置适中，而且背山面水，此其二。《红楼梦》中，没有文字描写这个大水面，也没有任何文字指出大观楼在正中的位置，但没有这两个特点，就使我觉得不妥帖。

《红楼梦》中虽无明确的文字描述大水面，但在贾政游园的一回，提到自"曲径通幽处"进入石洞，过几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这几句话，就是"豁然开朗"的意思，要造成这种感觉，贾政当年所面临的必然是一个大中心空间，四周有山丘环绕，屋宇则隐然可见，这是中国园林的重要原则。所以我猜想，大观园在空间架构上应该不会逸出中国园林的常规。

贾政游园是有步骤的。自大门起，看到翠嶂，通过"曲径通幽

处”，先纵览全局，然后过水面，对各个不同情趣的小环境一一欣赏，最后到高潮的正殿。所以可以想象到，一方面有一个统一全局的空间，同时则有丘陵把全园分割为若干不同性格的小空间。所以自潇湘馆到稻香村的路上，会有“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的情形。“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悬奇手法。

华山来信说，他最近看到一份资料，有人在1931年前后就提出“大观园是官园民园合璧”的说法。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我国的官园与私园是根据同一原则设计的，所不同的在于其规模。由于私园之面积甚小，只能在中央水面的四周布置亭台山石，尽量开发各角落景物互相间对望之关系。而官园由于面积辽阔，中央水面四周之布置几乎是自成格局的。最著名的官园圆明园，就是一个好例子。根据《红楼梦》的描写，大观园大体上是介乎于官园与私园之间的规模，而其景物实兼有官园中分区的独立性与私园中强调借景的观念。

正因为兼有官园的性质，所以我在前文中说，其主要建筑必然居于背山面水的中心位置。大观楼究竟居于大观园中怎样的地位？《红楼梦》文字中也没有明确的描述。但是在描述贾妃游园时，约略透出了一丝消息。贾妃进园共两次，第一次是仪典性的，只到正殿，让贾家老一辈的人参拜。仪式完毕先出园回家，回到贾母处分别与老小各辈叙述亲情之后，再次进园，这次则是游园了。第一次进正殿乃乘船去，乘舆返，可知乘船是正道。照理说乘舟登岸时，应该在“玉石牌坊”的前面。第二次进园可能走了与贾政游园同样的路线。华山认为贾政游园到正殿时乃先看到后面，再绕到前面的牌坊，这种判断可能是有问题的。对中国人而言，自正面走近正殿是天经地义的事，自正面看过去，照样可以看到“崇阁巍峨，层楼高起”。所以我认为华山的重建大观园配置图，总使我感到不太妥帖。

二、关于各房舍之配置者

大观园中各部分的建筑，华山在他的论文中都有很详细的叙述，

大体上说,没有可以挑剔之处。但是有一点仍使我不能完全同意的,乃是他假设园中一切建筑均为南北轴向、左右对称的格局。

在文字中既然没有详细的描述,照说作一种全面性的假定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如何找到研究的基础呢?所以我很了解这一假定的必要。但是看了他的恢复图,又觉得不免失之呆板。

我国的建筑,尤其是在北方,总是南北向,但园林建筑,即使是宫廷中,也未必是左右对称的。圆明园中正殿之外的八大处,有一半以上并不对称。至于在私园中,不但对称不太考虑,连方向也不计较,只以取景高雅为上。这是因为建筑的本身太过严肃,太受礼教的限制,皇帝以下,到士大夫,都喜欢在园林之中过一种比较非正式的轻松生活。因此园林中的建筑以因地制宜、因景而取向为原则。如果园子里的房舍仍然与正室无异,就显不出园之为园的意义了。

我细读华山引出的文字,实在说不出那些建筑可能采用哪一种格局。以潇湘馆来说,远看去是一带粉墙、数楹精舍,入门是曲折游廊,阶上面小小二三间房舍(却又说一明两暗),后院有两间小小"退步"。其中只有"一明两暗"这字眼儿暗示主房是对称的形式。所以你可以解释为完全不对称的、自由组合的配置,自然也可以解释为如同华山所画出的对称式的院庭。但如解释为自由组合,要怎样复原呢?

至于各座建筑的朝向就更难说了。在《红楼梦》的文字中完全看不出朝向的暗示,在圆明园中,至少有两座建筑,"天然图画"与"慈云普护",并不是南北朝向,而改以面向水域取景。至于圆明园的福海景区,尤其采取因地制宜的取向方式。所以,不论宫园、私园,取景与朝向是大有关系的。由于在大观园的恢复中,实在无法确定主景的所在,对于各别建筑组的安排,就缺乏一定的原则。坦白地说,我虽然不能同意完全采南北向的假定,我自己倒也没什么办法提出来。

如以华山自己所勾画出的大观园的格局来看,若不固守左右对称与南北朝向的原则,也可以解决一些配置上不容易接受的办法。比如秋爽斋与稻香村就不必并排,蘅芜院、栊翠庵就不必自后面进去,主山顶上的凸碧山庄也可以俯视全园了。

三、大观园乃出于虚构

我虽然在挑华山的毛病,但没有意思断定他的意见有错误。他自文字中找出各部建筑的关系,分别画出图解,所拼合出来的图案,应该是正确的。如果其结果仍有问题,那是因为大观园并不存在。这一点,华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这样热心地恢复大观园，而且深信大观园确实存在过呢?因为《红楼梦》中的描写实在太细腻了,大观园的景物，其中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作者的深刻记忆之中。若非实有其园,作者怎么可能有这样带有感情的描述呢?

当然,我们只能钦佩《红楼梦》作者的伟大的想象力。也许这位作者出身富贵,可进出皇家,受到宫苑深刻印象的影响。但是要把宫苑的规模减缩到大观园里,恐怕是很牵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者重叠了他一生所经历的很多园景,形成了一种心境,创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大观园。

我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但在心象中重叠一些个别的境界,编织成一个无法密合的系统,时时浮现在想象的层面,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个心境中的画面,有些部分是很清晰的,有些部分是可辨识的,但细部却很模糊,有些部分却完全模糊不清,与我们梦中的情景一样。当我再读第十七、十八回的描写时,确使我感到一种梦幻的意味。当指示方向时,书中用了很多不着边际的“那边”、“这边”。

自常识上说,如果《红楼梦》的作者确是曹雪芹,那么他所根据的庭园应该是江南织造府后花园。可是依据华山所收集的资料,织造府的花园却是规模不大的江南式庭园,由连续的回廊亭阁所组成。即使是依有些人的说法,恭王府是当年曹家的家业,那么恭王府的后花园,根据资料,不过相当于宫苑中的一个单元,布局呆板,完全缺乏《红楼梦》中所表现出的隽永多变的意味。如果这两者都不是大观园的蓝本,到哪里去找更有资格的蓝本呢?我们几乎可以说,皇帝老子

之下，没有人住过大观园这种多单元、富变化、单元之间需要乘舟车的园林。所以华山把它看为仙境的幻化是很有道理的。

四、大观园的象征手法

华山在这篇文章中，花了相当多精神，把《红楼梦》中人物的社会分位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整理了出来。对于了解传统建筑空间的象征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甚至对研究中国传统礼仪的人，这种整理的成果也是不可缺少的资料。

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华山在文中整理了大观园的象征意义。大观园中的各院落都是为仙境下凡的主人们所建的，而每一人物都有突出的个性，所以他们所居住的建筑都衬托出主人的个性。这种象征的意义并不是大观园的特点，而是中国园林共同的特点，只是在《红楼梦》中，一个想象中的园子，更容易把这种特点表现出来而已。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不但因为华山整理得很好，而且因为对学习空间艺术的专家学者来说，这一点常被忽略，或被轻视。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学的是西方的建筑或园艺，乃把空间艺术看为艺术的一类。由于我国积藏的文化内涵，中国的建筑与园林，在美观之外，充满了象征。这些象征有些是高雅的，来自文学与历史；有些是通俗的，来自民间的传诵。对于这一代的年轻人，这些象征大多显得陌生而遥远。

从这里就使我想到，也许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真要失传了。中国园林的设计者必然是熟谙中国古典文艺的人。在过去，以我们所知道的明末的计成与李渔两位专业园林设计者而言，在文艺上的造诣都超乎常人。而他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尚有园主人的参与，与好学多才之士在一起讨论、切磋。而今天的设计环境呢？设计者大多自视觉艺术的教育背景出身，对于传统艺文一窍不通。即使偶尔涉及，亦甚肤浅。一旦接触到中国园林，若非完全排斥，就是囫囵吞枣，望形生义。

所以我看华山对大观园的研究，觉得对职业界尚有一番助益。这几年来，社会富裕充足，公私两方面开始注意园景的创造，在眼见的

未来，可以推想有更多的中国园林的需要。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虽不能自正面告诉我们怎样设计一座中国园子，至少使从业者知所警惕，在可能的范围内充实自己，并抱着谦虚的态度去从事。与建筑比较起来，园林更需要一些灵气，更要远离市侩。

如果我们的社会大众，由于认真地读《红楼梦》，了解甚多中国园林的象征，则不会随便接受亭台楼阁的堆积、花木水石的形形色色，而对职业界形成一种压力。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会提高未来中国园林的品质，不至于沦落到新加坡虎豹公园那种庸俗、低劣的暴发户面貌。

这篇论文应该是自中国古籍中整理传统建筑与园林的资料的一个开端。由于古人不太重视建筑，故有关建筑的记录几乎全缺。但我们可以在其他相关艺术中找出一些讯息。《红楼梦》是叙述到建筑的小说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却不是仅有的一本书。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研究的行列，把古代中国建筑的影像更加明晰地呈现出来。

再读这本书，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策励。我对古建筑的研究是有癖好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一些杂事，几乎没法把自己思索的一些东西整理出来，而转眼间两翼已斑。这些年来，年轻一代对于“中国”有一种民族的热狂，然而这种热狂因无知识的基础，显得荒腔走板，很快就被商界所利用，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多做些事情，为年轻一代做表率，不但对不起社会，也对不起常听我勉励之辞的华山了。

汉宝德　1984年春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

综观现代建筑，自 19 世纪萌芽以来，随着文明科技的扩张，第一、二、三代大师辈出，发展至今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人类面临的问题也与时层出不穷。大致上，当代建筑为解决当前的问题，已出现着二端极的步调：其一乃是循着大师们的路子，顺步踏前，肯定文明，继续扩大人类建筑的"权能"范围；另一端极却开始怀疑由工业革命发展过来的科技文明，转而回身反省整个人类建筑活动的意义。前者以设计方法、计划学、建筑科学为代表，后者则以文化、社会、历史，偏向人文的观点来检讨现代建筑了。

反观我国，清末以来西风潮涌东渐，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亦可分端极，一端努力吸收西方科技文明，一端亦是反身研究自己的传统建筑。而传统建筑之研究途径又可分为二：一为书籍之研究，一为遗迹之调查工作[1]。遗迹调查以法式为主，文献为辅，由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为始，至今日台湾地区传统建筑的勘察、维护、保存皆属之。至于书籍之研究，则以文史哲艺术文献为主，法式为辅。但是文史哲研究方面受"东西文化论战"之所囿，发论仍偏于中国传统思想儒、

[1] 见黄宝喻先生开办之文化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小组所著《中国建筑答问》一文。

道、释、阴阳，甚至上至《易》，反映在建筑上的表现而已，尚不及以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了解传统建筑。

笔者有感于上述当代建筑反刍的一面，及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缺失，遂有意从传统住宅方面下手，试图了解传统生活与空间相契的情形，也就是吾国人以往受社会、经济、伦理等制度的影响，以至日常生活细末里，如何使用住宅的空间。使自己对传统住宅有活生生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去捉摸抽象的哲学思想，及探求一些建筑实物的知识。相反的，希望连接上述二者，借着研究实际的生活与建筑空间的对应关系，寻找较真确的传统居住空间的意义与基调，这就是本书之探讨的原始目的。（图 1-1）

但是此目的如何达到呢？古来吾国没有社会、人类学家做精细、科学的实录，分析说明人们的生活、习俗。仅有的风土志、地志及文人游记诗文，总不能细致到合乎以上的想法。这样的思路引笔者发现以古典小说为踏板，抑或为办法之一吧！

笔者找到的小说是《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众所皆知的小说，于清乾隆年间写成刊印。内容述说了一个大家宅宁、荣二府末世之事，及主角宝玉与诸钗间的情爱故事[2]，是作者曹雪芹花了十年多的工夫、血泪，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经验、情感予以客体化，做了一番艺术的处理，以小说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也同时借此发抒、寄托、感怀、反省。在文学史上，它不像唐传奇、宋话本那般依附野史、传言或前人文学作品的陈迹，《红楼梦》表现了许多在其以前的小说所未表现的特质。

[2] 依甲戌本之凡例，第五回第七十二页警幻之言，及第二回第三十一页脂批："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

依据上面简短的介绍，就小说创作时间到今日，时代的隔离——传统与现代——而言，同时限于静态传统文化下作者主观的人生经验，这部古典小说所描述的大家宅之生活与建筑必然透露了相当程度的"客观事实"，可供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个家宅生活与建筑的对应情形。当然我们亦不能否认小说中亦会有不少文字，不合此处所谓的"客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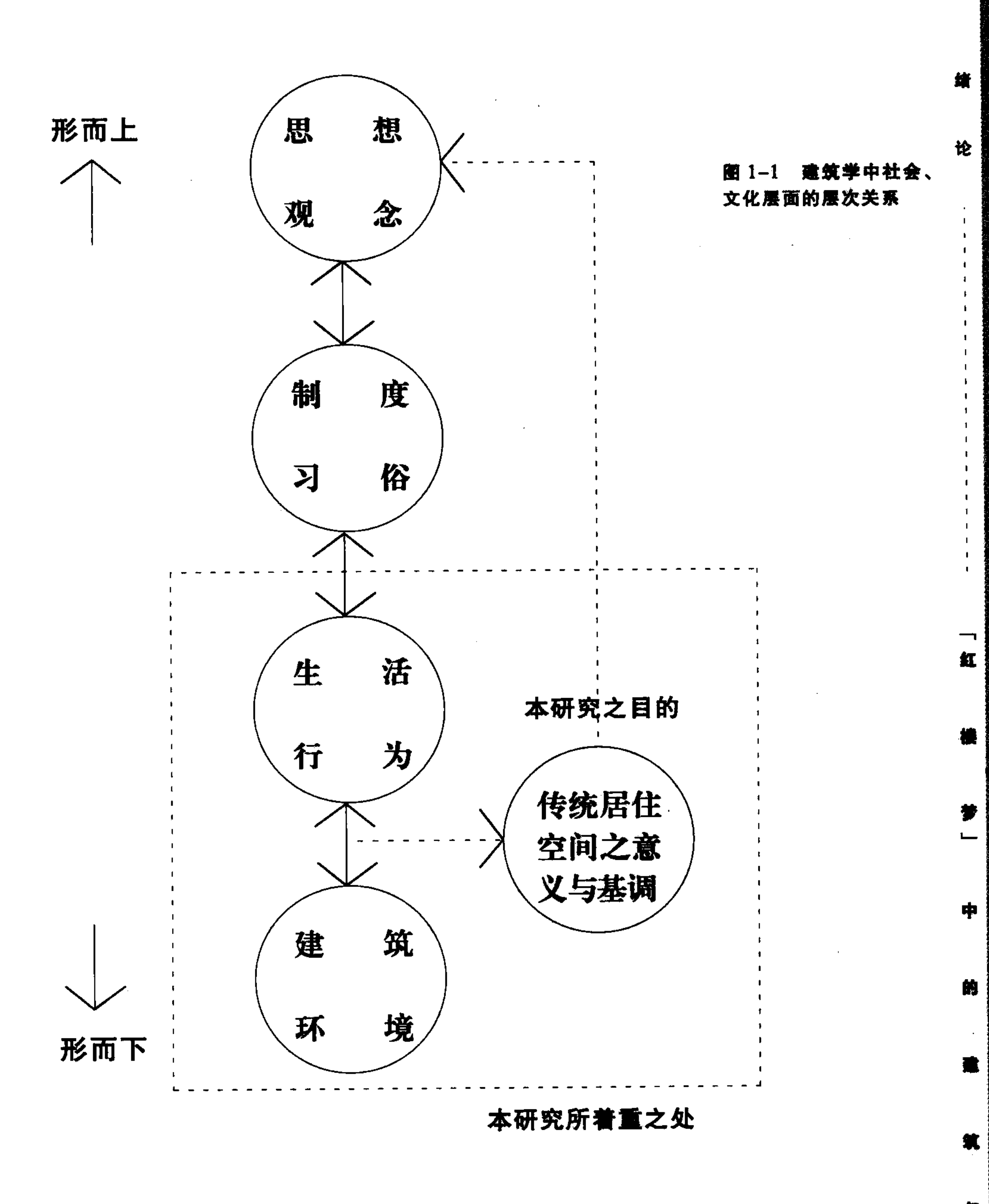


图 1-1　建筑学中社会、文化层面的层次关系

实”，也就是作者为了表现小说主题，达到艺术效果，而抽离、变换、增添、夸大、象征化某些“事实”，这是纯属作者想象与虚构的文字。对于此部分之文字，笔者也愿意追索一下：作者于此小说中在建筑与生活对应关系的论题内，做了

怎样的文学创作的腾跃？[3]此堪称为本书的第二目的了。

[3] 也就是作者如何处理文学理论中的亚里斯多德的三一律，人物、时间、地点都集中于某一时空中间的手法。

第二节 目前红学中涉及建筑之论说

目前红学家涉及府第园林的研究，是讨论真址的问题。最初《红楼梦》一出，即受清代士大夫所喜爱。因为故事隐晦，引起一般人极大的好奇心，除了追问故事影射何人何事之外，还一并追问何处是大观园。传说从此纷纭，直至胡适先生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时，发现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也”的文字，便顺提了一句：“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说不是假的。”此话一出，反而引得其后之红学界相继发表不同看法，成为红学中一大论题。

其实就小说创作的建筑布景而言，本应无真址的问题。只在论证《红楼梦》是否为自传小说时，真址或许能提供一些间接互证罢了。这也正是今日红学中自传派的努力方向，但是至今此问题一直仍未有确定的结论，尚且自传说本身也呈搁浅状态[4]。现就多年来已有的说法，依时间的先后予以介绍[5]，以供查阅。

（一）胡适——随园说　见《胡适文存》中《红楼梦考证》一文，1921年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说不是假的。”

——明北实南说　见《胡适文存》中《考据〈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1928年

“我的答案是：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至于大观园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不成问题，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

[4] 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

[5] 下文主要依林以亮先生于1974年3月《幼狮文艺》发表的《论大观园》一文之附录，并参证各原有出处做小部分改动，只有赵冈先生的部分代以1977年4月出版之《红楼梦研究新编》内的论证文字，而后再加上周冠华、林以亮、余英时三位先生的说法。

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

（二）俞平伯——北主南从说　见《红楼梦研究》，1952年

“《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平，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的风光。”

——可南可北说　见《读〈红楼梦〉随笔》第六节《大观园地点问题》，1954年

“这里有三大因素：①回忆、②理想、③现实……以回忆而论，可在北京，亦可能在南京……以理想而论，空中楼阁，亦即无所谓南北……以现实而论，曹家回京后，还过了一段繁荣的时期，则住宅有小家庭自属可能，这就是大观园的模型。地点随着住宅，当在北京西城。”

“反正大观园在当时，事实上确有过一个影儿……作者把这一点点的影踪，扩大了多少倍，用笔墨渲染，幻出一个天上人间的蜃楼乐园来。”

（三）周汝昌——恭王府说　见《红楼梦新证》，1953年

“……其地点乃是在紫禁城西北角的这一处……总之，曹雪芹的园子是有模型在胸的。”“根据目前的线索，我很疑心曹雪芹老宅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这所宅院的历史如下：曹家—和珅府—庆王府—恭王府—辅仁大学女部—师大女部。”

（四）吴世昌——随园加创作说　见《红楼梦探原》，1961年，牛津大学出版

“俞平伯与顾颉刚证明袁枚说谎，并不能成立……证明大观园即随园旧址并不是小说中所有故事均在南京发生……我们已经指出：作者摆脱时间限制，有时把相隔数十年的事融合为一。同样的，作者摆脱空间限制，把影片叠印起来，产生一种和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效果。”

（五）吴心柳——恭王府说　见《红楼梦散论》中《京华何处大观园》一文，1963年，香港出版

“北京红学家传说：大观园在后海恭王府……作者走访这座‘大观园’遗址。行前请教单士元先生（古代建筑史家），单士元先生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认为恭王府是大观园遗迹，完全有可能。园里面有座戏楼，看得出那是清初的建筑……从这线索看，园子的历史还要比和珅的时代早得多，我想曹雪芹生前可能见过这房子……’”

（六）黄葆芳——虚构及庭园布置家说　见《大观园的布置》，1971 年 1 月 1 日《南洋商报》（新加坡）

“根据虚构、在南、在北三个论点，我同意第一点的见解……曹雪芹不止样样当行出色，想不到还是个具有高度才能的园庭布置专家，他设计‘大观园’的意境，不但高雅合理，而且能排脱旧时园庭的传统法则，创立新意，摒弃庸俗……”

（七）林以亮——纸上园林说　见《论大观园》，1974 年 3 月《幼狮文艺》

“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造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题的发展，而不是用大观园来记录作者曾见到过的园林，不论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如何生动，如何精雕细琢，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

（八）周冠华——自怡园说　见《大观园就是自怡园》，1974 年 6 月，汉文书店出版

“上例二十九个证据与理由，证成大观园就是自怡园，其中大部分是以当时人著作与《红楼梦》互相印证，这种证据就是考据学上的内证，原已无可怀疑。”

“自怡园是康熙时大学士加太子傅明珠的别墅，在北平西直门外的西郊海甸，近玉泉山。”

（九）赵冈——江宁织造署说　见《红楼梦研究新编》第三章第一节，1975 年，联经出版

“当年曹家的大观园在南京，但是并未被隋赫德接收并转卖给袁枚。”

"《江宁府志》卷十二说:江宁织造署也是该年(乾隆十六年)改成行宫,而原来的织造廨署是几年后买淮清桥东北民房另建成者。"

"……所以在曹雪芹开始写《红楼梦》的时候,恭王府的原址还是一片民房。他没有机会以这座宅第作为文学背景来写书。"

"曹家有这么一座有资格充当行宫的华丽庭园,而曹雪芹又在其中居住过十三年,在写小说时,他自然而然会利用他自己家中的庭园作模式来描写……可见书中的大观园就是江宁织造府为了南巡接驾而扩建的花园,其次,这个南京行宫图今尚保存,其院宇花园的规模及配置很类似书中的大观园。"

(十)余英时——两个世界说　见《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978年,联经出版

"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

下面即刊出上述各说所牵连的园林图画,南京随园的图(图1-2-1)采自 Gardens of China 一书,喜仁龙(Osvald Sirén)著,原图刊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鸿雪因缘图记》中。此园袁枚于1757年自当时江宁织造隋赫德手中购得重修。园内以竹林、李树、桂树闻名,水流则随着曲道穿于亭榭之间。

恭王府在文献上考知最早为和珅府邸。周汝昌、吴心柳等均认为和珅之前,似是曹雪芹祖先所有。《红楼梦》的北方地点即以此为背景。赵冈却推断其应于乾隆四十至五十年间才建造,否定了此说。此府民国二十四年归溥儒所有,但在民国十七年已质于北堂,附有地图,原图载 Monumenta Serica V01.V1940,系北平北堂 Jean-Maria-Planchet 神父所供给。注明:"北面大墙,东西通长六十二丈七尺,东面大墙,南北通长一百一十三丈三尺七寸,西面大墙,南北通长一百一十六丈五尺,南面东西大墙通长四十九丈。"又注:"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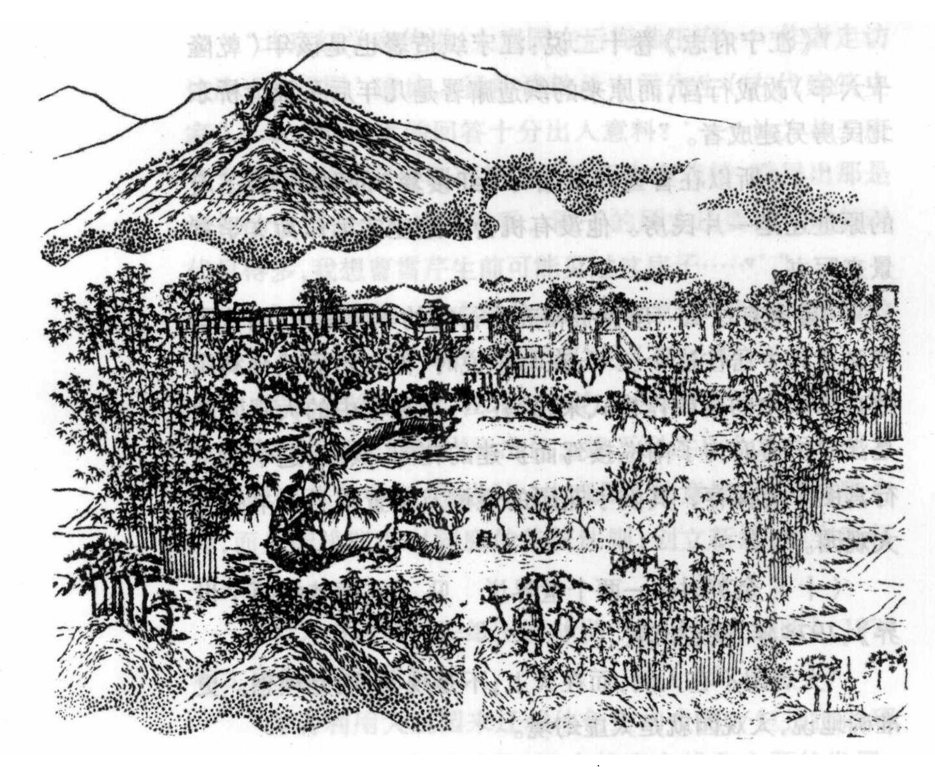


图 1-2-1　南京随园

均按地基营造尺丈二分折实地平式绘。”

而图 1-2-2a 是四十年代旧辅仁大学测绘的一张恭王府平面图，这里发表的已较原图有所精简，它的特点是水道系统比较明晰，现将图中有关之处，对照《红楼梦》中各建筑专名略作说明。

①泉水入口——沁芳闸。②从“李广桥”流过来的水路，现为公路。③沿着这道东墙下面，一直通往东南角，转向正西，是地下暗水道，园中水道即从此汇入主流，流向什刹海，与《红楼梦》所写全同。④这是主山所在，山下有洞，洞中有康熙御笔福字碑，叠石具有明代风格，洞下水池，石水道通往东墙的下水道，近年始加堵塞。⑤水池。⑥此处将点是园内有院，有短围墙，玲珑剔透似竹篱，有翠竹一丛，极近似潇湘馆的景色。⑦是北京诸王府中最大的一座戏楼，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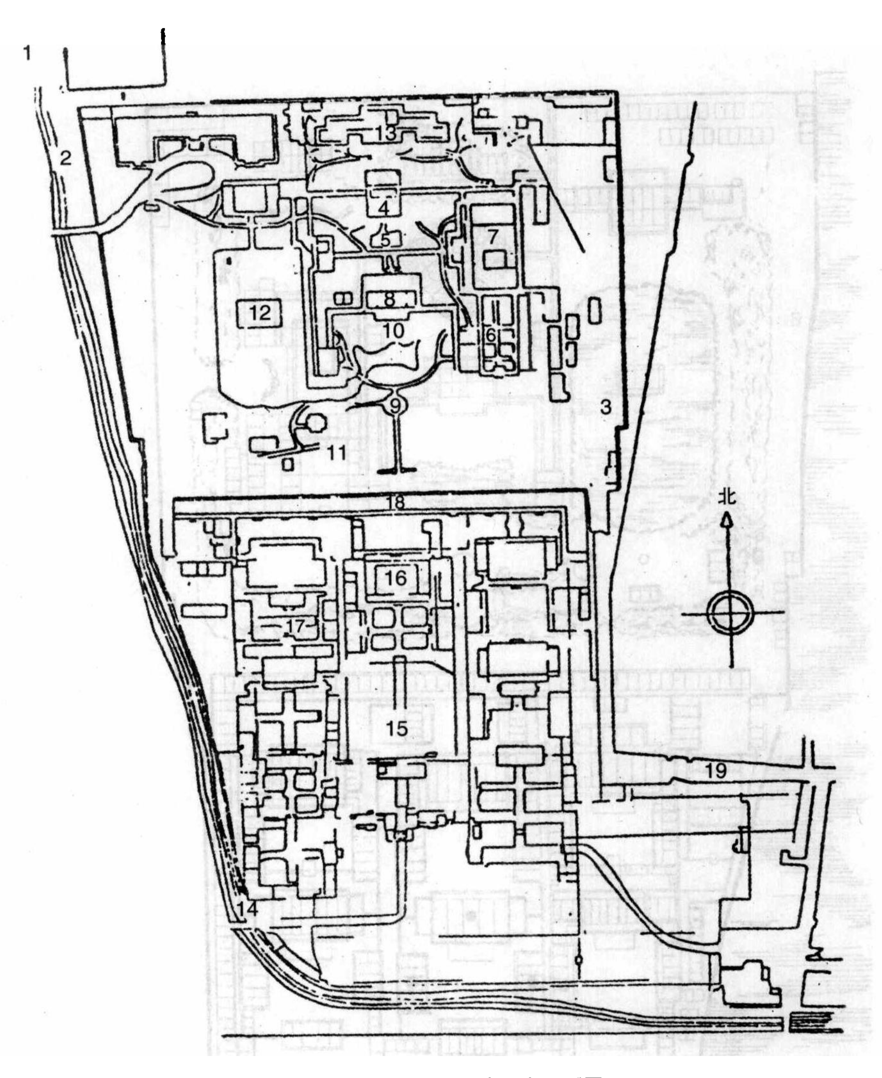


图 1-2-2a　恭王府平面图

百余人看戏，据专家审定是清初的建筑，戏楼左边有几所瓦房，疑为当日小戏班的下处。⑧已改建旧廊沿空地筑了两米余阔的墙——怡红院。⑨在路中间的一块大碣石，上有刻字。⑩当日园中水道乘船登陆之地——紫菱州。⑪“翠云岭”与“榆关”。⑫湖心亭。⑬疑是李纨所居。⑭泉水出口，地下水道通至此。⑮大厅，火焚后现只余几个石柱角。⑯疑贾政住处。⑰天香庭院“垂花门”，疑贾母所居。⑱后楼，约长 160 米——库房。⑲据传这是另一“王府”，疑为宁国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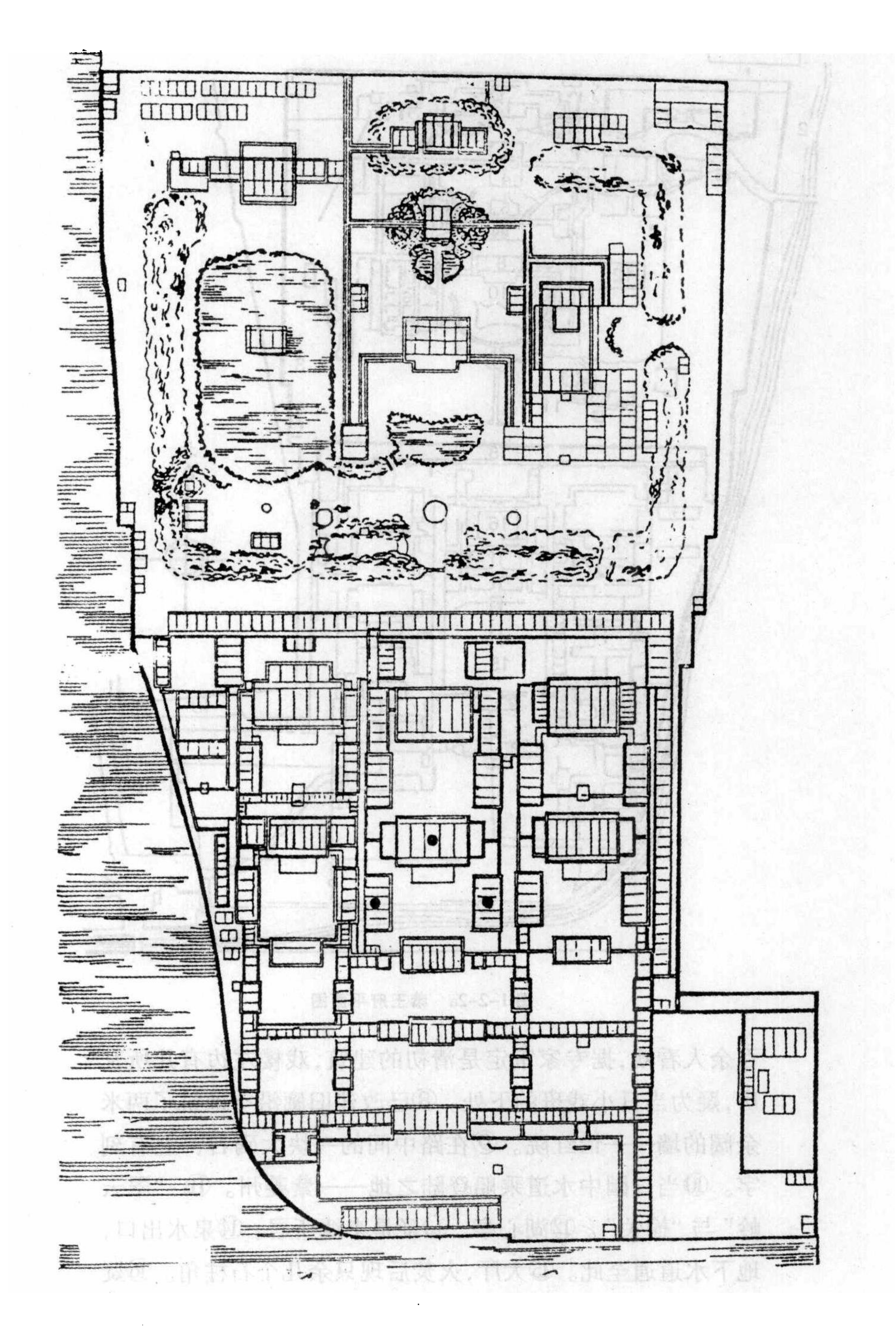


图 1-2-2b 恭王府地图

（此图采自吴世昌等著《散论红楼梦》）

图 1-2-2b 亦是据 Monumenta Serica V01.V1940 的恭王府地图，描绘过来，分出各房屋的间数，刊载于 Gardens of China（喜仁龙著）。可与前图参照看，但两图均无比例尺，点黑点处即火焚的大厅、厢房。

图 1-2-3 为乾隆南巡时之南京行宫图，采自《南巡盛典》。原为江宁织造署，于乾隆十六年（1751）所改建，据《江宁府志》（嘉庆辛未本）卷十二“建置”页九所载：“江宁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圣祖南巡时，即驻跸于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行殿，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镜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台诸胜，内贮历年奉领法物。”《南巡名胜图说》另有一段描述记录：“乾隆十六年，皇上恭奉慈宁，巡行南服，大吏改建行殿数重，恭备临幸。窗楹栋宇、丹雘不施、树石一区，以供临憩。西偏即旧池重浚、周以长廊、通以略彴，俯槛临流，有合于鱼跃鸢飞之境。”

图 1-2-4 采自《江南园林志》（1937 年初版）。书内并载：“商园临八府塘，为清江宁织造府旧园，所余山池无几，有楝亭、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处。”但依赵冈的考据，曹雪芹十三岁时，曹家已被抄拣返北，雪芹便一直留在北方，不曾南下了，故不可能在此写他的《红楼梦》。其次，“楝亭”确实是曹家当年西园的一个亭，但是不是此图上的楝亭就很难说了。因为此图为徒手画，无比例尺，且仅只一个角落。若与南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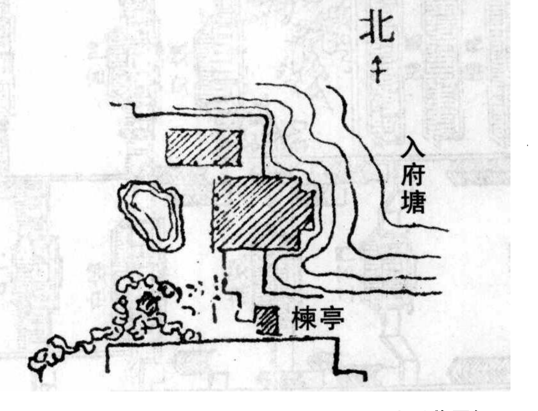


图 1-2-4　南京商园（旧织造署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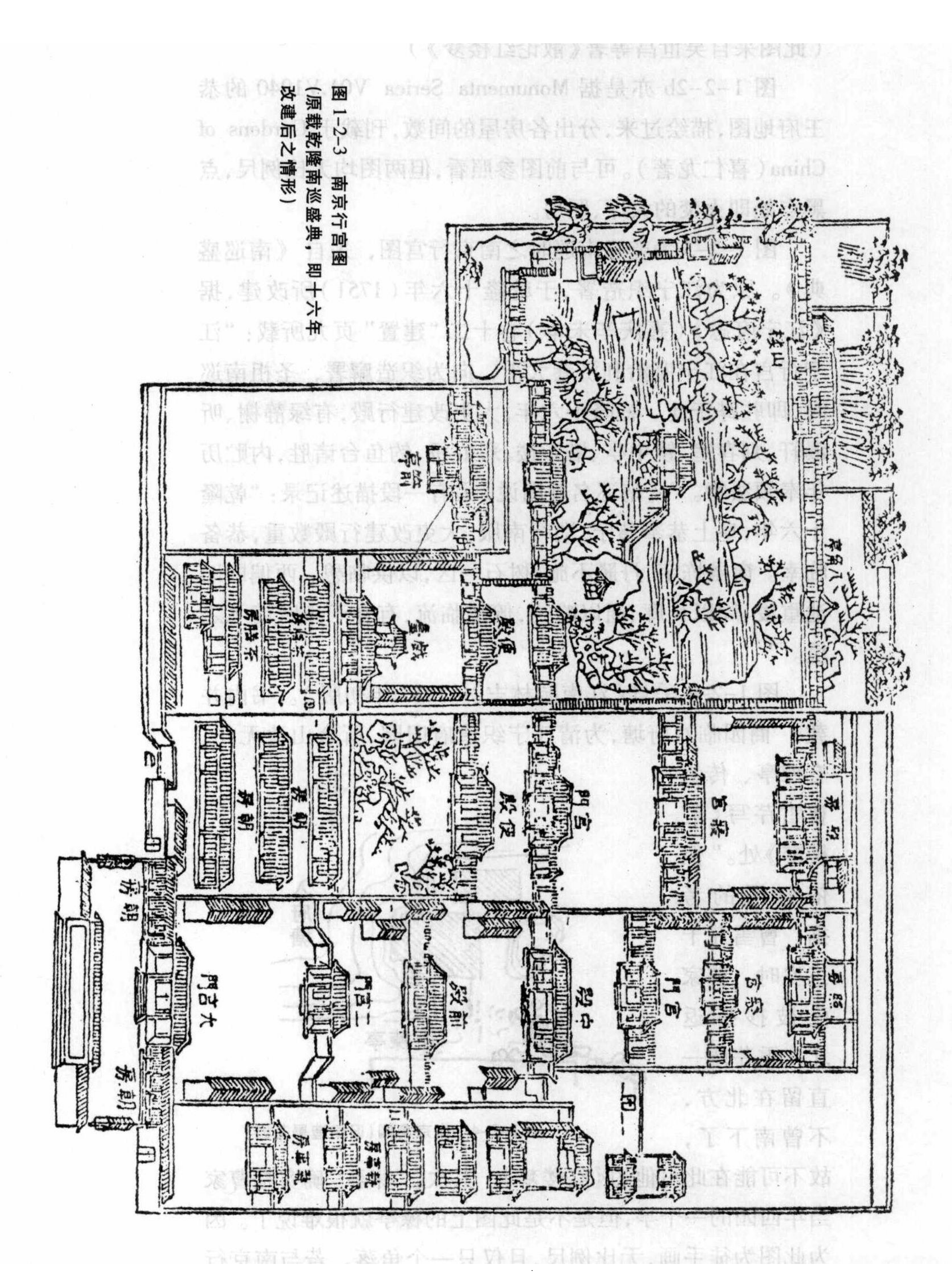


图 1-2-3 南京行宫图（原载乾隆南巡盛典，即十六年改建后之情形）

宫图比较，实难寻出其相似之处，甚至方位亦不对。因此可以断定此书的说明应是以讹传讹，不足信的传闻。

图 1-2-5 取自《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注称是由一位建筑师所绘，仅附部分图例。因本书付梓之前，尚未有进一步资料，所以只能就现有资料转载。* 本配置绘出了各院及园内的水流、道路，但是山石树木皆未表明。园正门与行

* 编者按：此图是 1963 年为赴日参展的大观园模型绘制的配置图，由戴志昂设计，杨乃济绘图。参见杨乃济：《大观园营建始末》，《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1980 年。

图 1-2-5　大观园配置图
(* 杨乃济绘制，图例已补齐)

图例：1.大门 2.曲径通幽 3.沁芳亭 4.怡红院 5.潇湘馆 6.秋爽斋 7.稻香村 8.暖香坞 9.紫菱洲 10.蘅芜院 11.大观楼 12.含芳阁 13.缀绵阁 14.省亲别墅坊 15.后门 16.厨房 17.佛寺 18.嘉荫堂 19.凸碧堂 20.凹晶馆 21.拢翠庵 22.角门 23.班房 24.议事厅 25.滴翠亭 26.柳叶渚 27.荇叶渚 28.芦雪亭 29.藕香榭 30.牡丹亭 31.芭蕉坞 32.红香圃 33.榆荫堂 34.角门 35.角门 36.后角门 37.折带朱栏板桥 38.沁芳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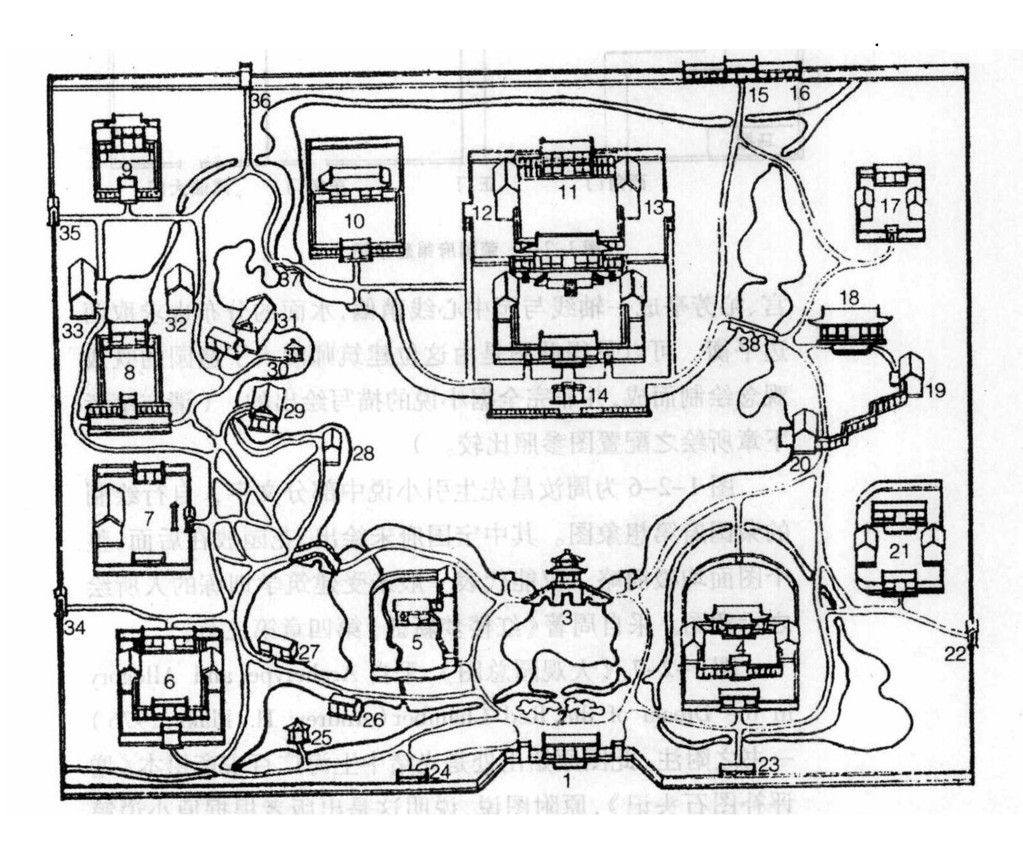


图 1-2-6　荣国府第想象图

宫、沁芳亭成一轴线与园中心线稍偏，水面的分布也求取两边平衡。可以见得此图是由这位建筑师渗入了造园的既成观念绘制而成，并非完全据小说的描写绘出的。（请与笔者下章所绘之配置图参照比较。）

图 1-2-6 为周汝昌先生引小说中部分文字，自行绘制的荣国府第想象图。其中宁国府未绘出，花园放在后面，整个图面均极简略，仅能代表一般未受建筑学训练的人所绘之示意图。采自周著《红楼梦新证》第四章第三节。

图 1-2-7《大观园总图》采自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ndrew H. Plaks, 1976）一书之附注。此图原始出处是光绪中上海广百宋斋铅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原附图说，说明这是出版者根据原小说第



图1-2-7

十七回，并参照全书情节贯串综合绘成的。但此版本此间尚不及见，不知详细说明之内容；但是单由图仍可看出作者是依据各景建筑的重要度来安排他的画面，也就是较重要的便画在前方、中央，较次要的，则置于远处、愈靠边缘。这种画法正符合了一般读者对各景建筑的印象深浅程度。

综合各家说法的依据，大致可归纳为：1.曹家史实的考证。2.小说内证与时人诗文旁证。3.传说。4.根本否定"真址"的文学创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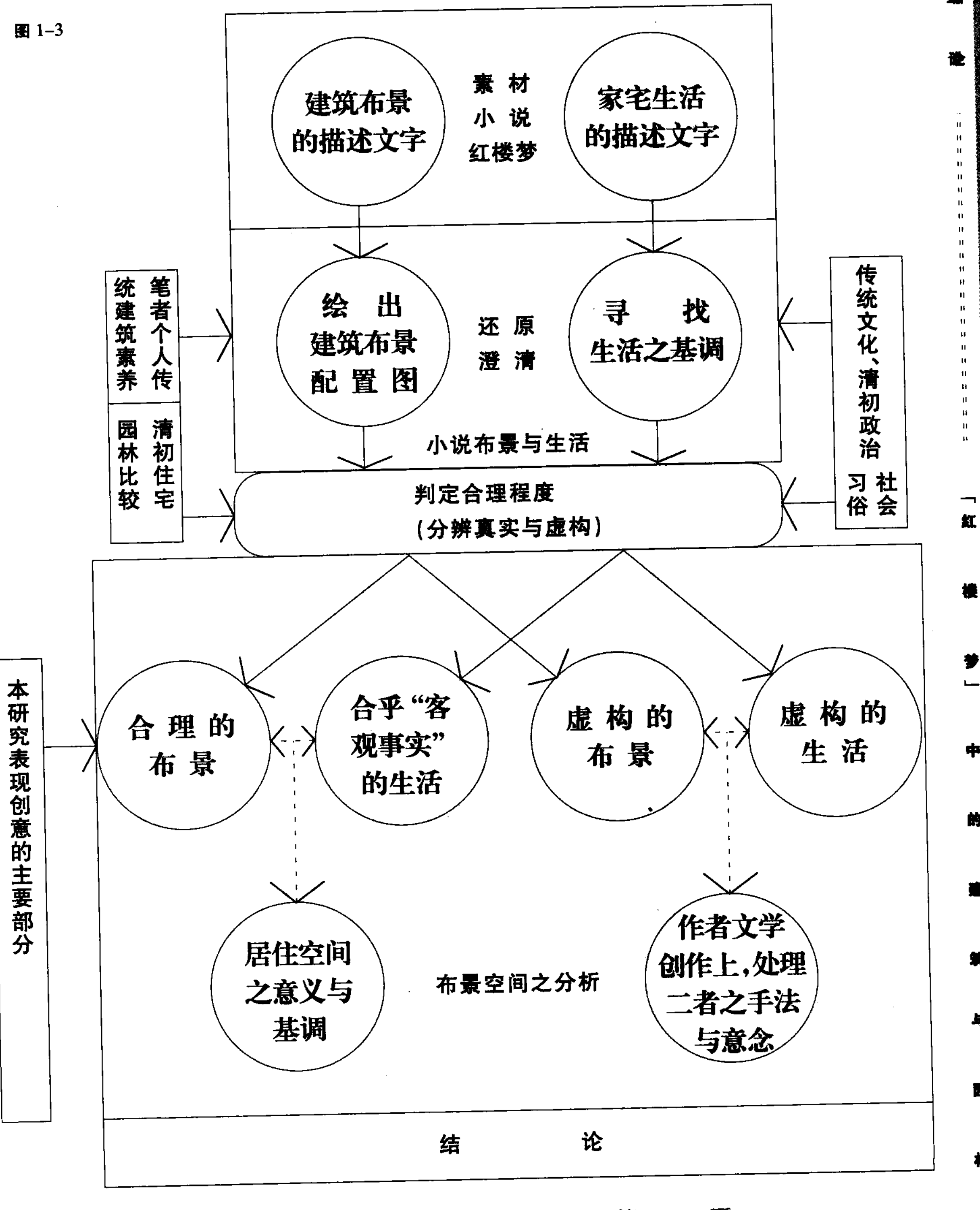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中间却没有专就小说中的建筑园林布景整体内容、情形来讨论的，仅有吴心柳先生之说法中，建筑史家单士元对恭王府的建筑年代参加了一些意见罢了。即使黄葆芳先生的说法，也仅是文字上的阐述，并未做较精细的论证。若再总结各家说法，所谓真址的共五处：1.随园。2.恭王府第与后花园。3.江宁织造署（南京行宫的前身）与西园。4.明珠的自怡园。5.南京商园。

其中，除了自怡园无配置图外，其他四处均有不同的建筑图说，已介绍如上。另除有关大观园、《红楼梦》的图说于上文介绍者外，坊间出售的版本，尚附有绣像插图，如改琦所绘的《红楼梦图咏》，荆石山民《红楼梦》散套插图，吴友如的《红楼金钗图》，周慕乔的《十二金钗图》。这些图说则只绘出了书中人物，配些景物，增加读者对各个主角的印象罢了，无甚参考价值。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步骤

要达到本书的目的，笔者选取小说为研究对象，是现今建筑学界所未有过的。尤其选的是《红楼梦》，又极具独特性，所以本书的研究架构必须另行建立。（参见图 1–3）

图 1-3


素材
小说
红楼梦
建筑布景的描述文字
家宅生活的描述文字
笔者个人传统建筑素养
清初住宅园林比较
绘出建筑布景配置图
还原
澄清
寻找生活之基调
传统文化、清初政治
社会习俗
小说布景与生活
判定合理程度
(分辨真实与虚构)
本研究表现创意的主要部分
合理的布景
合乎"客观事实"的生活
虚构的布景
虚构的生活
居住空间之意义与基调
布景空间之分析
作者文学创作上,处理二者之手法与意念
结 论

若取第一节“研究目的”中所绘的简图来看，所谓的“生活行为”与“建筑环境”，在小说中只有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描述文字。就后者来说，只有文字的建筑布景，并没有实在的建筑可供观察。所以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将小说中的主要布景，我们所关注的家宅，即宁、荣二府，尽力还原为建筑的图说，且以配置图与某些必要的平面图为主。还原的工作，主要在明确了解布景文字的涵义，并经过组织后，发现其中的矛盾处。过程中，需要的是笔者个人的建筑园林的素养，尤其包括对文字的想象力，还有对非建筑学者的小说家保持绝对的尊重及应有的宽容心。遇有矛盾时，笔者仍以合理之方法完成图说，至于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挪于后文再解释，因为此项工作较繁复，所以解说起来，也极占篇幅，是为本文的第二章。

另一方面，描述家宅生活的文字，笔者亦将其统合在一起，寻找二府的“生活基调”。亦即是将家宅中各成员受传统文化的笼罩，生活行为受思想观念、习俗制度制约的情形，做一个总整理，寻出根本原理，俾便由上而下掌握家宅生活的总面貌，这正堪与第一节简图的上半部相对应。整理的过程，基于第一节的基本假设——小说必然透露当时之“客观事实”。笔者取用了传统家制及清初社会、政治、习俗的资料做印证。只是笔者所受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有限，所得出的结果自然无法严谨。印证中，若发现有疑点的，亦将挪于后章再讨论，这是本文的第三章。

由于笔者预先考虑了小说的“非真实性”，上二章所做之还原与整理工作，必然会遭遇一些基本的与特殊的矛盾。到第四章笔者将回头，就这些矛盾，对作者所描述之布景与生活做一合理程度之判定，也就是小说表露之“客观事实”与“作者想象虚构部分”之间的判定。这样，本书才能真正进入主论题。笔者采取的判定方法，在故事布景方面，除了视第二章所遭遇的困难多寡，主要是拿配置图与明清住宅、园林实际的例子做原则性的比较；甚至追索到小说中所明

写的布景规划经过（Program），判定其"真实"程度；在生活方面，则将第三章所发现之疑点及小说情节中较特出的疑问，就可获得之资料，尤其红学方面的考证论说，做一合理之判定。此项论说文字不长，但是为了本文的段落分明，是故亦辟为一章，是为第四章。

根据上章之判定结果，合乎"客观事实"标准的布景与生活，笔者将参照第二、三章所得之配置图说与生活基调，整理此二者相互对应的文字，亦即小说人物的行为活动所赋予建筑布景各层次的象征意义与机能，而后得出一个较抽象、具普遍性的纯空间形式的"基调"，能适用于所有的传统住宅空间。这是本研究的原始目的。抽取"基调"此想法，是笔者模拟潘乃德（Ruth Benedict）女士于《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所应用的方法[6]，只是笔者以"基调"一词代替了"模式"，因为patterns一词富含二度图像的意味较强，而生活、空间却是超越二度的，若以音乐上的"基调"一词，笔者以为较能妥切地表达生活与空间中所蕴藏的基本原则，所以擅自采用了此词。

属于"虚构"之布景与生活，笔者则由小说所欲表现的主题，来看作者怎么样将小说布景做了艺术的提升，来构筑他的虚构世界。同时笔者亦愿意总结一下，作者用资创作的建筑、园林知识与观念的内容，这算是本研究的副题，加上前面的主论题，合为本文的第五章。

结语中，笔者将上章所得的主副两个结论所显示的意义再加阐述，并检讨整个研究的内容与过程。

在尚未踏出本研究的第一步之前，我们还必须选定供本书研究的小说版本，因为《红楼梦》的版本极多，且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原著与续书之差异，所以笔者于本章绪论里，另辟下节述说。

[6] 潘乃德：《文化模式》，黄道琳译，第三章，第60页。潘乃德女士于此书内，研究了三个不同的美洲土著文化，她试图找出各文化的精神所在，也就是从社会制度，一直到个人生活、行为、态度，所透露的文化"统合形貌"，亦堪称为"模式"。史宾格勒于《西方的没落》一书内，也将各文化归结于各民族、人种不同的生命感受所发展出来的"扩延"，同时他以一些最基本的象征图像（Prime Symbol）来代表它们。

第四节 选定版本

《红楼梦》的版本极多，所以必须选定较可靠、完整之版本作为研究的对象。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红学界均已认定为曹雪芹所著。起初作者撰稿期间，仅以抄本流行于曹氏亲朋间，名称皆为《石头记》，且均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至今已发现的这些抄本，若依考证出来的前后年代分，计有：

乙卯定本
- 庚辰本—甲戌本—甲辰本—乾隆钞本红楼梦稿前八十回
- 靖 本
- 有正本(戚序本)—东方研究本[7]

这些抄本因为于不同时间传抄转载，加上不可避免的笔误、遗漏，所以章回、文字及批语皆有异同。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才搜罗残本辑补成百廿回，以《红楼梦》为名，印行出版，正式流行于市面上。其后还有据程印本重加校订、批序、总评之"东观阁本"、"王希廉评本"等。后四十回的文笔、内容与前八十回不能一气呵成，红学家亦已认定由所谓的续书者所撰写。但是，至今仍未考证出来续书者是谁。[8]

因为程印本前八十回要与后四十回做榫接文笔，所以又与抄本颇多出入，且删去所有批语。笔者为求尽力接近原著者之原意，所以前八十回采用目今此间能找到的抄本为准，且取有正、庚辰、甲戌三版本互相参证，以减少错误。有正本采用的是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据清末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所影印，仍名为《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版本。因为其内有清人戚蓼生所写之序，一般又称为"戚序本"，简称"戚本"。庚辰本则取1977年台北广文书局印行的《庚辰抄本石头记》，原本共七十八回，其中缺的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由程印本抄配而来的。甲戌本取的是1961年，胡适先生于中研院据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石头记》旧抄本影印刊行，重题名为《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

[7]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研究新编》，第二章第一节"脂评本石头记"。

[8] 同上注，第七章"续书人究竟是谁？"

石頭記序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挟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寓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

石頭記 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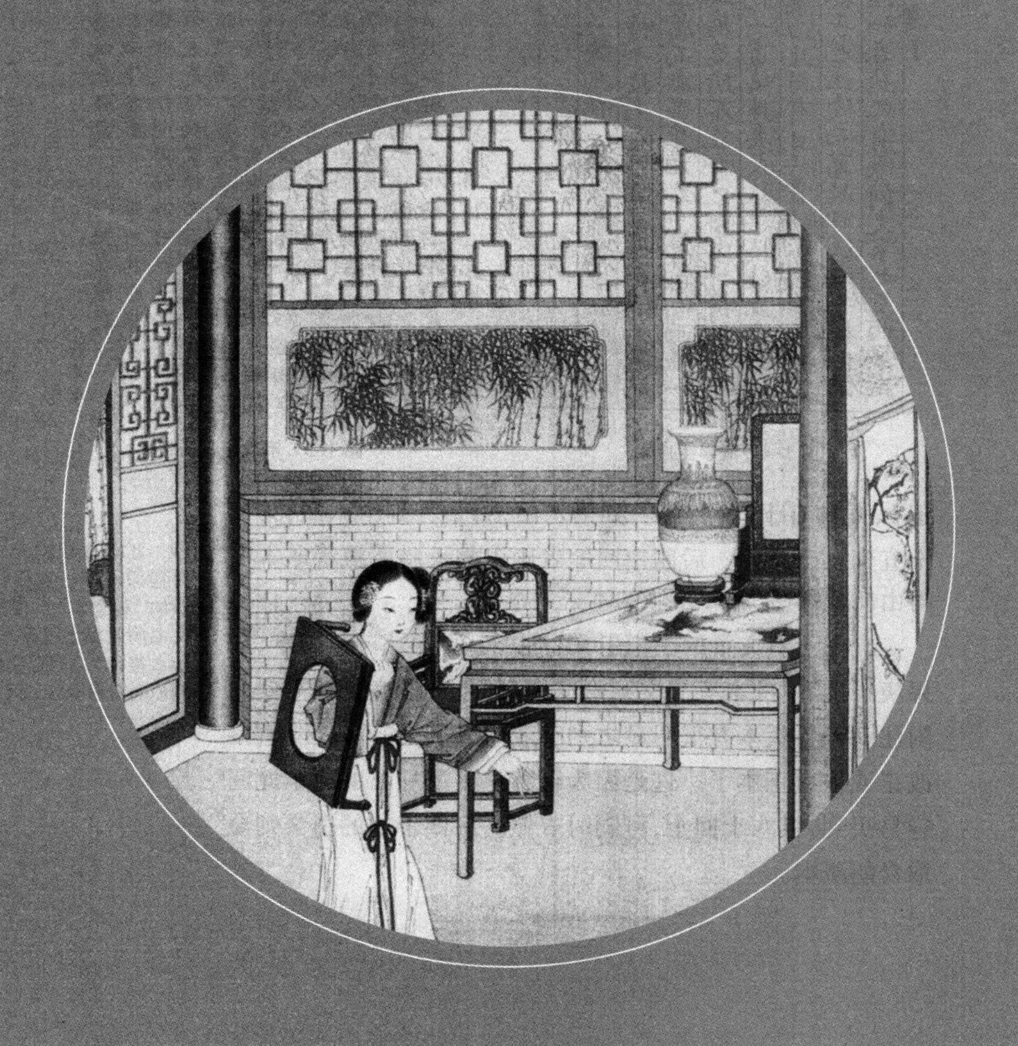
图 1-4　戚蓼生序本

图 1-5　甲戌脂砚斋评本

记》，内共有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十六回，第二十五到二十八回。后四十回笔者则以胡天猎所藏程印本[9]，再由胡适作序，影印出版的本子为准。

出现于本文章的小说引文，前八十回皆录自有正本，如果庚辰本、甲戌本有异文则附注于其间，批语亦是视需要而附注。若各版本有很明显之别字或同义字，均不附注，直接改正或依有正本了。这是因为台湾学生书局出的版本此间容易买到，且八十回全，可随时查照。后四十回的引文则全取自胡藏本。

[9] 此版本胡适先生订为程印本第一次修订再版的"程乙本"。但据广文书局收集之程印本，此版本被称为"程丁本"，其前尚有程甲、乙、丙本。



第二章 还原小说中的建筑布景

——绘出宁、荣二府的配置图

本章的目的在绘出宁、荣二府第及花园的配置图。除了熟读小说，寻找有关资料以了解、想象所有描述布景的文字,结合成较完整的空间意象之外,同时寻出其中的大小矛盾。遇有矛盾时,仍以合理的方式完成配置图,以便笔者与阅者对小说的建筑布景有较直接的印象与了解。只是矛盾产生的原因,本章内将不追索、解释。

小说中的建筑布景,是依情节发展,分别零星描述出来的。笔者将所有这些零星的有关二府宅第与园林的文字,用卡片摘录下来,依布景的不同部分,集合在一起,互相印证,统合其意象,考量建筑之形式,推测其尺寸;并斟酌各部分相互间的关系位置,绘出相关位置图表;合理解决其中的矛盾,完成整体之相关图。最后再依据各部分之形式、尺寸,调整整体尺寸,完成配置图。

依据上法进行时,笔者发现大观园与宁、荣二府宅第在尺寸上无法接合,同时大观园又与宁府之会芳园无关。所以笔者擅自将整个建筑布景分为两大部分——宁、荣府第与大观园——由两节文字来陈述解说,并分别绘出其配置图。

各节引文中较重要的文句及关键字眼，笔者以下划线标明,可帮助阅者提纲挈领。

第一节　宁、荣府第与会芳园

1. 荣、宁二府

首先说二府坐落的情形，有关的描述文字如下：

第二回　贾雨村述说游石头城，路过贾府老宅时，提到："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路北，东是宁国府，西是荣国府（庚辰本、甲戌本皆作'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无'路北'二字），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

第三回　黛玉进"京"人荣府一节文字："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脂批：先写宁国府，这是由东向西而来）……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

第六回　刘姥姥带着小孙子进城"……找至荣宁街，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的轿马……绕到后门上，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顽意物件的，闹烘烘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厮闹……"

第十八回　写贾妃省亲时稍提到："……打扫街道，撵逐闲人……街头巷口，俱系围帐幕挡严……"

第七十五回　尤氏及媳妇们夜里由荣府返宁府，"……因两府之门，相隔没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来往，不必定要周备（庚辰本作'坐车'）……老嬷嬷带着小丫鬟，只几步便走了过来。两边大门上的人，都在东西街口，早把行人断住。尤氏大车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个小厮挽辕拽轮，轻轻的便推拽过这边台基上了……"

第十六回 盖大观园一节中提到："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是故荣府旧园与宁府的会芳园可以连属在一起。

第五十三回 贾母等祭完宗祠，出宁府返荣府时，"……只见这一条街上，东边合面设立着宁国府的仪杖、执事、乐器，西边设立着荣国府的仪杖、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

由上引文可知"京"中的荣、宁二府亦如在南京的老宅，大门入口皆在街的北边，作者甚至径称此街为"荣宁街"，街西是荣府，街东是宁府。两府皆是标准的坐北朝南。而两府间原有一小私巷，盖园时又合并了。且两府占了整条街廓，荣府后门街北应都是些民宅，所以此后门才能成为街坊的小集场，或许有几家小店围绕，流动小贩乐意在此兜生意，孩子们喜欢在此玩耍。而荣宁街想来比后街更宽大，且街南大约亦是些民宅，没有比二府更尊贵的宅第了。作者这样描写，荣宁府便在读者眼前凸出了。（图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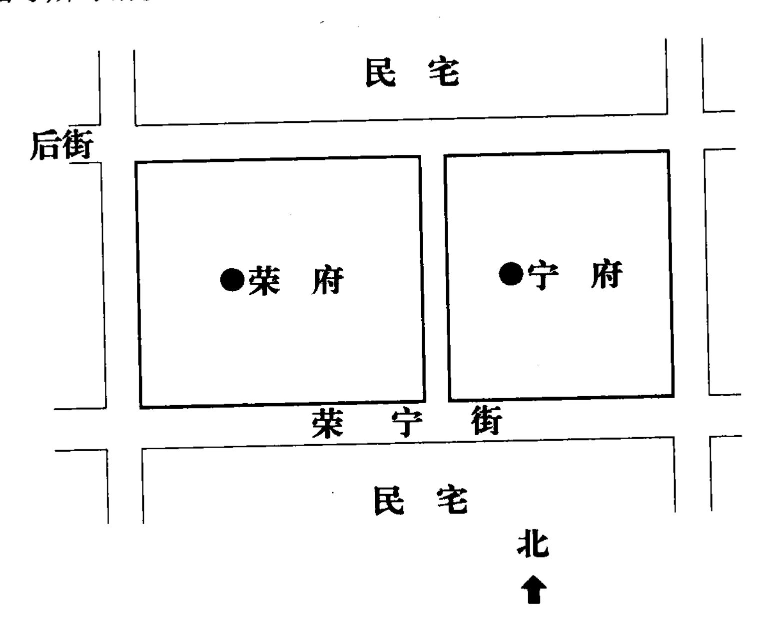


图 2-1-1

至于二府坐落于“京”中何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做了许多考证[1]，但此论题与本研究无关，故不讨论了。

[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四章、第五章。

2. 宁国府与会芳园

因全书描写宁府、会芳园的文字不多，所以先提出来解说。有关宁国府的描写文字如下：

第三回 黛玉进京，“由东向西而来”（庚辰、甲戌本的批语），“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甲戌本作‘外祖母’）之长房了。”

第七回 凤姐、宝玉逛宁府，“贾珍之妻尤氏……等接出仪门……”返家时，“尤氏等送至大厅”。

第十三回 秦氏丧，请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忏……”

第五十三回 祭宗祠一节，“……到了腊月二十九日，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油了桃符板[2]，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塞（庚本作‘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边金龙一样……”次日由贾母“……带领众人……便到宁府暖阁前下轿……然后引入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宇，黑油漆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着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大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边有一副长联……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上面悬一九龙金字匾，写道是‘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四字，旁边一副对联……俱是御笔……至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炉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

[2] 桃符板，据《辞源》：门旁设二板，以桃木为之，而画神荼郁垒象以压邪，谓之桃符，后以春联即桃符。

祭祀时，“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正堂、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

花园锦簇的无一隙空地……”

祭完之后，贾母退至尤氏正房休息。其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室内的家具陈设，而后“贾母吃了茶与老妯娌闲话了两三句便命看轿……尤氏……一直送出来，至暖阁前上了轿”。

第七十五回 尤氏夜里自荣府返家，车未套马，直接由小厮推过宁国府，“在门前下了车……尤氏见两边狮子下四五辆大车，便知是来赴赌之人……”

第十回 璜大奶奶有事往宁府，“到了宁府，进了车门，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进来见了贾珍的妻子。

第五十三回 贾珍在厅上看了乌进孝送来的庄屯供物，“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

第一百零四回 贾政在外任官返家，“至宗祠行礼。众小侄都随往，贾政便在祠堂厢房坐下，叫了贾珍、贾琏过来，问起家中事务”。

还有一些描述宁府几处室内陈设的文字，譬如：第五回的上房内间及秦氏房的布置，第十九回宝玉在宁府看戏，闲步到二门外一小书房，看一幅美人画，及第七十五回尤氏正房。其中除了秦氏房的描写别有调侃意味之外，其余均可显示宁府陈设之品位仅是随俗、富丽罢了。

依据《明会典》[3]洪武二十六年定“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其楼房不保重檐之例，听从自便……”并定出各品级官之宅第形式范围，禁止越逾其制。至清朝这些规定大部分仍沿用着，只有少部分改动[4]。

那么宁府的“三间兽头大门”正合公侯与一品、二品官的等第。依规定公侯的是“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一品、二品官的是“门屋三间五架，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三至五品正门已是三间三架，用黑油摆锡环，没有兽面了。查宁府各人官衔品位，依第二回冷子兴冷语说宁荣府：“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兄弟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第十三回贾蓉为捐一个五品官，写了一张履历：“……曾祖原任京

❸ 《考工典》第七十五卷第宅部汇考之一。

❹ 《清律例·服舍违式》条例记有：一、二品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屋脊许用花样兽吻，门饰改用兽面铜环；三至五品屋脊许用兽吻，门饰改用兽摆锡环。至于其他及六至九品之规定均与明朝相同。

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而荣宁府应为宁国公、荣国公时代所盖，那么其府第应合公侯之等级。但后文介绍荣府时，虽然“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描写的荣府正堂正面却只有五间，只够得上一品、二品官的等级。想来荣、宁二国公之称或为死后追封，原官衔仍为一品、二品之“将军”，这样就合荣宁府宅第之描写了。依前规定：

“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青碧绘饰，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

“一品官房舍，除正厅外，其余房舍许从宜盖造，比正屋制度务要减小不许过度，其门窗户牖并不许用朱红油漆。”

由第五十三回祭宗祠一节，可知宁府正院共有六进、五院如后图。各院顺序应即如文中各词顺序，唯塞门应指内三门的屏门，不算一进[5]。而宗祠或许就在由暖阁往西去的一个院落。依前述的规定，正院各层厅堂应属大式，但屋盖只能是悬山或硬山，间架以五间九架为上限，各种装饰也同样有了限度。

至于“五间厅堂”的尺寸究竟多大呢？依据清式营造算例计算，所得出的间之尺寸嫌呆板[6]。且此宅第非皇宫殿宇，自然不必依则例，只随一般宅第各间均相等的计算法合成通面阔，通面深也随势而定就行了。后面讨论荣府王夫人上房时，亦为五间，中为堂屋，两边尚有两内间。堂屋家具安排

[5] 塞门，据《辞源》：屏也，天子设于路门之外，诸侯设于内门之内，皆以别内外者也。

仪门，据《辞源》：官署门名也，《江宁府志》府署明初徒锦绣坊，大门之内为仪门，仪门内为莅事堂。按明清时代，各官署皆有仪门，取有仪可象也。

暖阁，据《辞源》：公署大堂设案之阁，曰暖阁。另一意：设炉取暖之小阁，亦称暖阁。

[6] 现依《清式营造则例》试着计算五间厅堂之通面阔、通进深。按大式的大木做法通例，面阔乃由斗拱定，明间按空当七份，次稍间各递减斗拱空档一份，通进深则按通面阔的八分之五，或临时看地势酌定，而斗拱每科间皆为十一份斗口，那么明间应有七十七斗口宽，次稍间分别为六十六、五十五斗口宽，至于每斗口的大小又按柱径的六分之一，以下分别就便假设柱径为24、30厘米，计算其通进深、面阔。如下表：

各部尺寸 / 柱径	明间（七七斗口）	次间（六六斗口）	稍间（五五斗口）	五间通面阔	九架通进深	一步架廊深
24cm	3.08m	2.64m	2.2m	13.6m	8.6m	1.075m
30cm	3.85m	3.3m	2.75m	15.95m	10m	1.25m

其中廊深假设为一般的占一步架，若五间九架每架同深，便有八个空档通进深除以八，即得廊深一步架了。但是依据第五十三回尤氏上房的家具安排，若只占明间则嫌小，若占明、次共三间又觉大，且稍间太小，似不如各间相等的一般民房官宅的分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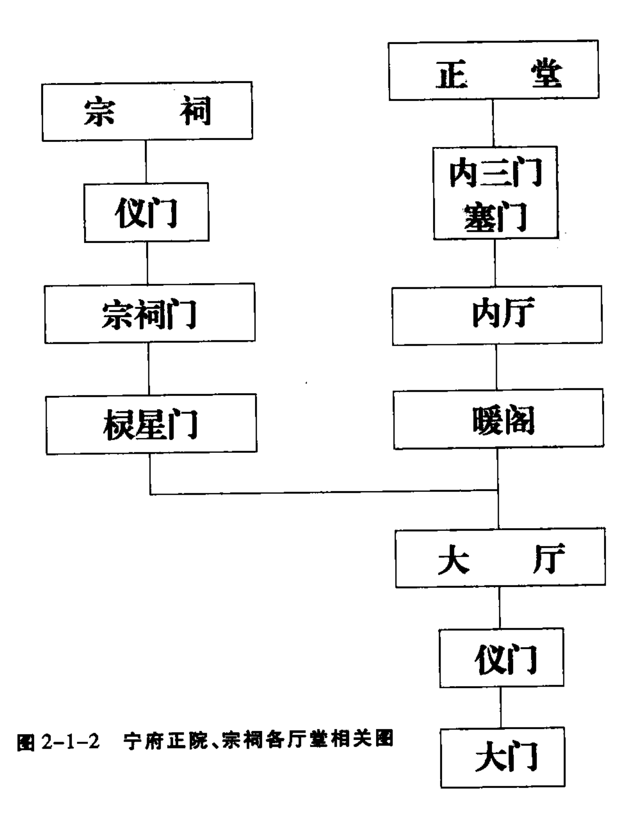


图 2-1-2　宁府正院、宗祠各厅堂相关图

（第三回）比第五十三回的尤氏上房要多四张椅，正面一个是大桌，一个却是炕[7]。大致上可知堂屋应占了中间三间，尤氏上房想来亦如此。笔者更参照衍圣公府的平面图，每间定为 4 米，室内进深 7.5 米，加上前廊 2 米，合为 9.5 米，如图 2-1-3。

正房定了面阔、进深之后，前面的各厅及暖阁面阔皆应相等，只是间数或许会变为三间，进深则不一定了，面对的庭院及两边厢所大小也不一定。于此笔者再次参考衍圣公府及恭王府的平面图，将大门与大厅间的大院子，由仪门分隔为二，过大厅之后是暖阁，再进便是内厅面对的庭院了。但此时原有的全阔却扣除了两边各一的夹道；内三门与正房间的相关位置亦是取自恭王府，大门则如衍圣公府门楼及石狮子凸出，两旁围墙凹入，可停放车轿，如第七十五回

[7] 第五十三回贾母祭完宗祠，退至尤氏上房，"……早已袭地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鳅沿流金珐琅大火盆，正面炕上铺新红毡……这边横头插牌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地下四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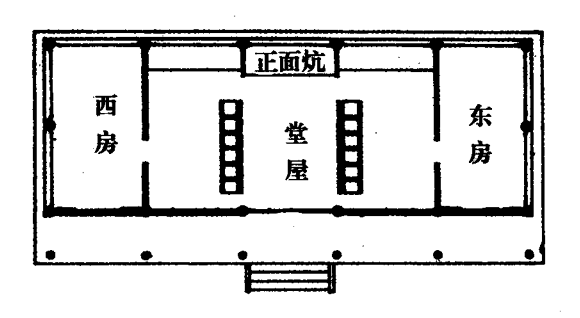


图 2-1-3 宁府正堂假想平面

所载，只是两侧加了东西两角门。第十回横大奶奶走的“车门”，应即是此二角门之一，接着“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这应指的是仪门东边的角门了，如第七回凤姐走宁府，亦是在仪门前落轿。

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宇是宗祠。贾母等人由荣府过来在暖阁前下轿，引入宗祠，那么我们或可定宗祠就在暖阁西去的一个院宇。但是“黑油漆栅栏内五间大门”又指的是什么呢？于此或可作两种解释。其一为：栅栏有棂星门，进了棂星门，才是五间正大门；另一解释为“栅栏”、“大门”是一个建筑物——戟门。笔者以为前者较确，因为“内”字表明“前后两物”的含义较大，入大门之后尚有仪门，仪门入内两丹墀上至月台三间抱厦，而后才是五间正堂，东西又有两厢。正堂的面阔仍比照正院堂屋，每间 4 米计算，进深也应相差不远。另《明会典》亦视定公侯之“家庙三间五架”，一品、二品官家庙没有明文，想来不应超越此限，但是这里的贾氏宗祠正殿却为五间，其越制的原因不得知晓。

除了正院、宗祠之外，宁府其他房舍皆无描写，故不绘出了。但由宁府内的人物，亦可推断一些院落，譬如祭宗祠一节，提到贾母尚有两三个老妯娌，或许宁府亦有特别的院落如贾母院那般供她们居住，另外如下人房、账房、厨房、马棚等都应在主要院落附近。

以下皆是有关会芳园的引文：

第五回 “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玩……”

第十一回 凤姐入会芳园赏菊花，上天香楼宴酒看戏，有一段入园时描景的散文：“黄花满地，绿柳横坡（庚辰本作‘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数间（庚辰本作‘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已到了天香楼的后门，见宝玉合一群丫头子们那里顽呢……凤姐儿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来……”又提到“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

第十三回 秦氏丧，“停灵于会芳园中之发仙阁（庚辰本、甲戌本作‘登仙阁’）”。一位内相亲自来上祭时，“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献茶”。“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旋在两边起了鼓乐厅……对面高起着宣坛……”

第十六回 盖大观园一节文字：“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的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先令匠役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门（庚辰本、甲戌本作‘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

第七十五回 贾珍一家于中秋前一夜先开了一个家宴，“就在会芳园中丛绿堂上，屏开孔雀，褥设芙蓉……那天将有三更时……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尤氏道：‘是墙外家里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只听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阖房隔（庚辰本作‘隔扇开阖’）之声……”

同回，贾珍贾蓉父子发兴习武。“……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皆约定每日早起饭后来射鹄子……”

综合以上的文字，可以晓得会芳园有梅、菊、柳、黄花、曲径、林篱、石涧、清流及小桥。带方向的文字则有“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西北结数间（或三间）临水之轩”，或许园中东南有山榭，西北引入的活水或成池，有水轩，或许就是“凝曦轩”。天香楼、登仙阁应为园中主要建筑物，所以此二者也应在园中主要的位置。天香楼下尚有箭道，或许楼前有小广场，可搭戏台，凤姐等人可在楼上观戏，楼后或许有狭长空地，可作为习箭的场子。登仙阁停秦氏灵与会芳园临街的大门或成一轴线，且此街指后街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此园与荣府东边的园子合成了大观园，且活水也供为大观园的水源，所以此园偏西较合宜，荣府的旧园偏东，两者才能相合，这样一来此园在宁府西北，就不必与东街相接，但必定与后街相接了。“丛绿堂”则依第七十五回，或可知其即面对宁府及宗祠的后墙、侧墙，这样才有贾珍、尤氏二人之辩。“逗蜂轩”依名称的趣味性，似应在园内，而非指正院、大厅等处的书房。第十三回内相入园上祭，贾珍便就近引至园内此轩招待一番。

至此，建筑物的形式、相关位置、大小及山脉、水脉进一步的线索皆不得知晓，笔者仅能发挥想象力绘出一个大约的园子，以求图面的完整，作为荣府、大观园的陪衬罢了。

3. 荣国府、贾母院、贾政院

以下是讨论荣国府的文字。因为小说的情节大多以此为背景，所以描写府内各部分的文字也极多、较仔细，澄清解说起来，自然也较困难。

第三回黛玉入荣府拜望各院的次序是：贾母院→贾赦院→贾政院，然后再由正房后院穿过一凤姐院前的夹道，回到贾母院。但是笔者于此解说的次序，却是先讨论贾母院、贾政院，而后是凤姐院、东院及贾赦住处。然后再澄清以上各院与大观园的相关位置，最后再加上下人房，连接起贾赦

住处、荣宁二府，完成整个宅第部分的布景配置。

讨论的方式则多半先将有关的文字一并举出，而后加以解说，若是相关文字不多的，便依行文方便穿插在一起说明。

首先讨论贾母院及贾政院，笔者先分别说明二门内的正房及贾母上房后，再一起讨论两处二门外的厅堂。因为小说中描写的多是来往两处的文字，很容易混淆，这样解说应较容易清楚。

第三回 黛玉入京下舟坐轿走市街，先过了宁府大门，“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角门（庚辰本、甲戌本皆作‘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箭之地（庚辰本、甲戌本皆作‘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黛玉下了轿（庚辰本、甲戌本无此五字），黛玉扶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庚辰本、甲戌本皆作‘超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三间厅（庚辰本无‘转过插屏’四字，甲戌本‘三间厅’作‘三间内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庚辰本、甲戌本‘台阶’皆作‘台矶’。按：前为北方称法，后为南方称法。甲戌本‘丫头’作‘丫鬟’）……”

同回，贾母分配黛玉居处说道：“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庚辰本作‘暖阁儿里’，甲戌本作‘套间里面’），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

第四十四回 凤姐生日，女眷们都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坐席庆贺。“贾母……只在里间屋里榻上歪着和薛姨妈看戏……将自己两桌席面，赏给那没席面的大小丫头……命他

❽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上面两席是李婶、薛姨妈,贾母于东边设一席,是透雕夔龙设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洋漆描金小几……榻下并不摆席面,只有一张高几,却设着璎珞、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设一精致小高桌,设着酒杯匙箸,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两边(庚辰本作'西边')一路是宝钗、李纹、李绮、迎春、探惜等姊妹……廊上几席,便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菱、贾菖(庚辰本作'菖')等……"

们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随意吃喝……王、邢二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们姊妹们坐……"

第五十三回 元宵家宴,"至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窗隔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宫灯,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各色羊角灯……诸灯挂满……"摆席面的文字太长,载于附注中❽。

首先,第三回引文可堪注意的,荣府正门与宁府正门一样是三间,正院的配置图则可与宁府正院比照了。而黛玉却不进正门,进了西角门,至贾母正房,其路程如下图:

垂花门以外、西角门以内的情形,此段文字中描写很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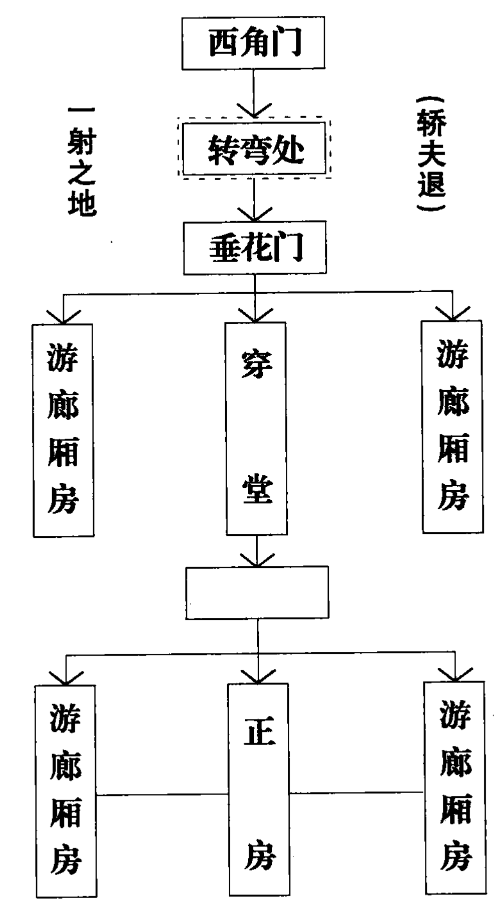


图 2-1-4 黛玉入贾母院简单路线图

糊,只知道有个转弯处换了轿夫。此处似为一别外人、家里人的"门限",笔者将其挪于后文再讨论。垂花门以内的情形,第四十四、五十三回的"大花厅",女眷庆凤姐生日、元宵家宴都在这儿开,应即是第三回的内厅所新建的。此厅面阔可与正房一样,依据注中席面的安排,可知亦有里间,所以外间占三间。廊下宽度能摆席面,故定为2米,由厅内可视听庭院内上演的戏曲。第四十四、五十三回却没提到第三回的穿堂,是盖大花厅时已拆去?还是没拆,正好充当戏台?

正房五间,每间大小笔者取3.5米,比正院大房间距来得小些,中三间为外间,边为二里间,林黛玉初来住的碧纱橱应即在一里间内,而贾母住的套间是另加的,里面有暖阁[●]。

同是第三回,黛玉见过贾母之后,再出西角门,拜见了贾赦及邢夫人。贾赦院将挪于后文再说明。出了贾赦院,"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戚序本无'往东'二字),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房五间大正房(庚辰本、甲戌本'上房'皆作'上面'),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方知这便是正紧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大字是'荣禧堂'[●]……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但是"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堂(庚辰本作'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

第七十一回 贾母生日,一连开了几日席,最后一日是家宴。"次日一早,见过贾母,众族中人到齐,坐席开戏,贾母……只穿便衣(庚辰本作'只便衣常妆'),出来堂上受礼。当中独设一席(庚辰本作'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矮凳,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探、惜姊妹等围绕……宝玉却在榻上脚下捶腿。首席便是薛姨妈,下边两溜皆顺着房头辈数坐下去,帘外两廊却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后,

[●] 暖阁,此处指的并非宁府正院的公署设大案的暖阁,而是设炉取暖之阁。

[●] 下面三附注分别是堂屋、东房、王夫人东廊小正房的家具安排的引文,可推出各房间之大小,先录堂屋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岁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镶着錾银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云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方是男客行礼……然后赖大等带领众家人从仪门直跪至大厅上嗑头，礼毕，又是众家人媳妇，然后是各家（庚辰本作'房'）的丫鬟……直到歇了中台，贾母方进来歇息……"

第七十一回里，贾母生日家宴，由"出来堂上……方进来歇息"的字眼，及众家人从"仪门"直跪至"大厅"，且依席面之数目，可知此即是正堂，不是贾母正房的堂屋，所以于此一并引出。笔者下面先讨论正房大院。

正房五间，两边有较矮小狭窄的"耳房钻山"各三间。依第七十一回，正房有廊，耳房亦有廊，王夫人日常起坐的是"东廊"耳房。依前面计算宁府正房厅堂的方法，各间距 4 米，堂屋占三间，便有 12 米，可以容纳第三、七十一回的家具安排，两旁是里间，家具安排亦如附注。进深却比宁府多 1 米——因为堂屋放置的两溜椅子比宁府堂屋多了四张——也就是 8.5 米，再加上前廊 2 米，后廊 1.5 米（后文将再说明），共为 12 米。耳房依附注的室内布置，笔者亦定其面阔为每间 3 米，三间 9 米，进深再减少至 6 米，前廊 1.5 米。

大院之两侧尚有"厢房鹿顶"，依《天咫偶闻》卷十第九页说到北京的内城房式："……房东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东西厢，必三间，亦有耳房，名曰盝顶……"⑫按盝

⑩ "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唾壶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批，底下四副脚踏，椅子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花瓶俱备，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

⑪ "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⑫ （清）震钧：《天咫偶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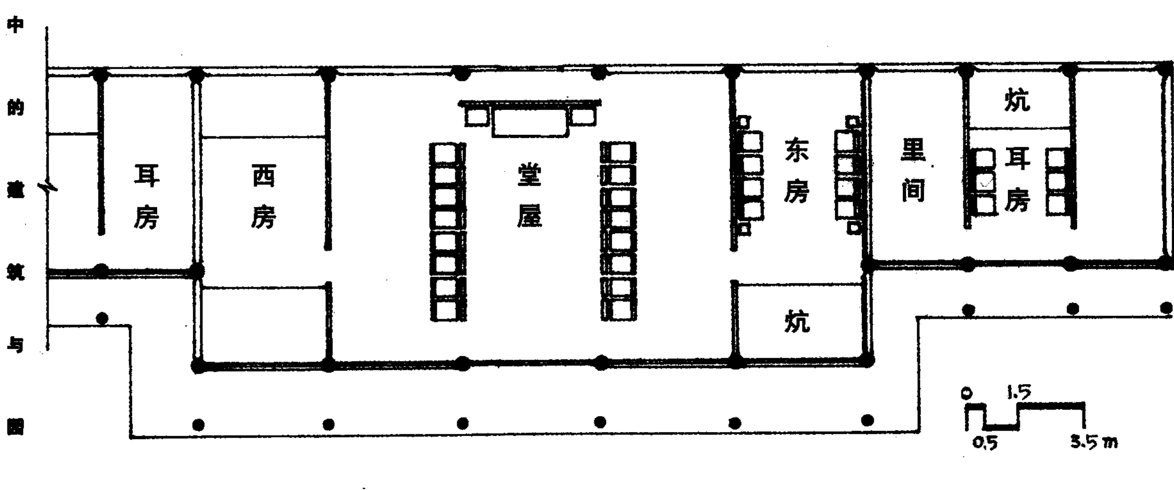


图 2-1-5　荣禧堂想象平面图

顶正式使用时,指的是中间平垣,四周有斜屋面的屋盖,此处却以此称厢房的耳房,而“鹿顶”似乎又为“盝顶”的俗称。笔者尚未查到其他资料证明此说,很可能此词仅仅是一般的形容屋盖的词句吧!至于“耳房钻山”的“钻山”亦查不到典故,《金瓶梅》中亦用到,想来是形容词,钻与攒、欑古字均通,描述了屋盖瓦作的聚集如山吧!*

整个正房大院的印象,作者描写道:“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可见尺度较大,气势较庄严,装饰也极规整富丽。此处已感受不到贾母处的亲切随和,黛玉进来也不会注意廊下有没有挂着鸟雀,阶上也不会坐些丫鬟了,甚至这样正式的空间,王夫人起坐晏息也不愿在此,宁愿到尺度较小的东廊耳房里。

如果将第三回黛玉入贾政、王夫人正房的路径,加上方向,大可绘出以下的相关图(图 2-1-6)。

文中并没有写出黛玉进荣府由何门,但她出去时,走西角门,且进了荣府,要往正院去,还要“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自然她不会走正门,而是仍走西角门回荣府的。如果将此图与入贾母院的图对照看,显然走贾母垂花门之前的转弯处与此图的应是同一个地方,但一个往东去,往贾母垂花门去时,却不太可能也往东,否则西角门就太偏西了,所以应是往西转弯了。

前节已说过,宁府正院共有六进五院,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塞门、正堂,上面引文中的“仪门”,应指的是正堂前含塞门的“内三门”。因为小说作者只描述一个“门”,而确实名称却视情节适宜,更随口称之,下文还会提到作者将此门称“二门”,贾赦院又称“三层仪门”,贾母垂花门亦称“仪门”、“二门”,着实令人困惑。其他建筑名称也有类似情况。但是贾政正房仪门外是否只有“大厅”、“南大厅”?“大厅”、“南大厅”是否为一个建筑物?贾母垂花门外、西角门内的情形又如何?穿堂又在哪里?以下笔者一并将上述问题澄清,引文的次序先是贾母这边的,再

* 编者按: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三回注文称:“鹿顶:一作盝顶,此语首见于宋《营造法式》,单独用时指平屋顶。……钻山:指山墙上开门或开洞,与相邻的房子或游廊相接。”杨乃济先生指出,至清初盝顶已专指没有坡檐的平屋顶,这种平屋顶多用于四合院中厢房的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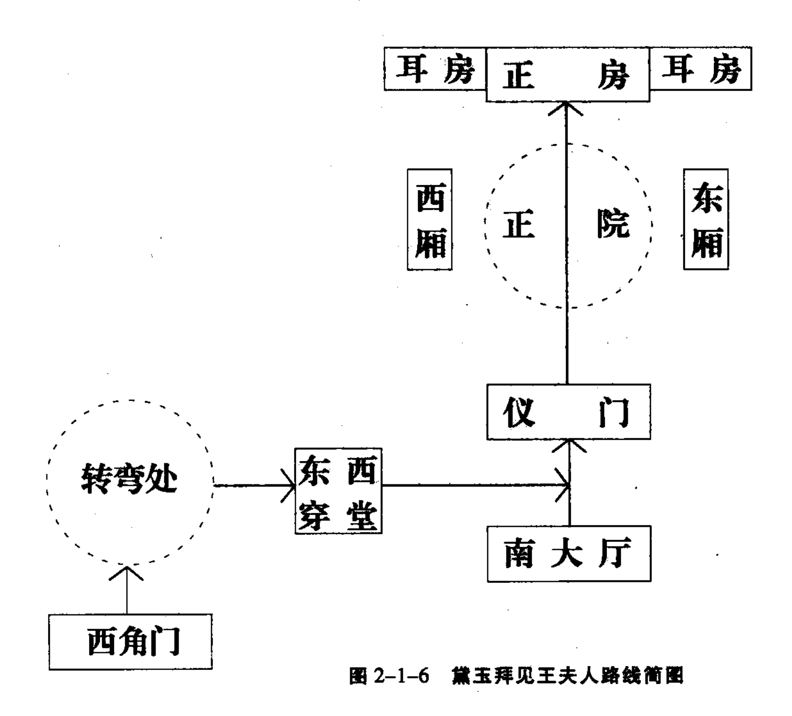


图 2-1-6　黛玉拜见王夫人路线简图

引正院的文字。

第二十四回　贾芸往见宝玉，“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贾芸……便又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绮霞斋书房里来，只见焙茗、锄药两个小厮下象棋……还有四五个又在房檐上掏小雀儿顽，贾芸进入院内……”

第二十八回　宝玉原在贾母房，“只见有人进来说，外头有人请……宝玉出来到外头，只见焙茗说道：‘冯大爷家请。’……（宝玉）便说：‘要衣裳去。’自己便往书房里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等老嬷嬷或丫鬟传话进园取衣裳，“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老婆子骂焙茗道：）‘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焙茗）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

第五十二回　宝玉往王子腾家，由贾母处出来，“老嬷嬷们跟至厅上，只见宝玉的奶兄……小厮……拢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　宝玉上了马又说道：“咱们打角门走

罢，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

第五十三回 祭宗祠一节尾声，贾母由宁府回来，“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直开到底，如今便不在暖阁前下轿了，过了大厅，便转弯向西，至贾母这边厅上下轿，众人围随来至贾母正堂之中……”老妯娌要走时，“贾母只送至内仪门便回来……”

第三回 前面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的正文旁有一脂批：“这一个穿堂是贾母正房之南者，凤姐处所通者，则是贾母正房之北。”同日黛玉与王夫人走那个北边可通凤姐处的东西穿堂，又有一批语：“这是贾母正室后之穿堂也，与前穿堂是一带之屋，中一带乃贾母之下室也。记清。”

第八回 宝玉往梨香院一节（梨香院在贾政正房的东北方），宝玉由贾母院的二门出去，跟班的丫鬟、嬷嬷以为他仍要去宁府看戏，“谁知到了穿堂，便向东北（庚辰本作‘向东向北’，甲戌本作‘往东向北’）绕厅后而去，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清客说贾政“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不妨事的……”

第二十六回 薛蟠假借贾政之名召宝玉出园，宝玉赶忙穿衣出园，“只见焙茗在二门前等着……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赶往贾政常在的书房。

第十八回 贾元妃省亲，是坐车而来，“那版舆抬进大门，入仪门东去……”

第三十三回 贾政怒打宝玉一节的前半段，作者用了好几个“厅”字，先是宝玉由王夫人上房，“信步来至厅上，刚转过屏门”，不想迎面碰见父亲，引来一顿骂，却有回事人传报忠顺府长史官来拜，贾政“急走出来……忙接进厅上坐了……”听得宝玉与戏子相交之事，“即命唤宝玉来，宝玉……忙赶来……”谈完事，贾政命宝玉不许走，一面送出长史官，才回身。又见贾环与小厮在院中乱跑，才晓得宝玉调戏金钏一事，更火上浇油，“一面便往书房去……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宝玉却“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

人来往里头去捎信……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

第六十四回 贾琏返家，宝玉"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

由第三回黛玉初入贾母院，即可知"垂花门"为男女之"门限"，而古来女人就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谚语，于是"二门"堪为"男女门限"的代称，作者显然亦随俗称此门为"二门"。第二十八回里的文字，原来是宝玉与贾母同住，第二十三回才搬入园内，焙茗一时忘了，仍到贾母的"二门"前等人，传话取衣，也所以引来老嬷嬷的一顿骂，此"二门"与第二十四回的"仪门"、第五十三回的"内仪门"指的应都是"垂花门"，除非第四十三回新盖大花厅时，亦拆去了此"垂花门"，重建一般形式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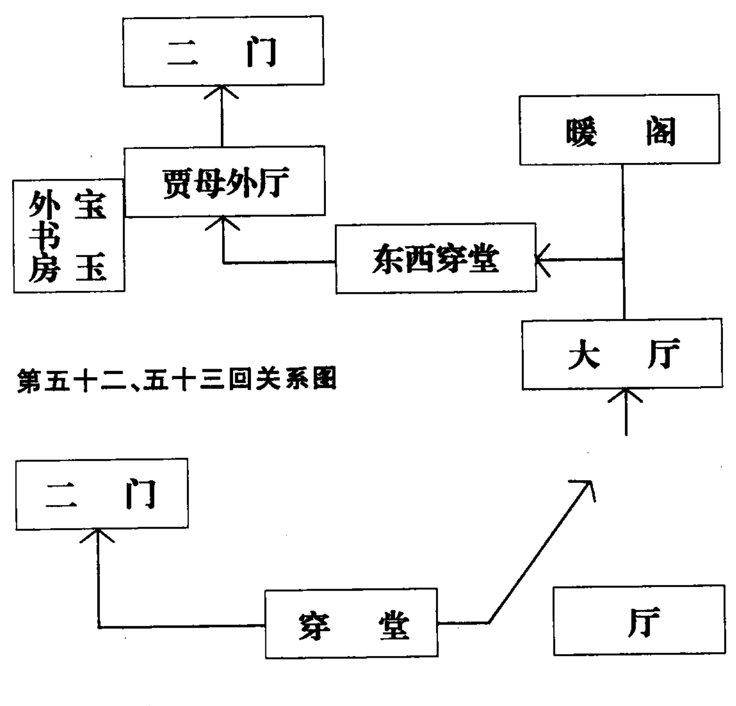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很明显提出宝玉的外书房绮霞斋，在二门外的一个"院落"内。

各回的引文都可依据描述，绘出各建筑物的简单相关图，然后凑合在一起，再看看其间进一步的关系。

第五十二回提的"厅"也应是贾母二门外的一个厅，因为若指的是正院的厅，那就不会有宝玉走角门的提议。此厅也不会在二门以内，因为奶兄、小厮是男人，不可能拢马进二门的。这样第五十三回的贾母的厅，也就是第五十二回的"厅"了。或许宝玉的外书房正是此厅的西厢。其中引文的"转弯往西"亦应指穿过了第三回的"东西穿堂"，只有"暖阁"一词较奇特，全书荣府仅只一次出现这个阁。综合以上可以得出如下相关图（图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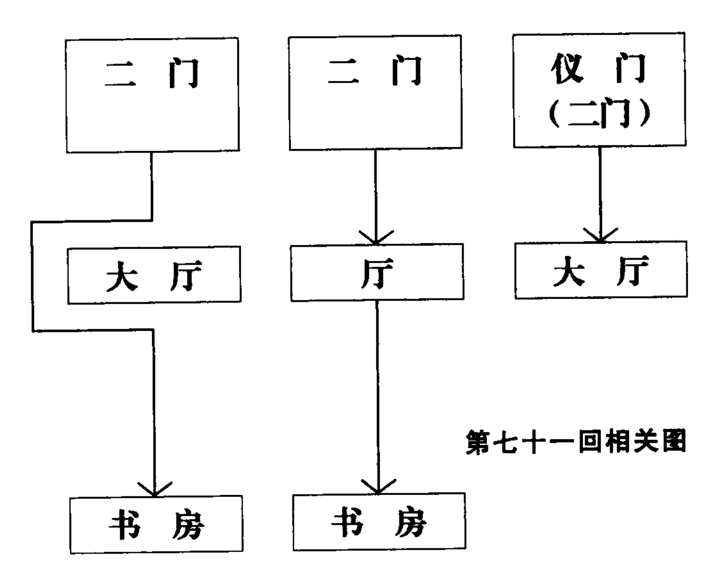
由第三回的穿堂批语，可以知道贾母后院通凤姐处的穿堂与二门外的通正院的穿堂成一带之屋，其间都是贾母院的下人房。

第八回也可以绘一个简单的关系图，但是其中的"厅"是第五十三回的"大厅"吗？小书房又在哪里？清客闹宝玉



第五十二、五十三回关系图

第八回相关图



第七十一回相关图

第二十六回相关图　　第三十三回相关图

图 2-1-7

不会打扰到贾政？不过可以肯定的，“小书房”与贾政常与清客谈论所在的“书房”，应为大小之分，甚或内外之分。第十八回很明显地写出大门之内紧接着一仪门，与宁府的正院那样。

而第二十六、二十八回都指的是贾政二门外的“大厅”、“厅”，其外都有贾政常起坐的书房，其关系位置分别如图 2–1–7。第七十一回的引文，众家人跪下磕头由“仪门”跪到“大厅”。

综合以上贾政院有关的关系图，仍然有明显的矛盾，厅、大厅、南大厅、暖阁分不清，作者混写一处了，下面笔者假定了三样正院的配置（图 2–1–8），然后一一核对各回文字，并与南京行宫恭王府比较，再选取最适宜的一个。三者的大门、仪门、正房、内三门毫无问题都相同，只是甲型把全书出现一次的“暖阁”剔除了，乙型则把“暖阁”加入，丙型又加一层“内厅”，与宁府正院的描写一样。

甲型剔除“暖阁”的理由如下：作者写到第五十三回祭宗祠宁府各层房舍时，为了“堂皇庄严”便一下写了好多进，也不管其他各回是否提到“内厅”、“暖阁”。祭完祠后，贾母在“暖阁”上轿，到了荣府，作者又一笔为荣府加上一个“暖阁”，以示两府同样“堂皇”，实际上却是虚笔。依此型，各回的“南大厅”、“大厅”、“厅”都指的一个“厅”罢了，而大、小书房或许都在大厅的西厢，这样才合各回的情节。但是此型与周汝昌先生所绘的荣府想象图的进数相同，共同的问题是：以贾府之尊，岂会只有一层厅？与恭王府、南京行宫的正院相比亦不能比（恭王府、南京行宫的进数如图 2–1–9）。

恭王府的进数少了中间的一个大院，并加上“垂花门”各层名称，除了图说已说明的大厅，其他是笔者臆测的，应不会差太多。而南京行宫的正院，依图看，似有转轴现象，大门到前殿后转自东边的宫门、寝宫，原来一路下去的宫门、寝宫、照房却尺度减小，成为次要的了，不过基本的各进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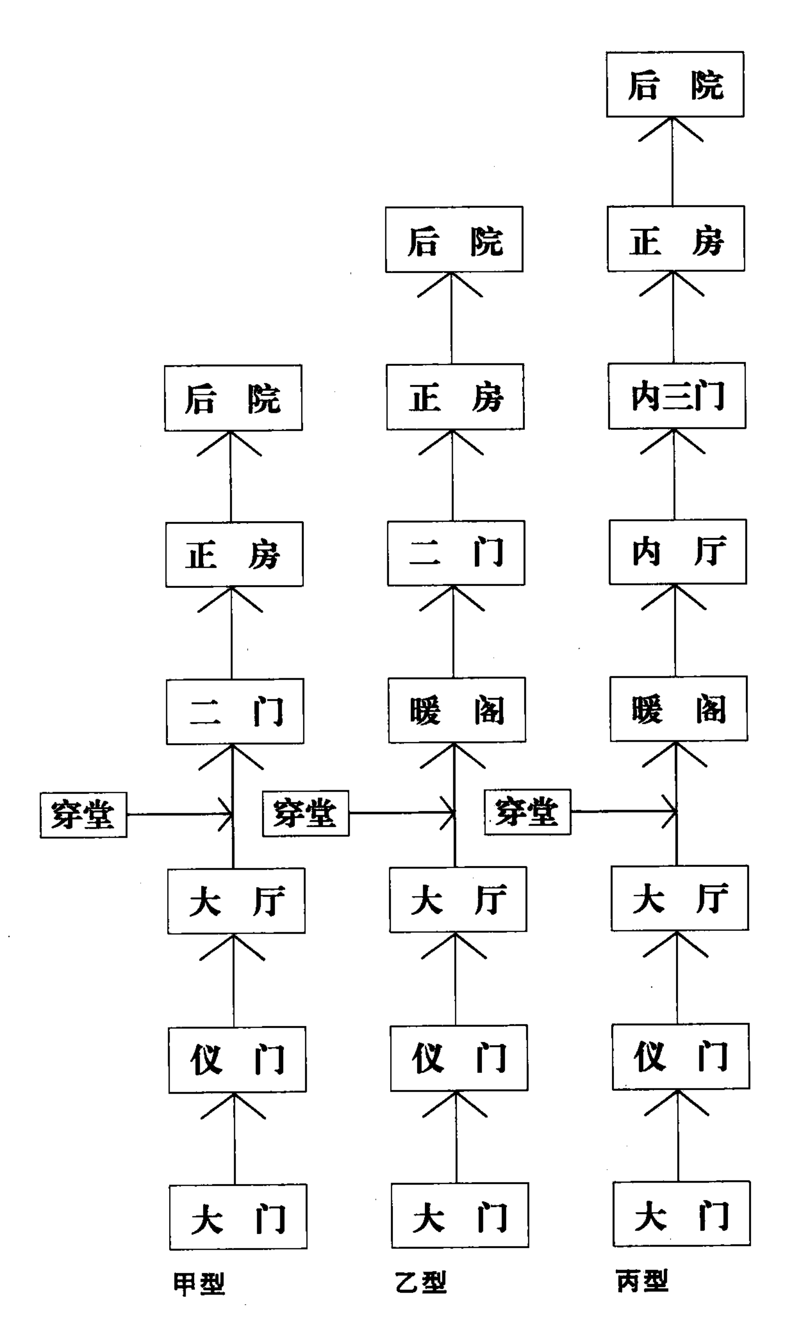


图 2-1-8 贾政院假设图
（"后院"下节会讨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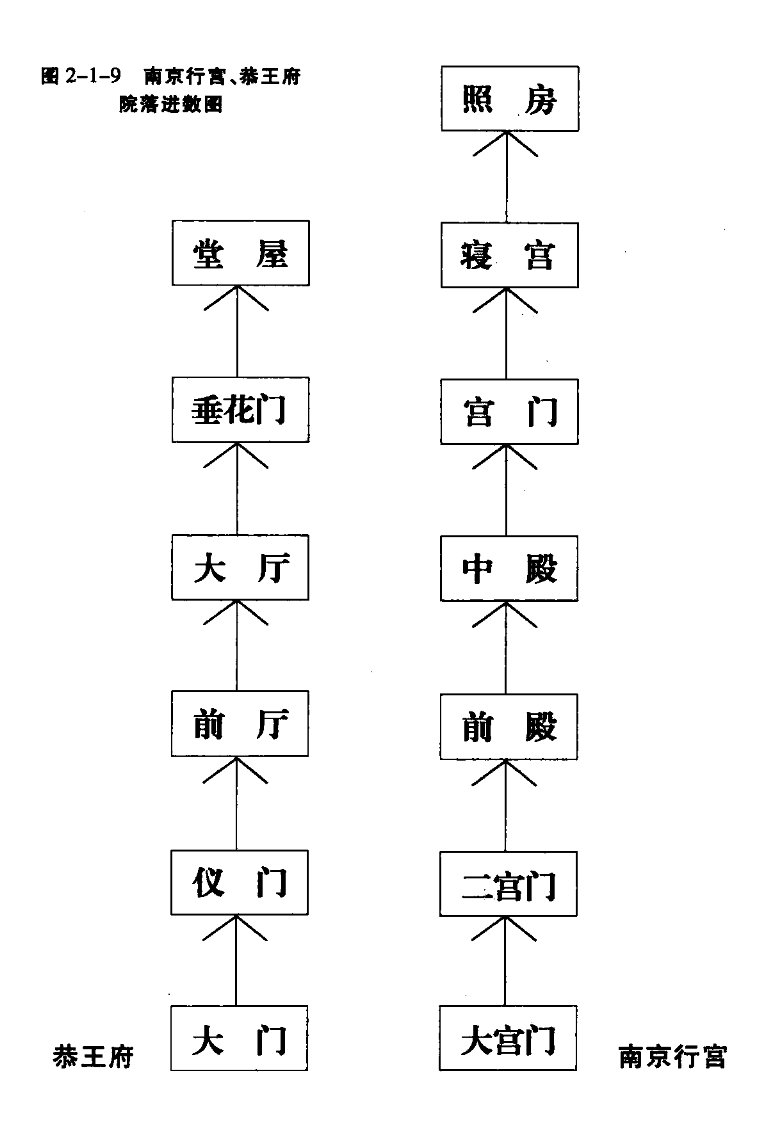


图 2-1-9 南京行宫、恭王府院落进数图

乙型加了第五十三回的“暖阁”，那么第三、八、二十六、三十三回来往“二门”与“大厅”、“厅”间均省略了“暖阁”一词。或许第三十三回的“厅”亦是作者随笔将“暖阁”改名的，因为长史官是忠顺府王爷遣来的人，比贾政官大，贾政务必好好款待，所以请入较内的一层厅堂，同时宝玉在这里等下人传话，与“二门”近，较合情理。只是第七十一回众家人由“仪门”跪至“大厅”，较不合情理，家下人岂会如

此多？或许此回的“大厅”亦指“暖阁”吧！也就是“暖阁”亦有后厅的意味了。此型与南京行宫相比，“二门”与“宫门”同位置，或许还可同形式，且面对一大院子，而不同于贾母的“垂花门”或恭王府的“垂花门”的形式，而大书房应在“大厅”之外的西厢，小书房则可位于“暖阁”后、“二门”前的西厢里。这样第五十二回宝玉若走正门，自然要经过贾政的大书房门口，第八回清客闹宝玉，也不会让贾政听见了。

丙型与描写的宁府正院一样，那么第三、八、二十六、五十二回都省略了“暖阁”、“内厅”。而第三十三回的“厅”或即是此“内厅”，与第八回的“厅”混用了。第七十一回的“大厅”亦是此“内厅”，也与第二十六、五十二回的“大厅”混用了。按此型，大书房亦应置于“大厅”的西厢，小书房则位于“内厅”厅侧或西厢了。丙型与南京行宫比，“内厅”可比照“宫门”的形式面对一庭院，“内三门”则应是恭王府的“垂花门”了，并不会面对一庭院，与内厅只有一夹道，否则便太深远了。但是这样第七十一回众家人又如何跪呢？又嫌窄了。

笔者于此选择了乙型，一方面它不会像甲型那么寒酸，又不会像丙型那么深远，大致上，又可与各回的描述相合，虽然亦有明显的名称混用的矛盾，这在三型都是免不了的，与三门、二门、仪门、抱厦、倒座名称混用之矛盾，堪称为作者笔下有意或无意的疏忽。另外，此型配上贾母院、凤姐院，实际依尺寸绘成配置时，还能凑得顺当，下文会一一讨论到。

4. 贾母、贾政正房的后院与凤姐院

仍回到第三回，黛玉在耳房见了王夫人，听丫鬟说贾母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脂批：这是正房后西界墙角门），是一条南北宽过

道（庚辰本、甲戌本作‘夹道’），南边是倒座三间抱厦厅（庚辰本、甲戌本作‘三间小小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大半门，小小一所房宇，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宇……’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脂批：这是贾母正室后之穿堂也，与前穿堂是一带之屋，中一带乃贾母之下室也，记清），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由上引文可得一关系图如2-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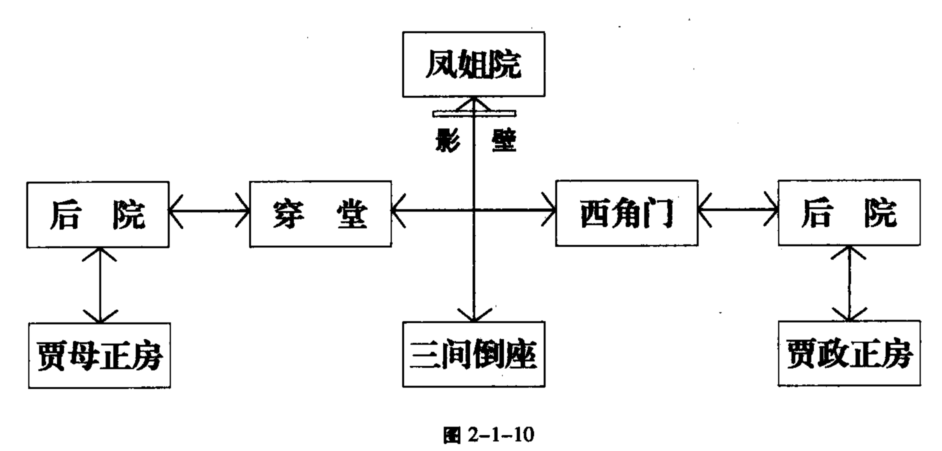


图 2-1-10

下面再看看两个后院里有些什么房间，凤姐院院内又是何情形？

黛玉最初住在贾母正房的碧纱橱里，第七回有一批语：“此时二玉已隔房矣”，到第二十回，便可发现宝玉、黛玉都住在后院的房间。这一节文字是说宝玉正与姊妹们在黛玉房玩，听见他的奶妈与袭人在他房里吵闹，“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听得后面声嚷动”。这是凤姐与贾母在上房玩牌。第二十一回中也提到“有人来请（二玉）吃饭，方往前边来……”开饭都在贾母堂屋里，所以宝玉们要“往前边来”。更由上两回文字里，也可知宝玉、黛玉的房各自有里间、外间。第四十六回邢夫人原在贾母处，“假托往王夫人房去，从后房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门前过……”亦可见得贾母贴身丫鬟鸳鸯亦住在后院。或许二玉的房间坐北朝南，面对庭

院，鸳鸯等丫鬟住在厢房吧！

第七回 周瑞家的送宫花一节中，起初周瑞家的来上房找王夫人，原来是去了梨香院，“周瑞家的听说，便转东角门，出至东院，往梨香院来……”后来又说到迎、探、惜春三姊妹原也住在贾母处，后来贾母嫌人多，“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周瑞家的送过三姊妹宫花后，“便往凤姐处，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

第五十九回 荣府所有大人皆往送宫内老太妃出灵，家里安顿门户一节提到大观园各处角门时，写道：“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门……”

第一百零二回 贾妃薨后，“园中人少，况兼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

第一百零六回 宁府被抄入官，尤氏婆媳并两个妾过来荣府，“贾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间壁……”

第一百零九回 妙玉出园，走角门来探贾母病，问惜春：“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才进来的那个门东边的房子……”

由上引文可知，贾政、王夫人正房后院，除了有西角门之外，还有通东院、梨香院的东角门。此门应与西角门相对的，在后院东界墙上。另外，尚有一通大观园的角门，诸钗与宝玉来往园子、贾母处、王夫人上房都走此门，此角门只可能在北界墙了，因为东西角门各有通处。依第一百零九回，惜春住的“抱厦”就在此角门的东边。自然，原先描述的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并非指“贴靠王夫人正房的抱厦”了。事实上，前八十回作者描写凤姐院前的“倒座三间小抱厦厅”及怡红院的“上面小小五间抱厦”，都不太可能如一般正式所称的，是附加于大房子的“抱厦”，像宗祠正殿前的“抱厦”那样。似乎，作者以此词又代称了一些尺度较小、形式简单的，或许带卷棚顶的厅房了。

第七回里，周瑞家的送官花走西角门时，从李纨“后窗”下过，循方位来看，那么李纨应住在正房西边的耳房了。而尤氏住的，于第一百一十回包勇打退盗人一节文字里说得更清楚，是与惜春住的隔开成两个院的，或许正是东角门出去的“东院”的“房子一所”，正与惜春住的间壁。第七十一回鸳鸯出园，“刚至园门……只有该班房内灯光掩映”，可知后院与园的角门尚有班房。

第六回 刘姥姥初见凤姐，“……进入院来，上了正房台矶……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于是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刘姥姥……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这是下人备饭，凤姐吃完后，刘姥姥“方蹭（庚辰本作‘过’）到这边屋内来，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傍边有银唾盒……”

第六十八回 凤姐“传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样妆饰陈设”，准备迎入尤二姐。

第七十二回 小太监来要钱，贾琏躲到“套间去”。第一百零六回又提到贾琏的妾秋枫在“耳房”哭泣。另外，第三、六、十八、四十五回均提到凤姐收藏府内杂物的“后楼”。[13]

[13] 此“后楼”与第四十回李纨开的楼“缀锦阁”显然不是一个楼。

由第六回引文，可以知道凤姐院的正房有堂屋及东边大姐儿的卧室，西边凤姐、贾琏房再旁边尚有“套间”、“耳房”。堂屋能容一二十个妇人，面积应不小，西边凤姐房视其炕的安排，可知其大小应与王夫人住的耳房每间的尺寸相同吧。按：“耳房”与“套间”是有差别的，前者可以有一间或多间，有自己出入室内外的门，而“套间”应指一间，且只能有室内的门通往大房。或者凤姐正房旁有一间室内亦有门、又有通室外的门的附加房间，那么就又可称“耳房”，又可称“套间”了。这样第七十二、一百零六回便没有矛盾了。

凤姐正房后除了有后楼之外，尚有些空屋子，第十二回凤姐再设计骗贾瑞幽会一节说："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屋里等我……"至晚贾瑞果然"进荣府，直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第八十八回凤姐一个丫头有段话说："我才刚到后边去叫打杂儿的添煤，只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喇哗喇的响……"似乎两回的"空屋子"是一样的，或许即位于凤姐正房后一个过道的对面。

另外，还有些文字描写了凤姐院前，通贾母后院的穿堂。

第三回已引了脂批，知道南、北两穿堂间皆是些贾母之下室，此"下室"或许就是一路的"东厢"丫鬟的住屋。

第十二回 凤姐初次骗贾瑞，在此穿堂幽会，夜里贾瑞来了，"果见漆黑无一人，往贾母那边去的门户已锁，倒只有向东的门未关……"后来东边的门也关了，凤姐根本没来，贾瑞"此时要求出去亦不能够，南北皆是大房墙，要跳又无攀援，这屋内又是过门风空落落"。

第四十三回 凤姐生日宴，宝玉由园中赶往大花厅，"刚至穿堂，那边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到了第四十四回，凤姐于宴中返家，"才至穿廊下"，见一丫头鬼鬼祟祟往回跑，"忙和平儿进了穿堂，叫那小丫头也进来，把隔窗关了，凤姐坐在小院子的台矶上，那丫头跪了……"

由上面的引文，可以知道穿堂的大约平面了。往贾母后院那边，有廊道连接到正房后廊檐，穿堂两边有门，门一关，便完全封闭了，南北皆是大房墙，穿堂两侧隔窗外是些空地，成两个小院子，如图 2-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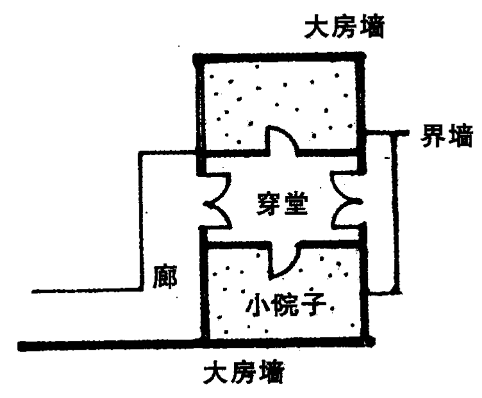


图 2-1-11

5. 梨香院、东院、东大院、东小院、账房

第四回 贾政、王夫人安排薛家居处时说："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白空闲，赶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哥姐儿住了甚好。"作者又插叙道："原来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余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庚辰本作'东边了'）……况梨香院相隔两层房子。"薛蟠在家就可以胡闹，不会吵扰到贾政、王夫人正房这边了。

第七回 周瑞家的在上房找不到王夫人，"便转东角门出至东院，往梨香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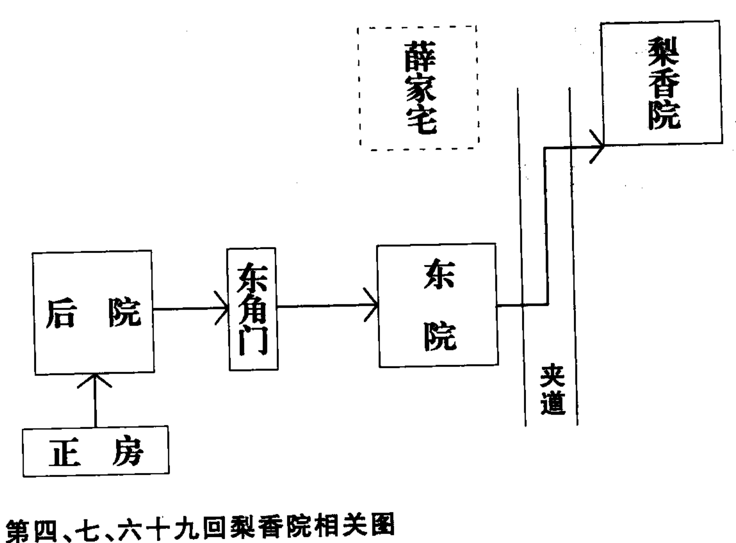
第八回 宝玉往梨香院看宝钗，他怕走上房后的东角门那条路会惹事，所以宁愿出贾母的二门，走前面穿堂，"便向东北绕厅后而去"，却碰见清客们来闹，此节已如前面所引，闹完了，才"转弯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银库房的总领……与仓上的头目……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共有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

第十六回 盖大观园时，"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门，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又说，"东边（庚辰本、甲戌本作'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园盖好后，梨香院被包入大观园内，薛家迁到他处，住入女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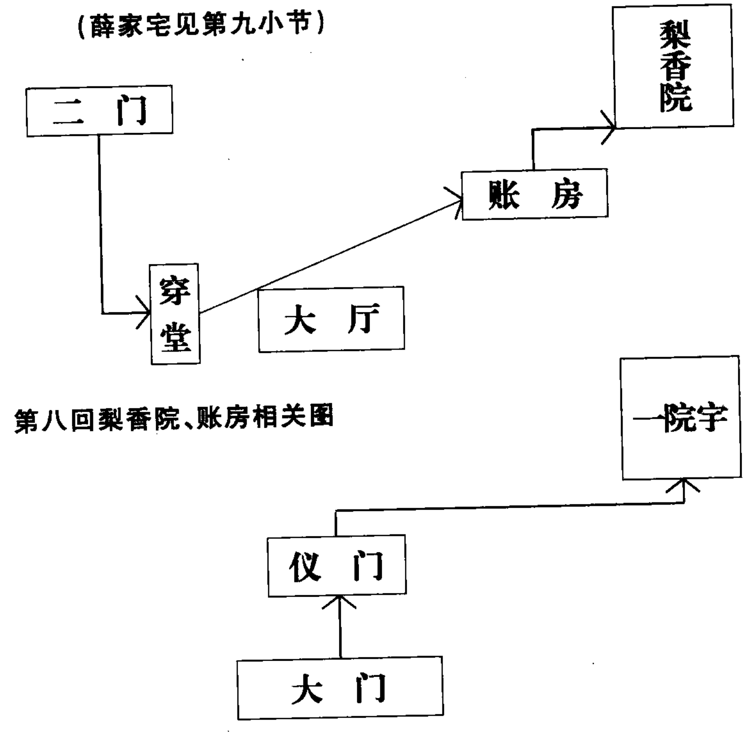
第十八回 贾妃省亲，"进大门入仪门东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执拂太监，跪请下舆更衣……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

第三十回 金钏在王夫人房怂恿宝玉，"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

第五十八回 遣散女戏后，梨香院就空出来，只有老婆子上夜看管。



第四、七、六十九回梨香院相关图
（薛家宅见第九小节）



第八回梨香院、账房相关图

第十八回贾妃更衣院宇相关图

图 2-1-12

第六十九回 贾琏又向王夫人借了梨香院，"收拾出正房三间来停灵"（尤二姐之丧）。他又嫌荣府"后门出灵不便，对着正墙开了通街一个大门……"

第九十六回 宝玉成亲，贾政拨新房，"将荣禧堂后身，王夫人内屋旁边一大跨所，二十余间房屋指与宝玉……"

由第四、七、六十九回可以绘出梨香院的相关图，梨香院在荣府东北角，东边只有宁府及小私巷，所以此院通的"街"自然是"后街"。其中的"夹道"似应为南北走向的，这样才会有梨香院与正房隔两层房子的情形出现。依第八、十八回亦可分别绘出二相关图（图 2-1-12）。

其实"东院"一词应是广义的称法，与贾母的"西院"正相对称，包含了一路的各院落。依相关图或许各回的账房、东小院、贾妃更衣的院宇及王夫人内屋旁边的宝玉新房，还有前面所说的尤氏住处，正都在此"东院"内。在讨论大观园及园正门的位置时，更可知此说不假。

第十六回的"东大院"依引文包含了荣府旧园及东边的不少下人房，更据庚辰本、甲戌本，贾赦住的院落也属此东大院了，全书此名只此一提，其详细内容亦不得知了。

梨香院共有两进房舍，前厅后舍俱全，正房三间，其实此院的配置可参照后文第九节讨论的薛家宅（薛家迁出梨香院后的新住宅），且此宅正在梨香院西边，笔者以虚点绘于梨香院相关图内。

6. 贾赦住处

有关贾赦住处的描写文字不多，所以将引文与讨论穿插在一起，行文较方便，也较清楚。

第三回 黛玉见过贾母后，便往拜见贾母的长子贾赦。黛玉、邢夫人及众婆娘出了垂花门，上了车，"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方下来……邢夫人挽了黛玉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

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有，一时进入正室……”以下便没有文字描写建筑或室内布置了。

由上引文可知贾赦正院在荣府正门的东边，而其整个住所与贾政住的是断隔的，所以必须出荣府，然后东去。也因此第四十六回，凤姐“因见邢夫人叫他……忙另穿了戴了，坐车过来”。谈完事，邢夫人与凤姐又“娘儿两个坐车过来”。

第七十一回 更明说了“隔断”，邢夫人的陪房费大娘，“如今听见周瑞家的捆了他亲家，越发火上浇油，仗着酒兴，指着隔断的墙大骂了一阵（庚辰本批语：细致之甚）……”但是贾赦住处如何由“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尚有些疑问，将挪于后文再讨论。

引文中“黑油大门”，查明朝官造房屋规定，三品至五品是“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两者均合。但贾珍世袭的官是三品威烈将军，已如第二小节所引，贾赦也同样世袭了荣国公贾代善的爵位，其辈分又比贾珍大，自然他的官品应不比贾珍低，至少也同品，所以“黑油大门”应为三品的门制。

《明会典》关于三品至五品官舍规定：“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柱檐桷用青碧绘饰。”与一品二品的比较，可知已无斗拱，是为小式。五间七架的各间距离也应比贾珍、贾政院窄小，且进深也因架数减少而减小，所以作者也描写“正房厢庑游廊皆小巧别致”。笔者于此定各间为3.5米，比贾政院正房小0.5米，这样五间通面阔17.5米。进深定为7米，加上廊深1.8米，合为8.8米。

前引文说入大门后有仪门，且正房前有“三层仪门”，此门应即是“内三门”，门外有几层厅，则不得知。只知道有“外书房”，第三回邢夫人“命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第四十六回贾赦有事叫来贾琏，贾琏在“外书房”伺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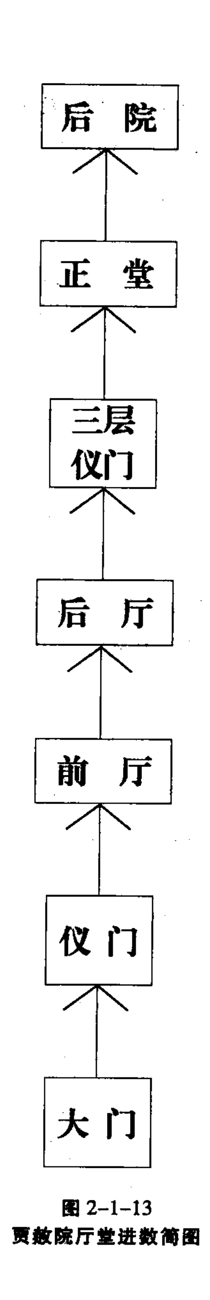


图 2-1-13
贾赦院厅堂进数简图

有“外”就应有“内书房”，但是位置仍无法确定，书房或许在厅侧吧！内外二书房便有前、后厅！于此，贾赦官是世袭的，所以听事的暖阁省略了。第二十四回贾赦生病，诸钗与宝玉分两次去探望，宝玉来到上房请邢夫人的安，问起众姊妹在哪里。邢夫人回答：“都往后头不知哪里去了。”显然上房之后，尚有后院或者诸钗可去的地方。

再依引文描叙，院中还有山石树林，正房尺度小巧，不像贾母、贾政那边“轩峻壮丽”，整个空间感觉显得柔软多了。

另外第七十五回尤氏夜返宁府，于书房外窃听邢夫人胞弟邢德全等人聚赌一节，尤氏向妾说道：“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

以“北院”称贾赦院，似无方位的实质理由，只是习惯的称谓，以别东、西院及下人的南院吧！

贾赦这边除了自己的正院外，也应有自己的下人房、厨房、茶房、账房等，因贾赦与贾政异爨了。这样我们大约可以绘出贾赦这边的配置了（图 2-1-13）。

7. 大观园与宅第的相关位置

前面几节说明了贾政这边及隔断的贾赦院的主要布景

内容，但是两处又如何“隔断”的呢？只知贾赦院在贾政这边的东边。要澄清这个问题，尚牵涉到大观园的形状、大小，大观园与宅第相关位置及园正门的位置的问题。以下先引一些园子的文字。

第十六回 盖大观园一节“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庚辰本批语：园基乃一部之主，必当如此写清）”，又有一段写到“先令匠役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门（庚辰本、甲戌本作‘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当日宁荣府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庚辰本批语：补明，使观者如身临足到），然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连属……”

第十七回 宝玉随贾政、清客们游园，来到正殿时，有一批语：“想来此殿在园之正中，按园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诸钗始便于行也。”

按照第十六回的描述，大观园连属了荣府旧园与会芳园，拆除工作也没有挪入新地，越出原有的街廓。

第十七回引文说的“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正合王夫人正房后院的通园角门的方位，此门连通了贾母正房与大观园。而“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这句话，就方位上来讲，亦表示了大观园没有超出原有的街廓，否则贾母房后的一带如何能称是园的“西北”？“此殿在园之正中，按园不是殿方之基”两句话，又似乎暗示了：“若去除西北多宽出的一带，园子仍为殿方之基。”这样我们或可得出一简单的大观园的形状，如图 2-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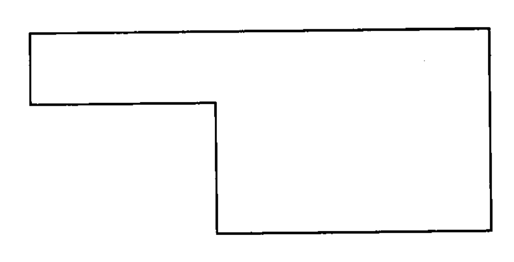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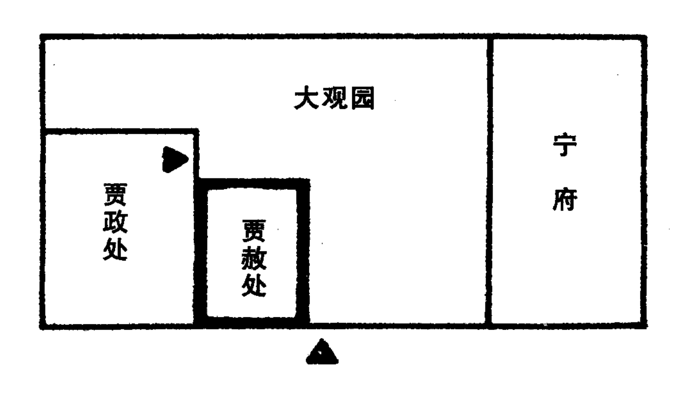


图 2-1-14 大观园的简单形状

但是，第十六回“从东边一带……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

半”如何解释呢？依据《辞源》解释，古“里”合现公制 576 米，三里半便是 2016 米，两公里多了。而上面说的或许是概略丈量法，只量长与宽，所以会有“起”、“转”的字眼。此时先不论园子的布景内容，只是三里半长宽合的园仍然太大了，连整个荣宁府的街廓都容不下，唯一的解释是作者夸大了尺寸，而园子仍在荣宁府街廓内。

如果将贾政、贾赦、宁府三处也以简单矩形来代表其配置，与园子凑成整个街廓，可得如下两种情况（如图 2-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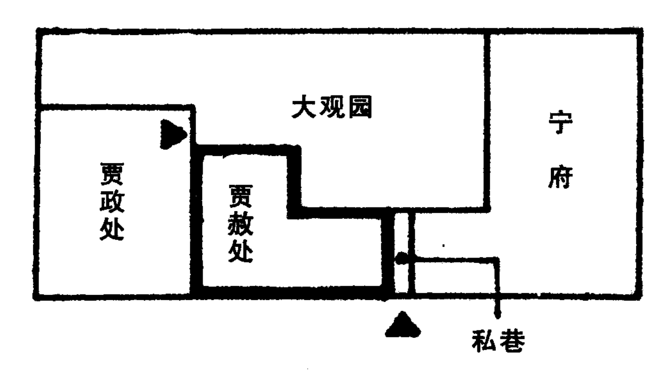


图 2-1-15　贾赦处位置假设图

其中贾赦处先假定其主要院落的轴线没有转折（此时没有理由转折），同时进深比起贾政处可以短些，其位置也只可能与贾政处靠在一起，合称荣府。因为若是贾赦处突入园子，园便不是“殿方之基”了，如果贾赦处靠宁府，同样会令会芳园变窄，与荣府旧园连接面也减少了，尚且即“靠”宁府那边，如何还属“荣府”？

但是依据上两图，因为贾政、贾赦两处是隔断的，就会发生从贾政处如何进园的问题，也就是园正门会在哪里？小说中，作者描写园正门却又极其暗晦。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宝玉才情”一回的开始，宝玉已

先溜进园子玩了，后来听见他父亲带清客也要游园，“一溜烟就出园来，方转过弯，顶头贾政引众客来了”。于是贾政令宝玉一同进去拟对额。这一段文字没说出园正门的位置。

第十八回 贾元妃省亲入仪门东去，到一所院落“元春入室更衣毕，复出，上舆进园……”此处仍未说出园门所在。

这两回引文倒是可以用来检核上面二图里园正门可能的位置。简图中，能入园的仅有两个可能位置，如图上所标示的▲号，一个在园的西北“多出一带”的地方，一个要出荣府由荣宁街进。依据上两回引文之外，全书其他部分均无描述入园要出大门的，尚且出大门再入园在配置上颇不合理，另外依据第十七回贾政等人游园的文字，一入园便往北走了不少地方（见第二节之二），而在园西北的可能入口，显然又不合小说的描写，这样两者都不成立了。如此一来，作者描写的贾赦院，在位置上显然有矛盾存在了。

论证到此，先撇开贾赦院的位置问题，如果没有贾赦院，贾政这边如何进园？园的正门在哪里呢？

至此，笔者借助了真址考证上的资料——南京行宫——来澄清此问题。据赵冈先生的说法，书内的荣府即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模子，也就是后来改建成的南京行宫，这个结论赵先生提出了许多证据[1]，其中最重要的是下二批语：

第二回 雨村说南京贾府老宅时，提到“后一带花园子里……”其旁庚辰、甲戌本有二批语：“‘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坠泪，故不敢用‘西’字。”

第三回 写到贾赦院由旧园隔断过来，院中树木与山石皆有，三个版本都有批语：“为大观园伏脉，试思荣府之园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

两条批语都透露着批者与作者有着真实的经验，住过这么一个“荣府”，只是作者故意改变了园的方位。拿南京行宫图（图 1-2-3）来看，其中的花园确实在西，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织造时，颇好“西”字，署里的园也命名为“西

[1]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研究新编》，第三章第一节。

园”，也就是行宫花园的前身，曹雪芹恐批者看了“西”字感伤，所以用了“后”字[18]。

[18] 如上注，前批为批者所问，后批为作者答言。

姑不论大观园与行宫花园的内容比较起来如何，笔者以为至少大观园与贾政住处的相关位置，就上两条批语，就可以拿行宫中园与殿的方位关系来比照，只差了“东”与“西”之别。继之推论，园正门的位置自然亦可比照了。

看行宫的配置，进园应由正院转轴之后，再往西去，到戏台之北，过便殿便是园门了，对照着第十八回贾妃从荣府进园的路线，该是出了更衣的东院落，再往东去，然后转北，穿过一个第五十五回提到的小花厅（见第二节之三节讨论），便迎面来到大观园正门，第十七回宝玉也是在这个“转北”的转弯处碰见了贾政一行人。这样的动线很顺当，解释两回进园的文字很合理，那么园与宅的相关位置及园正门的位置可以确立了。这个结论在澄清大观园布景内容时，亦没有大的矛盾。

现在只剩下贾赦住处的问题了。此问题的答案，一个是我们承认这完全来自作者安排布景时，有意或无意的矛盾。一个是改变前面论证的一些前提，譬如贾赦院的轴线可以转折，或可以靠近宁府，或插入园中，园不再是矩形了，这样就可以把贾赦住处绘入整个配置中。笔者选择的方法是将它仍安排在中间，插入园中，然后以下人房区拉齐边界，使园不再成方形，且纵长向减小。因为后文澄清大观园的景物内容，可以晓得，无论如何宅第配置上留下的园子的空位，仍然容不下“大观园”，而且作者描写浓的景物多偏在西北，东南部分只淡笔带过。

8. 下人房与荣府后院

以上澄清了主要的院落，现在再依线索填补上一些下人房区。先说南边的再说后门附近的。

第三十九回 贾母的丫鬟嚷着：“南院马棚里走了

水”，贾母“出至廊下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贾母正房的东南方向，有个南院，或许正在大门的右侧，那儿有马棚。

第三十二回 金钏儿被王夫人逐出投井一节，“才刚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下（庚辰本作‘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王夫人感到内疚，宝钗劝解道：“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 此段文字表明了荣府东南角应都是些下人房，那儿有井，用水的大厨房、茶房、浆洗房也该在此，上面说的“南院”或许就是此处。

第五十二回 宝玉出西角门往王子腾家一节，前半段已于前面引过，宝玉骑着马没有过穿堂走大门，所以他出门的路径正与黛玉初进贾母院的路径相反，未出西角门之前，“又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庚辰本作‘二十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沿路有一道墙，此墙应是与正院相隔的墙，这边是否为下人房，引文看不出。不过第三回黛玉初入贾母院来到一个“转弯处”，轿夫们便退下，换上自家小厮继续抬入，而此“转弯处”也正在穿堂西边。这样说来，此处以南，轿夫都能进来，自然也应是下人房了。西角门边或许亦近马棚，因为“……出了角门外，又有李贵等六个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

以上是南边的下人区，下面再说后门及多出的“西北”一带的情形。

第六回 刘姥姥来找荣府管家周瑞的妻子，她先到前面西角门间，一个门班告诉她周瑞“在后一带住着”。刘姥姥便来到后街，由一个孩子带入后门，“至一院墙边指与刘姥姥”。显然周瑞家在后门附近，且成一院落。

第五十一回 凤姐、王夫人为了园内住的诸钗及宝玉，每日天冷，来回贾母正房吃饭不方便，所以在“园子里后门里头五间大房子……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姊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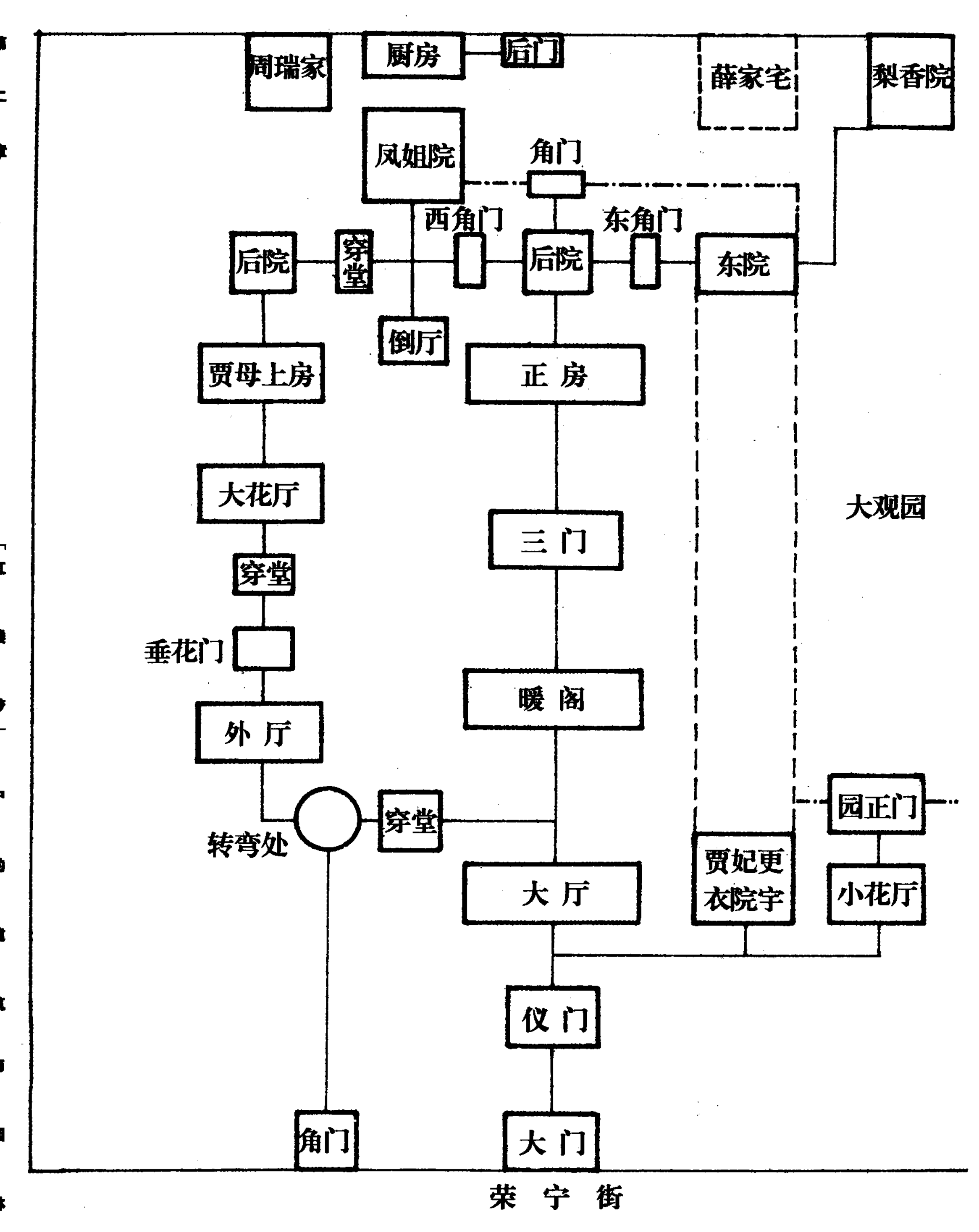


图 2-1-16 荣府宅第相关位置图

们弄饭”，开辟了一个“小厨房”。

第六十回 探春的小丫头婵姐儿到后门叫小厮买糕去，她走“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又写道：“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这两回文字说明了“小厨房”，正在后门边，成一院落，有五间房间。但是周瑞家、厨房、后门都在哪里呢？为了大观园的完整，显然都在西北多出的那“一带”，并且都应往西靠，也就是荣府的西北角上，才不会挡住王夫人后院的园角门。其中周瑞家又应最西，然后厨房，而后后门开向后街，余下的地方就属于大观园内的了。

第六十回 管厨房的柳家女人带她女儿进园来散心，只在“那边墙角外一带地方儿逛了一回……”不敢再走远，后来女儿说：“只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合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见。”也说的是这“一带”，此处还有些树木山石，却只能看到东院、正院的后墙了。

到此为止，若将贾母院、贾政院、东院、梨香院、大观园等的相关图，综合起来，又可绘出一个整体的相关图（图 2-1-16）。再依据此相关图及上面讨论的各处尺寸、形式，只要彼此调整整体尺寸，即可绘出荣府、贾赦住处、宁府的配置图了（图 2-1-17）。

第二节　大观园

大观园内依各回正文所出现有名目的建筑物共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稻香村（浣葛山庄）、玉石牌坊、大观楼、缀锦阁、含芳阁、嘉荫堂（以上五者为行宫正殿）、梨香院、晓翠堂、秋爽斋、蓼风轩、暖香坞、紫菱洲（迎春住处）、栊翠庵、玉皇庙、达摩庵、芦雪庵、藕香榭、凸碧山庄、凹晶

馆、沁芳亭、滴翠亭、榆荫堂、红香圃、沁芳桥、翠烟桥、蜂腰桥、沁芳闸、朱栏板桥……一些建筑物配上不同的花草树木,还成为不同的"景",譬如:怡红快绿、有凤来仪、蘅芷清芬、杏帘在望、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另外沁芳溪一脉的景,尚有紫菱洲、荇叶渚、柳堤、蓼汀花溆、芦港、翠樾埭,及陆地的芭蕉坞、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及入门翠嶂上小径的"曲径通幽处",园中的树木花草则除了由上面各名目所显示的,尚有梅、松、柏、槿、柘、榆、桃、桂花、葡萄、竹、芙蓉、石榴、荷、凤仙等也极多,再加上山石、池水,可以想象得到作者安排的这个布景——大观园——是极大的。

但由第十七回里几条脂批,却暗示了园址不大:

"按此一大园,羊肠鸟道不止几百十条,穿东度西,临山过水,万勿以今日贾政所行之径,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于末路写之,只见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转折而经也。"

"诸钗所居之处……都相隔不远,究竟只在一隅,然处置得巧妙,使人见其千丘万壑,恍然不知所穷,所谓会心处,不在乎远。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布置焉耳。"

"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映之巧可知。"

脂批一直强调园址不大,只是曲折掩映的巧妙处理手法将园的空间扩大罢了,但是园内有那么多景、物,尚且水流能同时行两支八九人乘坐的舟(第四十回),再怎么说,也是有相当大小的。

前面第一节之七已论说过园与宅第的关系位置,园的左右长度虽然可挪长些,但上下宽度能放大得有限。即使做模本参考的南京行宫里西边的园子,也只有七个有名目的建筑物,再加上环绕的长廊及一些山石、池水、花木罢了,这样的面积很难容得下《红楼梦》中大观园所有的建筑、景物。所以要澄清大观园此布景,并绘出它的配置图,必然会有诸

钗日常来往园中与贾母处时会很累的问题。

但是笔者仍然依据作者的描述，将各建筑及水流实际的大小尽量推算出来，然后遵守脂批提出的曲折掩映之要领及其他一般园林设计的原则，来考其关系位置，安排建筑、山石、流水、花木，至于园的尺寸大小则不受第一节之七推论出的与宅第相关的大小的限制，也就是园与宅放在一起的相关位置不变，但各自的比例不一样罢了，因为这在文学处理布置上仍然成立，不算犯规的。

以下各小节皆是澄清大观园布置的论说。论说方式是先引出各景、物的文字，从中归纳出某些要点、原则，而后演义出相关的配置出来。而行文交代的顺序则先定正殿、甬路的位置，同时澄清作者描写浓与淡的两部分的大致方位，而后循第十七回贾政等游园的路径，详细说明沿途各景物，并加上此路径应出现却在后回才提到的景物，最终再说明所有通外的角门，还有山水的脉络，以贯串所有的景物，于是绘出大观园的配置图。

1. 兴建大观园的源起与经过

贾府盖大观园是为了“省亲”，原来宝玉的大姊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后，皇上“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故启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太上皇、皇太后听了大喜，不但准了，且降谕旨：“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之处，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幸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之情，天伦之性。”（第十六回）

于是贾府老爷们贾赦、贾政商议定了，若是“省亲别院”采置别处，不但费事费时费财，且不成体统，失却了“省亲”的意义了，所以“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省亲别院了”。这样连属会芳园与荣府旧园盖别院，是极省事的了，文中的尺寸在前

节已讨论过，显然夸大了，前节并确定了园与宅的关系位置。

接着，贾珍、贾琏会同老管事赖大、来升、林之孝，并几位清客，筹划整个事情，再由一位老明公号山子野[1]总揽设计，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都是他一手制度。且有一张细致的设计图样，第四十二回提到此图，地步方向皆不会错，可供惜春绘大观园作模本。一时"各行役匠齐集，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门，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并连属原有的私巷，池水也引会芳园原引的一段活水，贾赦住处、荣府旧园中的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另派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入贾琏管帐幔、陈设、古玩、家具，皆是工程一起之时一处处合式配就，画了各处图样量准尺度，打发人办去。更订造了采莲船四只，坐船一只。另派贾蔷往苏州聘教习，采买十二个女孩子学演戏，置办乐器行头，并买来驾舟娘。

依周汝昌先生各回推算的时间[2]，第十六回盖园在贾琏、黛玉自苏州回来之后，他们原定十一月返家，但因闻得元春喜信，遂兼程返回，所以盖园应在十一月左右。到第十七回贾政、宝玉等游园，稻香村几百株杏花已如喷火蒸霞一般，已是次年春清明时节，这时工程方面建筑园林大约皆已完成，只是帐幔帘子、家具、陈设等还不全，贾政问了，贾琏回道："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帘子二百挂，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金丝藤红漆竹帘二百挂，墨漆竹帘二百挂，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每样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围、床裙、罩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第十八回继续提到十月将尽之前，贾蔷老早已从姑苏采买了教习女戏回来，林之孝也采访聘买了小尼姑、小道姑

[1] "明公"是对有名位者的尊称，"山子野"的"山子"与"样子"一样是成词，譬如园中石称"山子石"。山子张与样子（式）雷即分别为清代园林与建筑的名家。

[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81、182页。

合共二十个，并请入妙玉。另有第二十三回提到的小沙弥、小道士各十二个，亦应是此时买入。十月尾，"幸皆全备，各处监管都清账目，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的，自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悉已买全，交于园中各处像景饲养，贾蔷那边也演出二十出杂戏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学念会了几卷经咒……"

于是贾政便择日题本，皇上恩准贾妃于次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省亲，当日贾妃赐名"大观园"。从上面的时间算来，盖园单单工程方面所花的时间并不多，最多五个月，中间过了一个年，且都在秋冬进行，这是唯一的疑点，因冬日受寒雪的影响，工程在北方是无法进行的，若在南方也够赶的了。至于其他部分皆在一年后才算完结，所以第四十二回黛玉概括地说园子盖了有一年，与推算还算相合。

盖园诸事繁杂，花的钱也极多，上面引文中各种帐幔帘子数目均以百、以千计，第十六回贾琏问姑苏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的银子动用哪一处的，贾蔷回答："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u>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笼、帐幔的使费</u>。"

另于第二十四回凤姐将园子东北角上种松柏、正楼底下种花草的差事交给贾芸，贾芸领了二百两银子，只拿出五十两去买树花草，其他的请花匠及挪入私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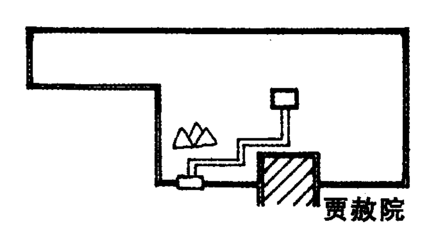
由上面的两件事，采买女戏要三万两银子，花烛、彩灯、帘帐则要二万两，当时的二万两银子相当于四万多石稻米的价值，再加上贾芸一例，可窥见盖园金费是如何浪费，显然整个花费则更多得多了。

2. 正殿、甬路与整体布局

第十七回，贾政游园与众人来到正殿时，有一脂批曰："想来此殿在园之正中……"大观园原为皇妃省亲所建，此

正殿是园内最重要的建筑物，说它位于园之正中应是很合理的。正殿定位后，由园门至此殿的大甬路也可以揣摩出了。正文中并没有明写出此大甬路，倒是脂批不时地提醒读者们。贾政、宝玉一行人刚入园，迎面就有一带翠嶂，其中微露羊肠小径，其旁有脂批："好景界，山子野精于此技，此是小径，非行车辇通道，今贾政原欲游览其景，故指此等处写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气象，无庸细写也。后于省亲之时已得知矣。"接下去本文是："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那一边出去"就是指由大甬路回来出园，果然，最后众人游完怡红院，"由山脚边忽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见"。

但是此甬路在配置上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此路是正甬大道，其曲折应很规整遵守东西、南北的正方位，所以可推测出此路应由正门直上来到翠嶂之前，便向东往正殿的正南，而后再北上到殿前。如果加入贾赦院，打破了园子完整的横长方形，那么可以多转几次折，再到殿前。如附图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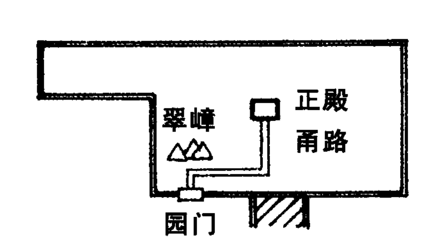


图 2-2-1

由第十七回贾政一行人游园的路径，我们又可以推测出大观园大致的布局（图 2-2-2）。贾政等人进入园门，循着小径，游过不少地方后，来到正殿观赏完毕时，又"引人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起，所行至此才游了十之五六……"这"十之五六"究竟包含了多少建筑、景物呢？前面所行经的已有翠嶂、潇湘馆、沁芳亭、稻香村、港洞、朱栏板桥、诸路可通的叉口，及蘅芜院、正殿，上引文之后还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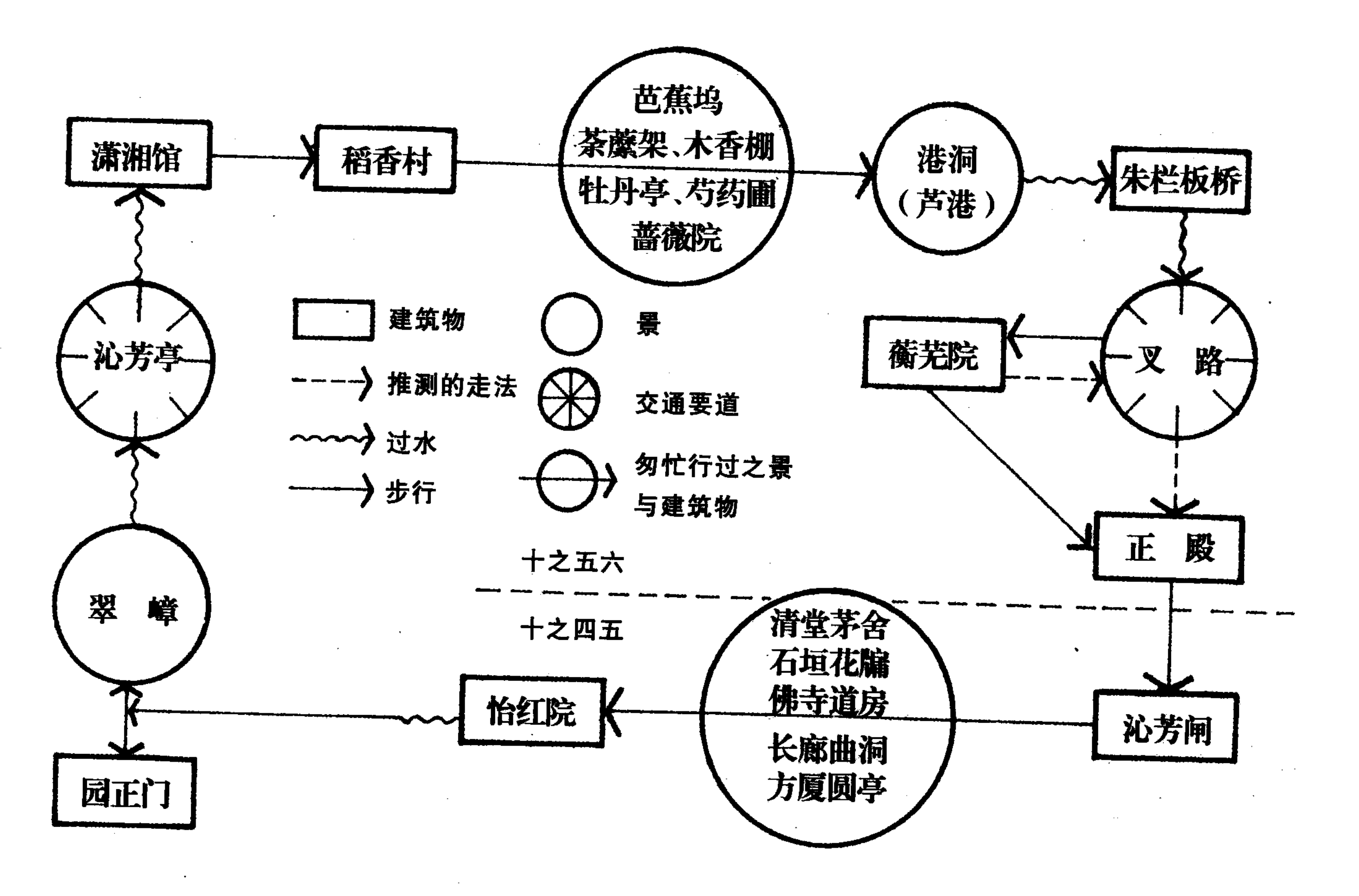


图 2-2-2　第十七回贾政、宝玉等人游园路程图

批语："总注妙，伏下后文，所补等处若都入此回写完，不独太繁，使后文冷落，亦且非《石头记》之笔。"究竟还有些什么景物没出现在此回呢？又有一些批语暗示了"十之五六"的内容，且暗示了此"十之五六"的大致方位，贾政等人入园之初上了翠嶂有一句"渐向北边"，之后有一批语："后文又云诸钗所居之处只在西北一带，最近贾母卧室之后，皆从此'北'字而来。"❸

❸ 第一节第七小节所说的另一脂批："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之"西北一带"与此批的"西北一带"意思不同。

入潇湘馆之前，出了沁芳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之后亦有一批语："浑写两句，已见经行处愈远，更至北一路矣。"

未到稻香村之前，"倏尔青山斜阻" 之后，也有一批："'斜'字细，不必拘定方向，诸钗所居之处，若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院等都相隔不远，究竟只在一隅，然处置得巧妙……"

由上面的批语，可以知道正殿之前，所行经过的"十之五六"多在园的"西北一带"，由园正门走是"渐向北边"，然后再"不必拘定方向"，但要到达正殿，其大体方向必然是游完西北一带之后，再往东回转，其可能的路线如附图2-2-3。

同时，批语又暗示此西北一带，包括了诸钗所居之各院落。除了已明写的潇湘馆、稻香村、蘅芜院，还有怡红院、秋爽斋、暖香坞、紫菱洲，也在此"一隅"。事实上后文中描写各处的相关位置，也都在一隅，相隔不远。同时后回作者描写的园中景物较浓的建筑、景物也大都与诸钗住处串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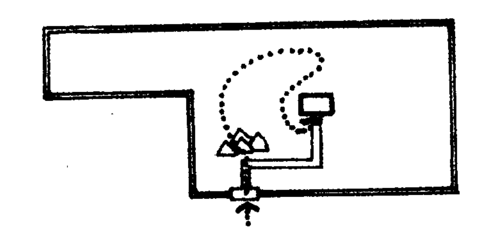


图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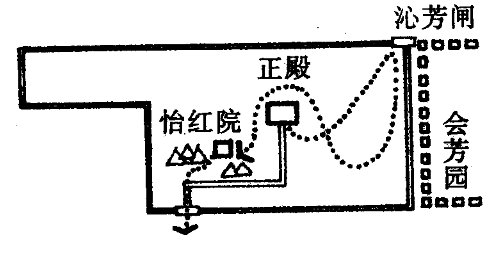


图2-2-4

一起，亦即同在此“十之五六”中，这在后面几节还剩下的十之四五会包含些什么景物呢？

一行人出正殿之后，“贾政笑道：‘此数处不能游也。虽如此，到底从那一边出去，纵不能细观，也可稍览。’说着引客行来……”于是他们匆匆游览了这剩下的十分之四五。他们先到了原北拐角墙引入活水的沁芳闸，“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茅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长廊曲洞，或方厦圆亭，贾政皆不及进去……”最后到了怡红院入院游一阵后出后门，临一清池再由山脚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见……”

怡红院宝玉住处与黛玉的潇湘馆近，且与大甬路隔一山，转上甬路，便离大门也不远了。所以怡红院的位置应如附图 2-2-4，详细解说见后文，而一行人所走的路径也可以大致画在此图上，为了不使一行人游怡红院之前，先走上了甬路，所以路径会有一个交点，然后绕殿后再往怡红院。

描写此十分之四五的文字还有第十八回里，贾妃也是先游了西半部[1]，到正殿饮宴撤筵之后，“将未到之处复又游完，忽见山环佛寺，忙另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及题一匾云‘苦海慈航’……”此后就再无细加描写的文字了。仅就这些引文，此十分之四五内的景物只有清堂茅舍、石垣花牖、佛寺道房、长廊曲洞、方厦圆亭，其中佛寺道房或许就是第二十三回稍提到的玉皇庙、达摩庵及妙玉的栊翠庵，只是妙玉与诸钗常有来往，似可考虑其与诸钗住区较近，其他则完全无法考其相关位置，尚且也无法与当初连属的会芳园寻出一点关系。总之，园子的这一部分，作者只淡淡地勾勒了几笔，让人看不真切，却又令读者有园子极大的印象，陪衬出描写较浓的部分。

[1] 第十八回贾妃由贾母处“命宝玉导引，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进园来，先从有凤来仪（潇湘馆）、红香绿玉（怡红院）、杏帘在望（稻香村）、蘅芷清芬（蘅芜院）等处……已而至正殿”。可见贾妃走的路线与第十七回贾政等走的大致相同。

3. 议事厅、正门、沁芳亭

以下一直到第八小节的文字，是随第十七回贾政、宝玉

等人游园的路径,一路讨论其中的各建筑、景物,并绘出简图以表明其相关位置。

首先讨论在入园门之前的三间小花厅。第五十五回凤姐得了妇女病不能理事,家中事暂令李纨及探春代理,"故二人议定每日早晨皆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故省亲之后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这厅上也有一匾,题着'辅仁论德'(庚辰本作'补仁谕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儿'……"后文又说到宝钗与她二人在厅上吃饭,宝钗是客面南,探春做小面西,李纨为长故面东。且平儿坐檐下石矶晒日头,训示众媳妇。所以可知此花厅也是坐北朝南,面对一个小院子。这小院子也有厢房,作为下人的管事女人议事的地方,这在第九小节再解说。院子西界墙也应有一院门,接连到东院及正院的仪门内院落。这个院门也就是第十七回刚开始,宝玉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方转过弯,顶头贾政引众客来了……"的地方。(参阅上节图 2-1-17)

贾政看见宝玉,遂命他同往游园,"至园门前,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一旁侍立……"于是叫人把园门关了,先秉正门看,此时庚辰本有一批语:"是行家看法。"接着"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隔,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

正门五间比议事厅的间数还多,想来其间距也相同,也就是正门面阔比议事厅多了两稍间,因为议事厅究竟只是执事太监起坐之处,而此门却是大观园的正门,应有其"气派"。这样园门面对的院子也应比议事厅前的大,有足够的进深,贾政等人也好将整个门及两边粉墙一收眼底。"桶瓦泥鳅脊"又指的是什么屋盖?私人园林、江南园林多用板瓦,少用桶瓦,只有北方皇家苑囿才皆用桶瓦。卷棚无脊,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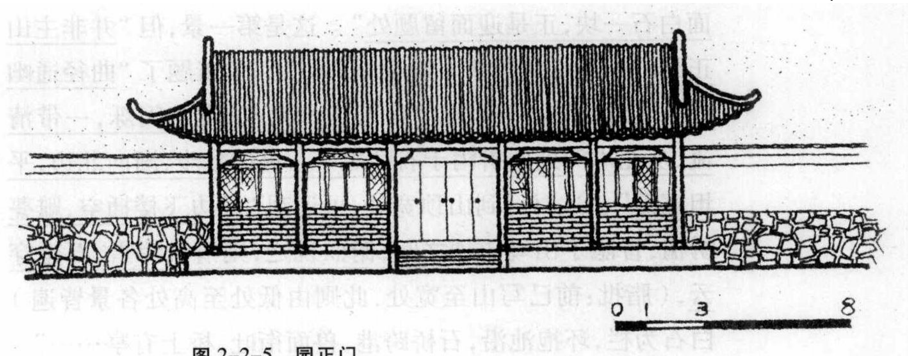


图 2-2-5　园正门

歇山才有脊，歇山更有垂脊，也有的歇山顶无正脊，成卷棚，只剩下马背、垂脊及戗脊。"桶瓦泥鳅脊"我们可以这样解说：桶瓦的卷棚及垂脊、戗脊有如泥鳅灰灰地俯在屋盖上。

门裙窗棂花样新鲜，雕镂精细，且不随俗涂上朱漆。窗下槛墙及山墙是"一色水磨群墙"，《园冶》一书中提到"磨砖墙"："如隐门照墙厅堂面墙，皆可用磨或方砖裁成八角，嵌小方……封顶用磨挂方飞檐砖几层……"[5]此墙即是砖磨细后砌成，不必粉刷露出表面及勾缝，砖色均匀，泛光如水就可以描写成"一色水磨群墙"了。

❺（明）计成：《园冶》卷三之六"墙垣"。

"虎皮石"于《扬州画舫录》中亦提到，是一般的俗称，由乱石斜砌，勾缝如虎纹斜墙身。总之，此门及两边的围墙，各种材料都保持了原色，给人的整个印象一点也不落俗套，而显富丽（图 2-2-5）。

"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一行人边说话边往前，"见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可见此嶂远观成翠，临近观则可见嶙峋白石与绿苔藤萝。且是石多于土的假山，而石间山上山后有绿树，才能成"翠"。至于什么石，作者没交代，只知道是"白石"，如正门的"白石石矶"及下面所引的"留题镜面白石"、池沿的"白石为栏"。而《园冶》中列举的石，白色的有很多种。

一行人上了小径，"逶迤进入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

面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处”。这是第一景,但“并非主山正景……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所以宝玉题了“曲径通幽处”,接着穿入一石洞,“只见佳木茏葱,奇花闪烁,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这时已到山顶宽处,可远观“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流泻雪,石磴穿云,(脂批:前已写山至宽处,此则由低处至高处各景皆遍)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跨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

前面已讨论过游园路径,园正门在园西南角上,入园后便“渐向北边”去的,来到山顶宽处,眼界最醒目的是正殿的两个飞楼隐于山坳、树梢之间,俯视又能见到池、桥、亭,显然此假山的路径引人的视线是往东往北, 西边想必并无景色,所以假山的位置可以尽量安排在西南,甚至山石直接接上东院的界墙,第八十七回妙玉狂癫,求签说是触犯西南角上的阴人,“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没有人住……”亦说的此角落。

山上有花木,又有人力引的泉水,成“一带清流”从奥处曲折泻于石间流到下面的池子,其间或许还成小瀑布“泻雪”,上面有石板跨过“穿云”。池子沿岸又有白石环抱,或者假山与池间仅有窄窄的路径,所以“白石为栏”。池上石桥跨港,石栏杆有兽面的抱鼓石“衔吐”。

“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脂批:此亭大抵四通八达,为小径之咽喉要路)……”此亭落在池中“压水而成”,其形式却没有描写,第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来此,“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母倚柱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少歇了一回”便出来,总之此亭应是为着通路,人只在此少歇不必有壁或隔扇,面积也不会大。

宝玉题此亭为沁芳亭,并“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作了一七言对联来描述看见的景色:“绕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可见得堤上有翠绿的柳条,有各种花木,香气袭

人。再由"篙"字或许能联想出宝玉看见了一个泊舟港，第十八回贾妃刚入园，走了一段甬路便有小太监跪请登舟，就在此港上船的。

贾政等人"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脂批：浑写两句已见经行处愈远，更至北一路矣）"。过池是上了"对岸"，还是仍回原来"这边的岸"呢？因为批语说过池后是"更至北一路"，那么此时上了"对岸"，这边的景物便不能观赏了，配合第十小节内讨论水脉的情形，再加上脂批暗示此亭四通八达为咽喉要路，我们可以假设此亭有三桥跨港，其一过对岸，其一是仍回这边岸的，另一就是进亭之前走的石桥，但是贾政为什么要过池仍回这边岸，而不直接沿岸走呢？或许是沿岸较远，或许是翠嶂此假山临水路径很窄，或许是沿岸无特殊景物，不值得走，这样的假设合乎前批语及上翠嶂时渐向北边的批语，但是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

作者小说中一直没有明写"三桥跨港"，但是各回有文字说到了三个桥名，是与此亭有关的。

第二十五回 红玉出怡红院往潇湘馆取唾壶，"正走上翠烟桥，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拦着帏幕，方想起今儿有匠人在里头种树……"

第二十六回 也是红玉"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那边"指的是从后门来，原来是贾芸在后门要见宝玉，李嬷嬷回来传话，再叫小丫头子去带贾芸进来。红玉因为心恋贾芸，听说贾芸要来，便站在那儿出神，小丫头跑来又往后门，要去带贾芸入园，"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两人一面走，一面四目以对，"红玉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蘅芜院去了……"

第五十八回 宝玉出来闲逛，想起瞧黛玉，"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正感叹风景，却巧遇藕官烧冥纸一事，处理完了

才踱到潇湘馆。

第二十五、五十八回的引文都是由怡红院往潇湘馆，根据前面的假设，由怡红院这边到潇湘馆去，可以走桥，也可以沿岸走。第二十五回的红玉就是走桥的，她刚一登上的桥是翠烟桥。而第五十八回宝玉走的是沿岸柳堤，到了沁芳桥附近的堤岸，发现了藕官在烧冥纸，如图 2-2-6。

沁芳亭是诸小径的咽喉，由此可通往后门及贾母处（第四十九回），还有秋爽斋（第三十七回）。在上面引的第二十六回又可通往宝钗院，由后文的讨论可以知道宝钗院不在“此岸”而在“对岸”那边，所以红玉务必要过对岸去。所以她出了亭，要走的却是“蜂腰桥”了。第二十六回引文之后尚写到坠儿问贾芸：“才在蘅芜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这句话是说红玉与坠儿说话看贾芸时，是在蘅芜院院门口，这样蜂腰桥便在蘅芜院门口了，但是整体相关位置中，这两者实在不可能在附近，因为桥是通后门的，那么蘅芜院就会靠近潇湘馆、怡红院，而不可能靠近沁芳溪上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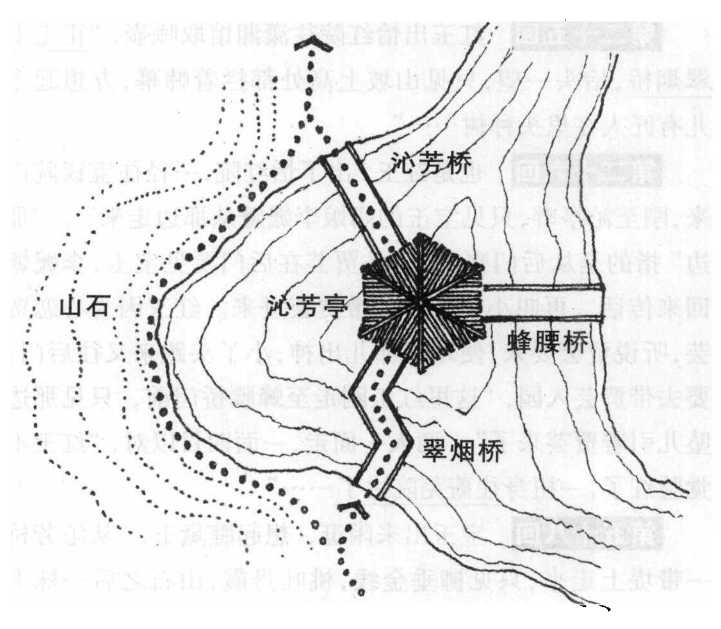


图 2-2-6 沁芳亭与三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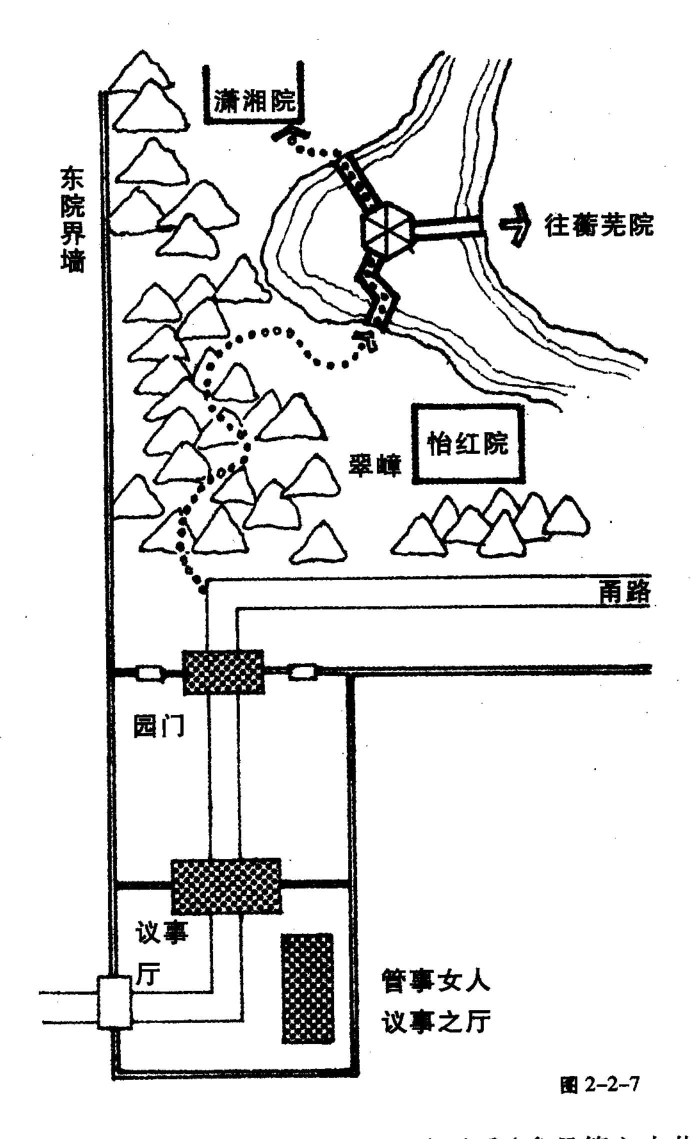


图 2-2-7

港洞与朱栏板桥了，显然这是一个矛盾（参见第六小节）。因此，笔者仍然维持“三桥跨港”的原假设。

以上既然能说明各回文字，此假设也算成立了。另外，因池水可行舟，三桥必有穿舟的圈洞，视其关系位置，似以蜂腰桥必应有圈洞才行，其他二桥倒未必需要，现就其名释之，拱圈如“蜂腰”的桥，正说得通。

我们再进一步演义，此亭即为三桥中心，其形式、平面

又以六角形最适当，这样六边中相隔的三个边各接一桥，其形式看起来才稳当。

讨论至此，因为有“渐向北边”等指明方向的批语的帮助，同时园正门的位置已确定，所以容易总结以上几处景的关系位置，于是笔者先绘出了一个简单的配置图，如图 2-2-7。

4. 潇湘馆、滴翠亭、紫菱洲

第十七回 继续贾政诸人游园的路径，他们“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批语：浑写两句已见经行处，愈远，更至北一路矣）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精舍，有百竿翠竹遮映……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墁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门，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清泉一派（脉），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缠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此院宝玉题了“有凤来仪”四字，贾妃赐名“潇湘馆”，后来黛玉住入。

第二十三回 黛玉自活水入口的沁芳闸，回住处时，曾行至梨香院墙下，听到女戏唱戏。

第二十六回 宝玉顺脚来此，“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

第三十五回 紫鹃扶黛玉回潇湘馆来，“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并提到廊下挂鹦哥，明间门上则挂湘妃竹帘，次间墙开月洞窗，糊碧纱。

第四十回 贾母、刘姥姥进此院，“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墁的路……”

第七十四回 凤姐抄拣，“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因在紫鹃房中抄出……”

前已说过，潇湘馆在更北一路上，且由沁芳亭过沁芳桥是往贾母处及后门的路径，而潇湘馆也在此途附近，故其应在园的西北，与梨香院相近才是。由上引文此馆的情形应很清楚了，院内“小小二三间房舍”的“二三间”，只是形容其小，“一明两暗”则指中是起居的外间，两边有里间做卧室，东边的应是黛玉卧房，西边的或许就是大丫头紫鹃、雪雁的房，小丫头则住在两间小小退步吧！而后墙引入的水，应在东北角，因为由前所说的池水仍在东边，水流引入往西流，绕往前面的竹林而后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绘出此馆的平面配置了，如附图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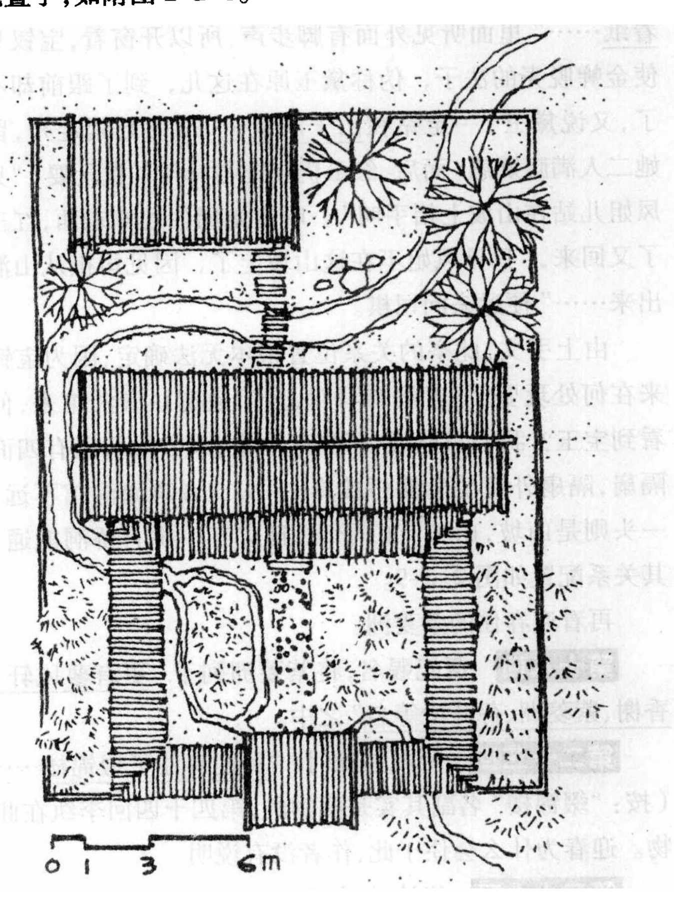


图 2-2-8 潇湘馆

贾政等出了潇湘馆，一面询问贾珍帘帐的事，一面便到了稻香村，其实这一路尚牵连着"滴翠亭"及迎春的住处"紫菱洲"。

先看滴翠亭。

第二十七回 交芒种节，诸钗都在园内玩耍，宝钗来找黛玉，"逶迤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为了避嫌，抽身回来，却又见一只玉色蝴蝶，宝钗便去扑，蝴蝶却"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宝钗则一直追到"池中的滴翠亭"，听见红玉与坠儿在里面说悄悄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隔子糊着纸……"里面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所以开窗看，宝钗只得使金蝉脱壳的法子，伪称黛玉原在这儿，到了跟前却不见了，又说黛玉"一定钻在山子洞里……"便赶紧走开，留下她二人满腹疑惑。而后，红玉仍在此与其他丫鬟玩耍，"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吩咐她回住处拿东西，红玉去了又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便过来问司棋。

由上引文，此亭的关系位置根本无法确定，因为宝钗本来在何处玩耍，作者没有写明，然后逶迤往潇湘馆来，何处看到宝玉？我们只能说，亭坐落池中，成方形所以有四面的隔扇，隔扇外有游廊曲桥接岸，一头或者离潇湘馆不远，另一头则是山坡，山坡有山子洞，且应有一桥有桥洞能通舟，其关系配置如图 2-2-9。

再看迎春住的紫菱洲。

第十八回 贾妃赐名，将紫菱洲列于"更有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荇叶渚等名"之中。

第二十三回 分配住处时，"贾迎春住了缀锦楼……"（按："缀锦楼"名副其实是藏物的，第四十四回李纨在此取物。迎春为什么会住于此，作者没有说明。）

第三十七回 组诗社时，各人起号，宝钗说迎春："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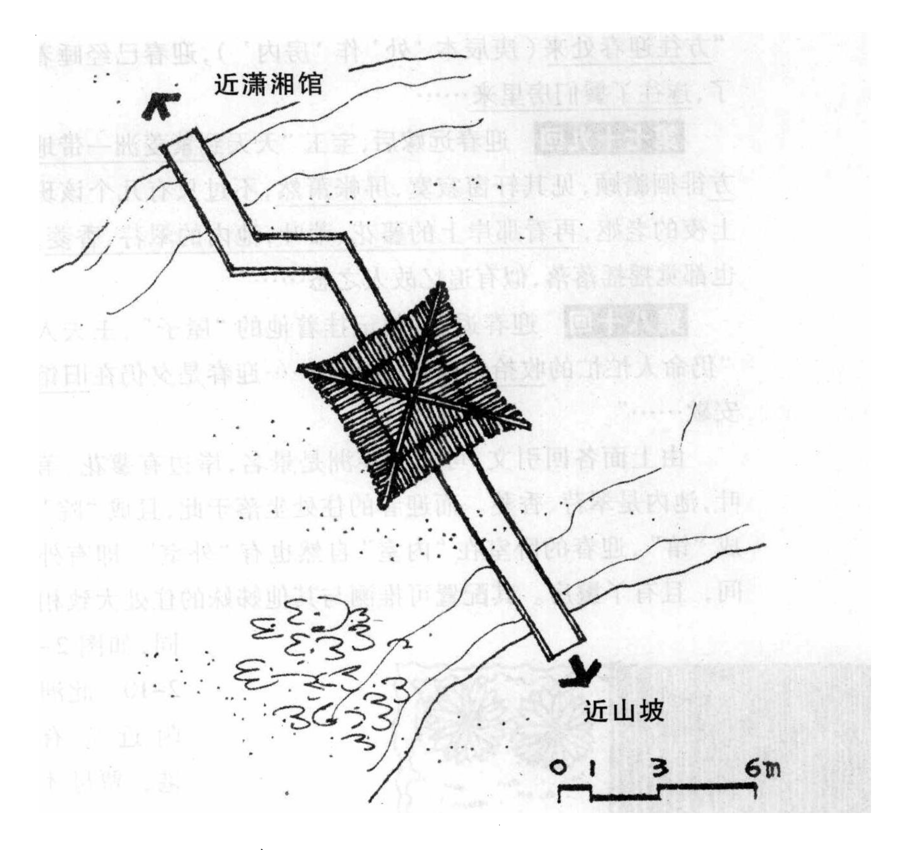


图 2-2-9 滴翠亭

第四十回 贾母带刘姥姥逛了黛玉住处，“一径离了潇湘馆，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带走来……”坐船到秋爽斋开早饭，吃完闲话了一段出来，“走不多远已到了荇叶渚”。上船，“到了花溆的芦港之下”，又上岸到蘅芜院。

第七十三回 “邢夫人……且来到迎春室中”，丫鬟“忽报母亲来了，（迎春）遂接人内室，奉茶毕……”同回，宝钗、宝琴、黛玉、探春亦来迎春处，“来至院中，听得两三个人角口，探春从纱窗内一看，只见迎春倚在床上看书……”这是迎春坐在内室，探春由窗外看人。

第七十四回 抄拣大观园时，抄完了探、惜春及李纨处

"方往迎春处来(庚辰本'处'作'房内'),迎春已经睡着了,遂往丫鬟们房里来……"

第七十九回 迎春远嫁后,宝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萧然,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

第八十回 迎春返家,他记挂着他的"屋子",王夫人"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的房屋……迎春是夕仍在旧馆安歇……"

由上面各回引文,可知紫菱洲是景名,岸边有蓼花、苇叶,池内是翠荇、香菱。而迎春的住处坐落于此,且成"院"成"馆",迎春的卧室在"内室"自然也有"外室",即有外间,且有丫鬟房。其配置可推测与其他姊妹的住处大致相同,如图2-2-10。此洲附近应有港,贾母才会往这儿来乘船,且应与潇湘馆不远,而与其他几处的关系,可以将上面第四十回的引文中贾母的陆路、水路行程绘出一个简图(图2-2-11),同时我们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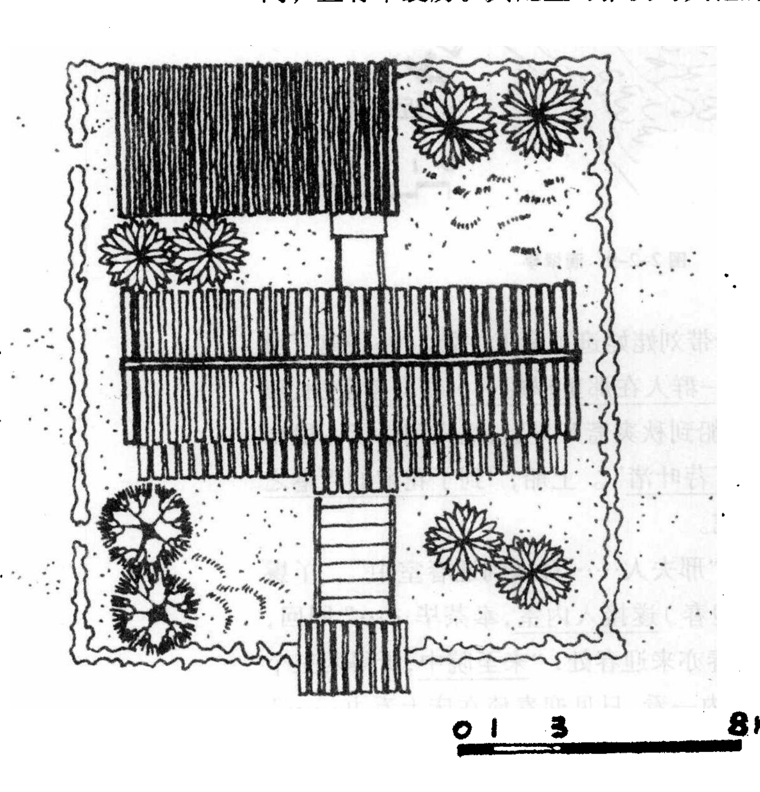


图2-2-10 紫菱洲

联想到，贾母由紫菱洲乘舟到秋爽斋，也该是在荇叶渚上岸的。

5. 稻香村、暖香坞、秋爽斋

第十七回 贾政等人出了潇湘馆，一面问贾珍帐帘等事，一面往前，“倏尔青山斜阻（批语：‘斜’字细，不必拘定方向……），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木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方欲进篱门去，忽见路旁有一石碣，亦为留题之备。（批语：更恰当，若有悬额之处，或再用镜面石，岂复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许多郊野气色来，一肚皮千溪万壑，只在这石碣上。）”这个田舍风味的院落环境，宝玉题为“稻村”，贾政并提议买些鸡鸭鹅家畜来放养，做一酒幌挂于竿上，宝玉又题曰“杏帘在望”，第十八回贾妃赐名此院为“浣葛山庄”。往后，书内却习称“稻香村”，第二十三回李纨带着贾兰及一些下人住入。

接着贾政“引人步入苑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

第三十七回 李纨与诸钗定诗社，李纨说：“……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诗……”

第四十一回 贾母游了半天的园，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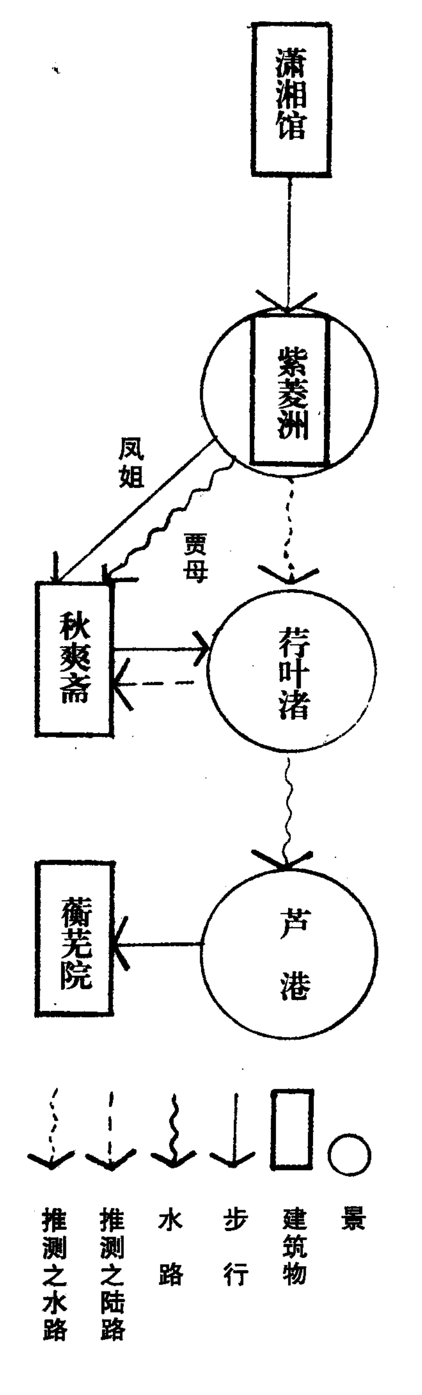


图 2-2-11

后是往稻香村歇息。

第四十九回 李纨的寡婶带着两个女儿李纹、李绮上京，也在稻香村住下了。

以上引文中的批语“不必拘定方向”，已不像前面暗示“北上”，依据上面路径的讨论，此时大约的方向应是往东去了，不可能往西到梨香院或后门去。一行人往东到一个山怀中看见稻香村。第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九回的引文都显示此院落比其他诸院都大，所以贾母愿意在这儿歇息，诸钗在此作诗，李婶母女来此暂住。

再根据此田舍环境、室内的描述，我们大致可绘出它的配置，如图 2-2-15。只是引文说的“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显然是作者夸大之词。

其实稻香村与惜春住的暖香坞、探春的秋爽斋都极近。下面先看第七十四回王保善的妻子与凤姐入园到各院抄拣的顺序（按：宝钗是客，所以没有抄蘅芜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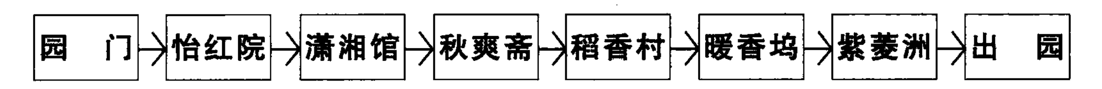


图 2-2-12

抄过探春的秋爽斋后，便“往对过暖香坞来（庚辰本无‘往对’二字），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u>他与惜春是紧邻，又与探春相近</u>，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u>遂到惜春房中来</u>……”

我们以下再看看各回内提到暖香坞、秋爽斋的文字，再一并讨论。

第二十三回 分派入园住处时“<u>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蓼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u>……”

第三十七回 诸钗在<u>秋爽斋</u>组诗社，各人起号，说到探春时，宝玉道：“<u>这里梧桐、芭蕉尽有</u>……”结果起了“蕉下客”，说到惜春时，宝钗道：“<u>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u>

榭'就是了。"

第四十八回 诸钗由潇湘馆一同往惜春房去看画,亦是"过藕香榭至暖香坞中……"

第五十回 诸钗在芦雪庵饮酒作诗,贾母来后,要去惜春处看她的画儿,"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皆有过街门,门楼之上里外皆嵌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向里的凿的'度月'两字。来至当中向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了出来,从里游廊过去,便是惜春的卧房,门斗上有'暖香坞'三个字,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温香拂脸,大家进入房中……"出来时则是"出了夹道的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站在山坡上遥等……"而后出园回贾母房。

第四十回 贾母游园由紫菱洲、蓼溆一带乘船(这在前面已说过),凤姐却带着下人,"超着近路到了秋爽斋,就在晓翠堂上调开桌案……"贾母等人来到便开席,"一时吃毕,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❶贾母等在内闲谈,"贾母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因说:'这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细些。'……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以为是街外谁家娶亲,"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见,这是咱们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那十来个女孩子"指的是梨香院住着的女戏们。

第七十一回 鸳鸯入园找李纨及尤氏,"先到了稻香村中……问丫鬟们,说都在三姑娘(探春)那里呢,鸳鸯回身又来至晓翠堂……"

依据上面的引文我们先讨论其相关位置。

第七十四回 提到稻香村与暖香坞是"紧邻",暖香坞又是坐北朝南,正门前是一条夹道。我们很可以联想到此夹道的南边墙,就是李纨稻香村的后墙,这样两者就紧邻了。否则此夹道从何而来?

❶ 以下描写室内摆设:"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松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的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首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

第四十八、五十回诸钗去暖香坞都要"过藕香榭"，很显然两者相近，甚且第三十七回给惜春起号时，也用上了"藕榭"。

探春住的秋爽斋与稻香村、暖香坞都近，且"往对"过来，入了夹道门很可能也如第五十回走西门，也就是秋爽斋在此两处的西边，正有条路通到夹道的西门，这样此斋才能与梨香院近些，容易听见那边的演唱声。而引文中的街显然指的是后街，此斋便离后街远，或隔个假山，只要不易听到街上的喧哗就合乎引文了。后文讨论"山"时，再综合游园的路线，可知还是隔着假山的假设较正确。而梨香院靠近王夫人房后的角门，所以第七十一回鸳鸯入园，先到稻香村，再要去秋爽斋时，需要"回身"。下面的简图2-2-13即表示了各建筑的关系，对照着文字看会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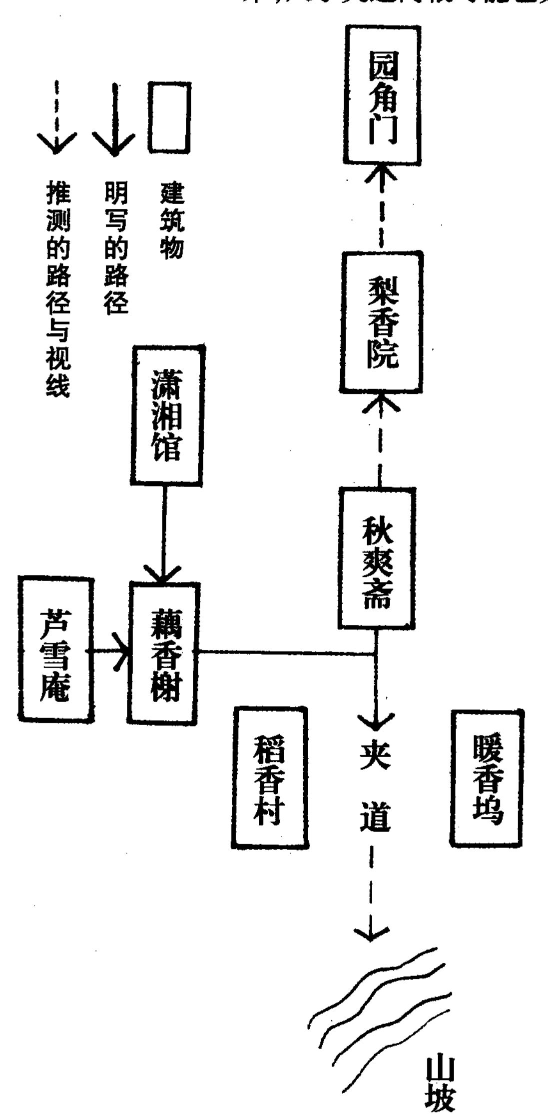


图 2-2-13

这里还要澄清一下第七十四回抄拣的路线，依图2-2-12是先抄完潇湘馆、秋爽斋、稻香村、暖香坞，而后才到紫菱洲的，但是讨论紫

菱洲时，按第四十回贾母游园路线，紫菱洲的位置却在潇湘馆与秋爽斋之间（图 2-2-11），这样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但是仔细看过第七十四回抄拣的情节，可以发现作者把紫菱洲排在最后，却是有原因的。原来，在迎春的丫鬟房内抄出司棋私通表兄的物件，正是司棋一线爱情故事的高潮，使司棋遭到被撵出贾府的命运；另外也使抄拣人王保善妻子（司棋的外祖母）自以为得意的跋扈面孔，得了个现世现报。这样的戏剧效果，作者将它都保留在抄园的最后一幕，堪称最令读者意想不到的处理手法了。自然，作者便不顾原先的布景安排，将紫菱洲挪到最后抄拣了。

现在再说秋爽斋及暖香坞两院的情形。秋爽斋的外间称晓翠堂，斋匾则应挂在院门了。第二十三回惜春住了“蓼风轩”，轩名是第十八回贾妃赐的，往后再没有文字提到了，或许此轩匾挂在惜春院的院门，而房子的外间才挂“暖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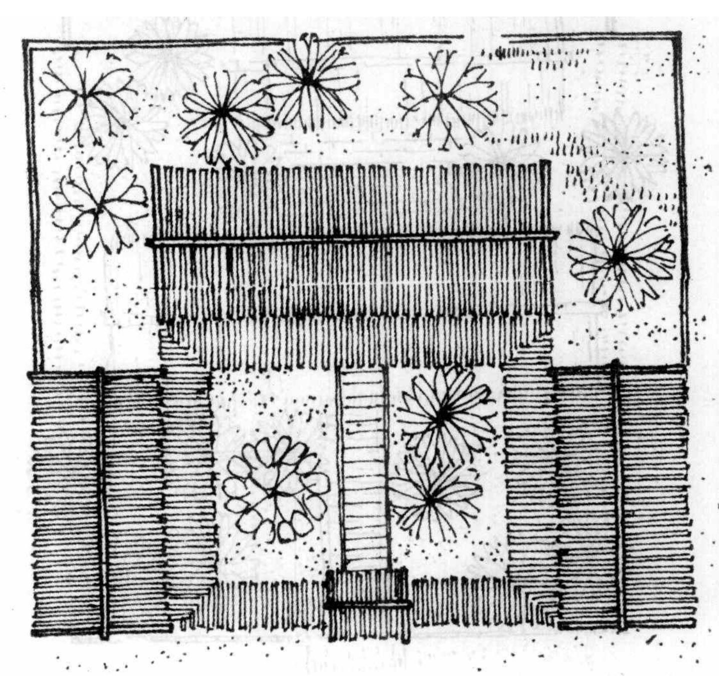




图 2-2-14　秋爽斋

图 2-2-16 暖香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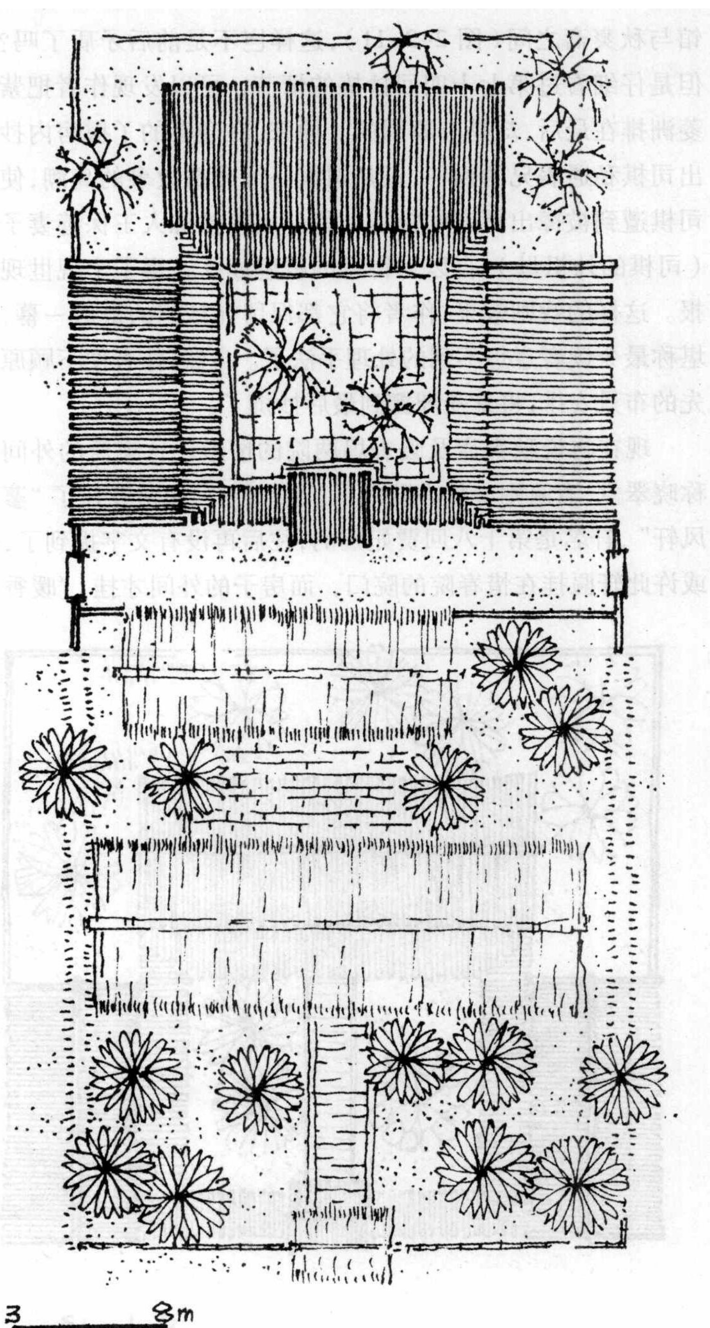


图 2-2-15 稻香村

坞”，只是作者喜欢后者，所以以此代称，否则就是作者有意只写出这个有名无实的轩，让读者眼花缭乱一番吧！

暖香坞前有游廊，秋爽斋没有描写，但院中有梧桐、芭蕉。惜春、迎春底下有名无姓的丫鬟都有两个，没名没姓的小丫头也都有，只是不知道几个，这样各院内该有退步或厢房供这些奴婢起卧。再依据探春卧室布置，我们可以推测出其大小，进而绘出整个住处的配置图2-2-15、2-2-16。

6. 榆荫堂、红香圃、港洞、蘅芜院

又回到贾政游园的路程，他们出了稻香村，“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盘旋曲折，（庚辰本批语：略用套语一束，与前顿破格不板。）忽闻水声潺湲，泻出石洞……”这是到了港洞，前面作者“略用套语”描写的几处，在第六十二回又提到了“芍药栏”，此栏与“芍药圃”有关。

第六十二回　宝玉生日在园中摆席，宝玉与宝钗、宝琴同由薛家的角门入园，“来至沁芳亭边只见袭人……十来个人……都说：‘芍药栏里头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五间（庚辰本作‘三间’）小敞厅内……”

第六十三回　平儿生日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下文又提到“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人来传花为令热闹一回……”席后“佩凤、偕鸳（庚辰本作‘偕鸾’）二人去打秋千顽耍……”

全书只有此三处的文字提到芍药，按《辞源》：芍药是多年生草本，高一二尺，叶为复叶，初夏开花，大而美，色有红、白、紫数种，根有赤、白二色，供药用。“红香”圃应即是形容“红花飘香”的芍药圃，圃则由“栏”圈着，内中有三间或五间的小敞厅，很自然的，厅可取名为“红香圃”，再由第六十二回坐席的安排数目，可以推测出此厅的大小。●

● 红香圃的席位是：第一桌，“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携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对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

稻香村外有榆树，其他各处都没提到，可见"榆荫堂"应在稻香村附近，上面引文中席上又采芍药来传花，可见此堂应与芍药栏相近，附近且有秋千。至于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蔷薇院、芭蕉坞在第十七回以后便再也没出现，真可谓是"略用"的"套语"。

现再说"港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湲，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批语：仍是沁芳溪矣……），于是要进港洞时，又想起有船无船，贾珍道：'采莲船共四只，座船一只，如今尚未造成。'贾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贾珍道：'从上盘道亦可以进去。'说毕在前导引，大家攀藤抚树过去，只见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荡荡，曲折萦纡，池边两行垂柳，杂着桃、杏，遮天蔽日，真无一些尘土，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条折带朱栏板桥来（批语：此处才见一朱粉字样，绿柳红桥此等点缀亦不可少……），度过桥去，诸路可通。（批语：补四字，细极，不然后文宝钗来往则将日日爬山越岭矣，记清此处，则知后文宝玉所行常经非此处也。）便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见到的是蘅芜院。此港洞宝玉题为"蓼汀花溆"，第十八回贾妃删为"花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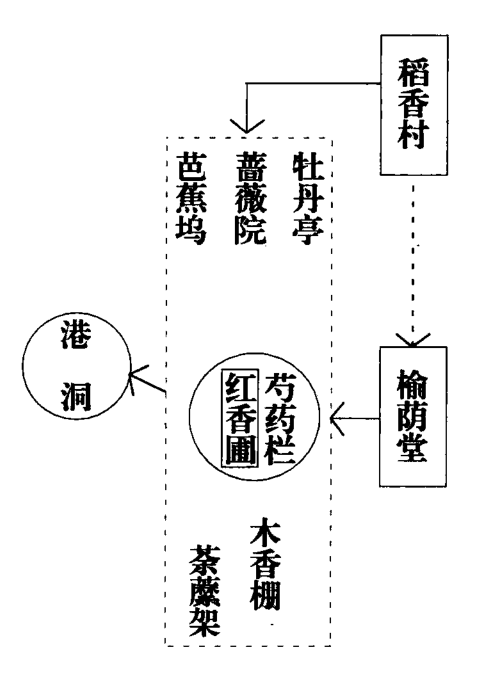


图 2-2-17

第十八回 贾妃游园乘舟，最后是"入一石港洞，洞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一时舟临内岸，复弃舟上舆，便见琳宫绰约……"来到了正殿。

第四十回 贾母带刘姥姥等在荇叶渚请登舟，"其余老妈妈、众丫鬟俱沿河随行……到了花溆的芦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贾母因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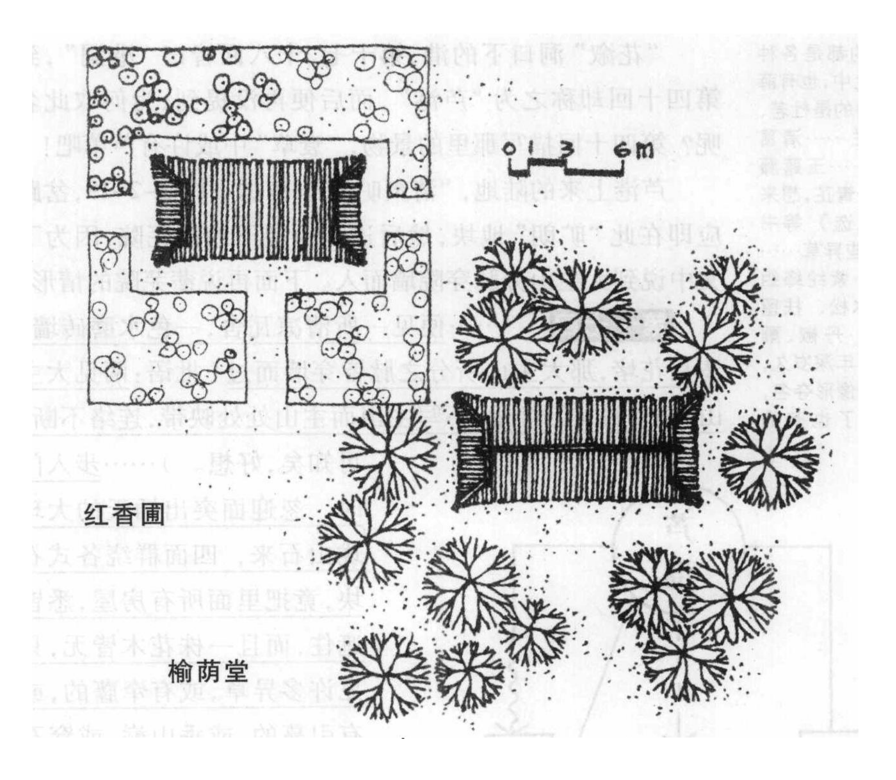


图 2-2-18

岸上的清爽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叫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院……"

批语说"仍是沁芳溪矣"，乃指入园后过的沁芳亭的池，这时则又见此一脉之水。"港洞"泻出水，故有高差，若坐船来，便不能再入，必须有港登岸。

贾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想来应是港洞之下，沿岸没有路可穿过此洞往里走，最后只好走假山上的盘道。这样逆流而上，所以水愈清、落花愈多，且渐渐往高处走，也因此批语要提宝钗"爬山越岭"的话。最后才过朱栏板桥，到一诸路可通的岔口，由此三回的路程，我们可以将诸路可通的岔口放在当中，其他建筑、景物则在它的四周，这样岔口才符其实而名不虚。

❽ 以下接的都是各种草名："这些之中，也有薜荔、藤萝，那香的是杜若、蘅芜……茝兰……清葛……金蕶草……玉蕗藤……紫芸……青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藿蒳姜荨……紫纶绛组……石帆、水松、扶留……绿荑……丹椒、蘼芜、风连，如今年深岁久，人不能识，皆像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有的……"

"花溆"洞口下的港，第十七、十八回皆曰"港洞"，到第四十回却称之为"芦港"，而后便再没提到，为何取此名呢？第四十回描写那里的景物，"衰草"中或许有芦苇吧！

芦港上来的陆地，"清爽旷朗"，依据下图 2-2-19，岔路应即在此"旷朗"地块，然后进入山腰下的蘅芜院，因为下文中说到大主山分脉穿院墙而入。下面再说蘅芜院的情形。

第十七回 "……便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批语：两见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写主山而主山处处映带，连络不断，可知矣，好想。）……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皆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❽……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儿，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 此院由贾妃赐名"蘅芜院"，宝玉题匾曰"蘅芷清芬"，且联一首对句："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酴醾梦也香。"贾政也赞叹："此轩中煮茶操琴，也不必再焚名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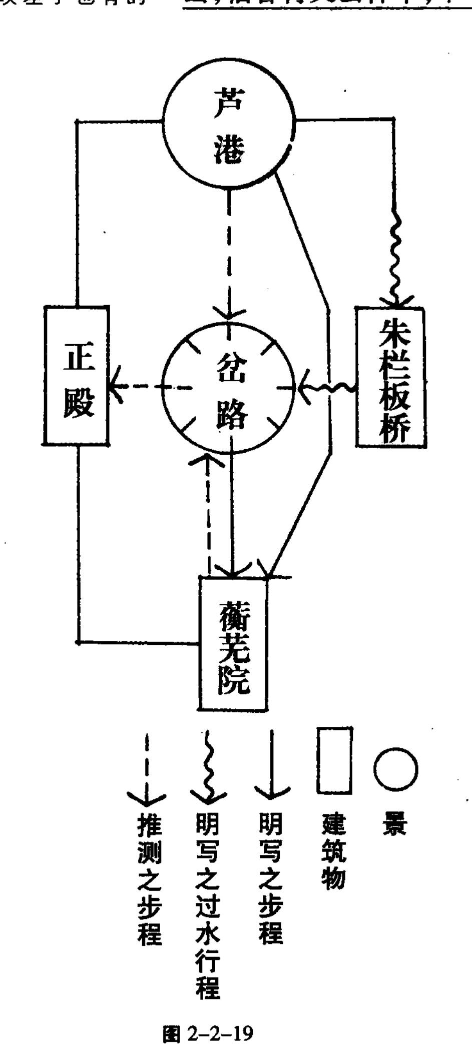


图 2-2-19

第四十回 贾母与刘姥姥游园，“一同进了蘅芜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乃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第五十九回 藕官同莺儿出蘅芜院，“不觉到了柳叶渚（庚辰本作‘杏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

第七十八回 宝钗搬出蘅芜院后，宝玉来此“……怔了半晌，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翠翠青青……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庚辰本作‘一条柳堤上’）……”

由上引文可知此清凉瓦舍的布置很特别，院中种了许多草木植物，而大主山的分脉皆穿墙而过，由此或可推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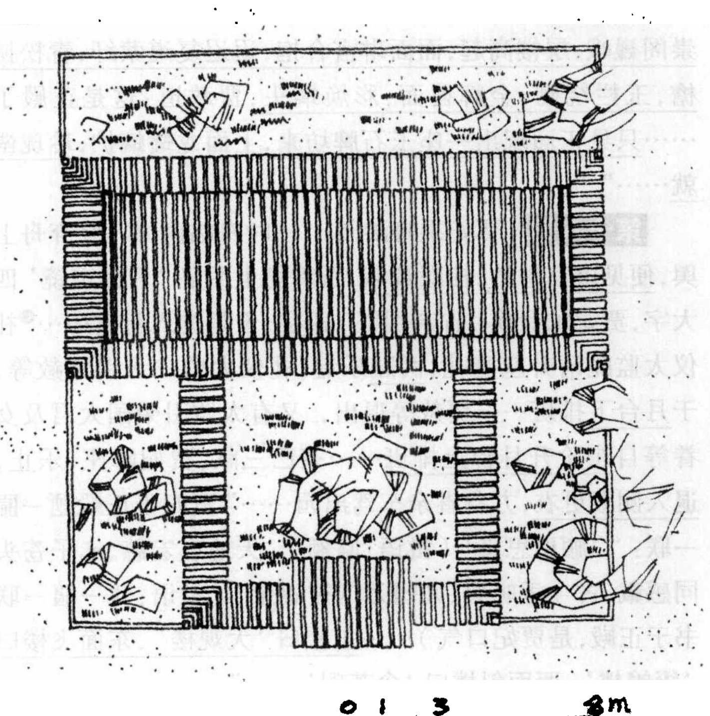


图 2-2-20 蘅芜院

院坐落于山背，也就是阳光晒不到的北边山脚下，这样植物才长得"愈冷愈苍翠"，室内则除了"一色玩器全无"，也因方位关系如"雪洞一般"凉飕飕的。

至于此院的相关位置，皆在前面已讨论过，由第五十九、七十八回或更可推测其前有一条柳堤，而所谓"翠樾埭"[9]指的也是翠柳重荫的土堤。

上房由描述，虽言"正面五间"，想来面阔也不会很大，四面有出廊，以卷棚为顶，"绿窗"则指糊绿纱的窗子，"油壁"或指油漆了的格扇，游廊则由院门分两边转到正房，庭院内植物的描写也很详尽，故可绘出其配置如上图 2-2-20。

[9] 樾：两木交荫。埭：土堤。

7. 正殿、怡红院

第十七回 大家游过蘅芜院便出来，"行不多远，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栏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贾政道：这是正殿了……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

第十八回 贾妃乘舟游园，"一时舟临内岸，复弃舟上舆，便见琳宫绰约，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明显'天仙宝镜'四大字，贾妃忙命换'省亲别墅'四字，于是进入行宫……[10]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陛乐起，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等，于月台下排班……贾赦等退出，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贾妃于正殿题一匾一联："'顾恩思义'（批语：匾额）'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批语：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是贾妃口气）……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缀锦楼'，西面斜楼曰'含芳阁'……"

[10] 此文接下描写室内："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第七十一回 贾母八旬之庆，荣宁两府齐开筵宴，荣国府中单请堂客（庚辰本作"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

请堂官”），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阁，并嘉荫堂几处大地方来作退居……

第四十回 贾母入园玩，李纨怕高几不敷使用，“不如开了楼，把那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罢……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令人上去开了缀锦阁，一张一张往下抬……”刘姥姥也上去看了，“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甚至船划子、篙桨、遮阳幔子也放在此处。

第四十回 贾母带着诸钗、刘姥姥等人“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宽阔，又听的近……”观看在藕香榭演唱的女戏[11]。

第七十五回 中秋家宴在园中开，贾母“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嘉荫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陈献着瓜饼、各色果品……”

依第十七回引文，可推知贾政等人走的路径，是由殿侧或殿后而来，先看到了背面、侧面，才来到正面看见前面的牌坊。此殿则是全园中唯一描写有楼的，其余均为一层之建筑，正楼大观楼，西侧“东面”的侧殿是缀锦楼，东侧“西面”是含芳阁，“飞楼”、“斜楼”意义应相同，像缀锦“楼”与含芳“阁”一样，均只为文字不重罢了。此三楼成“三合环抱”，南面是牌坊。在刚入园，上翠嶂宽处远观的“两边飞楼插空”应即指此两楼。缀锦阁的楼上储藏着园中平时不用之物，再进一步望文生义，“含芳阁”亦似有此暗示。由第四十、七十一回，可知缀锦阁底下极宽阔，堪称园中的“大地方”，而全书中提过两次的“嘉荫堂”应是正楼底下的正堂，因为全园应不会再有比正殿更大的地方了。由引文尚可知此处三合院，种有青松，高及楼檐，其下有花草（第二十四回凤姐派给贾芸去添植），正殿前有月台，月台前分东西两阶。建筑除了极大之外，还极富丽，室内陈设亦是如此。

看完正殿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起，所行至此，才游了十之五六……”，一行人便先到了沁芳闸，再匆匆地浏览了剩下的十分之四五，最后才到怡红院。“沁芳闸”将挪于第十小节再说明，现说明怡红院。

[11] 在其内的坐席是如下安排的：“上面左右两榻，榻上都铺着锦茵绒毯，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攒盒，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两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厨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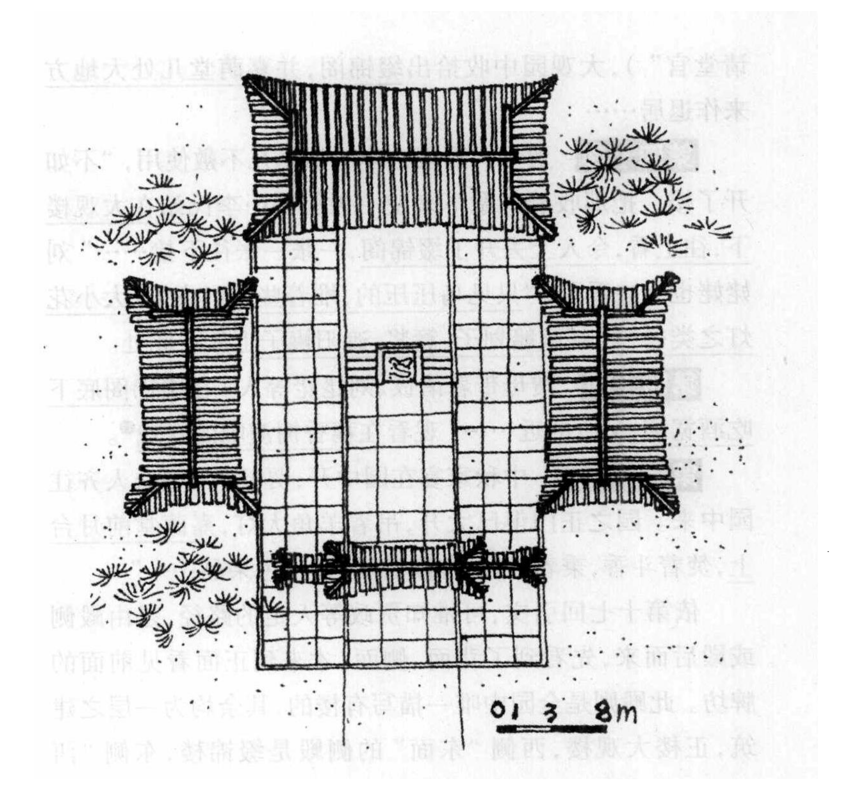


图 2-2-21　正殿

第十七回　“忽又见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了……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的月洞门，俄见粉墙环护，绿柳周垂……一入门，两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缀几块山石，一边种着几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引人进入房内，只见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出间隔来的……❶”贾政等人在隔架中迷了路，“贾珍笑道：‘老爷随我来，从这门出去，便是后院，从后院出去，倒比先近了。’说着又转了两层纱厨锦隔，果得一门出去，院中满架蔷薇，宝玉转过花障，则见清溪前阻……”宝玉因见院中有海棠红、芭蕉绿，故题匾为“红香绿玉”，第十八回贾妃改为“怡红快绿”，赐名曰“怡红院”。

❶　此文之后接着描写隔架的文字，“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卍福，卍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隔一隔，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隔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系幽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

第二十六回 贾芸入怡红院访宝玉，"只见院内略略的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各色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炳灼……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一张小小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

第三十六回 黛玉与湘云二人来怡红院，"……来至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

第三十七回 后门婆子送了两盆海棠来，袭人"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称了六钱银子封好……"

第四十一回 刘姥姥醉入怡红院一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忽见一带竹篱……顺着花障去了（庚辰本作'花障儿走了来'），来到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只有五六尺宽（庚辰本作'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清的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便渡过石来，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湾子，只见有一房门，于是进了房门……●""袭人度其道路，定是他醉了，迷了路，顺着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叫他绕会子呢……"

第七十三回 宝玉夜读，只听小丫头"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

第二十三回 分派园中住处时，黛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的更觉幽静。"宝玉则说："……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第二十五回 宝玉在院内，"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

● 接下去也是描写刘姥姥进了此多隔的外间，"于是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板壁上的）……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洒花软帘……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踏的砖，皆是碧绿凿花……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门，才要出去……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这镜子嵌住中间……掩过镜子露出门来……便迈步出去，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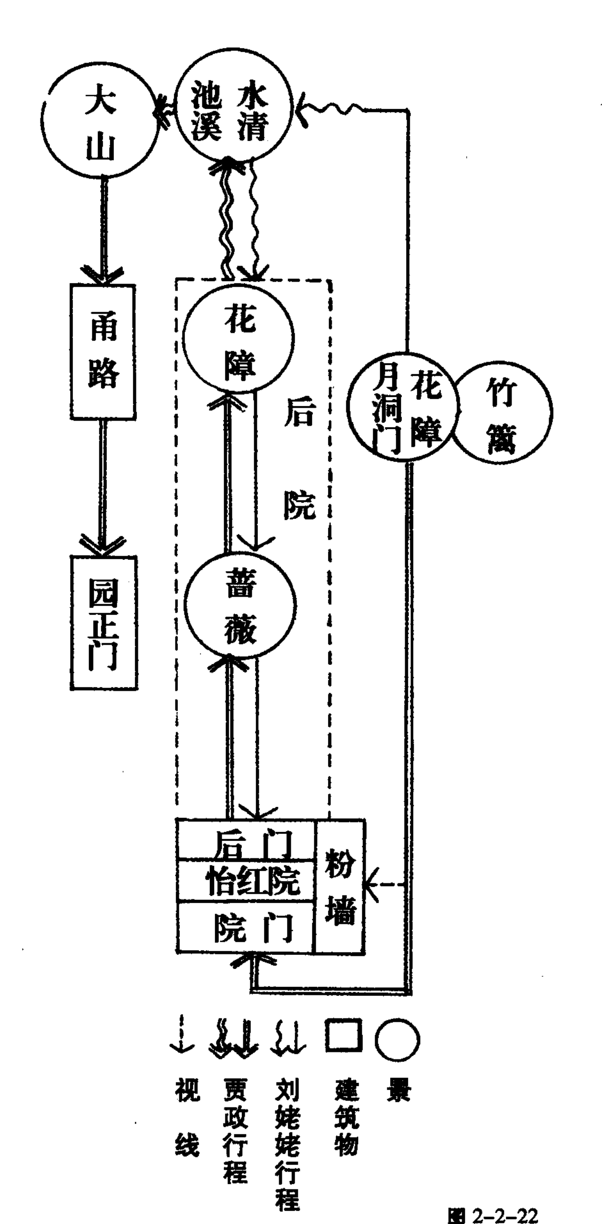


图 2-2-22

着……”

由第二十三回可知怡红院与潇湘馆相近，再参考第二小节路线的讨论，此院在园中的位置大约可知了，院外的情形由第十七、四十一回可以画出一关系图 2-2-22。

贾政等过清溪后，不可能再走刘姥姥走的路，所以其路程分开，而刘姥姥面临的“水池”是五六尺或七八尺宽，也可称作第十七回的“清溪”，两者则应为同一水，但是如果由此关系图绘成平面时，却无法得出此水之流向，只能绘成配置图所显示的一段“盲肠”。另依第四十一回袭人猜想的情形，可推测刘姥姥再“往西南上去”，或许会碰到些山石挡住甬路，其中又有许多小径会令她辨不清方向。

此院院内的情形，一进院门两边是游廊，廊后厢房应为下房，袭人房即在此，丫头嬷嬷们居于此，上房前有抱厦，而上房是“小小五间抱厦”，为何作者使用“抱厦”二字呢？此院尚有后院，实不可能为“抱厦”的，按笔者的猜测，作者或有以“抱厦”代称“卷棚顶之建筑”的可能。因为抱厦多为卷棚顶，作者为

了让文字变化多端，便不查详各词的真义，互相套用了。譬如凤姐院门南边的“倒座小小三间抱厦厅”及王夫人“房后三间小抱厦”（供迎、探、惜三姊妹居住的）。

上房室内依第二十六、四十一回可知，仍然有一外间，两旁二里间，其一为宝玉卧房，那么五间的分配，或许稍间供下人住，或者并入里间，或者外间实际面阔占三间，再不然就是作者自身笔下的矛盾了。上四种可能以第三者为最恰当，因为作者在外间描写了许多隔架，让贾政、贾芸、刘姥姥都迷了路。庭院中西边有海棠，东边有芭蕉，点缀上山石及仙鹤，回廊上亦挂各色鸟禽笼。如此可得配置图 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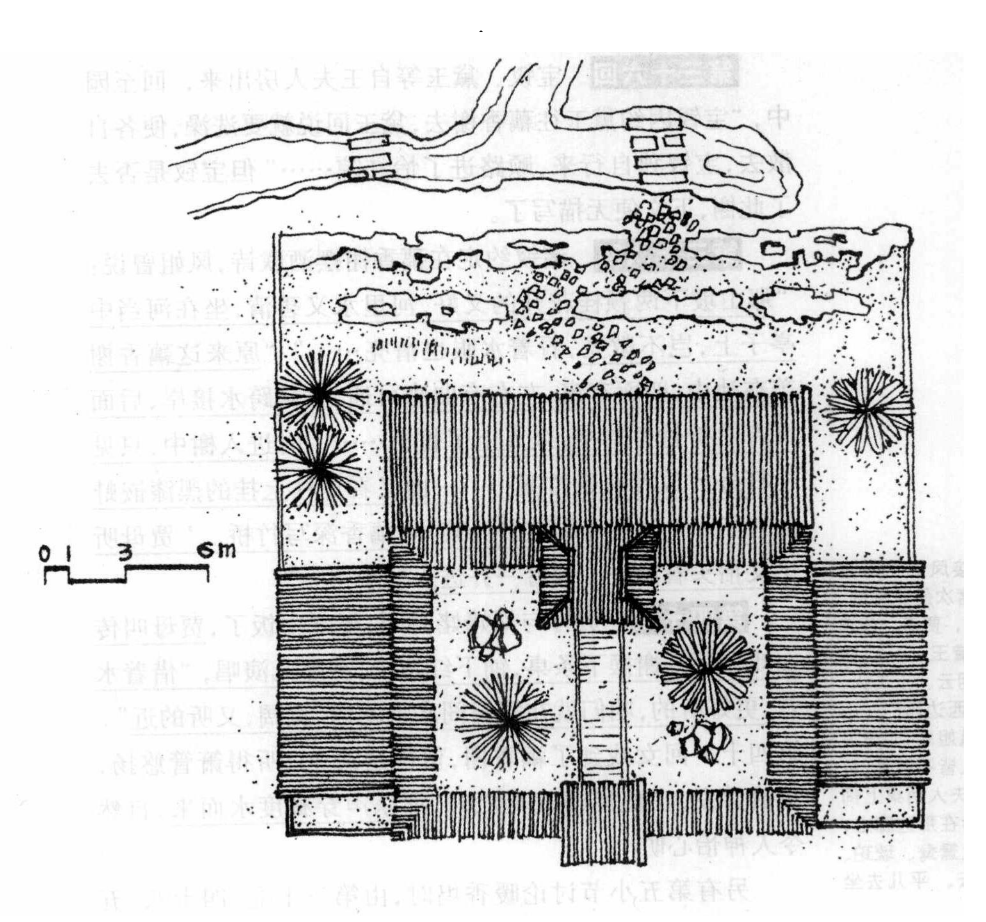


图 2-2-23　怡红院

游完怡红院，贾政、宝玉与众清客等一行人，转过大山，上了甬路出园，结束了第十七回整个吟游之程。

8. 藕香榭、芦雪庵、凸碧山庄、凹晶馆、栊翠庵

此五处皆未出现于第十七回贾政游园一路之中，却分别出现于后文回目，且与其他各院各景的关系描述的也较少，但仍能将其插入原有之关系图中，而绘出一较合理之配置图。现先讨论藕香榭，因为此榭与其他院、景之关系，线索仍较多。

第十八回 贾妃赐名名单中，亦有藕香榭。

第三十六回 宝钗、黛玉等自王夫人房出来，回至园中，"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说就要洗澡，便各自散去，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但宝钗是否去了此榭，下文便无描写了。

第三十八回 诸钗约定在藕香榭摆酒联诗，凤姐曾说："那山坡下两颗桂花开的又好，河里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众人上了竹桥……一时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对子……'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说着一齐进入亭子……[19]"

第四十回 贾母与刘姥姥游园，要吃中饭了，贾母叫传女戏在藕香榭摆下条桌，铺下红毡子，在那儿演唱，"借着水音，更好听的，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宽阔，又听的近"。第四十一回女戏到了藕香榭，贾母这边"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簧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令人神怡心旷"。

另有第五小节讨论暖香坞时，由第三十七、四十八、五十回的文字中，可得知藕香榭与暖香坞应相近，其关系也如

[19] 下文接凤姐忙着摆桌子，其席次是这样的："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史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的，明虽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又命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坐……"

图 2-2-13 所表示的。

由第四十回我们更可知此榭与缀锦阁也应相近，至少无山隔阻，乐音能穿林度水而过。下面讨论凹晶馆、凸碧山庄时，又可知有路相接，这样我们可以重绘一以藕香榭为中心的关系图了。

第三十八回引文提到“那山坡下两颗桂花开的又好”，不知此山坡是何山坡，在哪个方向，皆无说明，但可断定必是由藕香榭中容易观赏的。

由第三十八回的整段文字，我们可以绘出藕香榭的平面了。上了竹桥，先到的是榭亭之前的一块无盖地坪，所以引文说“栏杆外”有两个竹案，放茶具、酒具等，丫头们在靠两边的地方烹茶煮酒，贾母等人便在此先看了榭亭的匾联，才一齐进入亭子，而亭的大小按所放之席桌，其边长应有 8 至 10 米，四面皆窗，左右曲廊接水跨岸，连同竹桥便是三桥了，但所接之岸，不知是同岸还是异岸。甚至竹桥接的到底是哪个岸，由贾母上桥的前后文，仍无法判断，只知道其中应有一处接暖香坞罢了。曲廊上也摆了鸳鸯、平儿等六人的桌席，可知此廊宽或有 2.5 米吧！另外，桥下亦应可通舟。综合以上之讨论，我们可以绘出藕香榭的配置了（如图 2-2-26）。

潇湘馆
缀锦阁
藕香榭
芦雪庵
凹晶馆
暖香坞
凸碧山庄
声音传布
路径
建筑物

图 2-2-24

下面再来看芦雪庵。

第十八回 贾妃赐匾中有一“荻芦夜雪”的匾额。

第四十九回 冬日里诸钗重振诗社，要找地方宴酒作

诗，李纨道："我这里虽好，又不如芦雪庵好，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咱们大家拥炉作诗……" 次日宝玉一大早便"忙忙的往芦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于是走至山坡之下……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原来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宝玉来至芦雪庵，只见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只得回来，刚到沁芳亭，只见探春正从秋爽斋出来（庚辰本无'出'字）……宝玉知他往贾母处去，遂立在亭边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园前去"。

"原来这芦雪庵，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就是藕香榭的竹桥了。"

此庵的关系位置线索有二：其一，宝玉由怡红院去芦雪庵要走沁芳亭，或许还要过蜂腰桥；其二，宝玉来到此庵，另一头还有一条"去径"，逶迤接往藕香榭的竹桥。这样我们可以绘出一简图 2-2-25：

图 2-2-25

另外，此庵依山傍水，亦是其坐落于整个园的线索。

引文中说出了庵的形式及得名的原因，但称它为"庵"在此显然并非原意了。所谓"地炕"是在房屋的廊下，挖一长方形的炕，深约七尺，在炕内砌一灶，通于室内的地下火道，令全室温，冬日里在此作诗、饮酒、赏景最暖和，只是临水河滩上做地炕，似有防水问题。此庵大小"一带几间"，可知至少有三间，否则不能称"几间"。参见图 2-2-27。

下面再说凹晶馆及凸碧山庄。

第七十五回 中秋家宴在嘉荫堂设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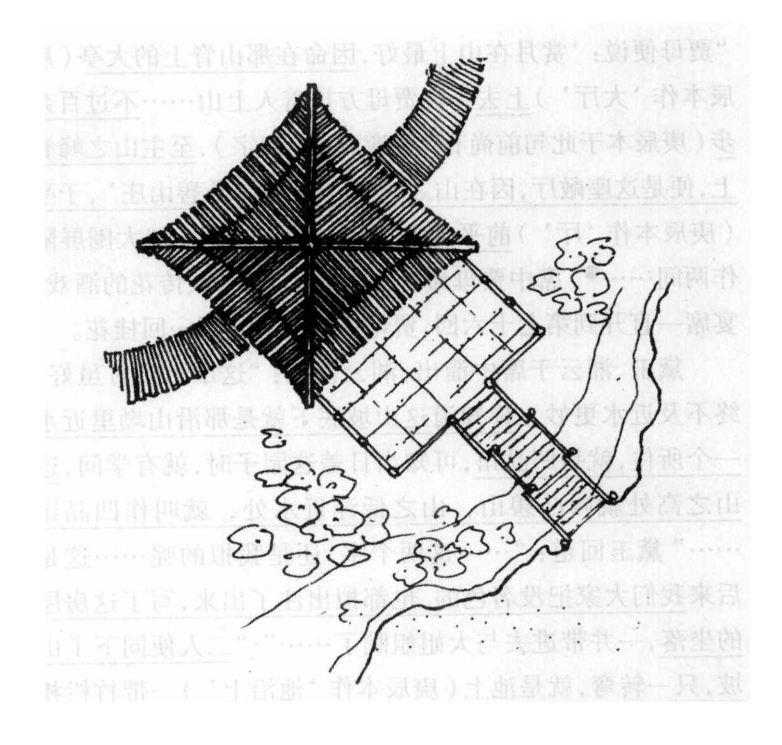


图 2-2-26　藕香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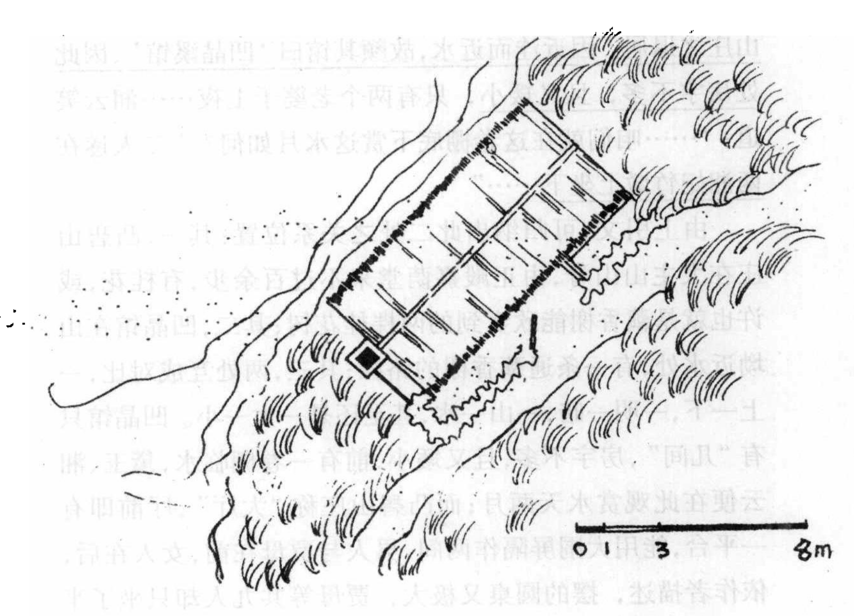


图 2-2-27　芦雪庵

"贾母便说：'赏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亭（庚辰本作'大厅'）上去……贾母方扶着人上山……不过百余步（庚辰本于此句前尚有'逶迤而上'四字），至主山之峰脊上，便是这座敞厅，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于亭（庚辰本作'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席中贾母命折一枝桂花，做击鼓传花的酒戏。宴席一直开到第七十六回，贾母还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

● 凸碧山庄平台上排席的文字："……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势，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下面还有半壁余空……于是将迎、探、惜三个请出来，依次坐定……"

黛玉、湘云于席中溜出，湘云说道："这山上赏月虽好，终不及近水更妙，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那沿山坳里近水一个所住，就是凹晶馆，可知当日盖这园子时，就有学问，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作凹晶馆……"黛玉回道："……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没名色的，也都拟出注了出来，写了这房屋的坐落，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瞧了……""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转弯，就是池上（庚辰本作'池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庚辰本批语：点明妙，不然此园竟有多大地亩了），因这几间就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近洼而近水，故颜其馆曰'凹晶溪馆'，因此处房宇不多，且又矮小，只有两个老婆子上夜……湘云笑道：'……咱们就在这卷棚底下赏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两湘妃竹墩上坐下……"

由上引文，可归纳出此二处之关系位置：其一，凸碧山庄在大主山山脊，由正殿嘉荫堂来不过百余步，有桂花，或许也就是藕香榭能欣赏到的两棵桂花树；其二，凹晶馆在山坳近水处，有一条通藕香榭的路径；其三，两处互成对比，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甚至还是一大一小。凹晶馆只有"几间"，房宇不多，且又矮小，前有一卷棚临水，黛玉、湘云便在此观赏水天两月；而凸碧山庄称"大厅"，厅前即有一平台，能用大围屏隔作两间，男人与贾母在前，女人在后，依作者描述，摆的圆桌又极大，贾母等共九人却只坐了半桌，这样说来，平台及厅也相形应极大了，当然作者或许用

了象征的手法，故意写出如此半壁余空不团圆的大桌，以暗示其后贾母感叹贾府人丁的凋零，但是此厅即在“大主山”山脊，自然不会小了。其形式或为正方形或长方形、正多边形，有顶有窗隔，却无壁，所以才称“敞厅”，甚至有正本称“亭”，但是终究会遮住赏月的视线，所以贾母命在平台排席。如此我们可得出两处之配置，如图 2-2-28、2-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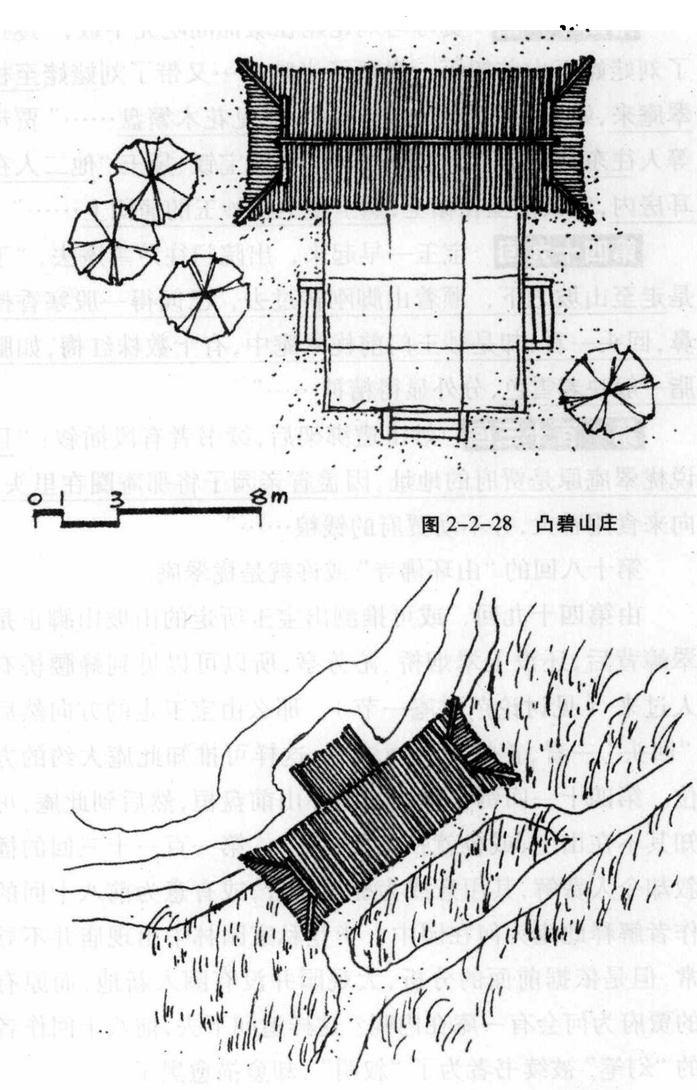


图 2-2-28 凸碧山庄

图 2-2-29 凹晶馆

下面再讨论“栊翠庵”。

第十七回 贾政等人游剩下十分之四五时，“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

第十八回 贾妃省亲尾声时，于正殿撤筵后，“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忽见山环佛寺，忙另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又题一匾云：‘苦海慈航’……”

第四十一回 贾母与刘姥姥在缀锦阁吃完中饭，“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只见花木繁盘……”贾母等人往东禅堂坐了，妙玉奉茶毕，又让宝钗、黛玉“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

第四十九回 宝玉一早起来，出院门往芦雪庵去，“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

第一百十三回 妙玉遭绑架后，续书者有段插叙：“且说栊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因盖省亲园子将那庵圈在里头，向来食用香火，并不动贾府的钱粮……”

第十八回的“山环佛寺”或许就是栊翠庵。

由第四十九回，或可推测出宝玉所走的山坡山脚正是翠嶂背后，还没上翠烟桥、沁芳亭，所以可以见到蜂腰桥有人过来（见讨论芦雪庵一节），那么由宝玉走的方向然后“回头”一看，正好看到栊翠庵，这样可推知此庵大约的方位。第四十一回贾母带刘姥姥在山前盘桓，然后到此庵，可知其不在山上，或也就在此“山前”。第一百一十三回的插叙却令人费解，其用意或为提醒读者，或有意为前八十回的作者解释此庵为何在园中，毕竟私家园林中出现庙并不寻常，但是依据前面的分析，大观园并没有圈入新地，而原有的贾府为何会有一庵在内呢？这样追问下去，前八十回作者的“幻笔”被续书者为了“叙明”，却愈描愈黑了。

此庵门前有十数株红梅，入山门院内亦花木繁盛，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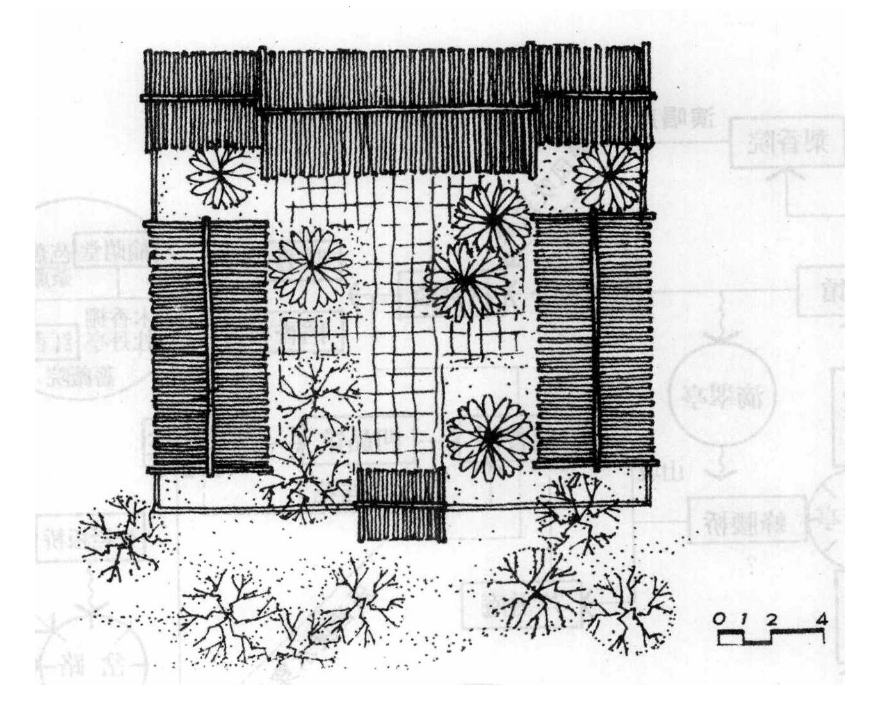


图 2-2-30 栊翠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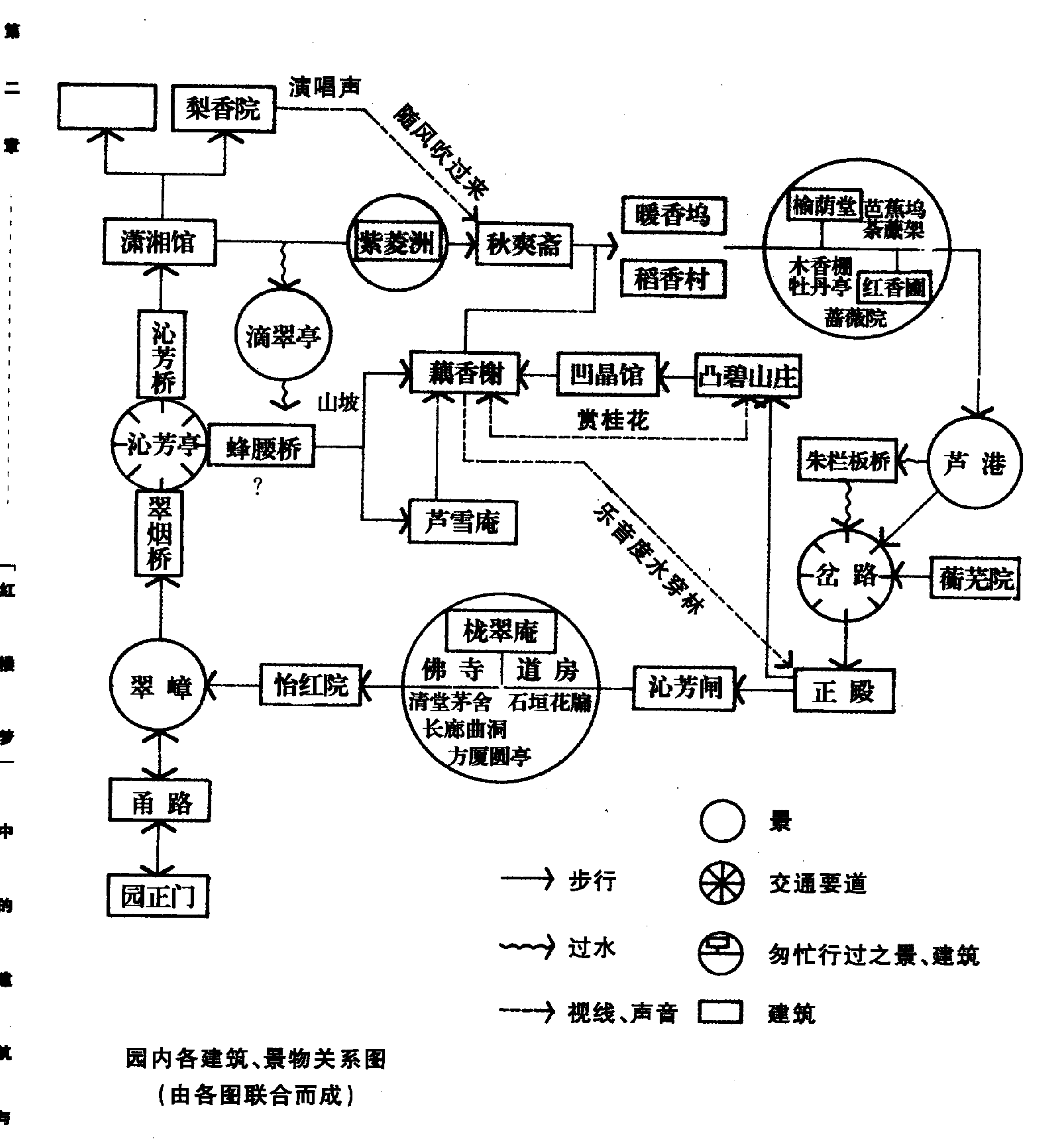
佛堂，亦有东西禅堂。妙玉或就住在正佛堂的耳房内。（图 2-2-30）

以上我们讨论了作者描写大观园内较多较浓的各个景物、建筑，其中得出不少关系图，如果将它们添补、修正第十七回的游园路线，便可得出一个综合关系图 2-2-31。

9. 园角门与薛家宅

大观园通园外有许多的门，除了园正门、后门、梨香院西南的一角门，及诸钗常走的通王夫人房后的园门，这些都在前面已说明过，园中仍有一些角门出现于各回，且牵连到薛家住宅，发生令人困惑的情形，下面先引出各回有关园门的文字。

第四十八回 香菱初入大观园与宝钗同住，宝钗劝她"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



园内各建筑、景物关系图
(由各图联合而成)

图 2-2-31

儿……”

第五十六回 大夫进园来瞧姑娘们的病，平儿问：“……难道没有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么？”回事的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

第五十九回 荣、宁府有诰命品位的大人们都去送老太妃的灵，园子做了一番安全措施：“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亦皆关锁，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门，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这两门因在内院，不必关锁……”

第七十一回 贾母生日，宁府尤氏过来帮忙，夜里，“尤氏一径来至园中，只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犹吊着各色彩灯，因回头命小丫头子叫该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没一个人影儿……尤氏便命传管家的女人，这丫头应了出去，到一门外（庚辰作‘二门外’）鹿顶内，乃是管事的女人议事之所（庚辰本作‘议事取齐之所’）……”最后才“叫他们吹了灯，关上正门和角门子了”。

第七十七回 丫头传王夫人的话，叫宝玉至上房，“及至天亮时，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立刻叫开前角门……”

同回，撵司棋出园，“直带到后角门出去了……”，宝玉探晴雯也是“独自特便出了后角门出去了……”

第五十九回引文里“园中前后东西角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指园中通外的前门（正门）、后门、东西角门共四门，还是泛称，不只四个门？第四十八回所谓的“东角门”，其最可能的位置是在园正门的东边一个角门，因为香菱是丫鬟，所以不能走通王夫人后院的角门，必须走此门出到外头与管事女人及各院主人拜候，第五十六回大夫进园走的“西南角聚锦门”，同样的应指“园正门西边的一个角门”，就整个园来看，此门正在园的西南角上。那么第七十七回的“前角门”就可指前面正门的东、西两角门了，而“后角门”是后门边的角门子，这样“前后东西角门”都有了。第七十一回的“各处角门”，依语意似为三个以上的角门，而正门只有东、西两角门，或许于此作者亦是泛称，尚包括了后角

门或通王夫人房后的角门、通薛家的角门，到夜里这些门子都要关锁的，第五十九回“关锁”指的应是白天就关了的。

第七十一回引文中的“班房”，毫无疑问即指园正门的班房，但是管事女人的议事之所在“一门外鹿顶内”或庚辰本的“二门外鹿顶内”，则仍不得知晓其位置，下面分别就二版本讨论此“鹿顶”的可能位置。

有正本的“到一门外鹿顶内”，正确的语意应为“到园正门外的一个鹿顶之内”，丫头“出去”找了，可以马上回来禀告尤氏，那么此鹿顶（带耳房的厢房）或许即在宝钗、李纨、探春共事的园门南边三间议事厅之侧，管事女人于此议事取齐，即可就近与李纨她们回事。

而庚辰本的“到二门外鹿顶内”的“二门”究竟指何处？是正院的，还是园正门外仍有一“二门”？如果是正院的，那么丫头去找，要走的路相当远，尤氏也要久等了。而管事女人与李纨议事厅也远了，诸多不便，似乎园正门外有一“二门”，还较合理，此门可将李纨三人共事的厅与外界相隔，或许此门即是议事厅前院通西的角门，那么“二门外鹿顶”即指西边院子的厢房了。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仍采有正本引申的解说，因为此说较明快。

现在只剩下在内院的“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尚未说明了，此门关联着薛家的住宅，于下一并讨论：

薛家原住于梨香院，已于前第一节说明过，至第十八回园子盖好，“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腾出来给女戏们住。

第六十二回 宝玉与宝钗、宝琴由薛家回至园中，“一进角门，宝钗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问为什么要关，宝钗回答：“……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些人图顺脚超近往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进园后他们“来至沁芳

亭……同到芍药栏……”

第七十八回 宝钗要出园返家住，说了许多道理，其中又提到“角门”，“自我在园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原是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图省路，也从那里走，又没人盘查，设若从那里做出一件事来，岂不两碍脸面……”

第四十八回 薛蟠出门，薛姨妈及宝钗还送出仪门，薛蟠这一去“外面只剩下一个男人（庚辰本作‘一两个’）”，因此薛姨妈收拾了薛蟠常坐卧的书房，把东西都“搬了进来收贮，命那两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同时叫了服侍薛蟠的香菱进来与她同睡。

第八十回 薛蟠的妻子金桂欺侮香菱，宝钗向薛姨妈说：“（香菱）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而“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这边……跟随宝钗去了，把前面路径一心断绝……”

第八十五回 薛蟠闯祸，打死了人，薛姨妈原在贾母处庆祝黛玉的生日，家人来报，薛姨妈听了，“带着宝琴别了一声，即刻上车回去了……回去只见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早听见有人大哭，却是金桂……”

第九十七回 宝玉与宝钗订亲，凤姐办礼送往薛家，吩咐下人：“不必走大门，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这门离潇湘馆还远……”

引文第十八、四十八、八十、八十五回说的都是薛家住宅，归纳之，可知此宅二门内有厅房，薛蟠的书房或许就在厅侧，第四十八回薛姨妈才能在后廊檐下，隔着窗子，向张德辉叮咛。薛蟠成亲后，夫妇丫鬟也住在此院，薛姨妈、宝钗则住在其后，前后两个院落，正如梨香院的前厅后舍俱全，且都在大房的“东北”，但是“东北”的含意太模糊，仍不能确定其位置。下面再看此宅通园的角门。

第五十九回称“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第七十八回称“东南上小角门子”，如果此二方向词均是相对园子而说，

那么薛家岂不是在园子的东边或东南吗？这便与“东北”完全矛盾了，也不可能发生抄近路之事，那么这些方向词并非对园子而说，又如何解释呢？再看第七十八回“东南上小角门子”的前后文，此门也可相对于薛宅而说，也就是薛宅东南角上有一个角门子通园，宝钗住在园内，为方便她及薛姨妈，便常开了此门来往，正好像梨香院的“西南角门”一样。如此继续推论，此宅或许就在梨香院的西边，两个角门正好相对，共用一原有的夹道，如简图 2-2-32，此夹道原来可通到东院的东侧，往西去可到王夫人后院，但盖园之后，拆去一个院落，使此宅与东院不再相连，留出一个诸钗来往王夫人房后角门的大孔道。

甚且此宅仍可称为位于大房之“东北”，且必然有自己通后街之大门，如薛家居住梨香院时一样，或许大门正在夹道的尽头处，进来后便是二门，如简图 2-2-33。

如果薛宅坐落于此，其他各回能解释得通吗？第五十九回“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门，东边通薛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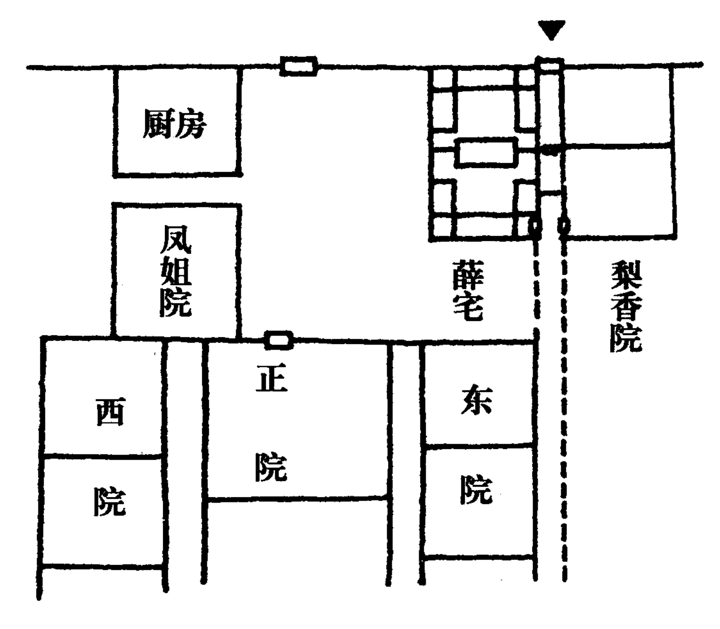


图 2-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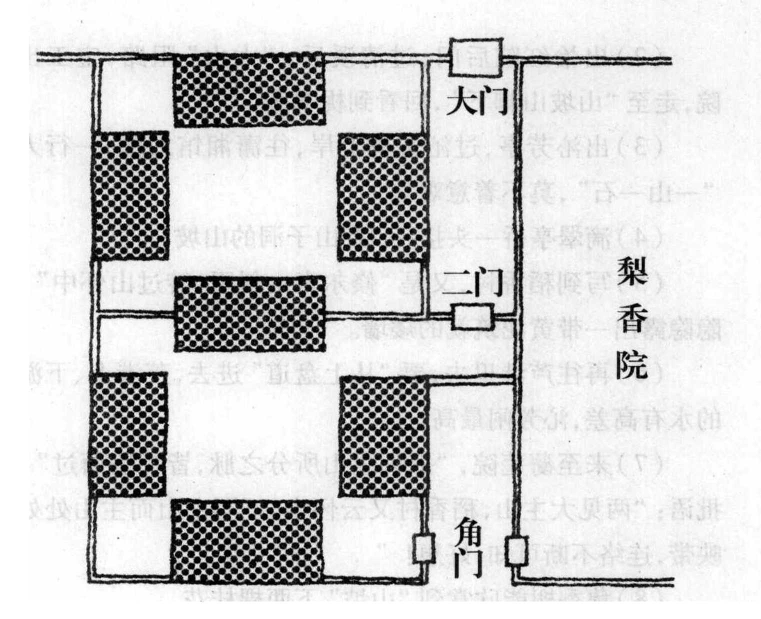


图 2-2-33

妈的角门”的“东边”或可说是相对于王夫人房后角门的东边，这样语意便一贯了，而薛宅的东南角门也正在其东边。

第六十二、七十八回宝钗说抄近路之事，也可以明白了，薛、贾府间若有事，下人们自然不愿出后街绕前街，再入贾府办事，总愿意抄近路入园子，出园正门到荣府各院。第六十二回宝玉、宝钗去芍药栏的路线也如往常来往贾母房一样走沁芳亭较方便。第八十五回薛姨妈返家要“上车回去”，也是出贾府正门或角门，绕到后街入自己宅第的大门。而第九十七回宝玉订礼从“便门”送去，亦应指薛宅东南角门，而贾府这边或由王夫人房后的角门出去，这样自然不经过潇湘馆了。

10. 假山与水

从以上各节的讨论，我们在此总结一下所有有关“山”的描写文字。

（1）刚入园登上的石垒翠嶂，并非“主山正景”。

（2）出怡红院后门，过清溪后，"大山"阻路，宝玉出院，走至"山坡山脚下"，回看到栊翠庵。

（3）出沁芳亭，过沁芳桥上岸，往潇湘馆之前，一行人"一山一石"，莫不着意观看。

（4）滴翠亭桥一头接一"有山子洞的山坡"。

（5）写到稻香村，又是"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的矮墙。

（6）再往芦港里去，要"从上盘道"进去，芦港上、下游的水有高差，沁芳闸最高。

（7）来至蘅芜院，"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批语："两见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写主山而主山处处映带，连络不断可知，好想！"

（8）藕香榭能欣赏到"山坡"下两棵桂花。

（9）凸碧山庄在主山山脊，山坡有桂花可赏，凹晶馆在山洼近水处。

（10）芦雪庵傍山临水。

（11）山环佛寺，山下得幽尼佛寺。

以上都是零碎的描写，其脉络在全园中的走向却没有单独的文字说明。所以要绘配置，"山"只能做检验的要素了。但是其中（1）、（2）、（3）项可知都是指翠嶂的延伸，就是沁芳亭、怡红院、潇湘馆之间的假山。

有关"水"的文字，倒是比"假山"丰富。

（1）第十六回大观园内水引自原会芳园北拐角墙外的活水。

（2）第十七回贾政一行人游至芦港时，有一批语："仍是沁芳溪矣……"

（3）贾政诸人出正殿，"引客行来，至一大桥前，见水如晶帘一般奔入，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批语：写出水源，要紧之极，近之画家着意于山，若不讲水，又造园圃者，惟知弄莽憨顽石，壅笨冢，辄谓之景，皆不知水为先着，此园大概一描，处处未尝离水，盖又未写明水之从何

来，今总补出，精细之至……究竟只一脉，赖人力导之功，园不易造景，非泛写也。）”

（4）最后游过怡红院，众人由后院出去，“则见清溪前阻，众人诧异，这般水又是从何而来”。贾珍做了一番解释，他遥指道：“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从东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开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

（5）第十八回贾妃乘轿入园，走甬路，未行多远便有“执佛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舆，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花雪浪……而入一石港洞，洞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

（6）沁芳亭、滴翠亭、藕香榭皆压水而成，立于池中，沁芳亭、藕香榭均有三桥跨港，滴翠亭只有二桥。

（7）沁芳亭能见到绕堤柳，第六十七回袭人去看凤姐，“便出了怡红院，至沁芳桥上立住，见这石榴花也开败了，荷叶也将残上来了，倒是芙蓉近着河边都发了红……”

（8）迎春的住处在紫菱洲，在此又可登舟，岸上有蓼花、苇叶，池内有翠荇、香菱。

（9）秋爽斋前也有荇叶渚，可上下舟，与芦港间又有残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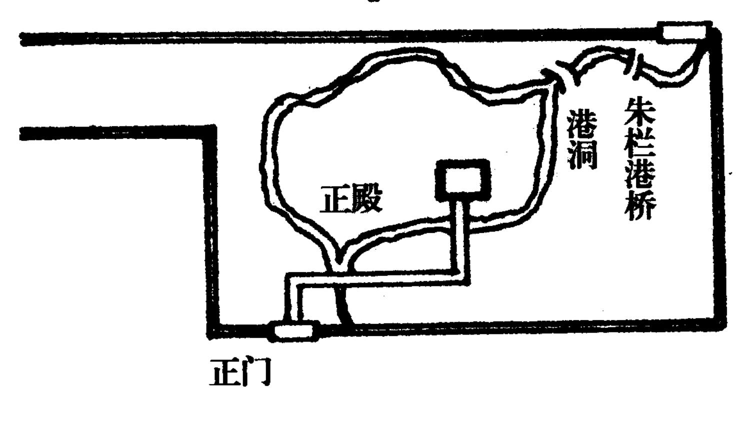
（10）芦港有蓼汀花溆，逆流而上至朱栏板桥，沿岸有柳、杏、桃树，沁芳闸亦有桃花。

（11）芦雪庵、凹晶馆皆临水，前者四周有芦苇，藕香榭有藕菱。

（12）蘅芜院前有柳堤、翠樾埭。

（13）第十七回贾珍回贾政说定造了采莲船四只，座船一只。但是第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游园乘舟，提到“那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只棠木舫撑来”。上船时，也是分批上了两只，每只七八人，可见都是座船，因为采莲船通常皆较小。这样座船数前后的矛盾很明显了。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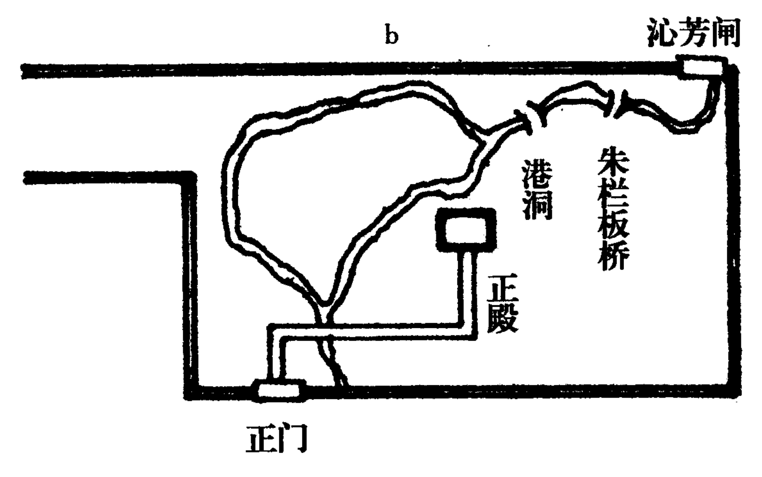


图 2–2–34

（14）贾政一行人匆匆游过剩下的十分之四五，未说过池跨水之字眼。

由第（6）第十七回贾珍说明水脉的文字，其中“洞口”很显然即指“芦港洞”，“村庄”则指“稻香村”，且由闸流至芦港后，开二岔流，一由东北山坳往稻香村、一往西南，总汇于怡红院后之清溪，流至园西南的界墙出去。如果绘出简图，其与正殿的关系有两种情形。如图 2–2–34 之 a、b。

若将前面讨论的步行过水的路线，串连各建筑、景物安

排入此图内，就会发觉过了朱栏板桥，可到蘅芜院，且蘅芜院院墙又有主山分脉穿过，可知主山亦应在此院的“此岸”，这样如果依图 a，第十七回此院去正殿必须过水，第七十五回贾母等由嘉荫堂上主山亦要过水了，但这两回均无描写过水，同时图 a 的水流横过大甬路，流过第十七回一行人匆匆游过的十分之四五，但本文亦没有描写到这些。图 b 却没有以上这些矛盾，应较合本文的描述。

11. 大观园配置图的说明

总结以上，如果将各建筑物依推测的实际大小（河道也以能容两条座船航行的宽度），按照路线、相关位置、山脉水脉的情形，一并考虑，却不先定园子的范围，我们就可以安排出大观园的配置了，如图 2-2-35。

此配置长宽约 330 米×220 米，其中于小说内没有叙述到的，主要是三桥跨港的藕香榭也成了交通要道，笔者将芦港下游开岔处，扩大为池，此榭即坐落于池上，三桥接了三岸，一通暖香坞等处，一接山坡前的岔路，竹桥则接水中岛通往另一交通要道沁芳亭。

水由藕香榭以下分两脉，一转西北，一往西南，转西北的至荇叶渚再折往西南，到紫菱洲扩大为池，滴翠亭坐落池上，再往下又扩为沁芳亭所压之池。西南一脉到底端出现一船坞，而后两脉汇于怡红院后的清流，绕过怡红院及翠嶂，与甬路交叉南流出园。

而两水脉围成的水中岛，由沁芳亭通藕香榭的路径，分断为二峰山石，其一成为滴翠亭一桥所接的山坡山子洞，另一即是芦雪庵依傍之山，而芦雪庵的视野取向翠嶂北边的山石树林，左右另有沁芳亭的池面及怡红院后的花障。

[illegible]山脉的走向本文中原来没有明写，此配置图将主山置[illegible]之后偏东北。山脊上是凸碧山庄，凹晶馆则位于北边[illegible]，斜对着稻香村及田畦，水的上、下游各有芦港、

藕香榭，另外主山亦围绕成一东北山坳，蘅芜院隐于此山阴处，山石穿墙而过。沁芳溪上游一直往沁芳闸，因有提高水位的需要，其地势应渐高，芦港洞处更高起，贾政等人才能"盘道而入"，其后安排了榆荫堂、红香圃等几处，山石则连绵到稻香村的"山怀"及秋爽斋、紫菱洲与后街相隔的假山。

另外非主山的翠嶂，却也连绵遮断了怡红院与甬道两者，往北则紧接西界墙延至潇湘馆前。

若是依据宝玉出怡红院来至翠嶂山脚下能回头看到"山下栊翠庵"的线索，此庵可安置于殿后主山山坡处，但因与其他各景的相关位置不恰当，且尺寸上也无法容得下，所以仍将它置于正殿之侧的主山脚下。

此图中所有的院落，笔者均采坐北朝南的方位，其他游赏建筑则方位不定，按所取的视野等其他因素而定。

整个配置剩下部分均留白，因为作者仅淡笔带过，无法考其内容及方位，同时这中间也不包含会芳园，且将沁芳闸置于东北角。这是因为虽然第十六回提到大观园是会芳园连属荣府东大院的旧园合成的，但是第十七、十八回贾政等人与贾妃游剩下的十分之四五，依据描述却没有一点会芳园的踪影，即使前八十回，亦从未有文字描写由大观园走至宁府，或者贾母、诸钗游园时，游到了会芳园、天香楼等景的，甚且第七十五回贾珍那边中秋家宴仍在会芳园大开，与这一边一点也没牵连●。到了第八十回后，续书者于第一百零二回才有一段文字提到：贾珍的妻子尤氏由荣府回宁府，因为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过去了，觉得凄疮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这里仍然没有明写会芳园，但把布景又拉回两园相连的状况。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抄了荣宁二府，宁府宅第入官，荣府后来发还。第一百零七回，贾政"曾将房产并大观园奏请入官，内廷不收"。可见得续书者此时是把会芳园包含于大观园内，一并说了，并没有分离的痕迹。

● 俞平伯先生于《读红楼梦随笔》第六节《大观园地点问题》一文，亦提到此点，见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一辑，第112页。

● 按"女墙"原指城上之垣墙、堞垛。李笠翁私意释之：凡户以内之及肩小墙都以此名之，见《闲情偶寄·居室部》"墙壁"一节，此书于康熙初年即刊行，续书者或许看过此书，所以竟用了此词。

最后，我们尚可发现园中绘出的部分配置，有相当的封闭性，除了西北角通往王太夫人屋后角门与后门，西北两边却都是假山围绕，东边亦由一主山与正殿隔断，南边又有翠嶂。若就整个园来看，显然这样的设计并不合理，但是小说中描写的各景与景的关系，总在十分之五六，很自然的，依描述绘出的配置，也会有相当的封闭性。就此点来说，显示了此园为虚构的可能性。



第三章 宁、荣二府家宅生活之基调

本章意在统合故事中所有描述贾府生活的文字，以一简单、根本的原理来涵盖掌握，亦即本章章目所称“生活之基调”，此基调有时明显，有时潜入暗地，却无时无刻不统摄着各等人于家宅中的所有行为、活动，经过笔者的综合所得，笔者取用了“位分”二字来形容宁、荣二府之生活基调，事实上，此“位分”原理适用于整个传统的社会与家庭，适用于我们古来所谓的“人世”，宁、荣二府亦是脱离不了此原理罢了。

本章分两节，第一节先介绍贾氏家族，并分辨宁、荣二府的“家”计单位，第二节则说明“位分”之缘由、涵义，并说明二府上下人等的“位分”。

第一节 贾氏家族

在没有说明贾氏家族之前，笔者先将中国的“家”与“族”分辨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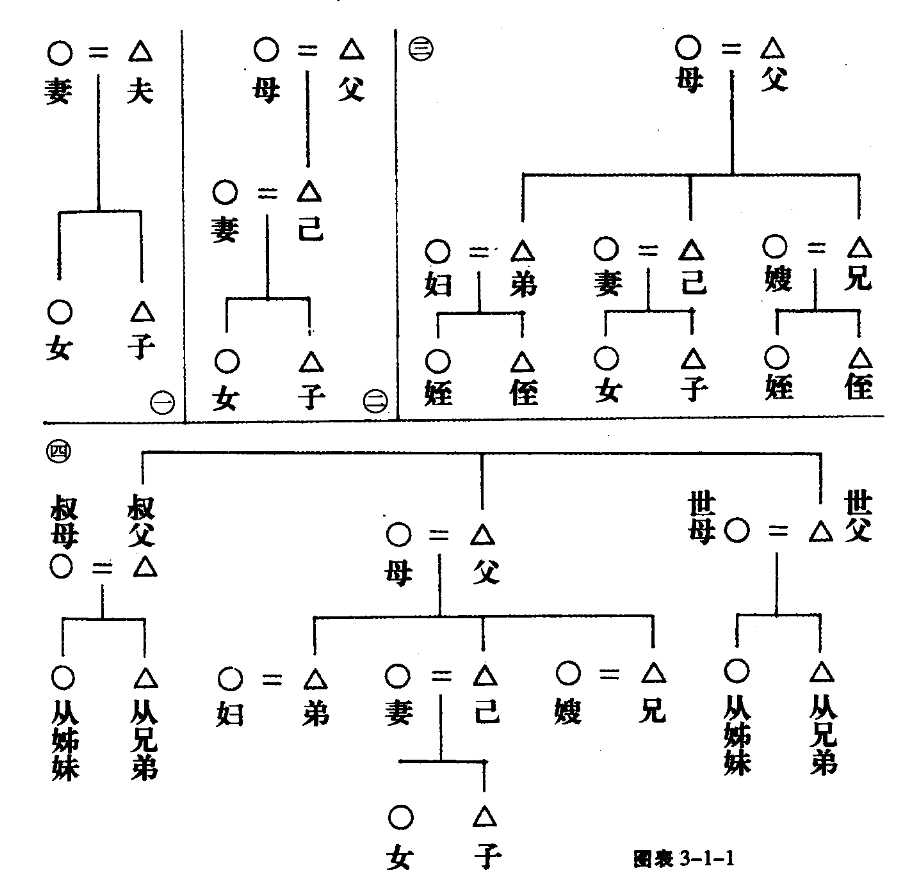
中国家族制度堪称源于周代的宗法制度，当时此制度

只行于贵族，以维持其封建政治体系，周亡后，秦废封建，改置郡县，贵族的宗法趋于崩溃，但却保留其精神，连上儒家的尊祖敬宗、敦亲睦族，演成民间房次排位的父系家族制度，其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却被忽略，称之为外亲，以别于本宗。“以父系而论则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1]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第一节。

而“家”应指基于婚姻构成的同居、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也就是彼此以婚娶、异居、异爨、经济独立来分辨的亲属单位。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将“家”细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核心式（Nuclear Family），二、主干式（Stem Family），三、直系式（Linear Family），四、扩大式（Extended Family）。如图表3-1-



图表3-1-1

1。

我国秦汉时代的家庭以主干式占优势，自唐宋以来以至清末民初，直系式成为标准的中国家庭模式[●]，而扩大式其共居范围有扩大及"族人"的，这种庞大的家庭实占少数，只有着重孝悌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的仕宦人家才办得到。

● 芮逸夫：《演变的中国家族结构》，《社会研究》第3期。

我们就上面所说明的"家"、"族"定义来看，宁、荣府的"家"计单位及贾氏亲族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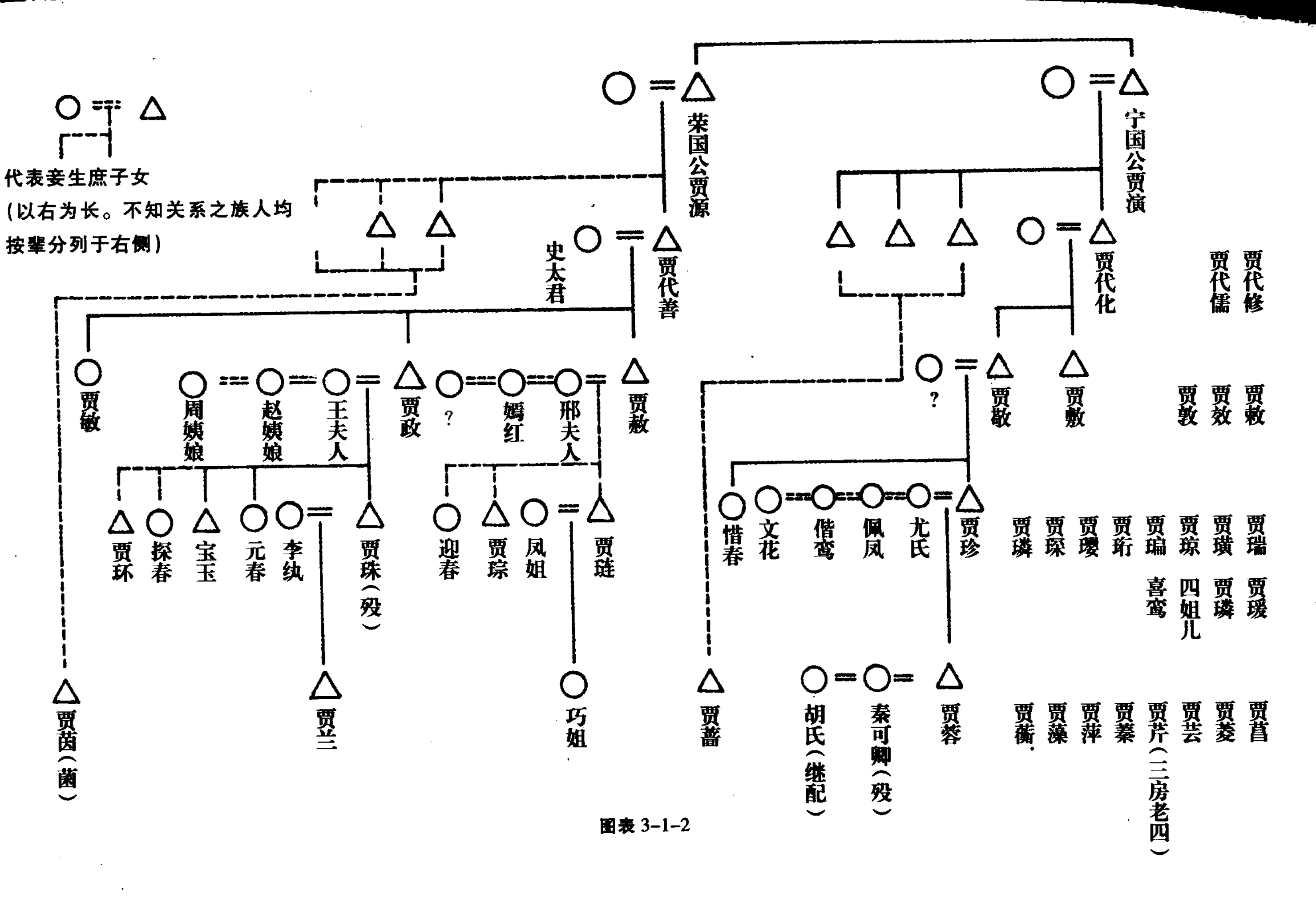
宁、荣二国公以军功起家[●]，宁国公贾演生有四子，身后长子代化袭了一等神威将军的官，代化的长子贾敷夭折，次子贾敬进士出身，但因好丹道，世袭的官位给了独子贾珍，官位三品，其子贾蓉又捐了一个五品官（第十三回）；荣国公贾源死后，世袭爵位给了贾代善，再传贾赦，次子贾政则任现职官工部员外郎（第二回）。

● 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第12页。

第四回贾府远亲贾雨村出任金陵应天府，门子写了一张金陵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贾家亦在其内，并注明了房次："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若将故事中出现的贾氏家族人名排列起来，可得图表3-1-2，但是上引文所提的"八房"不知如何分，只知道贾珍为现在的族长，因"彼系宁府长孙，又现袭职"（第四回），自然他这一房应是族内的"大房"，但是第二十四回贾芸的舅舅劝他往"贾府大房"谋些事做，贾芸却去了荣府凤姐处，是否"大房"包括了"荣、宁二府"？其他提到房次辈分的文字尚有"贾蔷系宁府正派元孙（庚辰本作'玄孙'），贾菌（庚辰本作'菌'）系荣府近派元孙（庚辰本作'重孙'）"（第九回）[●]，贾芹是三房老四（第二十四回）。

●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二章第一节，第56页。

以上是小说提到的以宁、荣为始祖的贾氏族人，但事实上，宁、荣府第仅住了贾敬、贾赦、贾政三支的子孙，及投奔贾政妻王夫人的薛姨妈（王夫人亲妹）一家，其他族人均居于府第之外各营生活，譬如贾蔷原住于宁府，后因名声不



代表妾生庶子女
(以右为长。不知关系之族人均
按辈分列于右侧)
荣国公贾源
宁国公贾演
史太君
贾代善
贾代化
贾代修
贾代儒
贾敏
周姨娘
赵姨娘
王夫人
贾政
?
嫣红
邢夫人
贾赦
?
贾敬
贾敷
贾敕
贾效
贾敦
贾环
探春
宝玉
元春
李纨
贾珠(殁)
迎春
贾琮
凤姐
贾琏
惜春
文花
偕鸾
佩凤
尤氏
贾珍
贾瑞
贾璜
贾琼
贾瑞
贾珩
贾璎
贾琛
贾璘
贾瑗
贾璘
四姐儿
喜鸾
贾茵(菌)
贾兰
巧姐
贾蔷
胡氏(继配)
秦可卿(殁)
贾蓉
贾菖
贾菱
贾芸
贾芹(三房老四)
贾蓁
贾萍
贾藻
贾蘅

图表 3-1-2

好，搬出自立门户过日子了（第九回），贾璜住于东胡同（第十回），贾瑞随父母、祖父代儒住在一处（第十二回），贾芸住于西廊下（第二十三回），这些族人贫穷的，平时受宁、荣二府之接济，二府也派些差事给族内子侄，从中得些利益，年下也分年例给各家（第五十三回），到清明上坟、祖上忌日、年节祭宗祠，贾珍又要带领族人祭拜，遇喜丧红白事，族人也来同欢或举哀，毕竟宁、荣府住的是长房。

就“主子”来讲，宁、荣二府第共居住了四家，若列出各

府	宁府	荣府		
各家家人	贾敬—贾珍、尤氏、佩凤、偕鸾、文花—贾蓉、秦可卿、胡氏	贾赦、邢夫人、嫣红、其他妾—贾琮	薛姨娘—薛蟠、夏金桂、香菱、宝钗；宝琴、薛蝌、邢岫烟	贾母—贾政、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贾琏、凤姐、秋桐、李纨、宝玉、贾环、探春、迎春、惜春、林黛玉—巧姐、贾兰
暂住者				李婶、李绮、李纹、尤二姐、史湘云
家庭类型	主干式	核心式	核心式	主干式↔直系式

图 3-1-3

家人名可得下图表 3-1-3。

四“家”各有出入门户，甚至寄住荣府的薛家，起初住在梨香院及后来的院落均有各自的门户，只是另有角门通大观园罢了。反而贾赦与贾政两处是隔断的，依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抄查宁、荣府时，提到贾赦、贾政同房各爨，贾政也自表白：“犯官祖父遗产并未分过，唯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东西便为己有……” 但是又为什么贾母跟贾政住主要院落这边，身为长子的贾赦却住于隔断的偏院呢？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笔者将挪于第四章再讨论。

由图表 3-1-3 中，我们亦可发现四“家”中，宁府的贾珍处属主干式，实际上，贾敬常年住在道观，宁府由贾珍掌家，只能算是与贾赦处、薛家一样的核心家庭了。贾政这边则较有趣，因为贾母喜欢人多热闹，所以把几个孙女都叫来住在一起，再叫上请来管家的贾琏夫妇，与外孙女黛玉，堪称为支干式与直系式之间的家庭。由上可以知道，宁、荣二府“主子”所构成的“家”其实很小，但是二府有世袭、现职的官品，又有祖上留下的财产，前面引文中的“白玉为堂金作马”，可见一斑，家内的奴婢也自然极多了。

“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第六回）第十四回凤姐往宁府料理秦可卿丧事，分派事情，婆娘媳妇们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若再加上男仆，也该三四百了。到第一百零六回贾府被抄，荣府奴仆“除去贾赦入官的人，尚（程印本作‘当’）有三十余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数目也极可观了。

至于薛家，第四回亦说到“丰年大雪，真（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库帑银行商，共八房”，是为金陵四大族之一，只是“上京带来家人不过四五房，并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第四十八回），奴仆较少。

上面所说的各家若加上这些奴仆，将变为非亲属关系的“大家庭”了。图表 3-1-4、3-1-5 是各回中有名有姓之主子、奴婢与清客的名单，其中荣府贾政处叙述的最清楚、最多。

- 贾母
  - 婢：鸳鸯、鹦鹉、琥珀、珍珠、翡翠、玻璃、鹦哥、靛儿、傻大姐

- 贾政
  - 清客：詹子光、卜世仁、胡斯来、单聘仁、程日兴
  - 仆：李十儿
- 王夫人
  - 婢：金钏、玉钏、彩云、彩凤、绣鸾、绣凤
- 赵姨娘
  - 婢：小吉祥儿、小鹊
- 周姨娘

- 贾琏
  - 乳母：赵嬷嬷
  - 小厮：隆儿、兴儿
- 凤姐
  - 婢：平儿、彩明、丰儿
- 尤二姐
  - 婢：善姐
- 李纨
  - 婢：碧月、素云
- 迎春
  - 婢：绣橘、司棋
- 探春
  - 婢：侍书、翠墨、小蝉、莲花儿
- 惜春
  - 婢：彩屏、入画
- 贾环
  - 婢：彩霞
- 巧姐
  - 乳：李奶子
- 黛玉
  - 乳：王嬷嬷
  - 婢：雪雁、紫鹃、春纤
- 史湘云
  - 婢：翠缕
  - 奶：周奶妈
- 宝玉
  - 婢：袭人、媚人、晴雯、麝月、檀云、碧痕、小红、秋纹、茜雪、绮霰、四儿、佳蕙、坠儿、定儿、紫绡、春燕、五儿
  - 乳：李嬷嬷
  - 仆：李贵、王荣、张若锦、赵亦华、钱升、伴鹤
  - 厮：茗烟、扫衣、锄药、挑云、引泉、墨雨、双寿

- 大观园
  - 女戏：教习
    - 龄官、文官、宝官、玉官、葵官、药官、芳官、蕊官、藕官、荳官、艾官、茄官
  - 道姑：妙玉
    - 小道姑、小尼姑共二十个
    - 小沙弥、小道士各十二

- 荣府
  - 总管、管事；府管、仓头、买办、其他
    - 赖大 — 赖大妇
    - 林之孝 — 林之孝家的
    - 周瑞 — 周瑞家的
    - 郑好时 — 郑好时妇
    - 吴龙登 — 吴兴登之妇
    - 吴兴登 — 余信家的
    - 戴良 — 张材家的
    - 钱华 — 多姑娘
    - 余信 — 白老媳妇
    - 王兴 — 鲍二家的
    - 张材 — 吴大娘
    - 昭儿 — 单大娘
    - 庆儿 — 老祝妈
    - 来旺 — 老田妈
    - 来兴 — 老叶妈
    - 来喜 — 老宋妈
    - 玉桂 — 老张妈
    - 住儿 — 坠儿娘
    - 金彩 — 玉钏娘
    - 鲍二 — 莺儿娘
    - 包勇 — 柳嫂子
    - 何三 — 秦显家的
    - 林三 — 金文翔媳妇
    - 钱槐 — 王桂儿妇
    - 赵天梁 — 夏婆子
    - 赵天栋 — 邝华家的
    - 金文翔 — 来喜家的
    - 多官儿 — 吴贵媳妇
    - 邝华 — 何妈
    - 秦显 — 驾舟娘
    - 吴贵

图表 3-1-4 二府四家主子奴婢人物表

贾赦 清客
邢夫人 陪房
费婆子
王保善家的
婢
秋桐
嫣红
贾琮

贾敬
贾珍 厮
栓儿
寿儿
喜儿
尤氏 婢
万儿
银蝶儿
佩凤
偕鸾
文花
贾蓉
秦可卿 婢
宝珠
瑞珠
胡氏
宁府
总管
赖二(来升)
赖升妇
仆
焦大
俞禄
厮
潘又安

薛姨妈 婢
同喜
同贵
薛蟠
夏金桂 婢
宝蟾
小拾儿
香菱 婢
臻儿
薛宝钗 婢
莺儿
文杏
宝琴 婢
小螺
薛蝌
邢岫烟 婢
篆儿

图表 3-1-5 二府四家主子奴婢人物表(续)

第二节　宁、荣二府家庭成员与奴仆的位分

要说我国传统家庭成员与主仆之位分，我们可以追溯到儒家的伦理思想，儒家基本上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只有“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5]，才是公平。政治、社会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6]，形成了贵贱上下之分。家庭里，又依辈分、年龄、亲等、性别形成亲疏尊卑长幼之别。五伦里的父子、夫妇、兄弟就是属于家庭的，君臣、朋友则属于社会、政治。又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7]“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8]，慈孝仁忠等属性是君臣父子的美德，但是美德不是天生的，需要守“礼”来完成，从社会、家庭秩序来看，“礼”就是用来维持上面所说的“人之不齐”的工具，每个人按其于不同时空中的身份地位，有各自应遵守的极细微的行为准则与禁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9]，若是各人等皆能循礼，国家便无争乱，天下也可望太平了。这是儒家最终的期望与理想。

但是“礼”于我国发展至后，已不是纯粹的“教化世俗”的工具，而与政治结合，成为“治世”的工具了，也就是所谓的“礼治”，此时除了朋友一伦仍处于平等地位外，就权力观点来看，其他四伦都偏于优越与从属的关系，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诟病的；但是就道德的维护与传延，社会和谐安宁而言，“礼法”又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即使满人入主中原，“八旗旧家，礼法最重”[10]，也受了极大的熏陶。

而贾府笼罩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亦脱离不了“礼法”、“礼治”，只是，依着人物的性格与家风所流，美德与权

[5]《荀子·荣辱篇》。

[6]《荀子·仲尼篇》。

[7]《孟子·滕文公上》。

[8]《礼运》。

[9] 同注[8]。

[10]（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十。

力两极端的成分，享其“位”与尽其“分”的比例，便成为家族兴盛与衰败的测标了。

以下笔者就小说所描述的宁、荣二府，四家各等人物的实例来说明各人的“位分”。

1. 家长——父亲

我国家庭向来以男系尊亲之最年长者为家长，于是贾赦、贾政、贾珍分别成为三“家”的家长，贾珍甚至身为族长，“凡族中大小事体自有他掌管”。这是因为贾敬修丹炼道去了，只好由他递补，但是年节祭祖，贾敬仍需返家，担任主祭。贾赦、贾政又比贾珍长一辈，遇有重大事情，譬如盖大观园，终要他们两个做最后裁决，才交给贾珍、贾琏等子侄办去，但是三位在各自的家中，均享有最高意愿之权力。

先说贾政，贾政是个为官木讷，常年在外，不理俗务的人，所以家中内外之事、经济之权分别交给了贾琏、凤姐执掌，结果二人一方面打肿脸充胖子，不知省俭，一方面又营私、尖刻下人，搅得寅吃卯粮，徒有外表。直到最后抄了家，贾政才恍然悔悟，然为时已晚，叹息跺脚之余，仍需自己收拾残局。至于贾赦、贾珍，皆因身有世袭，领俸却无事，养成了淫佚好玩的习性，不是“成日家和小老婆嗑酒”，就是带领子侄和些世袭公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即使贾琏也算是半个“家长”的丈夫却亦淫佚无度，谁也不敢多言，只有贾母与祖上陈人赖嬷嬷、焦大敢直言不讳，就是焦大也被拖往马棚，糊了满口粪土。

薛家是荣府外亲，以薛蟠为家长，但是他亦是一个纨绔公子，只知憨玩憨吃、莽撞惹事，家内事一概不懂，只好任由家中下人按成例办事，薛姨妈、宝钗拿些主意罢了，这又是一个享其“位”不谋其政、不尽其“分”的“家长”。

家长身为父亲的，对于子女们的教养与婚姻，尤具权威性。关于前者，第四十五回赖嬷嬷一言即道破，她对宝玉说：

"当日老爷（贾政）小时挨你爷爷（贾代善）的打，谁没看见的，那珍大爷管儿子，倒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两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怎么怨的这些兄弟、侄儿不怕他。"第四十八回贾赦就为了收购旧扇子的事，打了贾琏。婚姻方面，迎春误嫁中山郎是贾赦的主意，探春远嫁亦是贾政定的亲，连宝钗的婚事，薛姨妈也要知会薛蟠。唯有宝玉有贾母护卫，贾政要他用功读书，贾母怕他搞坏身子；贾政教训儿子，宝玉大乘笞挞，贾母走来拦阻，声言："一生没养个好儿子！"成为情节中极微妙的高潮。宝玉的婚姻也是由贾母决定了才告诉贾政，他只有复议的分儿。这都是因为贾母身为人母，在贾氏宗族又德高望重，贾政身为人子，在孝顺父母的原则下，贾母宠爱宝玉，他管儿子，最终仍是敌不过贾母的权威性。

2. 妻、妾——母亲

《易经》（注疏卷四）"家人"卦有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礼记》（注疏卷二十七）"内则"亦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晏子春秋》更言："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礼记·郊特牲》亦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夫妻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权力上母权却是因父之妻的身份而得，所以不是绝对的、最高的[11]。为人妻的责任是"主中馈、奉箕帚"（《曲礼上》），要孝敬伺候公婆，对丈夫柔顺要"听"，还要教养子女，承担"家内"之事。

[11] 同注[1]，第一章，第14页。

贾府四家为妻为母的有邢夫人、王夫人、李纨、尤氏、凤姐，贾母与薛姨妈都已夫死从子，前面已提过，故不再说。第四十六回作者描述了邢夫人"禀性愚拙，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贪婪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自为'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

王夫人则将内事交凤姐，教养宝玉又有贾母、贾政在前，结果只剩下平日与邢夫人伺候贾母为事，然后就是享福拜佛。李纨是贾珠的寡妻，幸存一子贾兰，她“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第四回），堪称标准的为媳为嫂为母之妻了。尤氏于宁府管内事，却不能“相夫教子”，亦来荣府伺候奉承贾母、邢王二夫人罢了。凤姐是有名的“泼皮破落户儿”，除了独揽内事之外，还插手外事，贾琏也只得听任摆布。她会看贾母眼色，循贾母之意行事，又极尽娱亲之事，得贾母之喜爱，却因此得罪了自己的婆婆邢夫人。她会假意迎尤二姐入荣府，得人口碑却又蓄意逼死尤二姐，不负“夜叉”、“醋缸”之名，在在都显示了她过于聪明的性格，最终反送了自己的性命。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物就自己的禀性与境遇扮演着不同的妻的角色，到最后又在传统的夫妻观念下得到各自的结果。

下面我们再谈谈妾的位分。妾制在中国有悠长的历史，但自始至终又行一夫一妻制。妻、妾主要区别在与夫的结合方式不同，妻、妾又有不同的身份与权利，妻由聘娶，妾却是“纳”的，根本不行婚姻之礼，所以也不是合二姓之好，两家亦无亲属关系，妾更不能上事宗庙。●

⓬ 同上注，第 100~103 页。

贾府中的妾有不少，贾珍的四个妾在小说中，只陪侍尤氏、伺候贾珍，中秋家宴要行令了才叫她们入席。贾赦的妾虽未明写，想来亦是如此，第四十六回他要邢夫人向贾母讨鸳鸯为妾，结果惹得一身尴尬，“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第四十七回）。可见得妾之出身与奴婢实无上下，香菱亦是薛蟠买来的；秋桐原来是贾赦的丫鬟，给了贾琏为妾；尤二姐更是妾身未明的悲剧主角；赵姨娘生了贾环与探春，却无管教权，凤姐听见她啐骂贾环，便说：“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第

二十回）王夫人的月钱二十两，两位姨娘却只有二两，比王夫人的大丫鬟多一倍，与贾环一样（第三十六回）[13]。总之，妾的地位及分内之事皆是极低贱的，只比丫鬟高一等罢了！

3. 子女

《礼记·曲礼上》有言："冬温夏凊，昏定晨省，父命无诺"，"不蓄私财"，"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论语·乡党》亦云："出必告，反必面。"这都是人子之礼。到了清代，"八旗旧家，礼法最重……长上之所以待子弟，与子弟之所以事长上，无不各尽其诚，朝夕问安，入诸长上之室，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耸听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长上拱立于旁，后过而后行，宾主执后者皆子弟也；其教师也，亦然。子弟未冠之前，不令出门，不得已而出，命老仆随之"[14]。而贾府的子弟亦脱不了此礼法，小说中历历可数[15]，并且"满洲旧俗，读书人不肯涉标榜之习，皆以致用为本，故立德立功者极众，而文章一道，致力者鲜……以其为末务也"[16]。所以贾府的男子尤以武事为重[17]，然而以贾府之富，家风之滥，这些规矩多少变了质，最有才的宝玉，读书三日一撒网，五日一歇息，贾珍等人习射，也不过为取乐掩饰，贾琏的剑却用来追吓凤姐（第四十四回）。

至于女孩儿们"终究是要出门子的"，所以讲求"无才便是德"；"只以纺绩井臼为要"，李纨便是如此教养过来的；第四十二回宝钗还说黛玉："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线之事才是。"她自己就是"一个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人（第五十五回）。平日姊妹们除了晨昏定省，就是说笑、下棋、诵读、作诗、针线罢了，唯有探春、宝钗还曾与李纨、凤姐代管了一阵子的家内

[13] 小说中提到的各人月钱，尚有李纨十两，贾兰十两，凤姐等姊妹们各五两；贾环二两；贾母大丫鬟一两；王夫人大丫鬟一两，小丫头几百钱；袭人较特出，后来由王夫人份下给她每月二两一吊钱，视同姨娘；姨娘的丫鬟原为一吊，后来又减了一半。由月钱的多少可见各人之"地位"了。

[14] 同注[10]。

[15] 同注[4]，第464页。

[16] 同注[1]。

[17] 同注[4]，第495页。

事,并为大观园兴利除弊,颇表现了些才干。另外,未出嫁的小姑"三春"与钗、黛又尊于李纨、凤姐,这也是出自旗俗[18]。

至于丧礼,子女居丧尤需尽哀,"满俗丧礼轻于汉人,斩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缌麻廿一日,较之古礼似不及远矣,然其居丧也,衰服不去身,不听乐,不与宴,居宅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终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相率行之,无敢逾"[19]。所以第六十三回贾敬丧,贾珍、贾蓉"从大门外便跪爬至棺前,稽颡泣血",又"藉草枕苫"守灵。第一百一十二回,贾母出殡后,贾政返家居丧,在书房里席地而坐,想来亦是旗俗[20]。但是贾珍父子伴灵却仍乘空寻小姨厮混。

子女间长幼有序,"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第二十回),此句尚有批语:"大族规矩原是如此,一丝儿不错。"但是贾府的兄弟似乎没有怕哥哥的,贾环怕宝玉是因为怕贾母,宝玉又有呆意在心,认为"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第二十回)。贾珍、贾琏兄弟更狼狈为奸,搅出第六十五回尤三姐的丑局。但是在大礼节下,长幼有序仍然不可违,譬如元宵家宴,贾珍带领弟兄,跪着敬贾母酒(第五十四回)。

子女间尚有一个差别,就是正出与庶出,贾琏、迎春、贾琮都是贾赦的妾生养的,贾环、探春又是赵姨娘所生养,虽然庶出的子女与正出的一样是"主子",但其养生母出身低贱,且无见识,容易影响子女的品性,譬如贾环。凤姐亦曾说过庶出的"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事,如今有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就是这个原因(第五十五回)。而好强的探春与赵姨娘冲突,也出在认嫡母为母,不理邪慝的赵姨娘而起[21]。

[18] 同注[1],第466页。

[19] 同注[1]。

[20] 张爱玲:《红楼梦魇·红楼梦未完》。

[21] 同注[3],第117页。

4. 清客

贾赦、贾政、贾珍皆有清客相公,亦称门客或幕友、幕

宾，此辈人自古即有，称法不一，作用亦有不同[●]。贾府的这些清客只不过随着贾政、贾赦消遣取乐，有喜庆帮个场面，人格未必清高。贾赦、贾珍那边的只提到与他们饮酒作乐（第五、五十三回），贾政的几位还有些诗才，却不高，詹子亮、程日兴且具画才（第四十二回），第八十六回尚提到一位会琴的清客，他们大约都有些绝技，以便依阿取媚，由其对待宝玉的态度即可知（第八、十七、七十八回）。清客们是否常住于贾府，没有明写，但或有房间供他们来时起卧，否则第八十一回中一大早，如何就能请贾政回话？等到贾府被抄，败落下来，"清客相公渐渐的都辞去了，只有个程日兴，还在那里时常陪着说说话儿"（第一百一十四回）。由此可见此辈人物的性质。

● 同注●，第134页。

栊翠庵的主人妙玉，亦可称为大观园的"女清客"，只是她不依阿取媚，反而极高傲。她的出身本来就好，"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中用，促的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第十八回）所以荣府下了请帖，才接来栊翠庵住下，她除了念经修道外，偶尔也陪惜春下棋，与黛玉作诗唱合，贾母病了也来探望。她自称"槛外人"，其位分堪与贾氏姊妹比齐了。

不管如何，这些"清客"虽都是依附贾府，却仍为"良民"，比身为"贱民"的奴仆又高一等。

5. 奴婢

奴婢属贱民之一种，《清会典·户部》有注曰："四民为良，奴仆、倡优、隶卒为贱。"凡名列贱籍的，法律上明白规定其社会地位低于良民[●]，依清律例，契买之奴分红、白契，买契经呈报地方官，钤盖印信者为红契，若未经印便为白契，

● 同注❶，第四章第三节，第173页。

● 同上注,第185页。

前者子孙永远为奴,后者除年限久远者外,是许赎身的●。小说中第十九回,袭人“原是卖倒的死契”,即指红契,贾府中白契的奴婢未见提到。

奴婢是主人的资财,婚姻没有自主权,由主人为之婚配,第七十回:“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个廿八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好求指配。”男奴婚后,所生子孙,便为“家生奴”,永远属于主人所有,贾府中家生奴很多,总管赖大、赖升、林之孝等都是。买契的奴婢亦可由主人的恩典遣嫁出去,同时除去奴籍。袭人便是如此嫁给蒋玉涵,但若与男奴婚配了,她就再也无法除籍了。

奴婢犯了错,主人有权处罚,并可随时逐出转卖。譬如第六十一回,凤姐吩咐“把五儿打四十板,立刻给庄子上,或卖了、或配人”。王夫人房里丢了东西,凤姐又出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必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下,茶饭也别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甚至奴婢有丁忧,主人亦有夺情之权,不放守孝,袭人与鸳鸯即是例子(第五十四回)。以上都是奴婢所受的待遇。

但是“贾府是慈善宽厚之家”,“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譬如袭人兄、母想赎袭人返家,自忖道:“只怕贾府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因为“大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第十九回)。甚至“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第四十三回)。又除了赖嬷嬷的孙子赖尚荣的奴籍,并捐了一个州县官儿给他(第四十五回)。第七十二回林之孝更劝贾琏,家道艰难,把一些用不着的老家人,开恩放出去,则可见一斑了。

贾府的奴婢不从事生产,只服侍主子,从事家庭工作,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五十三回),但其等级分划情形小说没有明写。尤其贾赦、贾珍两处的描述不多,薛家奴婢也只有四五房,故笔者只着重贾政这边,综合其奴仆位分,似可

以图表 3-2-5 简示。表中仅能大约列个秩序，上边的是从事家庭工作的，下边的是专事服侍主子的。以下就小说明写的文字，谈谈他们的位分。

贾政这边的总管是赖大，之下有林之孝、吴新登、周瑞、郑华、来兴、来旺等夫妇。赖大的兄弟赖二是宁府的总管，他们的母亲赖嬷嬷是贾府的三五代陈人，所以极体面，他们各

位份	家庭工作	服侍主子
上 ↑ 中 ↓ 下	总管 陪事、一等管事 二等管事、银库 账房 库房 厨房 茶房 针线 浆洗 门子 坑厕行 马棚	妾 奶妈 大丫环 小厮头儿 老嬷嬷 小厮 小丫头子 女戏 道婆

图表 3-2-5　荣府奴婢位份表

有家住于荣府之外。林之孝、吴新登、单大良（疑为宁府管家）亦是如此，第五十四回，他们还请主子们年酒。赖大家内的园子就有大观园一半大，“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树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第四十七回），可知其富裕之程度。

林之孝也是 “荣府世代的旧仆，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第二十四回），他的妻子也在凤姐、赖大家的之下掌管内事，还徇私想撵出柳家的，引进秦显家的管厨房（第六十二回）。吴新登家的大约与周瑞家的同为王夫人的陪房，有些体面，不同于家生奴（第四十五回）。周瑞之职“只管春秋两季的地租子，闲时只带小爷们出门就完了”，周瑞家的也是“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第六回），他们住在府后门内一个院子，还自己雇了个小丫头使唤。来旺、来兴两

夫妇是凤姐的陪房，均各有执事（第七十四回）。上面说的这些奴仆大约是一等管事人吧，他们与赖嬷嬷等平日也陪贾母斗牌说笑（第二十、四十六、五十二回）；赖嬷嬷又直训宝玉，林之孝与贾琏促膝闲谈家计，探春称吴新登媳妇做“吴姐姐”（第五十五回）；贾母也说：“你们这几个是财主，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李纨、凤姐）的多。”的确，他们表面上位分低，却有权在手，可以敛财作大。鸳鸯也说：“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稍不得意，不是背地嚼舌，就挑三窝四，不过安静日子。”可见其仗势骄矜之态。果然贾府被抄之后，这些管事人一个个都缩头畏脑，连做官的赖尚荣也没助一把（第一百一十八回）。戚序本第四十五回的总评亦写道：“请看赖大，则知贵家奴婢身份，而本主毫不以为过分，习惯自然，故是有之，见者当自度是否可也。”这句话语意上似乎透露这是“贾府”特有的现象，评者亦有意贬之，为什么“贾府”会这样宠待陈年管事人呢？这是个疑问，笔者将挪于下章再讨论。

一等管事人之下或许是二等管事人（第六十三回），账房、银库、库房皆属之，而后厨房、茶房、针线、裁缝、浆洗妇、门子，以至于坑厕行及马夫马棚，大概是低下的职务与地方了吧！因为第七十三回贾母发落在园中开赌局的为首者，是打四十大板撵出园子，“从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钱，贬入坑厕行（庚辰本作‘坑圊行’）内”。而马棚是由贾府以前虏获的几家土番管理（第六十三回），下人婆子有犯错的，必先捆上交马圈里看管，即可知此处为最低贱的了。

专事服侍的奴婢们，其中以妾为最高，前面已说过，其次是主子的奶妈，但是奶妈多半年纪大了，倚老卖老讨人嫌（第八回）。所以主子身边又以一两个贴身服侍的大丫鬟最有分量，像平儿、鸳鸯、彩霞、袭人等，第三十九回里姊妹们还称赞她们一番。她们凭的是各人的才貌、品格、心思，比其他丫鬟高才选上去的。其下的丫鬟、丫头也是如此，自然分下等级，难怪小红凭其才貌，便一心想向上高攀。大丫鬟仗

着主子的面子，其他奴仆不敢得罪，但是服侍的主子本来位分不高又不得势，奴婢也跟着没体面。甚至连位分低的主子也被服侍位分高者的奴婢所欺，像迎春、邢岫烟、司棋就是例子（第七十三回）。本来所有的奴婢应对所有的主子服从的，但是贾府人多口杂，事实上很难如此。

各女主子随身跟班的老嬷嬷、小丫头，各依其位分数目各异，平时或夜间照管上夜或提水打扫干粗活。男主人则有小厮，出门时充跟班，平日守在二门传话，做些杂事，小厮当中也以伶俐的为头，焙茗、兴儿就是宝玉与贾琏的小厮头儿。

荣府除了奴婢之外，还有十二个女戏。女戏本属倡优之类，比奴婢还贱。但荣府的女戏是由好人家买来的年幼女孩子，不比外面的优伶，她们会吟唱弹曲，所以最初贾母与诸钗待之皆不错。直到后来遣放时，有几个散入大观园服侍诸钗、宝玉，其他的奴婢、管事媳妇却百般刁难，终逼藕、芳、蕊官三人出了家（第七十七回）●。

由上陈述，可知二府三四百的奴婢按其职分及地位，可以分了许多等级，在上的或有权，或有主子的面子，在下的各有人情世故，费劲钻营，因此使得人口本来极少的主子家庭，非但变得极为庞大，还带来了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贾府的败亡亦由此起。

● 优伶称"官"是当时习惯，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90页。



第四章 判定小说中布景与生活之合理程度

本章乃接上二章,对宁、荣二府的建筑布局、生活文字作一总检讨,分辨哪一部分的布景与生活较符合"客观事实",哪一部分"虚构"的成分较大。因为如果研究素材的"真假"不分,那得出来的结论亦是真假相混,便与本书的原始目的相违背了。至于如何分辨呢?笔者引进了红学家对曹家的考证,看作者的"主观经验"是否能解释上二章及小说中特出的疑问,另外也将绘出的图说与明清住宅与园林作一番比较,看曹雪芹笔下的布景是否脱离了他的"经验环境",而后综合之,作一判定。

笔者将本章仍分为两节,分别对府第与大观园的布景与生活进行论说,这样比较清楚。

第一节 府第与其内之生活

于第二章试绘宁、荣府第的配置时,有以下两个大矛盾:

(1)大观园与宅第的相关位置,也是贾赦院位置上的

矛盾。

（2）荣府厅院进数的矛盾。

后者，第二章第一节之三已归之为作者有意或无意的疏忽，这样的解答笔者以为是唯一的解答了。这种现象正显示了吾国人的习惯及建筑的“无名性”，一个几开间的屋子尚未挂上匾名时，可以随不同情况给它不同的称呼，像小说作者对二门、仪门、三门、三层仪门之混称，甚或同一称呼的建筑，会有不同的形式，譬如：山东衍圣公府（图 4-1-1）的仪门与揭阳县署（图 4-1-2）的仪门形式不同，笔者依描述所绘的角门又与洛阳县署的角门位置不同，这真令人摸不着头脑。正如宝玉刚入蘅芜院见了许多异草，便说出一大堆名字，又结一句：“年岁深久，人不能识，皆像形夺名，渐渐唤差了也有的。”（第十七回）

第一个矛盾还牵连到为何贾赦、贾政两处要隔断？为何做弟弟的住了荣府主要院落，服侍贾母，哥哥反而住了制式较低的“黑油大门”之内？周汝昌先生注意了这两个问题，并在曹家考证上做了一个“互证”，简单地说就是，他由小说中举出许多证据说明贾母对待贾赦、贾政之感情很奇特，两兄弟的住处也很不寻常地被称为“这边”、“那边”。周先生就取用曹頫过继给曹宣一支的事实来互证，原来曹寅死后，其子曹颙没多久亦死，康熙为抚念曹夫人孑然寡母，令将曹宣（曹寅孪生兄弟）之四子曹頫过继给曹寅这一支，而曹雪芹于小说中塑造贾政此人物，正是取影曹頫，贾母即影射曹寅的夫人，贾赦则是曹頫的某位哥哥，这样曹寅夫人并非二兄之母，两兄弟也有了一层过继的隔阂在，表现在建筑上的，就是弟弟住在主要院落，且两处隔断，经济独立，但是为什么曹雪芹又明写贾赦、贾政是贾母的“亲生儿子”呢？周先生也有一些理由，在此不再说明了[1]。但是这样的互证（赵冈先生已修正曹寅的孪生兄弟、曹頫的父亲是曹荃），尚留下一些疑问，就是曹頫真的有兄弟与他同住在织造署或北方的曹家吗？尚且做了官，能使两院在“小说”中有这

[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 151~1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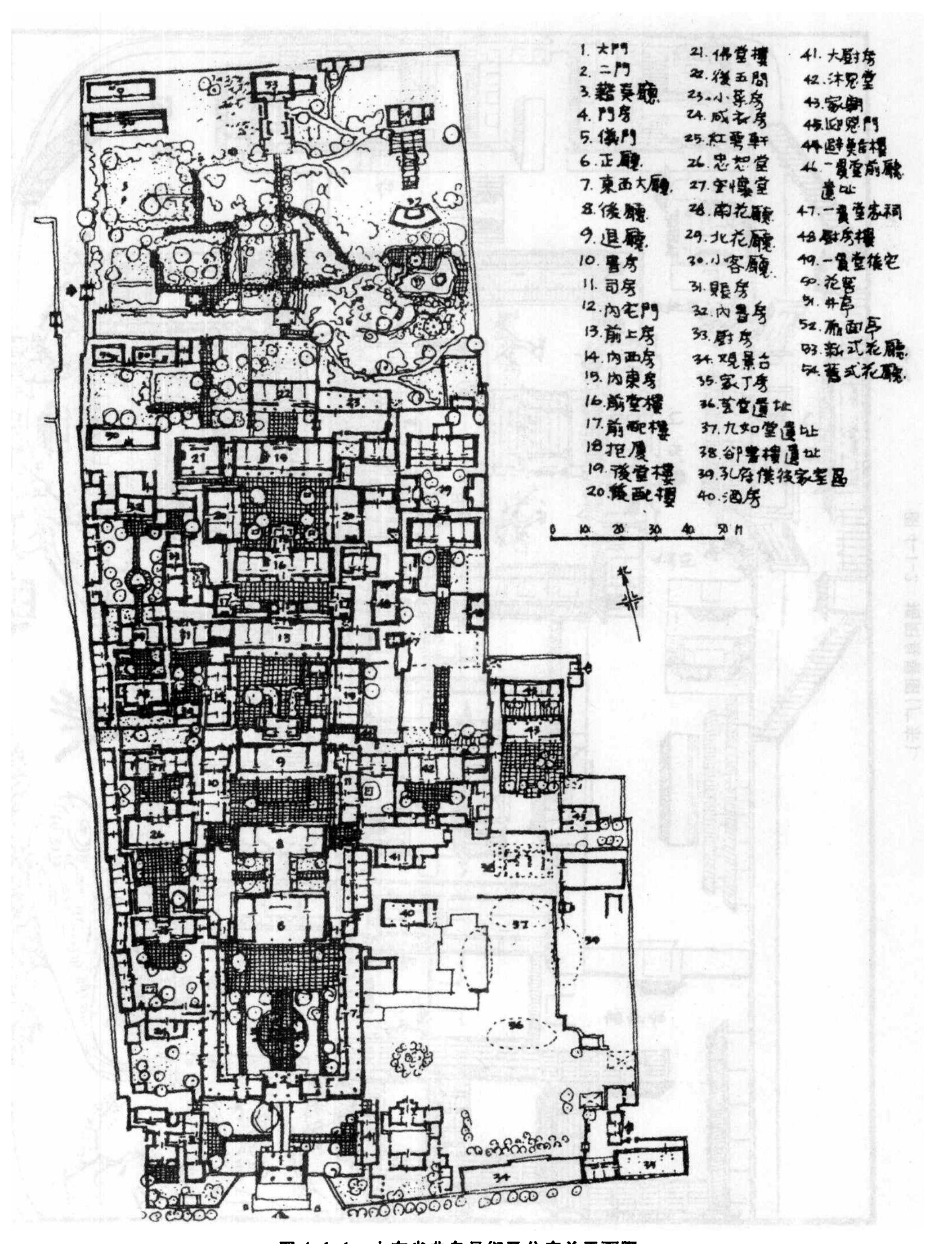


图 4-1-1 山东省曲阜县衍圣公府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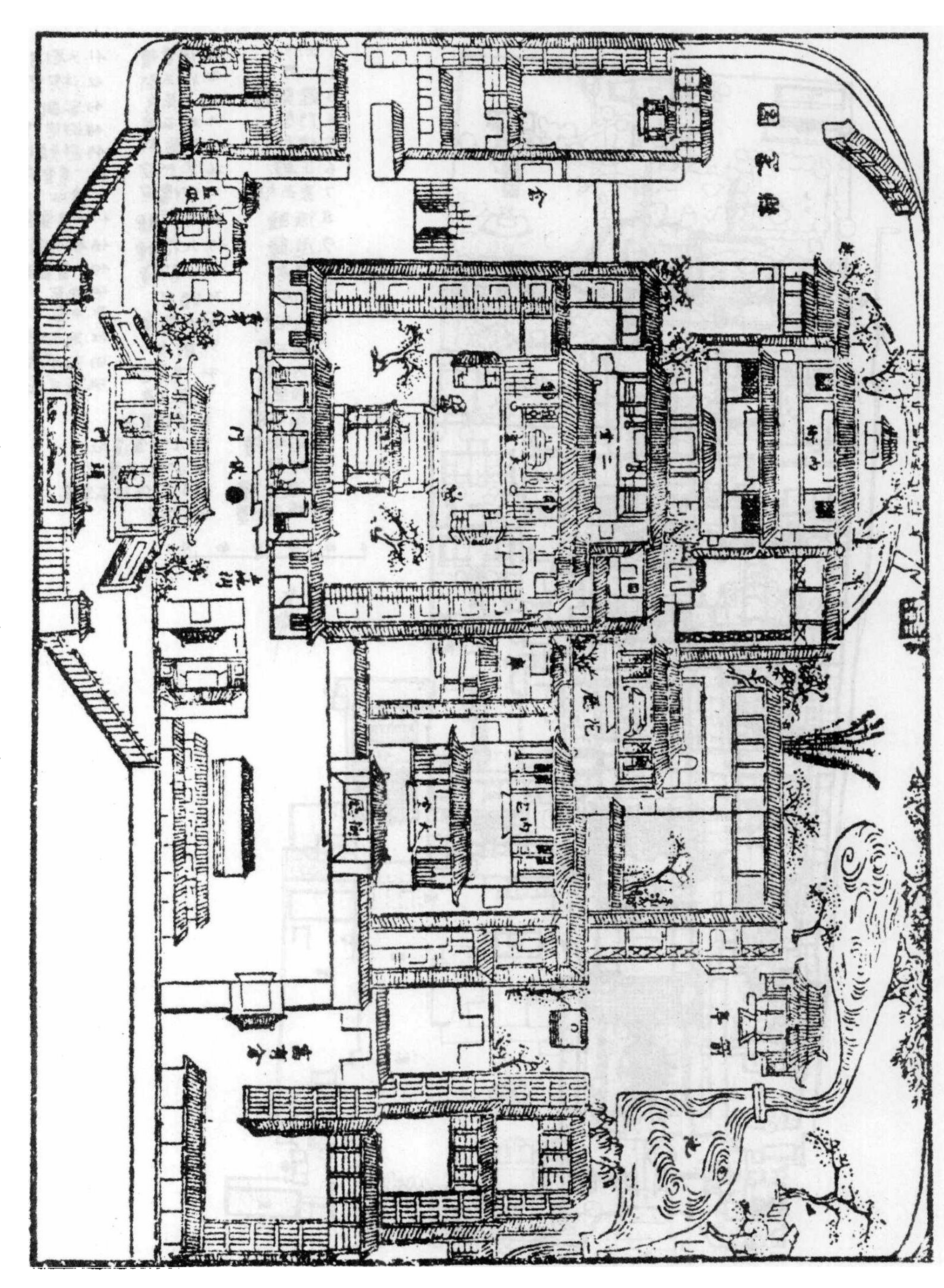


图4-1-2　揭阳县署图(广东)

么多乖隔？要解答这些问题，实在是考证上艰难的工作，我们科学求真的态度可以收兵了。

若就绘出的府第配置看，凤姐院的位置也有点不顺当，它位于主院、西院后头的中间。凤姐掌管内事，回事的各媳妇必须走夹道到倒座，才不会干扰上房，这样的动线并不畅顺，但是小说的描述却再无可商榷了。并且明清时代的大宅平面都是由三合、四合院发展出来的，除了主轴显明之外，其余的房舍庭院尺度都是因地制宜，无一定格局，凤姐院已在正房后头，并不破坏主轴。因此我们只能承认，上述的不便仍是"真实"配置的结果。

小说中作者描述的生活，最特殊的疑问，莫过于贾府风俗——对陈年老管家、奶妈等家人极尊敬。据高阳先生的论证，这也是曹雪芹的主观经验[2]。曹家始祖随清室一同入关，后来归于"正白旗包衣"，也就是皇帝的奴仆；同时，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幼时的保姆，曹寅又是康熙的玩伴。有这两层关系，曹家因此领了三代的内务府织造之职，在当时真堪称为"天恩"。而曹家因此推恩"位分"、"际遇"相同的老家人与乳母，终成了家风，雪芹则据实地写入了小说。这样的推论笔者以为是合理的。

综上所说，故事中所描述的贾府，仅有贾政、贾赦、宁府三处配置上无法接连的疑问[3]。至于三处之内的建筑与生活对应情形，尤其描写最多的贾政这边的荣府，笔者认为仍属"客观事实"，可供进一步的研讨，逼近本书的原始目的。

❷ 高阳：《红楼一家言》，第28~35页。

❸ 若由文学创作观点来看此问题，较易解决此疑问，请见第五章第二节之二。

第二节　大观园与其内之生活

首先，我们将大观园与18世纪清初的园林作一个比较。我国园林一般分两大类：一是帝王的苑囿，一是私家园林。我们先看后者。明清时代的私家园林盛况可谓空前，北

1.腰　门	17.与谁同坐轩
2.远香亭	18.笠　亭
3.南　轩	19.浮翠阁
4.郁风亭	20.倒影楼
5.小飞虹	21.见山楼
6.小沧浪	22.荷风四面亭
7.得真亭	23.雪香云蔚亭
8.玉兰堂	24.北山亭
9.香　州	25.绿绮亭
10.别有洞天	26.梧竹幽居
11.柳荫路曲	27.东半亭
12.宜雨亭	28.海棠春坞
13.三十六鸳鸯馆	29.绣绮桥
14.十八曼陀罗花馆	30.枇杷园
15.塔影亭	31.玲珑馆
16.留听阁	32.春秋佳日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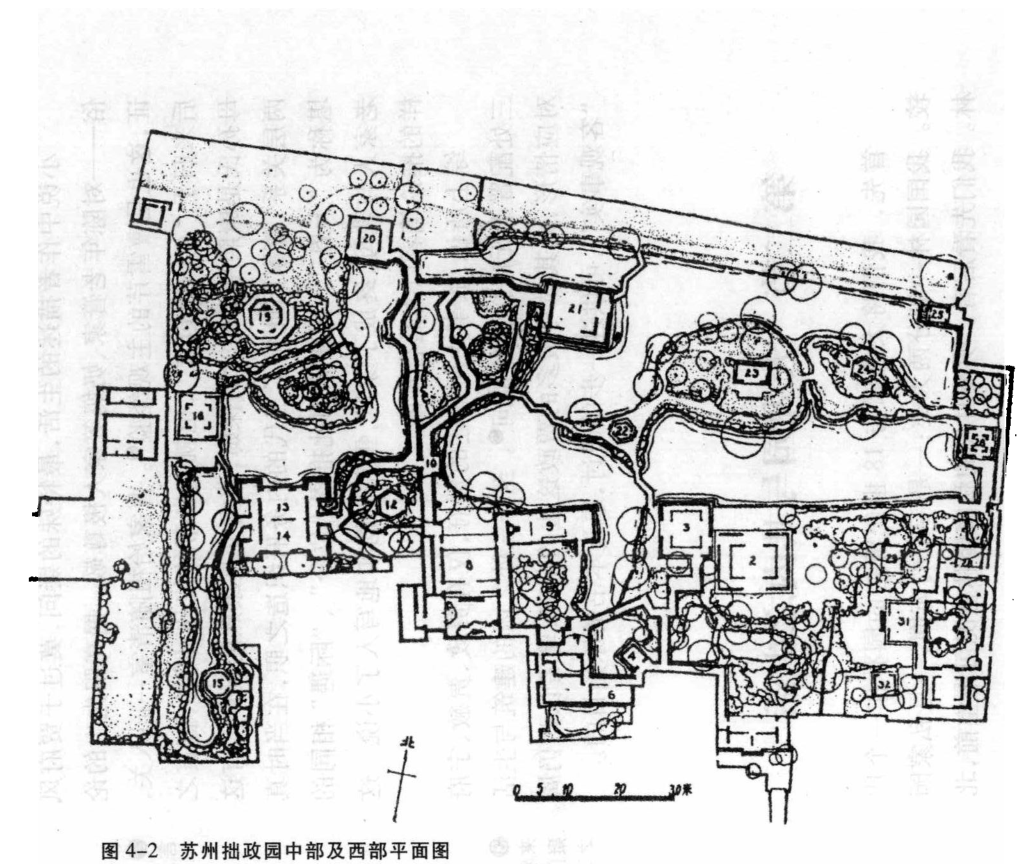


图 4–2　苏州拙政园中部及西部平面图

方以北京为中心，南方则以扬州、苏州、杭州、南京为多。设计的水准也已登峰造极，达到成熟阶段。就目前能找到的园林平面图，拿来与绘出的大观园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大观园与它们最大的差异有三点：

一是园内有许多院宇。不管怡红院还是暖香坞，都是些院墙围出的独立四合、三合院。而一般园林却是以单栋不同的堂、馆、楼、亭配合山水坐落园中。譬如南京行宫的西园、恭王府的后花园，其配置中能称得上院落的，也只有一两处。即使苏州园林的代表作拙政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四墙围闭的院宇。

其二，大观园除了各院落内的回廊，院落间、景物中却没有任何廊道。第十七回贾政、宝玉一行人赏完主要的十分之五六后，匆匆游过剩下的景物，作者用了几个套语，其中有“长廊曲洞”。但是此回之后，园中人来人往，从没有走过任何廊道。只有第三十八回描写藕香榭时，称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这个“廊”有头无尾，似乎只为接岸当桥用了。反观明清一般私园，却以曲折廊道、粉墙、小桥连接或隔阻，造成变化多端的空间为一大特色，而大观园可说完全没得到此项设计真髓。

三是大观园有正殿大观楼、含芳阁、缀锦阁，有栊翠庵及前面提过的玉皇庙、达摩庵。这些在私园毫无疑问是万万没有的。

这三个重要的差异点已可证明：大观园与同时代的私园是大不相同的。下面我们再试着取皇室的苑囿来衡量一下我们的大观园。

清代的苑囿如果细分，还可分为两类：一类的例子有故宫的御花园、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这些园子大致都是宫殿间布置些山石树木，或者在故宫内辟一地块，仿江南园林引水造山、筑亭建阁。另一类则包括了西苑（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热河离宫及被八国联军所毁的圆明、畅春、万春三园。它们的设计原则却是在大自然风景区，兴建不同的

建筑群，包括行宫别馆、塔寺庙宇，有着为数不少的多层多进的大院宇，于其间才配上亭台楼阁、长廊曲道彼此相连。某些地块甚或完全模拟江南，开一条“苏州河道”，仿建柳岸街坊。皇室族人等便在其中办公、休憩、赏玩。

拿大观园与上述苑囿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大观园似乎与后一类苑囿相仿，是它们的具体而微。只差尺度缩小得厉害，非但院馆小，大观园又不在大风景区，只能在院馆间布下私园的山石花木、流水亭台。大观园有“小号苑囿”的意味。这样的变形苑囿在明清，甚至明清以前会有吗？

大观园是个很特殊的园林。小说里大观园是元妃的“省亲别墅”，规划的目的就不同于私园。那么明清是否有类似目的的园林存在呢？我们找不到真实的例子印证。“皇妃省亲”又是否确有其事？据赵冈、周汝昌两位先生考证的曹家历史，元春射影的对象仍不明确[4]，只找到曹寅的长女当了王妃，王妃返家自然不必盖“行宫”。周汝昌先生找到一个雍正十三年“人子事亲”的史实，记载着“庄亲王、果亲王曾奏请各迎妃母于邸第”[5]。但是也没有说要盖多院落的别墅。赵冈先生认为元妃省亲是曹家四次接驾康熙南巡的代笔[6]，可是南京行宫的花园显然又不同于大观园的内容。

另外，至于描述的园中生活，笔者认为许多生活细末与习俗仍和宅第内的生活有共同处，可以归并于“客观事实”。当然，其中亦有许多“不合理”的，最基本的就是“女孩儿入园居住”，此事在当时是否有例可循？要找这样的印证实在很渺茫。因为就一般的了解，私园主要是供男主人会友游观欣赏的，正如探春笺邀宝玉所言：“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一二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女眷出入其间，也只在家宴或无外人入内之时，譬如：第五回会芳园内赏梅花；第十一回庆贾敬寿辰，会芳园内排家宴，凤姐与宝玉均被邀往与尤氏等女眷一起。而园内供居住用，也仅限于为男主人设些简单卧榻、

[4]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93~95页。

[5] 同注[1]，第467~468页。

[6]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研究新编》，第158页，附注十二。

书房、静僻小院，供主客静习修养，如小说中的梨香院。要像诸钗、宝玉各居一所，常年在园内，与当时礼教生活显有乖违了。

讨论至此，若再加上上章所发现的布景上的大疑问：

（1）大观园与会芳园无关。

（2）有十分之四五的余白。

（3）尺寸上无法与宅第凑合，且有诸钗行走其间会很累的矛盾。

（4）其他景物及相关位置描述之矛盾。

都无法以逻辑推演说明圆满，即使考证上的解说亦有其局限性，要想得到完全的解答，我们只能求助于"文学创作"观点了。以"文学创作"观点，许多考证线索都可以代表作者主观的经验，但是经过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作者的想象力，便一并服务于文学创作的目的，成为所谓的写实主义的小说，当然如果想象成分逾越了某种程度，便不能再称为写实主义小说了。

综上所言，笔者以为作者笔下的大观园是虚构的，是想象的，是文笔园林。



第五章 小说中建筑布景之空间分析

本章是本研究的主题所在，将承续上章所得之结论，分别由写实与虚构两观点来看宁、荣二府第与大观园之建筑园林空间，归纳并抽取发现其中的机能与象征意义。这里所谓的机能，即指一般建筑上所称的机能；而象征意义则因写实、虚构二观点的不同，可分为建筑与文学上的象征意义。所谓建筑上的象征意义是合乎客观事实的建筑布景，在其内生活的人们均对其产生较固定普遍的情感，此情感我们就称其为建筑的象征意义。而后者指的是小说作者为了文学的目的，将建筑布景做有意的处理，并且脱离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只为造成由文字所传达的某种空间的氛围，以容纳小说人物、事件、情节的推展，此氛围就称其为建筑布景所蕴涵的文学上的象征意义了。

本章亦分两节，一节分析尚合乎客观现实之府第空间，从中寻求出一个具普遍性的空间基调；次一节将讨论虚构的大观园，看看作者如何运用他的园林知识与意念，处理小说中的建筑、布景，以达到它的文学上的象征意义。

第一节 宁、荣府第

本节的目的，在将小说描述的家宅生活，从一般习俗到细末行为，对应到二府第的建筑布景空间，藉以发现后者所包涵之机能与象征意义。本节论说的方式，是将整个宅第分为四个尺度层次——府、院、房、间——来陈述。此四字的详细定义将于各小节再作说明，笔者这样分划，是因为发觉此四者有其阶层性，能清楚地表现二府第空间之组织模式，亦能涵盖全府最大直到最小的室内空间，当然，这中间还需要加上一些关节性、附属性的空间，譬如义学、私巷、大门、穿堂、夹道、门槛及窗等，才能掌握空间的整体内容，事实上，这些"关节性"的空间在生活中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笔者将按其所属之尺度层次，分于上四者之小节中分析解说。

最后一小节，笔者将总结四小节之讨论，寻出二府第居住空间之基调，能清楚、便易地掌握其空间组织的内涵与原则，同时亦能适用于一般的传统住宅空间，这是本研究所期希的结果。

1. 府

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国公在世时，官造留下给他们嫡系子孙的，依明律"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原造房屋，不得以无官违式论"[1]，清律"父祖有官身殁，虽曾经断罪者，其房仍许子孙居住"[2]。事实上，房屋之外，其他车马、衣服等物也不禁止子孙及其家属使用。这些在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使得官吏的家属成为社会上一特殊的生活群体。而府第、高墙、豪门自然亦成为一般百姓眼中敬畏羡妒之位势财富的象征了。[3]小说中首次介绍两府，作者安排由冷子兴及贾雨村冷语话老宅，正明白形容了这种心理（第二回），对话中也很自然地提到："从他老

[1] （明）李善长：《明律集解附例·礼仪房舍》。
[2] 清律例"服舍违式"条例。

[3] 宋时"执政亲王所居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宋史·舆服六》）。其实宫殿、府邸、公馆、第、宅、家自来是有等次的。

宅门前经过……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园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尤其是大门，堪称整个府第对外具象征性的部分了。所谓“侯门深似海”，除了门饰、间数制度之外，平常正门又不开，只留两旁东西角门出入，只有喜丧、年节或迎送高官时，才打开直通到底，更增加了神秘感及庄严气氛。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二府正门大开一路直到正堂，“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庚辰本加一‘灯’字），点的两边金龙一样”。两门间的街上也设着二府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不准过。第六十三回贾敬丧事，于宁府门前还起了鼓手棚、牌楼等。第七十五回尤氏由荣府返家，夜里省得套车，徒步过去时，两边的门子也把行人断住。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二府正门甚至面临的街道，也都成为二府的外围领域，含富着威吓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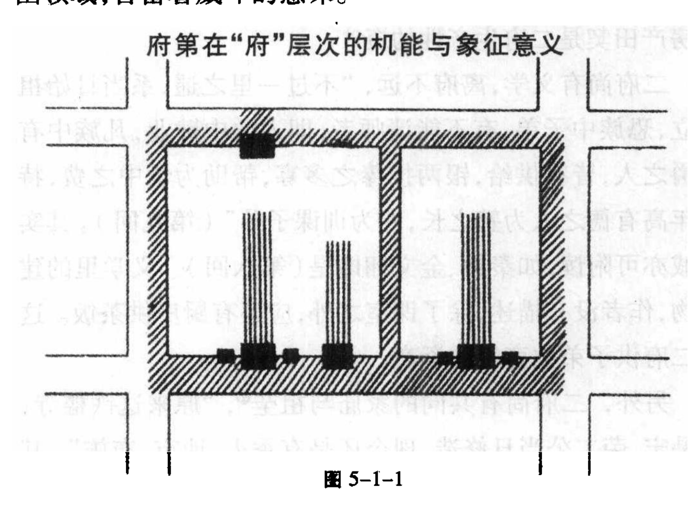


图 5-1-1

门上有门子、班房，原为有客来访传报主人之用，但是这些人也容易养成仗势欺人、嫌贫拒卑的陋俗。刘姥姥初次往荣府，不敢往正门去，小心翼翼地蹭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的……”由此描述，可知一斑了。门子五日一班（第六十回），但是人数小说中没提到，倒是后门明写了有四人，且皆是小厮，供差遣、买物、传车。后门接着园子，是为内闱，所以小厮的班房

在外,一般来说此门门禁较松,刘姥姥后来就从此入府,宝玉出外溜达、贾瑞落荒而逃也是走此门。

府第其他的门尚有秦氏丧于会芳园围墙开了一门,起宣坛乐台(第十三回),尤二姐丧事停灵梨香院,临时开了对街一门(第六十九回)。这都是因为年轻媳妇、贱妾之丧不能由正门出灵所致,这也可见得正门的庄严性不容破坏。

另外贾赦处、薛家宅亦"各立门户",自然威势不比两府的正门了。

除了二府第及南京老宅之外,贾家的其他资产如义学、庄屯与家庙、祖茔亦同样显示了二国公之后的财势。依第五十三回的描述,宁府有八九个庄子,荣府有八处地方,面积比宁府的还大几倍, 每年年尾庄头要将一年所得的银两及产物,大约依一定的比例送往二府。庄屯连同二府其他的出租房产田契是二府生产性的资产。

二府尚有义学,离府不远,"不过一里之遥,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之长,专为训课子弟"(第九回)。其实亲戚亦可附读,如秦钟、金文翔即是(第八回)。义学里的建筑物,作者没有描述,除了课室之外,应还有厨房供茶饭。这是二府供子弟教育用的资产。

另外, 二府尚有共同的家庙与祖茔[4],"原来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其作用在"以备族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贴, 好为送灵人口寄居"(第十五回)。每年清明、祖宗祭日,皆要备下年例来此祭祀(第五十八回)。依清《户部则例》言:管祖茔的奴仆于主人被抄产时不收官[5],所以第十三回秦氏托梦凤姐说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所以劝凤姐"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

[4] 此处的"家庙"不同于"宗祠",前者指大户人家出资支持的寺庙,通常在祖茔附近;后者才真是祭祖先的院落。譬如第五十八回老太妃薨,朝中大祭,贾母亦参加了,他们的"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此内比邱尼焚修……"在本省现在一般人对"宗祠"与"家庙"已混称了。

[5] 清《钦定户部则例》:"旗员缘事抄产应行入官人口内,有看守坟茔家奴,令该旗查明,取其切实印结送部,免其入官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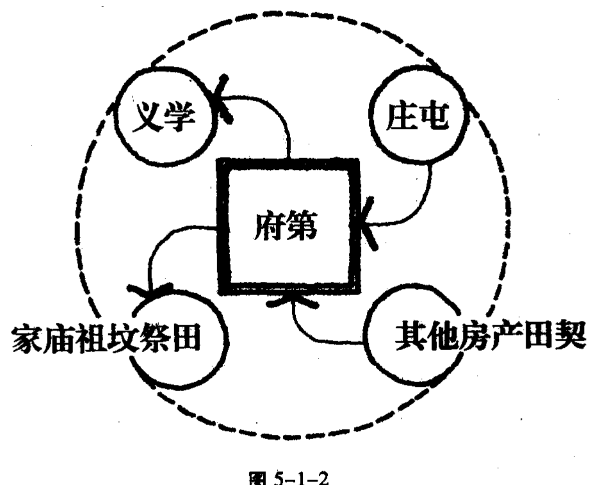


图 5-1-2

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没有典卖诸弊。”因为“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由上引文可知，非但守坟奴仆不入官，就是祭祀产业也不没收，可见得这份资产对官宦人家有多重要了。

从另外一些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二府财势外显的情形，不过这不是透过资产、宅第，而是透过府里的人外出时所显示的。最明显的有出殡行列、路祭的场面；宝玉出门，奴仆前呼后拥的状况；即使袭人返家探母病，凤姐也要嘱咐穿好的衣服，“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二间房子”，且自带铺盖去，“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这些是二府的“规矩”（第五十一回）。第一百一十九回凤姐送巧姐儿至乡下刘姥姥家中避难，刘姥姥“也不敢轻亵巧姐，便打扫上房让给巧姐、平儿住下”。

以上都是“贾府”的财势尊贵，外显在资产、建筑、空间上的情形，若就“府”的内部而言，居住者的人际关系不同于现代的 “社区”，亦不同于民间的同氏同宗的大家庭。“府”还包括了主仆的关系在内，好像一个小型的“家国”

一样,有父子有君臣的关系。只是这个群体基本上是消费性的,不具生产能力,因此"府"所代表的涵义,与"府第"本身所带的象征意义,就极具特殊性了。因此贾雨村道出了二府"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此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哪里像个衰败之家",即以建筑所显露的"气象"来判定一个官宦之家的兴衰与否。冷子兴也回道:"……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接下去便很自然地转入贾府的生计、人口与子孙的话题去了。因此"府"字在中国文字里的涵义是相当笼统的,正表示了"府第"的象征意义是极其丰富的。

2. 院

"府"之下有"家"有"院",在第二章已澄清二府第内有四个"家"计单位,这里尚不包括奴仆之家。其实"府"、"家"在语意上,抽象的伦理、社会、政治的意味很浓,尤其是"家",而"院"之纯建筑的意味就强多了。但是由小说中使用的"院"字的情形,我们又可以发现"院"之所指,仍嫌模糊,大致上可分两意。"院"可以由几个四合或三合的"庭院"组成,譬如:前厅后舍俱全的"梨香院",贾赦住处被称为"北院",下人房区也被称作"南院"、"东大院"。贾母这边的"西院",至少包含了垂花门、花厅、上房后院等几层"庭院"(第二十八回)。"院"也可以仅指一个"庭院",是其简称,譬如"后院"、"正房大院"(第二十二回)。(参见图 5-1-3、5-1-4)

若顺着上述的"院"的语意,笔者为了下文的分析方便,径将府第大门内几层主要的院落称之为院,是为"正院",这是小说从没提过的名词。这样一来,二府便分别都有一个正院,贾赦处亦是。贾政的正院加上东院、西院、凤姐院、梨香院、南院、东大院、薛家宅及一些附属零碎空间,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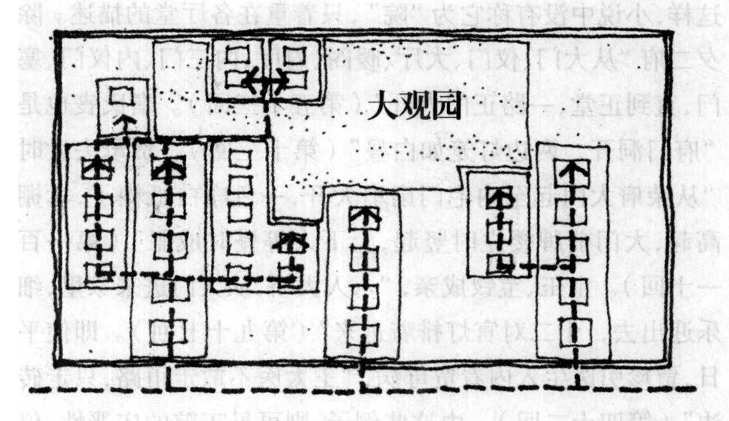


图 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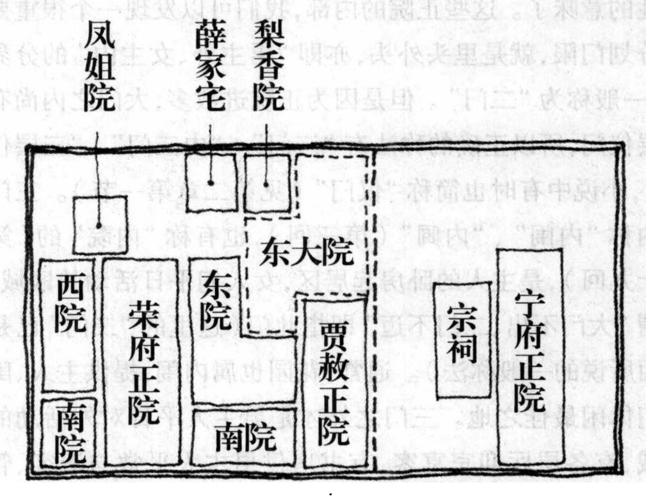


图 5-1-4

可以合为整个贾政这边的荣府了，其中东大院、南院内部的情形，小说中没有详细描述，但就上下文可知是下人奴仆居住与工作之空间，包括卧室、厨房、茶房、马圈等，与主要供主人与贴身服侍的奴仆居住使用的其他各“院”，仅有上下分的意味，自身并没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下面笔者将分别说明这些“其他各院”的机能与象征意义，并引入造成“院”内外之别的门限，亦即一般称的“二门”，一并讨论。

（1）贾政、贾珍处的正院是宁、荣二府的主要院宇，其活动多是“全府性”的，这在上小节也略提到，也就是因为

这样，小说中没有称它为"院"，只着重在各厅堂的描述。除夕二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第五十三回）。秦氏丧也是"府门洞开，两边灯笼如白昼"（第十三回）。贾母去世时"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一色净白纸糊了，孝棚高起，大门前牌楼立时竖起，上下人等登时成服"（第一百一十回）。宝玉、宝钗成亲，"八人大轿，从大门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官灯排着进来"（第九十七回）。即使平日，贾珍引医生人内看贾母病，"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砖边"（第四十二回）。由这些例子，则可见正院的庄严性、仪典性的意味了。这些正院的内部，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分划门限，就是里头外头，亦即"男主外、女主内"的分界线，一般称为"二门"。但是因为正院进数多，大门之内尚有一层仪门，所以正确的称法有"三门"、"内三门"、"三层仪门"，小说中有时也简称"仪门"（见第二章第一节）。三门之内称"内闱"、"内阃"（第三回），也有称"内院"的（第五十九回），是主人的卧房起居区，女人们平日活动的区域，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指此门（这里的"二门"已是上面所说的一般称法）。通常，花园也属内闱，提供主人、闺女们休闲最佳之地。三门之外才是男主人平日对外活动的区域，有各层厅迎宾宴客，有书房供男主人平常与清客、管家人起坐闲谈、商量家事，平时此门都有男主人的小厮在此守候传话。第三十六回贾母就是告诉贾政的小厮头儿，不许宝玉出此门。第一百一十回贾母出殡，荣府人少，总管为了怕生事，"一时三更三门掩上，男人便进不去了，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第五十九回贾府大人们往送老太妃出灵，赖大也是"日落时便命关仪门，不放人出入"（此"仪门"依笔者据上下文判断应是"三层仪门"之省称），可见内外界限之严谨。

只有某些特殊状况，外面的男人才能进入内闱，譬如：医生进来看病；贾赦叫进奴仆金文翔问话（第四十六回）；

贾芸也是经由宝玉的授意，才从后门由小丫头带入属内闱的大观园来，老嬷嬷还嘟哝怕上房王夫人知道（第二十七回）；大观园盖好，又要请花匠进来种些树，凤姐吩咐园内各女眷严禁些，还用帏幕一溜围起花匠工作的地方（第二十四回）。即使贾珍自己回上房，因为入三门走得急，里面近亲堂客内眷在座，听"有人报说大爷进来了，吓得众婆娘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第十三回）。贾政怒打宝玉一节，王夫人得了信，"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也是同样的情形，显示了三门分内外男女的性质。

其实此门除了分内外，还有上下之分的意味，最明显的是第十一回的贾母生日，在正堂开宴，奴仆们从此门跪至大厅磕头拜寿。此门同时也是奴婢等位的界限：金钏犯错被逐出内闱；第六十一回凤姐命将柳家的撵出去，打四十板，不许再进此门；第五十五回还提到家下人试探李纨、探春办事如何，一出此门，便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这些都是例子。

除了三门之外，正院大门之内的第一仪门，亦有门限的作用，这可以由女眷送行接客看得出。第四十八回薛姨妈、宝钗送薛蟠出远门，送至仪门；第九十七回贾政外放粮道，子弟们送至十里长亭，内眷则送至此门；第一百零五回荣府被抄，贾赦、贾政送北静王、西平王至此门，这是较郑重的送行门限。但是一般状况，只接送于内三门，譬如第七回凤姐应邀往宁府赏花，尤氏等接出此门，送时才至大厅，第三十六回送史湘云，诸钗只送至男女之界的三门。其实仪门明清时代各官署皆有，仪门之内是莅事堂，其名之意乃取"有仪可象也"，增加了官署的威严气氛[6]。

[6] 按《辞源》之解释，可见上章揭阳、洛阳县署图，及曲阜衍圣公府总平面图。

正院是府第最重要的院宇，而荣府里，贾母住的西院则属第二重要的了。

（2）西院在正院西边，以夹道隔开，又以南北二穿堂往东联络。西院由于是贾府辈分最高的贾母所居，所以不少全府性的内部活动在此举行，平日内眷也晨昏定省，常来此说

话，帮着消遣。但是毕竟当家的儿子贾政住在正院，所以西院便成为荣府第二重要的院宇。西院比正院院落少，不过二门（垂花门）内有一个大花厅，之后才是贾母上房、后院，二门外另有一个厅及宝玉的外书房，宝玉的小厮平日便在此门伺候（第二十四回），第三回王夫人说到宝玉“纵然他没趣，不过出了二门，背地里拿着他的两三个小子出气”，即指此门，也是一个内外上下之门限。

东院小说中没有详细描述，笔者臆测银库、账房、库房在此，一些二等管家人可能住于此，甚或赵姨娘、周姨娘亦居于上房后院东边的院落。总之其重要性又不比西院了。

（3）凤姐院较小，仅供贾琏、凤姐、巧姐儿及贴身奴婢起居坐卧，院的位置也奇特，第四章已说过，正好在西院、正院之间，多少象征着凤姐掌内事，周旋于贾母与王夫人之间的情状。它的二门就是倒座对面的影壁后的院门，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第三回），“也有”二字之后，尚有脂批：“二字是他处不写之写也。”可见得正院、西院等的二门都有小厮侍候。凤姐院门共有八个小厮，分两班轮站，但是小厮不全属男主人，贾琏、凤姐各有四个心腹。因为此院已在北院的内闱，诸钗奴婢来往贾母、王夫人上房常走此处，所以此门内外分界之意已混淆，也因此用的小厮是“才总角”的少年们，还加一个影壁。不过贾芸有事求凤姐，仍只到院门等（第二十四回），周瑞家的带刘姥姥拜望凤姐，也是先将姥姥安置在倒座，自己进院门，问好了才带进去（第六回）。也只有特殊情形，小厮兴儿才能进院内，因为凤姐要问话（第六十七回）。

凤姐平日仍在自己的院内管“内事”，贾琏则在正院的外书房管事了。

（4）薛家最初住的梨香院以及后来住的一所“幽静房舍”，都在正院上房之后的东北，大约各有两个院落（见第二章第一、二节），已离正院较远，只有角门通夹道过来，后来又包入大观园，可见是较独立的院落，梨香院且是“当日

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可见两院最初起造就有特殊用意了。

梨香院虽没有提到有“二门”，但是“前厅后舍俱全”，已点明了前后的关系。而另外那一个院宇前八十回也没有写出“二门”，不过第四十八回薛蟠出远门之后，“外面只剩下一个男人……（薛姨妈）命那两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仍然有里外之分，到续书第八十五回则明写了“二门”[7]。

（5）堪与二府正院重要度相比的院宇，只有宗祠了，宗祠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公及列祖的神明常在之处，位于宁府正院的西边。其空间则完全是仪典性的，除了表现在空间本身的序列性上，建筑的形式上，甚至横匾对联上，作者也极详细地传述了其字句（如图表 5-1-5）。

[7] 其实，续书者撰写续书，不像曹雪芹那样注意礼法，早已有人指出，在此也举些有关的例子，可见一斑：第八十八回贾芸径入凤姐院，出来时还是小红送至院门，第九十四回焙茗入大观园怡红院找宝玉出来，这些都不合内闱规矩。

<table>
<tr><td>棂星门</td><td colspan="3">黑油漆栅栏内</td></tr>
<tr><td>五间大门</td><td>匾</td><td>“贾氏宗祠”</td><td rowspan="2">衍圣公
孔继宗书</td></tr>
<tr><td>仪　门</td><td>联</td><td>肝脑涂地　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　百代仰蒸尝之盛</td></tr>
<tr><td>院　中</td><td colspan="3">白石甬路，两边苍松翠柏</td></tr>
<tr><td>月　台</td><td colspan="3">青绿古铜鼎彝等器</td></tr>
<tr><td>抱　厦</td><td>匾</td><td>九龙金字　“星辉辅弼”</td><td rowspan="4">御　笔</td></tr>
<tr><td rowspan="2">槛</td><td>联</td><td>勋业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间及儿孙</td></tr>
<tr><td>匾</td><td>闹龙填青　“慎终追远”</td></tr>
<tr><td>五间正殿</td><td>联</td><td>已后儿孙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荣宁</td></tr>
<tr><td>正堂上影</td><td colspan="3">香炉辉煌，锦帐绣幕
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
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td></tr>
</table>

图表 5-1-5

宗祠每年有数次大的祭祀，包括除夕、元旦年节、上元、春秋分、四时荐鲜、祧祭[8]。小说中则只提到中秋朔望之礼，年节也是到元月十七才掩宗祠、收影像。详细描述的只有第五十三回除夕祭祀（参看第二章第一节之二），其叙述大约与《满洲四礼集》“家祠祭祀仪注”的除夕仪节所叙大致相合[9]。若绘出其排位，可得图5-1-6，左图是贾敬主祭的排位，右边的是贾母带领众人的，其中排位最基本的原则有四：槛内槛外是男女分界处，仪门内外是主仆分界处[10]，及左昭右穆、男东女西，昭穆制是依古宗庙制而来[11]，男东女西则不知出于何处。

除了上面的全府性的祭祀外，小说中还提到贾政、贾琏出远门及返家时，亦要拜过宗祠及贾母（第三十七、九十七回），连众子侄也随往拜（第一百零四回）；贾政升了官，至朝廷领旨谢恩回来，也是先给宗祠里磕头，再来给贾母磕头

祖先影像
贾　敬
槛 内
槛 外
贾母
邢夫人
王夫人
尤氏
贾赦
贾政
贾蓉
贾芷
贾珍
贾琏
仪门 内
仪门 外
家下人
／贾敬主祭／

祖先影像
邢夫人
王夫人
尤氏
李纨
贾　母
贾敬
贾赦
贾蓉
贾芷
贾珍
贾琏
家下人
／贾母主祭／

图5-1-6

[8]（清）索宁安《满洲四礼集》“家祠祭祀仪注”：所谓“祧祭”乃“礼有云大夫三庙，五世则祧者，大凡我辈家庙供至世后除，始祖百世不祧外，自二世祖以下，则当按辈祧供后庙，方合礼仪，若供五辈之内，每逢易世之时，承祀人则按辈改题供奉”。

[9]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新索隐”，第516~518页。

[10] 脂批于戚序本回前批已点出：“槛之外槛之内，是男女分界处，仪门之外、仪门之内是主仆分界处。”

（第八十五回）；最有趣的还是宝玉生日礼拜的过程，他“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厅院中（庚辰本作‘前厅院中’）……”小厮们已“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礼毕，奠焚纸后，便至宁府宗祠、祖先堂两处行礼毕，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房中行过礼……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方进园来……从李氏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到过，便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嬷家让了一会，方进来了”（第六十二回）。由此文可知礼之先后，拜祖先只在拜天之后，却在祖母、父母、姨妈、兄嫂及姊妹、奶妈们之先。而拜天可在任何一个庭院里，譬如：第一百零六回贾府被抄，贾母便在自己的上房院内设香烛拜佛祝告天地。拜祖先则一定要往宗祠去。甚至宁府老仆焦大，醉骂贾珍等人，也叫道要往祠堂哭太爷（宁国公）。

[13] 按《辞源》：古宗庙之制，太祖之庙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左，谓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右，谓之穆。《礼》书有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

3. 房

此处的“房”指的是各院落的单栋建筑物，也就是东西两厢、南面屋、北面屋，由于小说描述的限制，下人房的情形，我们不太清楚，此处能详细讨论的只有主人居住的院宇中各层厅堂及书房，其象征意义也较丰富，不像下人房那样纯机能。

（1）正房：正房是各院的端点，各院最重要的房宇。“上房”尤指三处正院及贾母院的正房，是二府最尊贵的正房了。另外“正堂”、“大堂”、“正室”等名称则指不包括耳房、套房的正房。由第三回作者描写贾政、贾赦、贾母院时，皆只在正房大院特加描写景物，形容气象，可见得正房比前面的门、厅都重要。作者对三个正房的描述也不同，很容易分辨其间重要度的等级：荣府正房是“荣禧堂”，是御笔赤金九龙青地大匾，院宇则“四通八达，轩昂壮丽”（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之三）；贾母的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鸟雀”；贾赦的“正房厢庑游廊

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所以仍以贾政上房最尊，贾母的次之，贾赦的再次。

二府正院上房是隆重的全府性活动的焦点所在，最显明的是贾母、贾敬丧，均停灵于正堂[9]；宝玉、宝钗亦是在此拜堂成婚；还有第七十一回庆祝贾母生辰，开了八天的宴席[10]，想来都在荣禧堂，详细描写的首日宴席即在此堂，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亦在此处开席，先是女客、男客行礼，而后奴仆从仪门跪至大厅磕头，“又抬了许多雀笼来，在当院子里放了生，贾赦等焚过香，天地寿星纸，方开戏饮酒”。这是因为贾母在贾氏中，位分最高，是故在最尊之正堂庆祝。第十六回贾政生日，则只在厅上请客了。到续书第一百零五回，又写到贾政任粮道返家，于荣禧堂请亲朋饮酒，笔者以为这是续书者没有注意礼数而误写，同时原文中也自有矛盾之处[11]。

平日正院上房由主人居住，但是第三回小说描述到：王夫人平时“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堂，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同时描述王夫人住的耳房内，家具椅袱是半旧的，脂批有云：“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由这两个事例，可知正堂的仪典性是多重了，也只因有此缘故王夫人平时才不愿住正堂。

贾母上房的活动亦有全府性的，但是因为地方较小，故又纯为对内的。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二府子孙都来给贾母磕头、承欢膝下，大家团圆摆上合欢宴。第二十二回上元节赏灯，又是贾政这边上下人等一起来庆祝、猜灯谜。

但是贾母也在此为宝钗开生日宴，“就在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在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这是因为人少，而且平日里诸钗们常来聊天，在这里为做客的宝钗庆生日较亲切。

另外，凤姐院、薛家宅的正房都供主人们起居之用，亦为各院最尊之房，但是小说中没提过供请宴之用，梨香院的

[9] 秦氏丧，虽然亦是府门洞开，终因是媳妇，不停灵于堂屋，转而停于会芳园登仙阁，同时亦开园子临街大门，两边起鼓乐厅（第十三回）。

[10] “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王公并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阁下、都府、督镇、诰命等，三十日便是诸官长、诰命并远近亲友堂客，初一日是贾赦的宴，初二日是贾政，初三日是贾珍、贾琏，初四日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初五日是赖大、林之孝等共凑一日。”（第七十一回）

[11] 贾政等人在荣禧堂请酒，锦衣府赵老爷入府抄家，走上“厅”来，续书者却又描述“亲朋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好像席面又在“厅”上开的。

正堂曾供尤二姐停灵（第六十九回）。

（2）厅：因为各回描述的各厅层次不清，故内外厅不易分，此小节于是一并讨论了。

贾母的大花厅在内闱，正院的厅却都在三门之外，所以其机能亦是全府性的，且是男人的。例如第十九回正月里，贾珍请荣府等人去看戏放花灯，男人在厅上开席。第十六回贾政生日，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亦在厅上开宴，结果夏太监来降旨，吓得贾赦、贾政"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来到厅上接了旨。

厅也是接客的地方，第三十三回忠顺府长史官来拜望，贾政即接至厅上献茶。第七十一回老家子弟来拜贾母寿，只到厅上行礼，贾政、贾赦还礼，然后请至宁府饮宴。平日，厅便无特别用处，第五十三回贾珍坐在大厅的月台，分年例看子侄们来领物，这也是少有的状况。厅不像堂屋那样富于固定性、庄严感，它只是院序列的仪典性空间的一个环节罢了，所以可以有内、外厅及暖阁。也因此秦氏丧，可以在这里拜大悲谶（第十三回）；贾敬丧，又在前厅收桌椅、下隔扇、挂孝幔子（第六十三回）；女眷迎送客时，可以出三门，送至大厅（第七回），或者送出暖阁（第五十三回），或者接出厅上（第七十五回），只要请轿时，躲过屏风之后就可以了。

贾母的外厅没什么用，二门内的大花厅却发生不少作用，因为它是荣府内闱唯一的厅，第四十三回新盖好，就给凤姐生日宴用上，赴宴的也是二府女眷及年高的老嬷嬷们，也请了外面的戏子来演，还有要戏说书的玩意儿。第五十三回除夕合欢宴在贾母上房开，元宵家宴却在花厅开，这是因为前宴较正式，后宴趣味性较高。[1]第八十五回贾政升了郎中，亲戚家送来一班戏庆贺，"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外头们都穿着公服陪侍，亲戚来贺的约有十余桌酒"。笔者以为"正厅"指的是"外厅"，才不致外人、男人进入内闱，即使赖大家请客，也是"外头大厅上一台戏，摆几席酒，请老爷们增增光"，花园子的宴席才是女眷的。

[1] 第二十二回元宵赏灯也在上房，这应是当时的厅太小，尚未改建成大花厅之故。

(3)书房：书房纯然是男主人二门外较个人性的空间，三个正院里贾赦、贾政、贾珍都有自己的内、外书房，或称大、小书房。内书房的位置应在三门外第一个院落的厢房(见第二章第一节)，私密性更高，譬如贾政的"梦坡斋"，贾珍的则挂有一幅美人图；外书房则应在暖阁一院的厢房，其机能则较多变化，男主人可以在此与清客下棋、论诗、说话(第三十三、七十八回)，可以与管事人商量家事(第七十二回，贾琏在此与林之孝谈)，在这里过夜坐息(第二十一回，大姐儿发痘，贾琏隔房至此)，可以与朋友饮酒玩乐(第七十五回，贾珍与富贵亲友赌博，娈童陪侍)，贾政还在外书房守贾母的孝(第一百一十四回)，并在此挞笞宝玉(第三十三回)。最特出的例子是宝玉出门，在贾母二门已上了马，说道："咱们打角门走罢，省得到了老爷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笑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回答："虽锁着也要下来的。"可见得书房早已成为贾政个人的象征空间，即使打门前过，宝玉也要以礼待之。薛宅只有一个书房，薛蟠平日就住在那里，第四十八回他一出远门，薛姨妈便把他的铺盖等物收拾进去，小说中亦描述他在此请了两次宴(第二十六、四十八回)。宝玉的书房在西院二门外，他把焙茗买来的小说藏在此房内。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书房之共同性质了。

(4)其他：以上各房只有书房是厢房，而一般厢房笔者以为应是贴身奴婢小厮所住，或其他用途的"下房"。例如：贾母南北穿堂间一带之屋，脂批称之皆为"下室"(第三回)；第六十八回凤姐安排尤二姐住于三间之东厢房；紫鹃的下房也在西厢里间(第一百一十三回)；怡红院中袭人的房间也在厢房。

其他下人区，小说中提到的有马圈，这是下人房最贱之处了(参看第三章第二节之五)。厨房茶房供应茶饭菜，荣府有大厨房，后来又在大观园开辟了一个小厨房。每日由买办按各人菜例钱买了菜，做好了用菜盒盛了各人的分例菜，

送往各院各主人房内吃，只有贾母喜欢热闹，诸钗们陪着一齐吃，李纨、凤姐、王夫人伺候摆碗筷，完了才各自回房吃自己的。男人们则亦可叫到书房单独开饭。而奴仆们亦各按其“位分”，分别在内、在外，或大伙儿、或个人分食。可见得一个大家宅虽同爨，却还是分食的。另外第七十五回尚提到异爨的贾政、贾赦与贾珍的各房，每天还要特别送几样菜孝敬贾母。

银库房、账房则是府内的出纳会计，府内各人每月的月例钱都由这里发。管事人办事领钱，则是自己写了领票，给凤姐、贾琏批了银数、年月，画了押，连上一张对牌交给来人，便可往银库换银子（第二十三、二十四回）。至于库房亦有人专管，收藏平日用不着的器皿、家具、杂物。浆洗房专司洗衣物，每日早上收去，晚间送返各房（第七十四回）。班房则专管各处门户。

4. 间

本小节将讨论以下的空间，笔者取“间”字来代表此层次，事实上，除了讨论里、外间及空间界限窗、槛、帘、屏风等的机能与象征意义之外，还进而讨论坐立等级对应个人位分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可以更细部地了解“房”以下的空间的内涵了。

小说中常提到“里间”、“外间”、“堂屋”。如果一房分三间，中间的一间就叫“外间，如果是正房的话，又可称“堂屋”，侧边的就是两个里间，一般称“这边屋”、“那边屋”，正房的里间又可叫“东边屋”、“西边屋”。如果房有五间，中间的三间连通，在正房就只叫“堂屋”了。厅也可能有间，书房则里外间俱全，其他一般的房如厢房亦是如此。“外间”是房接外的空间，它的功用自然是对外的，里间则较私密，属个人的。小说也提到“套间”、“耳房”（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之四）、“后间”，进深大的房可有“后间”，更加私密，

“套间”亦是。

以下笔者分外间、里间及二间的空间界限分别讨论。

（1）外间：外间一般供起坐、会客、宴客之用，小说中描写的“外间”，最特出的就是荣禧堂与贾母大花厅的排席场面，由各人席面的排位最容易看出室内空间的层次关系。图5-1-7是笔者抽取各回描写宴席次的文字转换成的简图，由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外间的内部空间以至槛外廊下都有其层次性，甚至牵连到里间。

外间最尊的位在正面对门的最深的位置，而后依左大右小的原则排列下去，到最右下首，靠门之处最小。但是由d、e两例可看出贾母、王夫人、黛玉及三姊妹同一桌时，座位是以左大右小，一个个排下去，而其他各人一席（一案）的例子，左一路的辈分都比右一路高。

正位通常是给位分最高之客，如南、北王妃。薛姨妈是贾府的客，所以也常与贾母同坐上位，但是因与王夫人同辈，因此仍在右小一级，例b贾母生日家宴，薛姨妈自然排到左边第一，又以贾母独尊。刘姥姥亦是客却是庄稼人，又不比薛姨妈尊贵，故落于其后，却在王夫人之先（例g）。宝钗、宝琴、黛玉、湘云也都是客，所以座次总在迎、探、惜春之先，常又因贾母特别喜欢，总叫她们与宝玉到前面与她同坐（如b、e两例）。

如果席间在座的人位分皆高，做媳妾的通常都是侍立伺候，譬如李纨、凤姐，甚或王夫人都要带领众丫鬟伺候贾母用膳，反而小姑、小叔随贾母坐席，这是旗俗（见第三章第二节）；或如例a，邢、王夫人等媳妾分两溜雁翅侍立于贾母之后，也是这个缘故。但是也有些特殊状况，譬如b、e两例，因是家宴，家内男人一起团圆，所以媳妇们都入席；例c则因贾政入内陪贾母，所以做媳妇的转入里间；g、i两例，李、凤二人均设席，前图却在二层纱橱外、三层槛内（按：二层、三层之意笔者尚不明白），后图却是“虚设”的，二人还是不敢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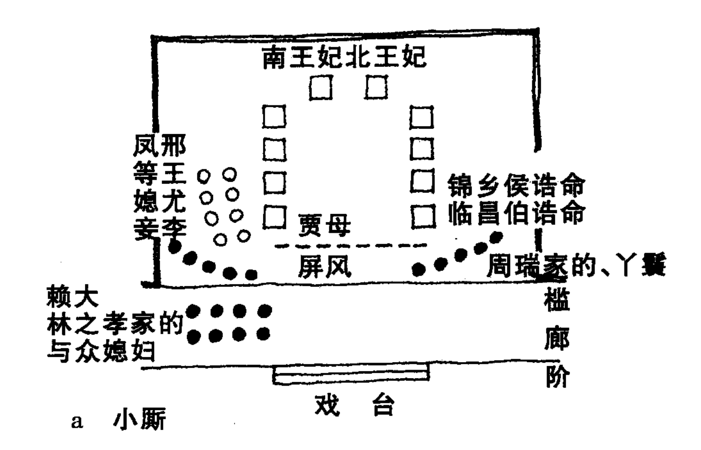
(2)里间:由 e、f 两例可知厅也有里间,使用里间的理由一个是为了夜里暖和,一是为了庆祝凤姐生日,贾母等长辈在里间坐就不必要李、凤二人伺候,凤姐在外可以上坐。在例 c 里,贾政与李、凤二人是翁媳关系,也因礼俗,二人挪入上房里间,那么由 f、c 两例,我们可以发现,里间又因礼数关系,与外间有了巧妙的运用。实际上,里间是私密的空间,供个人睡眠、洗澡、梳洗、便溺、进食之用。宝玉在怡红院里间的暖阁睡觉,贴身伺候的大丫鬟就睡在暖阁外边,好听召唤,外间则有老嬷嬷、丫头守夜(第七十七回),到续书第一百零九回宝玉在外间睡,便支走坐更的老婆子,只有麝月、五儿打地铺陪侍。

第六回凤姐在里间吃饭,奴婢送入菜饭,便在外间守候,等吃完了又再进去收拾妥当。这好像例 h 中,常侍的丫鬟两三个留在厅内伺候三个主子吃饭,其他送饭菜、送茶水的媳妇们都在帘外守候。由这两个对照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空间的机能可以随状况而变,只是里、外间及室外总有空间的界限,重要的是这些界限常被用来划分礼俗上男女、主仆间的空间领域。

事实上,有好几回的文字里(第五十二、五十八回),更明说了奴婢伺候主人的"内帏规矩",其中有一项就是各等级的丫鬟、媳妇、婆子都有各自活动的范围,不能越逾的。第七十三回平儿骂一个媳妇道:"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不叫你,进不来的,几时有外头的媳妇无故到姑娘房里来的例呢?"这就是一个例子。下面笔者再分别讨论一下里、外间与室外的空间"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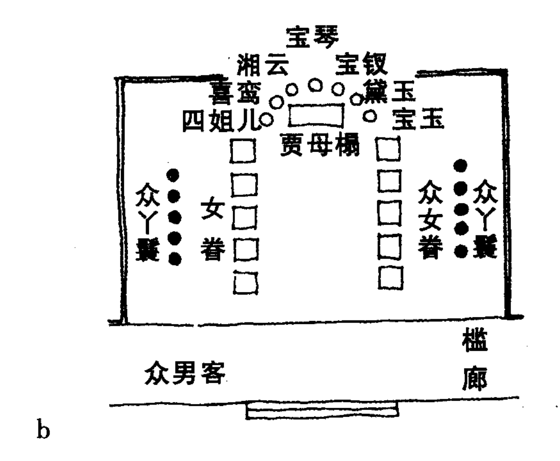
(3)门槛:门槛在图 5-1-7 之 b、e 两例,有如宗祠之槛,是为男女之界,但是在 a、f、h、i 等例中又表现为主仆之界。门槛有帘,冬日用毡毯,夏用竹帘,平日有婆子、丫头常在廊下听候、启帘。第十八回元春省亲至贾母上房与女眷叙旧,做父亲的贾政来至帘外请安,元春问话。帘又代表了另一种礼数的界限,这有如屏风。

第七十一回　荣禧堂　贾母生日首宴(皆是女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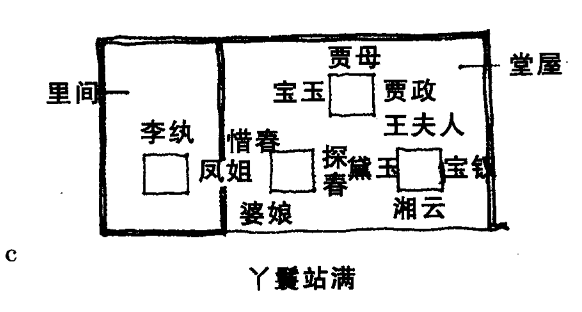
a

同回　贾母生日家宴



b

第二十二回　贾母上房　上元节赏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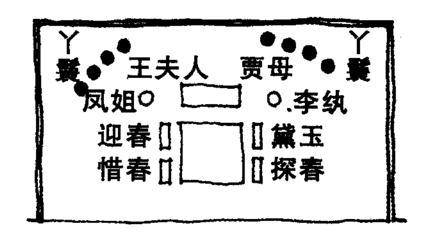


c

丫鬟站满

图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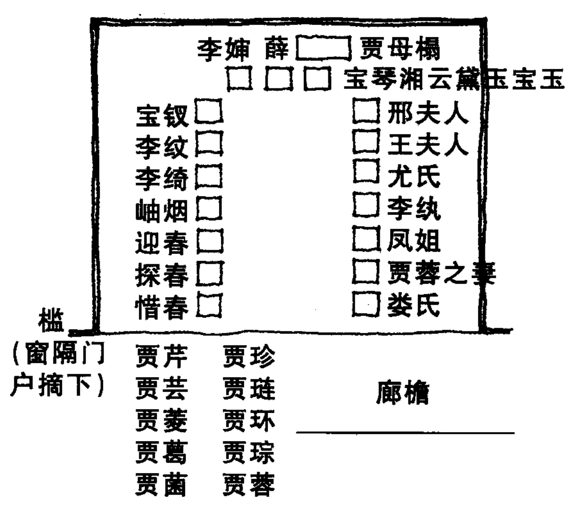
第三回　贾母上房　平日吃饭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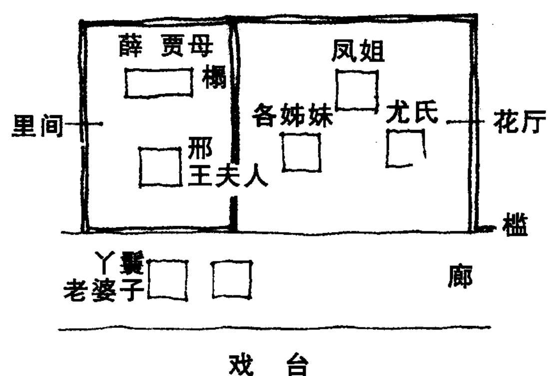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三回　贾母大花厅　元宵家宴

（三更后挪入暖阁，坐次与席次大抵相同）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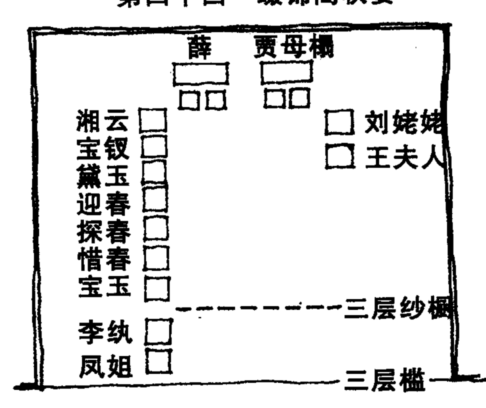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回　凤姐生日宴



f

图 5-1-7(续)

第四十回 缀锦阁秋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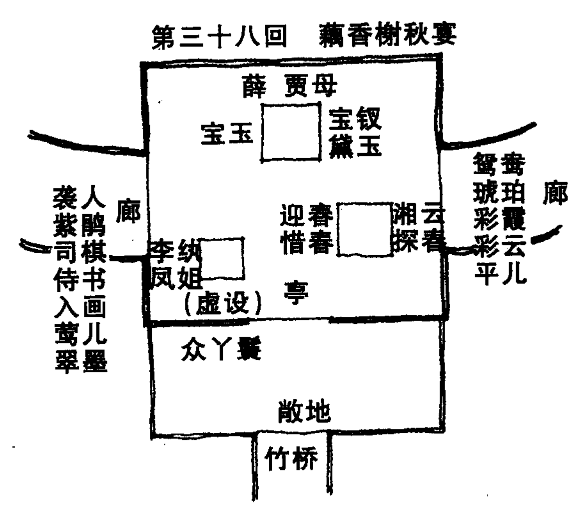


g

第五十五回 议事厅摆饭

宝钗
李纨
探春
常侍丫环
众媳妇

h



i

图 5-1-7（再续）

（4）屏风：在 a、g 两例中，屏风都出现，屏后到槛内又比屏前的位低。屏风的另外一个用途也表现在男女之分，譬如凸碧山庄月台上，中秋团圆宴用大屏风隔成两边，女眷在一边，贾母与众子孙在另一边。第八十五回在贾母正厅庆贺贾政升官，亦是贾母与子孙亲友在外面，玻璃屏后的后厦才是女眷的席位。

（5）碧纱橱、床帐：二者也可以成为男女之界。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老婆子带医生入怡红院，晴雯躺在里间暖阁里。"丫头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幔，晴雯从幔帐中单伸出手来"，给医生诊脉。相似的例子有第四十二回贾母微恙，"大夫来了，老嬷嬷们要请贾母进帐子去，放下帐子来"。但是贾母因年长不要了，只端坐在榻上，太医进来看见"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簪珠的人，王太医便不敢抬头"。橱后是王夫人及诸钗们，等医生走后才出来，床帐、碧纱橱又都做了男女的界限。

（6）窗：里间、外间与室外空间交接的窗，也可以成为极有趣的空间界限。第四十八回薛蟠出门，于书房宴请老家人张德辉，薛姨妈来到书房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第一百一十七回王夫人叫二门小厮进来内院问话，"那小厮站在廊下，隔着窗户请了安"。这两回大约都是指外间的窗子，成为男女、主仆两层意义之界限。

里间窗子的例子也有不少，较富浪漫气息的是：第二十六回宝玉来到潇湘馆，"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但是也有极恶劣的事例，譬如：秋桐在尤二姐窗户根底下，破口骂二姐（第六十九回）；第八十回薛姨妈责备媳妇夏金桂："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儿。"这样"隔着窗子"又构成了"无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里间的窗有以上的事例发生，实在

是因为里间是较私密的空间，却由窗接到庭院极开放的空间所致，也可见得里间的私密性其实也很有限[16]，这显示了在伦理礼法及奴才伏侍主人的社会状况下，个人的私密性实在是很难得的。

[16] 通常里、外间是板壁，自然私密性降低，若有套间，也由里间穿过，里间的私密性又减一层。

以上除了屏风之外，讨论的空间界限多是建筑上的部材[17]，屏风可以说是"家具"了，其实我们由各人在室内所坐的家具，亦可发现各人的位分。笔者于此将小说中描述的坐立、家具分为五个等级说明。

[17] 男女之限也有以楼上、楼下分的，女在上，男在下。譬如第十一回天香楼听戏一节。

（1）榻、炕沿：里外间的炕沿及榻是最尊的座位。上引各回席次，贾母常坐于卧榻。第三回黛玉初入荣禧堂的里间，"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来到王夫人东廊三间小正房内，也是"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贾府老家人赖嬷嬷来到凤姐里间，极受礼待，亦坐于炕沿（第四十五回）。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状况，大丫鬟也坐了炕沿，譬如鸳鸯来看平儿，坐于炕沿，就是贾琏进来了，也没离座，这是因为鸳鸯是贾母得心应手的丫鬟，位低权大（第七十二回）；第五十五回凤姐要平儿同桌吃饭，"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吃了饭，伏侍盥漱毕"。即使上面提的王太医看贾母病，也是"屈膝在榻上，歪着头诊了半日"。

（2）椅：椅的位次与上面讨论的席次左大右小、靠门之右最小的原则相同，通常主子、奴才同室，主子坐椅子，奴才只能坐脚踏或侍立。第七十二回林之孝与贾琏商量家事，坐于下首椅子，这是因为他是二总管、贾府几代的奴仆。

（3）脚踏：奴才与主子同室只能坐脚踏，譬如第十六回贾琏的奶妈赵嬷嬷来，凤姐与贾琏正吃饭对酌，二人"忙让他一同吃酒，令其上炕去，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等早于炕沿下设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杌上自吃"。第五十六回凤姐手下的大丫鬟平儿往议事厅，探春也是让坐脚踏。

（4）侍立与蹲：坐脚踏再下一级就是站立，贾母平日或用膳，总有“四个未留头发的小丫头，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排立两旁”（第四十二回）。第三十五回玉钏与莺儿入怡红院看宝玉，玉钏坐了椅子，莺儿不敢坐。“袭人便忙端了脚踏来，莺儿还不敢坐。”玉钏是王夫人的大丫鬟，宝玉对女孩子又是不计礼的，所以玉钏坐了椅子，莺儿是宝钗的丫鬟，为了守礼，所以不坐，甚至给她脚踏，也还不敢坐，兀自站着。第六十五回兴儿往尤二姐处，“二姐拿了两碟菜，命拿大杯酌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蹲着吃”，这个吃法又差赵嬷嬷一截。其实平日主子的小辈，在长辈面前也有许多侍立的机会，但是不会坐脚踏或蹲，倒是可以跪或席地而坐。

（5）席地而坐：席地坐只在人子居父母、祖父母丧时行之[18]。第一百一十五回甄宝玉来书房见贾政，贾政正居贾母丧，席地而坐，“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铺了褥子坐下”。结果贾宝玉也来了，“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为甄宝玉又是晚一辈，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所以贾政便自往内书房去了，宝玉又先抢了一步出了书房，门槛上站立着，立送贾政走开。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因为礼数而发生的。

[18] 《满洲四礼集·慎终集》“居丧杂仪”：“人子居父母、祖父母丧，坐褥车衣俱用白布，去马鞍金饰件及红毡，百日内席地坐寝，不沐浴、不剃发，至伯叔兄弟家亦席地坐，一年不安车顶，不具桌食，不糊栅窗，三年内不贴年对，不为尊长拜年，亦不受卑幼拜，除夕元旦华朝皆至墓前哭。”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总言之，“间”层次的室内空间，甚至其内的家具，表现了许多段落与层次，以符合贾府生活的基调，一一合乎每个人的位分。

5. 纯空间形式之基调

上四小节是笔者将二府第的建筑布景，配对着小说中描述的生活，分析了不同尺度层次的空间，以探寻其中的机能与象征意义。总合观之，我们可以发现二府的居住空间，就如其内的生活时时围绕着某些主题呈现着。第二章笔者已提出了二府生活之基调，仍然脱离不了传统的礼法，每个

人的行为依据每个人的"位分"而制约发生，这正合乎了"礼出大家"一言[18]。其实"大家子住大房子"，"大房子"也与生活相同，呈现了自身的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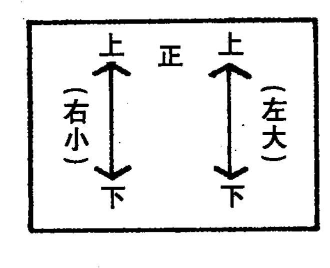
[18] 这句成语与下句"大家子住大房子"，均出于小说中刘姥姥之口。前句的"礼"不必仅指道德上之礼，还包括了礼法权利分配的意味，请看第三章第二节。

笔者于此取用了"位序"二字来形容二府第整个居住空间的基调（不包括大观园）。这两个字如何解释，如何产生的呢？笔者的理由有二：一是府第的建筑多是一层的（仅有库房是楼），因此居住空间以平面展开，而且大部分以序列出现。二是由上四小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府第的空间不是纯机能性的，而是依据上下、内外两基本原则，按情况来确定其机能。两者合起来讲就是二府第的空间倾向于平面化的序列，表现了由下至上、由外至内的不同层次。上下、内外的基本原则就如小说中就提到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来自于"位分"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男女。因此笔者取用了"位分"、"空间序列"二词的"位"与"序"二字，合成"位序"，来形容二府第空间的基调。下面笔者再分由府、院、房、间四层次，仅就纯空间形式（不包括建筑细部、材料等之形式）所蕴涵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位序"之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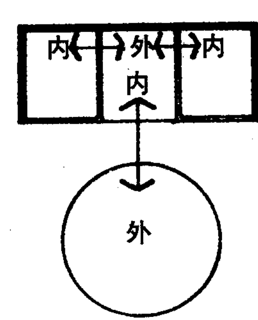
府第的空间单元是矩形的三合或四合院落，三合、四合院又是几个房围绕一个庭院而成，"房"与"间"层次的空间我们可以三图表来表示（图 5-1-8 之 a、b、c），a 图表明了"间"内上下之位的分划，b、c 则表示了"房"层次的空间序列，由外至内，现代的用语就是开放空间到最私密的空间。

几个房围成了院落，房便有了主、次、再次、倒座之分，开放空间的庭院也分了主副大小如图 5-1-8 之 d，如果主房、倒座让动线穿过，那么院落便可以串连成"院"，再一次显示了空间的序列性，由大门、仪门、内外厅、暖阁而入三门、正房、后院、花园。三门形成了明显的男女内外之"外"，正房为最尊，又使内外之别随带着也富涵了上下的意味（如图 5-1-8 之 d、e、f）。

院与院并连时，正、东、西、南、北、凤姐等院又显示了主次、上下的分别。宗祠最尊，一直到下人房区（如图 5-1-8 之



a. 间内上下之位



b. 房间内外之分

外 开放空间

庭 院

丹墀、台阶

月 台

抱厦、廊

门槛、帘

堂屋、外间

房门、帘

里 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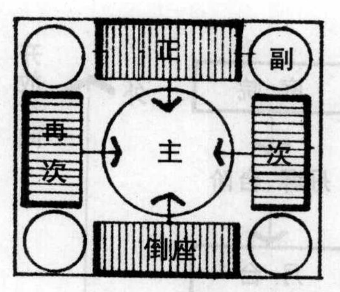
碧纱橱、床帐

床、炕、暖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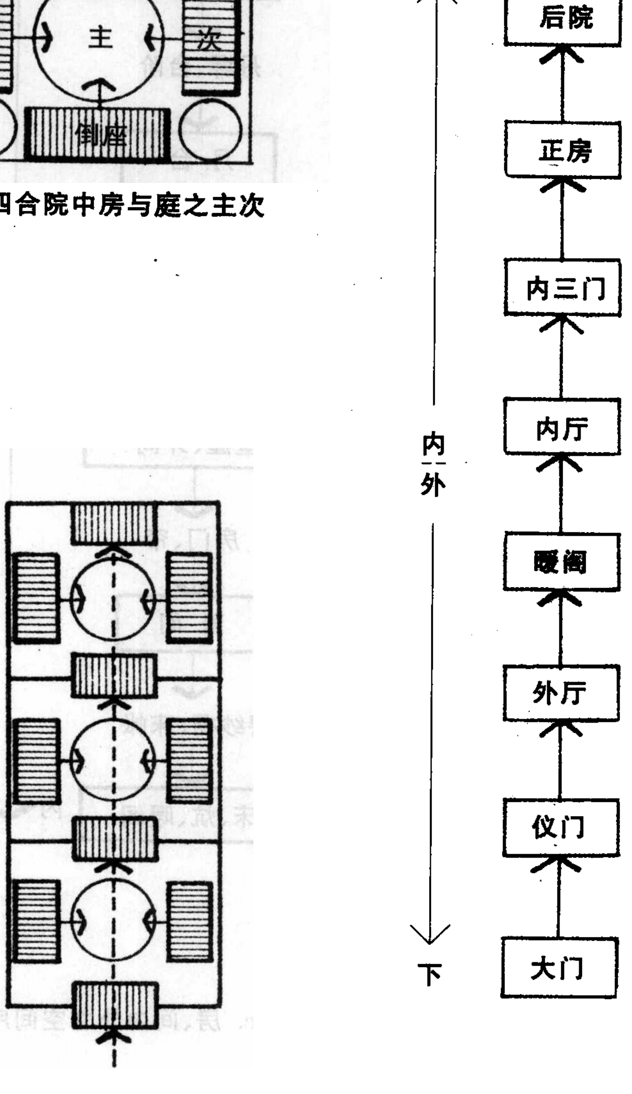
内 私密空间

c. 房、间内外之空间序列

图 5-1-8



d. 四合院中房与庭之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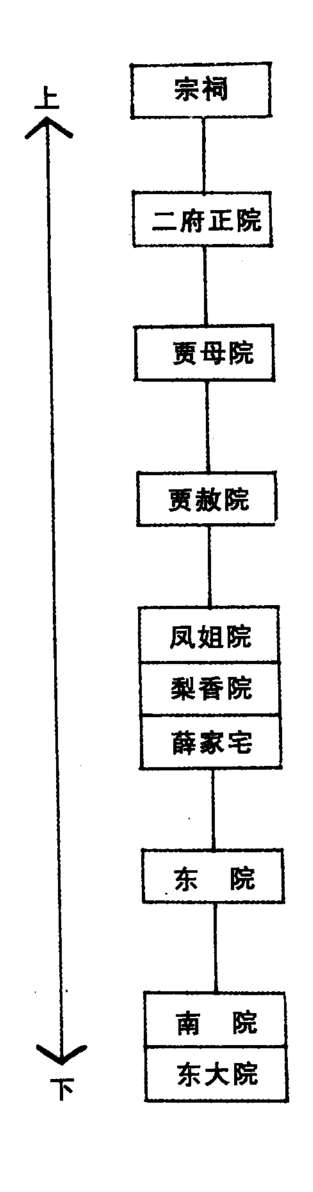
e. 庭院的串连

f. 院内的空间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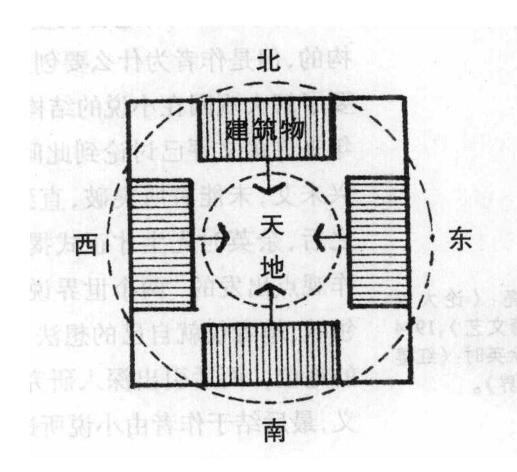
图 5-1-8(续)

北
次 上 次
西 正 东
下 下 下
南

h. 配置展开的原则



g. 院的上下层次



i. 定位于天地

图 5-1-8(续)

g、h）。

各个院与花园总合成府时，府便定于社会、人世间。它在一般民宅、低官官宅之上，却又位于宫殿王府之下，府的围墙与大门造成了极断然的内外空间，让它在人世的定位可以持久。

另外，可堪注意的一点，这是笔者于上小节中未强调的。在整个府院的空间内，三合、四合院包含了许多庭院，这些开放空间由于南北方位的确定，将人世仪典性的序列空间接上了天地日月，拿天地作为建筑物的上方与下方的背景，日月作为景致变幻的时序，更增加了仪典的哲学意味，这是传统空间不容忽视的内涵，二府第的空间自然亦深含其意，将自身人世的一切定位于宇宙间了。（如图 5–1–8 之 i）

第二节　大观园

前章第二节，笔者就整体来看，已判定大观园是作者虚构的，但是作者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文笔园林呢？那又先要了解大观园在小说的结构上，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其实多年来许多文评已讨论到此问题，只是红学中的"自传说"方兴未艾，未能有所突破，直到林以亮先生《论大观园》一文之后，余英时先生才正式揭橥"红学革命"，提出由文学创作观点出发的"两个世界说"[1]。因为此论题已牵涉到文学领域，笔者仅就自己的想法，陈述一下大观园在小说中所占的地位，而后引出深入研究大观园此布景所显露的象征意义，最后结于作者由小说所透露的园林知识与意念。

[1] 林以亮：《论大观园》，《幼狮文艺》，1974年3月号；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1. 大观园在小说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如果不分前八十回与续书，依笔者的意见，整个小说的

主题大致可分为两个脉络。一是大家族末世之事。由万恶首在宁、元妃省亲的回光返照,到子孙种种不肖,最后抄家败落。一是宝玉个人情爱传奇,心性成长的历程,由投胎、启蒙、顺遂,而后受挫、停滞,最终彻悟、突破,宝玉出家。这两个脉络在作者笔下其实是极其相关的,彼此对照又交融不可分。也因为如此,小说显出了它悲剧的深度、广度。前一脉络大致在小说前大半部,处于潜伏地位,一直到第七十四、七十五回后,宝玉个人心性的脉络逐渐隐退,情节本身也陷入低调。反而家族的脉络至此渐渐凸现,居于主要地位。到第九十七回宝玉个人脉络达到最后高潮,第一百零五回却是家族脉络的最高潮,之后,便是故事的收尾了。

傅述先先生称秦可卿为小说的"原型人物",诚为精辟见解❸。事实上可卿正是连接上述二脉络的关键人物。她一方面是宝玉心目中最欣赏、喜爱的女人。宝玉红楼一场幽梦同谁近?表面虽说与一身兼黛玉、宝钗二人之美的兼美云雨合欢,其实就是曲意梦淫了可卿。但是秦氏除了兼钗、黛二美,形容袅娜、行事温和之外,对上待下又能慈老爱幼、怜贫惜贱,所以又是宝玉心目中可承家事的唯一女子。无奈她的风情月貌招来淫乱,被污之后终至绝意寻死。临死尚托梦凤姐早为族人预留后步,做了最后死谏。宝玉在红楼一梦之后,与袭人偷试一番是堕落现实的性启蒙。直到秦氏死后,宝玉心如刀戳,吐出一口血,才真正立意开展他意淫心性的人生旅程,从此一心属意黛玉;而宝钗虽形貌才情高过袭人,却与袭人同属屈服礼教、压抑真性的传统女子,宝玉与她终不相契。

❸ 傅述先"《在欲海中化出一片情天——《〈红楼梦〉中的秦可卿》(1979年9月)。

秦氏的命运预示了整个贾府以及宝玉的故事与结局。秦氏的悲剧便是诸钗的悲剧。秦氏身受的淫乱污秽,仍由贾赦、贾珍等人遂行无厌,终导致二府的抄检,唯独木讷守成的贾政幸免于难。秦氏的高瞻远瞩一方面未能令凤姐翻然悔悟、振作实现,一方面却辗转透露在刘姥姥一线情节所带来的田园新意,解救了巧姐,同时也实现在李纨、贾兰的纺

绩耕读，使家族后继有人。而宝玉在满心伤感钗、黛分离、诸钗悲剧及家族气数衰颓之后，终于又一次心性转变，以情悟道了，从此弃红尘入空门，归结石头历劫一案。

这样的小说脉络中，大观园占了什么地位呢？元妃省亲起造大观园是贾府鲜花着锦，又是烈火烹油的大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造就了一个顺遂宝玉意淫之情的最佳，也最主要的园地。我国传统家宅内，宅第部分的空间讲求位序，处处提醒人心循礼。只有园林部分才摆脱那份拘谨，供人随情适性。宝玉意淫之情非但对女孩子，甚至对花木、自然都有着高度的美的想象，既是浪漫的又是纯真的。当然以园林作为他情意探险的布景，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于是第二十三回大观园引入钗裙们先后住入，使园子“花招绣带，柳拂春风”，“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

但是究竟宝玉的心性随时间历练，有所挫折、有所觉悟。女孩们也渐届出嫁年龄，主子奴婢间又勾心斗角，生出种种是非。王夫人的礼教观念再再斫伤园中诸钗，终导致抄检大观园，是朝廷抄检二府的先声，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则预示了二府的没落。司棋、入画被逐，晴雯屈死，芳官等归水月，迎春误嫁中山郎，探春、湘云、宝琴待嫁，宝钗避嫌，一个个都迁出、离开了大观园。此时园子如昙花一现，鲜明的色彩褪去，只感染了宝玉的悲愁，又复寂寥落寞。然而，唯独黛玉坚守潇湘馆，直到焚稿断情，魂归离恨天，成为人间天上的大观园唯一的守护神，应验了她自己“冷月葬花魂”的悲谶，宝玉少年的梦由搁浅停滞，至此全然醒悟，绝意遁入空门了。二府抄检之后，栊翠庵的妙玉竟然又再遭劫，却替换上惜春、紫鹃二人入主，是大观园的悲剧最后一次反响，一片荒烟蔓草终于交给青灯古佛凭吊。

大观园最基本的象征意义便是指向“太虚幻境”。这在第十六回大观园兴建之初，脂批便已点明。“太虚幻境”于第五回宝玉红楼一梦中出现，相对于小说中的现实是“幻境”。然而大观园相对作者与读者身处的现实，何尝不是一

个“笔下幻境”？

由以上的角度去看，我们将发现前面所提的许多布景矛盾与疑问，将不再是矛盾，反而成为读者印象中极为有机的部分。自小说出版至今，大观园深深印入无数读者脑海中，不正是证明了雪芹处理手法之高明，达到了他的创作目的吗？

2. 大观园的象征意义

首先，笔者要澄清一下本小节标题的“大观园”的语意，此处应指“大观园布景”，而上小节标题应指的是“大观园事件”，语意上除了包含“布景”之意，还包括了在其内发生的情节，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而本小节目的仅在说明“大观园”这一布景，作者是如何处理，如何赋予了合于情节的各种象征意义。

大观园这一布景所潜存的象征意义，以往即有不少文评零星提到，笔者于此综合之，加上个人的发现，分为三部分阐述。以下先说整个大观园的配置，其次看园内配人、配事的各个景物。

（1）大观园整个配置的处理与其象征意义，又可以分三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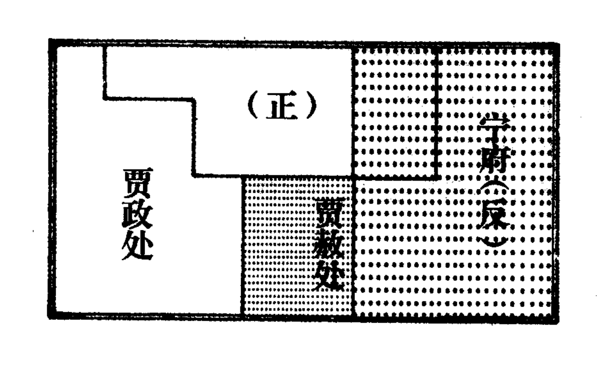
a. 首先是大观园与会芳园正成强烈对比。

张爱玲女士于《五详〈红楼梦〉》一文中，推断小说中宁府、贾赦是早本后来添加、用作反衬贾政的[3]。在布景处理上，笔者认为雪芹将贾赦住处写在荣府东侧，靠近宁府，并且“隔断”贾政、贾赦两处，都是为了增强读者“两边行事无涉”的印象，造成两处有罪、无罪的对比效果（虽然发生了园正门与贾赦处确实位置的疑问与矛盾，也在所不惜）。此项寓意在大观园与会芳园的对比上，更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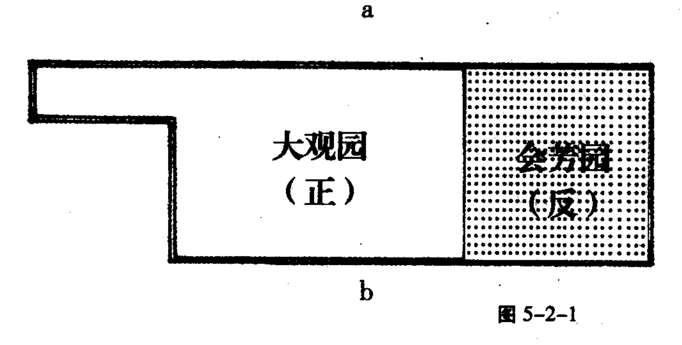
大观园是天真烂漫的宝玉与钗裙们欢乐一时的“干净世界”[4]。相反的，会芳园从第十一回就明写贾瑞在园内见凤姐起淫心；第十三回秦氏淫丧天香楼一节虽删去，却明写了

[3] 张爱玲：《红楼梦魇·五详〈红楼梦〉》，第416~420页。

[4]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47~48页。“干净世界”一词由余先生首次提出。以下本文多处所述，皆是余先生“两个世界”创见的启迪。



a



b

图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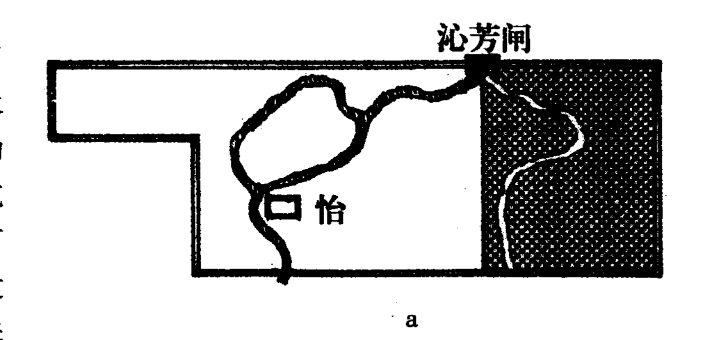
秦氏停灵于园内，又设一道坛于天香楼，作解冤洗孽醮，会芳园实在已是作者笔下的“罪恶渊薮”了。难怪第七十五回宁府大小在园内开中秋家宴，竟有异兆发悲音，一声叹息越墙入了宗祠。有这样鲜明的洁净与罪恶之对照，自然两园不能牵扯在一起了（参见图5-2-1）。

但是大观园最初“拆界墙连属会芳园”这个明显的矛盾如何解释呢？除了归之于作者的疏忽、笔误之外，我们似乎又可视之为一段诡谲的伏笔，一如贾赦住处原是荣府旧园的一部分，其院落内的山石花木，大观园起造时还挪过去许多，象征了园子隐伏的“不洁”。直到第一百零二回尤氏过园返家，招惹一场无名病，二园才仿佛又再相连，接着贾赦请僧道驱鬼，正代表了大观园已感染了会芳园的暗晦。

说到此处，如果再深入追究，笔者发现大观园与会芳园的寓意其实已超出正反对比，而是前后观照了。笔者认为二园最终的寓意，可归之于两园分别埋葬的两个花魂。先一个是秦氏悬梁天香楼，后一个是黛玉魂断潇湘馆。而会芳园的暧昧在先，大观园的暗晦又在后。两园的悲剧不过是可卿与黛玉二人的悲剧罢了。

b. 大观园的流水与各院馆的相关位置也有相当的象征意义。

大观园的水引自会芳园原有的水源，预示了二园的命运毕竟相同。流水由沁芳闸流至石洞，分为二支，经过园中主要各景，来到怡红院后复相聚出园（图 5-2-2 之 a）。这有如第十七回一行人游园，最后才到怡红院，具相同的涵义。批者于此批曰："于怡红总一园之看，是书中大立意。" 因为"宝玉系诸艳之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题跋）。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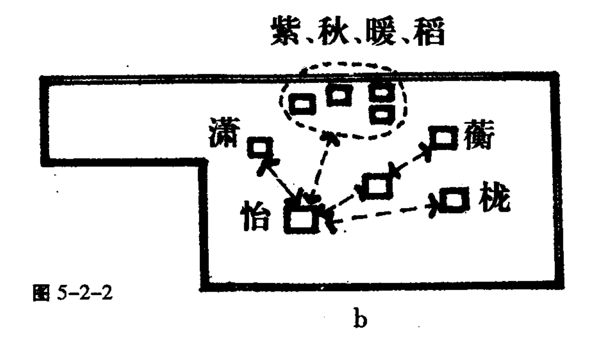


图 5-2-2

b

各馆院的相关位置、远近距离，仍然由各院主人与宝玉的情意亲疏而定。第二十二回明说了怡红院与潇湘馆相近，正是二玉情意的写照；李纨的稻香村与三春住处相近，这是因为她们是宝玉的嫂子与妹妹，所以不分远近；蘅芜院、栊翠庵各自孤出，又显示了宝钗、妙玉二人与宝玉的情意相隔相敬；大观楼是元春的殿宇，也因元春与宝玉情如母子，所以与怡红院相近参见图 5-2-2ab。第十七回贾政等人便是游过正殿，就来到怡红院。

c. 尺度问题。

大观园要"大"，才显得省亲别墅、太虚幻境的富丽堂皇，也才能容纳诸钗居住的院落及赏玩的景物。因此要夸大尺度，要故意余下十分之四五，让读者看完第十七回意犹未尽，同时有"此即是并入的会芳园"的错觉（图 5-2-3）。但是大观园究竟是荣府旧园改筑的，又是宝玉、女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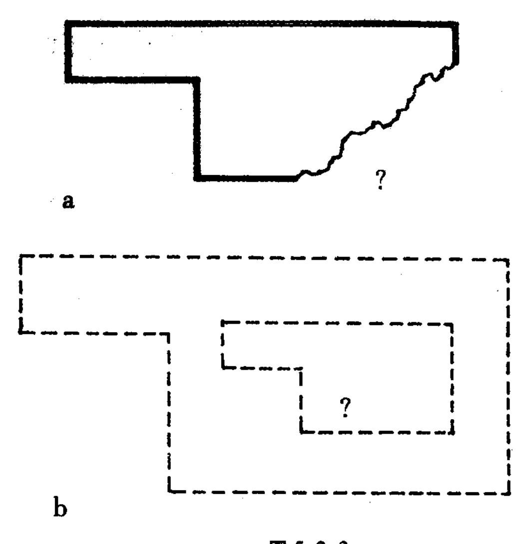


图 5-2-3

的生活天地，所以作者又要表现园林掩映巧妙的趣味，引得脂批一再强调基址小，结果私园的"小"与行宫苑囿的"大"，便一并出现于大观园。宝玉和女孩子们便是走在此可大可小的文笔园林里，无所谓累与不累了。

雪芹为了加深读者对各钗、宝玉的印象，于是尽力描写了他们居住的院落。最特出的有怡红院、潇湘馆、稻香村、蘅芜院、秋爽斋，其次是应制的行宫殿宇、淡笔写过的暖香坞及栊翠庵，迎春居住的紫菱洲属最淡的了。描景的内容包括院外的情形，门内的庭院、房舍，还有室内布置和不少的联匾对额诗文，分别表现了各院的特色，用以象征主人的个性，正合乎现代建筑学和文学理论所说的"一个人的房子即是他自己的一种延伸"❺。

❺ 原出处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第 210~211 页。采自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 52 页。其实此道理在现代建筑里已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了。

①潇湘馆：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第三回），非但貌美，且在诸钗中才情最高，唯独性中自怨自嗟，也因此惹人怜爱。小说中宝玉与她已有木石前缘，黛玉住入潇湘馆恰合了"有凤来仪"的匾。粉垣围墙，院内苍苔小路、细水折廊、竹影斑驳，竿竿修竹"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是白绿色调的相配。即使后院的芭蕉、梨花也是绿白并植，清淡的色谱隐含了黛玉草木之人的神话自喻。房舍尺度既"小"且"精"；室内书桌是视觉的焦点，书桌面对月洞窗，圆窗又糊"碧"纱，都代表了黛玉的心性与才情。甚至黛玉爱哭的秉性，作者也连上斑竹、湘妃竹的典故。难怪脂砚斋也说："此方可为颦儿之居。"（第十七回）

②蘅芜院：宝钗貌若杨妃，才情又高，但是她的才情隐伏于她的德性之下。第六十三回宝钗抽的签，上书"任是无

情也动人"，代表了宝玉心目中的她。而雪芹也依据此断语设计了蘅芜院，并以宝钗平日服用的"冷香丸"中"冷香"二字作为设计的要点。蘅芜院该是坐落于山背冷湿之处，外观仅只一所不起眼的清凉瓦舍。一入院却有惊人创意，迎面坚实的山石象征宝钗的"德性"；幽柔香郁的各式香草异蔓，红实点点，又如"才情"依石而生，达到了最高妙的象征意味。内面房舍绿窗油壁，室内亦雪洞一般，只用最朴素的土定瓶，供数枝菊花，同样采取了"冷香"原则，象征宝钗德性、才情的比对。

③稻香村：稻香村是李纨、贾兰的住处。李纨才情平凡却有德，平日以"桃李春风结子完"为衷（第六十三回）。住处就以"竹篱茅舍是甘心"表现了。于是山怀田畦菜圃、土井泥墙，桑柘是饲蚕之树木，榆木质坚可制器具，槿可种作藩篱，院内的杏花亦是乡间花木。并取"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之意，多少暗示了李纨早寡。宝玉意淫之情重在情才貌，德性较次。李纨前三者较差，又是已嫁妇，所以第十七回宝玉讥出"天然之辩"，说稻香村有人力穿凿之扭捏，暗贬了兄嫂。

④秋爽斋：十二金钗正册写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她虽是庶出，时遭赵姨娘污蔑，却一心行正，尚且才情不差，因此养成凡事皆要人前表明心迹的个性。第五十六回大观园内兴利除弊，第七十四回"抄检是自杀自灭"的讥讽，都鲜明勾画出探春才性。也难怪雪芹让她住了"秋爽斋"，即"秋掩书斋"。后院梧桐更增强了此项寓意，所谓"桐剪秋风"、"梧桐好逸"。后院尚有芭蕉，芭蕉于黛玉后院、宝玉前院皆有，似为"才情"的象征。入于室内，"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内面有极丰富的陈设，有书桌笔墨与比目磬等，尺度、形式皆大方阔气。尤借"襄阳烟雨图"及颜真卿遒劲秀拔的"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联句，表现了探春的文艺趣味。

⑤暖香坞、紫菱洲：由惜春、迎春住入。二人才情不甚了

了，只因兄妹之谊列入宝玉情榜。作者对其住处也不详细写。惜春处只提到冬日里，贾母一行人来此，入院门前尚穿过一夹道的西门，门上内外各嵌二字"穿云"、"度月"，暗示惜春皈依佛门。才进房中，"已觉温香拂脸"，点出了"暖香坞"的出处。其实"暖香"的寓意可以进一步追索。黛玉曾讥讽宝玉没有"暖香"配宝钗的"冷香"。虽然宝玉没有，但是与他同入空门的惜春在园内却住"暖香"坞，这似乎是一个深沉的反讽、暗喻。

迎春住处只道出位在"紫菱洲"，房舍没有描写，却写了临岸蓼花苇茎、池内翠荇香菱。淡笔略过以示迎春懦弱性格与命运贱薄。

⑥栊翠庵：妙玉居于栊翠庵。她虽是带发修行的女尼，对待宝玉却透露了少女情怀。庵内作者依庵名"栊翠"以及"禅房花木深"的典故[6]，安置了花木繁盛。但是院门前却有十数株红梅，冬日与白雪映照，颜色艳极。恰如"欲洁何曾洁"，正象征妙玉"云空未必空"的情愫、心性。红梅生于庵"外"，暗示了妙玉自譬的"槛外人"，仍有"槛内"依恋，何曾真的超脱人世？

⑦怡红院：以上各院都是金钗们的住所，有如"幽微灵秀地"，怡红院却是诸艳之冠宝玉的居处，显现了另外一番景象。第十七回众人入院之前，见到"粉墙环护，绿柳周垂"，其旁脂批曰"与万竿修竹遥映"，指的是黛玉的潇湘馆。即入院中，宝玉心目中的"兼美"，又化为庭院中几本芭蕉与西府海棠，并植左右，象征钗、黛对峙，不过黛玉左为先。也因此宝玉题了"红香绿玉"的院匾，贾妃改为"怡红快绿"更加生动。宝玉在同回作的"两两出婵娟"诗句，也表达了相同的意味。

院内尚有几点山石，仙鹤及回廊挂笼的珍禽异鸟都增添了宝玉女性化的富贵气。屋内的多层隔饰、陈设、大镜、床帐，甚至地砖也凿花碧绿，更显示了同样的气象。难怪刘姥姥以为进了"绣房"，批者也揶揄作者："石兄乃否。"其中

[6] 常建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大镜还成了"甄"、"贾"宝玉相梦的道具,表露了镜里镜外"真假"的寓意。

另外,令人摸不着门路的多层隔架,连同院外、后院的曲折行径与花障,象征了宝玉心性的"投投是道也"。此语亦由批者点出,这是因为宝玉的性情于世道令人称怪称呆。但是此情却又令他一心求纯美,配上他的聪明才智,能作一手好诗,讲出一套自以为是的道理,竟也令人折服、无话可对。

⑧行宫:正殿是元春在大观园的行宫,自然富丽非常,皆需应制,也因此无特殊之处。行宫的原型来自太虚幻境里的宫宇。"省亲别墅"的玉石牌坊令宝玉记起幻境的牌坊,刘姥姥甚至称它"玉皇宝殿"。但是将二者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别墅是楼,同时少了幻境的多层宫门。雪芹描写此处,显然只想让读者感觉极富丽就行了,却不欲读者以为宫殿极大极深,否则便与进深浅小的其他院馆及整个大观园的尺度,明白不相配了。

以上各院馆,作者均描写得极富象征性,另外,大观园外宁府内秦氏——警幻仙子的真影——的卧室,作者亦投入了相当的联想力去描写,因此才能得宝玉梦入太虚幻境,承仙子秘垂淫训(第五回),脂砚斋亦批曰:"设譬调侃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另一批书人更言:"历叙室内陈设皆微意,勿作闲文看也。"由此可见作者写景以配人的文笔用意了。

第二十三回宝玉、诸钗住入大观园,以后各回分别出现了许多园景。这些园景皆是为特殊事件着笔,作者却将整个时空人事作了最佳的交融,呈现了文学艺术的和谐与美。不仅让读者眼过随处保持新鲜,更重要的,各景都依着情节成为小说中极为有机的部分。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些配合四时季节出现的游赏建筑[7]。

①滴翠亭:第二十七回春末夏初的交芒种节,为饯祭花神,女孩儿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

❼ 园景包括四时季节,此点在浦安迪(Andrew H. Plaks)的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中,有深入的阐述。浦安迪先生发现西方文学里的花园都只写春景;中国的"文苑"却囊括了周而复始的四季。

院名 布景 内容 \ 主人 人品	宝　玉	黛　玉	宝　钗	李　纨
人品	诸艳之冠 意淫之情 投投是道　情不情	心较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 才高小性　情情	任是无情也动人 德性折服才情 停机德　冷香	桃李春风结子完 竹篱茅舍是甘心
布景	怡红院	潇湘馆	蘅芜院	稻香村 （浣葛山庄）
院　外	碧桃花、竹篱、花障、月洞门、绿柳周垂。	粉垣 数楹精舍 翠竹遮映	一所清凉瓦舍 一色水磨砖墙 清瓦花堵 大主山分脉穿墙而过	山怀中，黄泥筑就 墙，墙头稻茎掩护，桑 榆槿柘、青篱、土井 分畦列亩、佳蔬菜花 石碣酒幌、鸡鹅鸭
庭　院 布　置 后　院	几块山石、东植芭蕉、西府海棠 仙鹤仙禽异鸟 满架蔷薇花障 清溪石子甬路	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苍苔小路 水流绕阶缠屋、鹦哥 大株梨花 兼有芭蕉	迎面大玲珑山石 异草芬芳、薜荔藤萝、杜若蘅芜、茝兰、清葛、金簦草、玉蕗藤、紫芸、青芷……	几百株杏花
房　舍	两边游廊 五间小小抱厦 两厢	曲折游廊，小小二三间房舍，一明两暗，月洞窗 两间小小退步	超手游廊 五间清厦，四面卷棚出廊，绿窗油壁	茅屋数楹
室　内	木隔架 玻璃大镜 碧纱橱	合地步打就之床几椅案 书桌陈设 湘妃竹帘 月窗糊碧纱 茜红纱	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土定瓶供数枝菊花、两部书、茶瓯茶杯 床吊青纱帐幔衾褥	纸窗木榻，无一丝富贵气象。
匾　额 对　联 诗　作	怡红快绿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宝玉大观园四季即事诗）	有凤来仪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生绿凉。进砌妨阶水，穿帘碍鼎香。莫摇清碎影，好梦画初长。”	蘅芷清芬 吟成荳蔻诗犹艳，睡足酴醾梦也香。 “蘅芜满净院，萝薜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谁为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杏帘在望 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探春	迎春	惜春	妙玉	元春	警幻仙子	秦可卿
才自精明志自高 日边红杏倚云栽	懦弱省事 金闺柳质	独卧青灯 古佛傍	欲洁何曾 洁　云空 未必空	榴花开处 照宫闱		袅娜纤巧 温柔和平
秋爽斋 （秋掩书斋）	紫菱洲	暖香坞	栊翠庵	行　宫	太虚幻境	
	岸边蓼花苇叶、池内翠荇香菱	院门前有一夹道、夹道有东西门、西门楼内外各嵌二字"穿云""度月"	门前十数株红梅白雪	玉石牌坊 龙蟠螭护 玲珑凿就	朱栏白石绿树清溪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玉石牌坊荆榛遍地狼虎同群黑水无桥迷津	
芭蕉梧桐			花木繁盛	青松拂檐 迢迢复道	奇花异卉	卧室 甜香 海棠春睡图 秦太虚对联 武则天宝镜金盘 安禄山的太真乳木瓜 寿昌公主的卧榻 同昌公主制连珠帐 西子浣过的纱衾 红娘抱过的鸳鸯枕
晓翠堂			正殿 东西禅室	大观楼 嘉荫堂 含芳阁 缀锦阁 金辉兽面 彩焕螭头 玉栏绕砌	宫门 二层门 两边配殿	
三间屋子不曾隔断，花梨大理石案，磊着法帖数十方宝砚、笔洞、笔海、汝窑花囊、白菊、襄阳烟雨图对联："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壁案、大鼎、紫檀架、大观窑大盘、佛手、洋漆架、比目磬、卧榻纱帐			蒲团			
桐剪秋风			苦海慈航	天仙宝镜 省亲别墅	孽海情天 （各司名）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袭人是酒香

成千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此时，宝钗持团扇一路扑彩蝶，竟然无意听到小红与坠儿的私语。在此情之下，“滴翠亭”此景应运而生，此后再也没有出现。

②藕香榭：第三十八回海棠诗的首宴开在藕香榭。此时正值秋日，桂菊花开，菱角莲藕成熟，榭因此得名。榭压水而建，又近山坡可赏桂花。形式空间极宽朗，能容贾母众人饮宴食鲜螃蟹。之后又是诸钗作菊花诗，满纸秋意，描绘了一幅欢乐的“秋景”。此时还是大观园第一场欢聚罢了。

⑤芦雪庵：到了第四十九、五十两回，湘云、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住入园内，才是十二金钗的正文，也是大观园欢乐的最高潮。初冬的“一夜北风紧”带来一场大雪，次日，海棠社在便在芦雪庵举行第二次诗会。白雪地芦苇白茅，围几间茅屋土壁、竹牖槿篱，临近池水，真一派冬日乡景。然而室内地炕已燃，暖烘烘的正好供宝玉等人在内开席。又往妙玉处讨红梅，赏花联诗了。此处贾妃题为“芦荻夜雪”，连同庵名，皆是应此情此景而出。只是此“庵”字似与生长红梅的栊翠“庵”两相遥映。妙玉虽未参加盛会，梅花却被邀来此“庵”，“槛内”、“槛外”的隐寓因此再显。

④红香圃、榆荫堂：二厅出现于第六十二回，分别供宝玉、平儿生日宴设席。此时天气和暖，已是初夏。红香圃四周的芍药栏花红飘香，正开得繁盛，厅竟因此得名。配上女孩儿穿红戴绿，宝玉生日的一片喜气、热闹便显突出。果然平儿嫌热，次日她自己的回请宴，便转往荫凉的“榆荫堂”、也预示整个大观园的故事从此由热转冷。

⑤凸碧山庄、凹晶馆：果然第七十五、七十六回中秋家宴，已是一片凄美景色。雪芹借黛玉口中明白道出凸碧山庄、凹晶馆原专为赏月而设，一上一下，一山一水，一明一暗，一大一小，有对比的趣味。家宴开在主山山脊凸碧山庄的大厅月台，临高可赏中秋明月，席面也是大圆桌象征团圆。山坡植有桂花飘香，古来即有称月为桂轮、桂魄的典故

及吴刚伐桂的神话，赏桂与月已不可分。然而故事至此，情节转下。贾母叹人丁不满圆桌，又闻桂荫传来笛音袅袅，更增悲凄。此时黛玉、湘云却早已溜出席间，下山来到凹晶馆的卷棚，“如置身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正是临水赏水月，与上面的景象全然不同。她二人独享此天地，惹得诗性大发，联诗不断，却一句悲似一句，竟然由女尼妙玉恰时截断，终以黛玉的“冷月葬花魂”了结哀音。

以上列举的几个配事之景，细索起来可见得作者用心之精了。甚至他还不忘将这些景连上其他的景，譬如芦雪庵、凹晶馆皆有小径通藕香榭，批语亦写道：“点明妙，不然此园竟有多大地亩了。”（第七十六回）除此之外，大观园内的景物还有许多，也都极优美，配人配事都能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令我们不得不佩服雪芹的艺术修养。❽

❽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新索隐”，第488~494页。

综合小说描写大观园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确实来自作者各方面的艺术修养，包括了园林、绘画、音律及以美人、庭花为主题的诗词歌赋等，可说承继了吾国文人的艺术传统。

从宝玉的四季即事诗到芦雪庵、中秋夜即景联句，从黛玉的葬花词到宝玉的芙蓉诔，小说的这些园林诗、庭花美人诗，都直接、间接地将大观园的园景带入了诗的想象空间，让读者的想象超越时空，进入传统文人吟咏自然、闺阁的美感经验中，甚至直追屈原《楚辞》咏美人、超凡界人仙乡的意境。

第二十五回宝玉在怡红院内想见红玉的一段，有一批语：“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不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由此可见作者甚至将古来的诗词，幻为小说文字，成了优美的实情实景。

还有不少批语写道：“纯用画家笔写。”“总是画境。”“画美人秘诀。”第三十八回藕香榭席散后，有一段诸钗闲

憩的文字，批语接道："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画家孤耸独出，则有攒三聚五疏疏密密，直是一百美图。"又如第五十回贾母一行人一出暖香坞，便见对面山坡雪地立着穿红衣的宝琴、身后丫鬟一瓶红梅的"艳雪图"；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一景，这都是作者绘画方面的修养转笔服务了大观园人物情景的描写。

第三十回蔷薇架下龄官画蔷字，痴及宝玉的一幕，第二十三回黛玉梨香院外听戏词，女心自悲的情境，堪称达到了极度的美的境界。除了需要作者戏曲方面的修养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作者对世间人情性分的透彻，以及文笔的变化多端、创意连绵。

笔者是习建筑的，对古典诗词、绘画缺乏素养，在此还是集中笔意，检讨雪芹在小说内所透露的建筑园林的知识。

3. 作者的园林知识与意念

雪芹于第十七回便表露了他对园林设计的基本概念。借着宝玉的话，他批评了稻香村："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按："先处"是指众人已行过的潇湘馆、沁芳亭、翠嶂等处。）此段文字分析起来有三项内容。首先雪芹承认了园林的"穿凿性"，即如李渔所称的，园林本来就是人们"无聊之极思也"、"原非得已"[9]。其二指出了园林设计的基本目标，在"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能"似大观"，这个目标在吾国唯一的园林专书明代《园冶》中可以找到印证，作者计成说："大观不足，小筑允宜。"[10]其三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乃不可伤于穿凿，必须因地相宜。这又如计成提出的"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由此可见得雪芹确实已提到园林设计的三昧。事实上，笔者认为雪芹很可能熟读过《园冶》。

[9] （清）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但是李笠翁仍然肯定设计园林"不得以小技目之……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

[10] （明）计成：《园冶》"园说"。

图 5-2-5

景名 / 时令回数 / 内容事项	大观园	滴翠亭	藕香榭	芦雪庵	红香圃	榆荫堂	凸碧山庄	凹晶馆
时令回数	元宵初春 第十八回	春末夏初 第二十七回	秋 第三十八回	冬雪 第四十九、五十回	初夏天气和暖 第六十二回		中秋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位置环境	（全园）	坐落池中	盖于池上，水碧清，有菱藕，近山坡可观桂花	坐落水边 苇芦围护 小径通外	芍药栏内 芍药花红正盛开	榆荫之下	山脊之上 山坡有桂花	沿山坳近水处
形式		四面俱是游廊曲桥 四面雕镂隔子糊着纸	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接岸边，后有竹桥，亭之外尚有敞地	几间茅屋土壁竹牖槿篱内有地炕，题有“荻芦夜雪”	五间小敞厅	堂	大厅（亭） 月台	房宇不多且矮小 有户外卷棚
活动	元春省亲 二府同欢	交芒种节 小红与坠儿秘谈 宝钗无意听得	海棠诗社首宴，咏菊持螯，赏桂 宴后各人闲憩	诗社第二次宴，争联即景诗，观赏红梅	宝玉生日宴 湘云醉眠芍药裀	平儿生日宴	团圆宴、赏山月、赏桂花、听笛音	黛玉、湘云联诗、赏水月

若将其内"园说"一节文字对照大观园之景,多有雷同之处,譬如:小说中的梨香院、潇湘馆、稻香村、栊翠庵、翠嶂可以取意于"移竹当窗,分梨为院"、"茅结竹里"、"栽梅绕屋"、"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

下面笔者再就园林设计的几项要素,分项讨论小说中雪芹运用的建筑园林知识,究竟有多少及其高下。

①景区的串连:我国传统园林设计中,非但景区本身的处理极为重要,景区的串连还得靠观赏线。观赏线又不能只有一条,通常分捷径与曲径,俾便游赏者依情况自由选择路线,而不致费神旷时。雪芹于大观园就写了两条主要观赏线,一为第十七回贾政等人所走的曲折小径,一为元春省亲时,车辇走的大甬路。脂砚斋也说:"此一大园,羊肠鸟道不止几百十条。"并再次点明沁芳亭及朱栏板桥是小径咽喉。这些脂批配着后回大观园文字,大致所言不虚,合乎造园观赏线的法则。

作者描写各景的连接,在细部上表现了掩映、曲折、虚实、开闭的手法。因此在整个观赏过程里,又表现了含蓄、惊奇的节奏,达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引人入胜的效果。如果我们摘录第十七回片断的转接文字,即可发现确实如此:"只见正门五间……迎面一带翠嶂……逶迤进入山口,抬头忽见山上……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笼葱……再进数步……俯而视之……于是出亭过池……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倏尔青山斜阻……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方欲进篱门去……忽见路旁有一石碣……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湲……"(仅摘至全回一半)当然,文字本身必然依据文笔艺术的原则,经过剪裁,精心安排,脂批的文评也已说明。但是整回的文字所遵守的文笔艺术原则,与园林设计的原则多可相通,而雪芹的"文笔园林"正将二者作了巧妙的融合。

不过文笔园林也有缺陷,就是景与景重叠、对景的关系,作者的文字无法掌握。第四十九回宝玉嗅香,回顾栊翠

庵外红梅一景，第五十回贾母等出暖香坞，遥见宝琴一节，只是“对景”少数的例子。这多半是因为作者脑海只有各景的意象，他只能尽力描写单景。至于景与景的穿插、融合，便因无实际园林作模子，作者就很难凭空设想写出来了。对读者而言，读者只需要各景的印象清晰，如果有对景出现，便容易混淆印象，这也是作者不希望的。也因此大观园内无连络各景的廊道出现，否则作者便很难将景分出段落来描写了。

另外，作者也没有使用“借景”。一方面是因为二府位于“大都”；另一方面，多少是因为大观园象征了“太虚幻境”，带来了园子的“封闭性”。

②水：水的处理，作者也极尽文笔。脂批帮着点明：“写出水源，要紧之极……此园大概一描，处处未尝离水，盖又未写明水之从何来。今总补出，精细之至。究竟只一脉，赖人力导之功。园不易造景，非泛写也。”并譴责：“近之画家着意于山，若不讲水。又造园圃者惟知弄莽憨顽石、壅笨冢，辄谓之景，皆不知水为先着。”整个水脉，作者细部的描写有“清溪泻玉”、“一带清流”、“得泉一脉”、“忽闻水声潺湲”、“下则落花浮荡”、“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加清溜”、“溶溶荡荡”、“水如晶帘一般奔入”、“只见清溪前阻”，极富多样。水中、水岸的植物亦很多，水边、水上的建筑更具变化。

本来，造园之水有主次大小分辨的原则。此点作者却没有把握好，只道出了流水的聚分及上述细部，开阔水面的描写却嫌模糊了，以致水面主次不明显。譬如沁芳亭坐落的水面，给读者的印象也不过是宝玉的诗“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尚且此诗又是普通的描景法，无法确然知晓水四周的情形及特色。第七十六回凹晶馆面对的水面，描写的文字亦是如此。这又是文笔园林的局限。

⑤假山：作者对山石的处理主要有翠嶂、大主山、芦港及蘅芜院的穿墙山石。翠嶂石多土少，入门设山石掩映，是

普遍的手法;大主山山坡种桂树,应是土多石少的假山;主山的支脉在观赏线上,因着起伏、掩映造成了许多趣味及视野的控制;尤其蘅芜院内石生仙草,比日本的苔石园更具创意。脂批也连称“好想”、“更妙”,并言:“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此工程也。”言之确也。

然而,与水的情形相同,作者描景虽然处处不离山脉,但限于文笔,山脉的走向整体情形读者仍不能了解,笔者亦无法判断作者这方面整体的意匠。

④植物与动物:大观园内,作者写入了各科各类南北皆有的树木花卉,并且对之各有美学上的深入感受了解,于各景作了极富象征性的安排。事实上小说情节中,每样草木对宝玉来说,都是“有情有理的”(第七十七回),甚至花卉也有花神,他把死后的晴雯视为芙蓉花神。花亦是黛玉心目中最干净之物,她自己也是宝玉结前缘的绛珠草。其实“惜花”也就是宝玉意淫之情的真髓。

动物在大观园内有不少,但唯有黛玉院中的鹦哥较突出,其他都不过是景色的点缀罢了。

⑤建筑的品位:作者于小说中描写的建筑物及室内陈设、布置极多。前文已讨论过其中主要部分,从中亦可见得作者用心之精、品位高下的控制有多流利了。其中尤以欣赏大观园正门一节最富戏剧性(第十七回)。贾政叫人合了门扇,而后作者细细描述了众人所看到的正门形式,并下评语:“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脂砚斋于此批了:“是行家看法。”

但是毕竟作者在写小说,他形容建筑只求字句上的变化,忽略用词的确实意义。结果随意混用,只求读者丰富的印象。

⑥题对额:第十七回不仅描述了游园经过,还叙述了宝玉与众人拟题各景的匾额、对联。的确,吾国园林“景的命名”已是园林学问之一。命名有如画龙点睛,点出空间的神灵,迅速地将景的内涵传达给观赏者,甚或带给观赏者历史

的兴感、诗的联想。命名的好坏正足以增减原有的景色。

小说里，僧道二人幻石为玉，"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第一回）这可以说是"命名"世俗的说法。由第十七回我们可以找到作者所透露的题对额的原则，有蕴藉、含蓄、虚之以对、贴切、妙、妥，反面的有俗陋、板腐、不雅、落实、犯正名、陈旧、过露、着迹。这些原则运用起来，需要题者对空间的体验感受敏锐，并有丰富的典故学识，能搜寻锻炼文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个人情操、艺术修养境界的出众。也因此大观园的对额，大部分安排由宝玉、黛玉完成。

不过话说回来，题对额基本上是文字媒体的游戏。当文字传统的束缚太大时，新意便难达成，譬如小说中红、玉、香、冷等字用得颇多。宝玉作的各景对额与诗，用字遣词，表达情操，在今日看来多嫌千篇一律。清代诗文根本上是复古的[11]，显然作者在这方面亦脱不了时代窠臼。

[11] 孟瑶：《中国文学史》，第八章。

以上我们澄清过了大观园的内容，认定它是文笔园林。接着进一步追索这个文笔园林各部分的象征意义，同时还检讨了雪芹运用的园林知识的情形。最后笔者还希望谈谈究竟整个大观园的意象，原始的意念出自何处，也就是探讨一下雪芹描写大观园时，他对园林空间所抱持的思想、观念是什么。

4. 大观园的整体意象与原始意念

大观园的整体意象，笔者认为可以世俗宗教里佛道的三界与空论的宇宙来总括，而其中又出现了一个传统文人仙乡意念的变调。

佛教的大乘教义基本上视万事万物为虚空幻影，不执著这"虚幻的世间"便是涅槃。"仙乡"的意念我们可以上溯至古代昆仑、海上三山的神话，庄子的《逍遥游》，以至屈

原的《离骚》、《九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是传统文人向往的“乌托邦”。这个意念发展至今,已可从理想世界的揣想,一直牵连到艺术修养的培育,而后落实到人间疾苦的观照。这是吾国传统文人从道家连续到儒家的一脉人文思想。至于“三界”,笔者这里指的是神、鬼、人居住的天宫、人间、阴界。这是民间宗教里源自道教的宇宙观。在这个观念里,“人间”是神下凡巡狩之处,也是厉鬼恶魔出没无常的境地。神为人驱邪辟鬼,鬼则处处骚扰生人。而人始终是弱者,除非他行人道(由此处民间宗教接上了儒家思想)。人间可说是神鬼交征的地方。

“三界”中“人间”的观念影响了传统社会下的民间实质环境,包括村落、民宅的设计。如果我们拿《红楼梦》来看,也可以发现:大观园正是这样的一个“人间”。只是它的两极性尤其鲜明,中间还添入了文人的仙乡意念。同时亦由小说里石头下凡,绛珠草还泪的神话注定了大观园的命运——诸钗、宝玉都是太虚幻境入世历劫的众仙;大观园也只能仅此一遭地由一个人间的“仙境”坠回“人间”,终落于人间的“妖境”。再之后,作者进一步表现了空论的意念,将大观园交给入空门的惜春,小说的主人翁宝玉也回归到“太虚幻境”。

小说里描写的“太虚幻境”是大乘空论穿上世俗道教“三界”外衣后的色相。第五回便有脂批:“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接着另有一批语,似为作者雪芹之言:“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以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可见作者着笔的立意了。而这个“幻境”在宝玉眼前展开的意象却是“仙境”、“人间”与“妖境”的重叠。石建牌坊层层殿宇,“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这里居住着警幻仙子与众仙女,侧殿各司又藏着十二钗正、副册。这都诉说了全知全能的仙人仙境。然而,警幻招待宝玉的灵酒、仙茗、妙

曲、仙姝却是天上的"人事"——人间的声色饮食男女。宝玉一一领受,并且听闻警幻"淫情之辨"的心性启蒙话语。到了"次日",宝玉与兼美出游,"忽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路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警幻称此为"迷津",其实已是"妖境"逼人,不过劝人从此悟道。无奈宝玉无缘渡彼岸,被海鬼夜叉又抢回红尘。从此开展了他另一个"幻境"的旅程,那就是小说"现实"里的大观园。

要详细分析大观园这个小说现实里的"幻境"的整体意象,我们可以从大观园起造说起。第十六回起造的经过文字到第十七回大观园完成,贾政、宝玉和众清客游赏一遭,可说是交代了大观园现实的一面。然而园子的设计,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它竟是明清私园的"小"与皇宫苑囿的"大"交叠的蒙太奇。果然第十八回元春省亲,将大观园带入人间"仙境"的高潮。主人翁元春的题诗里就有"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三春、李纨、宝钗、黛玉也分别写了"谁信世间有此境"、"果然万物生光辉"、"神仙何早下瑶台"、"仙境别红尘"等句。"仙境"即世俗观念中神仙居住之境,内有层层宫宇、仙花异草。《西游记》中的"天宫"可说即其代表。而这种向往的现实模子便是皇宫苑囿了。苑囿乃得自然之气、顺自然之理,又避其害,取人世之滋养,至尊至贵又至美的地块。大观园这个人间的"仙境"便巧妙地暗取苑囿为模型,安排了行宫庙宇与为数不少的院落,供元妃省亲行幸,也天衣无缝地预筑了宝玉、诸钗的居处。

但是"仙境"除了深印在民间信仰之内,自古代神话以降,也早已经发展为文人传统里"仙乡何处"的"乌托邦"。第二十三回诸钗、宝玉下凡的众仙住了不同的院落,大观园再次回复"现实"。私园的山石花木、游赏建筑,在以下各回也一一凸显出来,而园景也由作者多方面艺术修养的提升,逐渐转变为文人笔下的"何处仙乡"。大观园遂成为二玉的"乌托邦"。这个意念追索起来,笔者认为其根源来自陶渊

明的“桃花源”。

第十七回一行人游至一港洞，有人提议题为“武陵源”、“秦人旧舍”，宝玉认为过露，改成“蓼汀花溆”，元妃再删为“花溆”。这个港洞要从上盘道进去，“只见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荡荡，曲折萦纡，池边两行垂柳杂着桃杏遮天蔽日，真无一些尘土”。恰如《桃花源记》里，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的情景，只是一个在洞前，一个在洞后。贾政等人所到之处，该已近水的源处沁芳闸，那儿有桃花林，正是“桃花源”字面的景色。第二十三回黛玉在此看见宝玉将花投入水里，便道出“干净世界”的心语：“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于是辟凿了一个埋香冢。到第二十七回黛玉更在此吟出缠绵多情的葬花词，宝玉无意间耳闻目见，不觉痴倒。这是“人面桃花”典故的新调与渲染，这时桃花源的埋香冢已不只是落花的干净世界了。第十七、十八回庚辰本有一脂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余则谓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可见“干净世界”的寓意早已扩大到整个大观园。大观园是二玉、诸钗所期希的干净世界，但愿外界尘俗肮脏永不入园来。但是这个“仙乡”也只能葬花，最终竟然又应验在深受折磨的黛玉自己身上，魂断潇湘馆，成为大观园埋葬的唯一花魂。这样的结局与陶渊明人文思想的“桃花源”后来无人问津同具悲剧性，不过前者更深、更富浪漫气息。

前面我们已说过作者描写大观园，发挥了他身为文人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勾画了大观园优美的一面。这些都丰富了上述“仙乡”的寓意。可是，究竟这个“仙乡”不在天上，而在尘世。光阴的流逝、人心堕落、事务纠缠终于使得诸钗各遭悲运，也使宝玉的情意心性屡受挫折，逐次省悟。此时

"仙乡"感染了凄美,乌托邦逐渐崩溃了。终于,大观园坠为人间"妖境"。

第七十五回会芳园发异兆,是预警先声。第八十二、八十七回病黛玉惊噩梦,妙玉走火入邪魔。第九十四回怡红院海棠开妖花,正面预示了凶兆,黛玉死了。第一百零一回凤姐夜走园子,"满地下重重树影",引出了秦氏亡魂吓倒凤姐。紧接着尤氏再次夜行园径返宁府,次日也病倒谵语不清。贾蓉找个半仙卜卦,说是园内伏有白虎。接着贾珍再病,"从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妖……以致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此刻,大观园与第五回幻境里,宝玉与兼美出游的"荆榛遍地,狼虎同群"之处有何差别?终还不得已,贾赦招了道士入园作法驱妖。第一百零八回宝玉要往园中凭吊,袭人劝他:"不用去,园里不干净。"一语成谶,第一百一十二回抢荣府的一伙强盗再劫走园中仅存的金钗妙玉,是人间"妖境"的最后不幸。栊翠庵换了主人,惜春、紫鹃成为大观园这个"幻境"的守牧者,宝玉也"归彼大荒",投入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再纳入作者的园林知识,那么可以说:雪芹在构思他的文笔园林时,配合着小说主题,很有趣的,统合了四项出处不同、以园为题的意念。一是真实园林的设计意念;一是世俗道教宇宙观的"人间"意念,表现了"仙境"、"妖境";中间又包含了一个属于传统文人"仙乡何处"的变调;最后则结于大乘空论的"幻境",创造了"大观园"的整体意象。



第六章 结语

经过上章，笔者分别分析了府第与大观园的空间机能与象征意义。至于前者，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透露了许多线索，供我们了解二府生活与建筑的对应关系，笔者也引申之，取用了“位序”的上下、内外二原则来形容这个关系，对空间本身来讲，位序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空间基调”了。虽然，这个原则是由一部小说的特例抽取，但是如果应用在传统民宅，甚或宫殿、官署等建筑空间，笔者发现仍然是很恰当的。只是越上阶层的建筑，遵守此原则越精确；越下层的造就空间的能力低，纯机能的要求也越强，礼数也不那么讲究，自然忽略细微空间的分划，保持较大的伸缩性，但是上下、内外的基本原则仍然是不变的。

至于大观园，第四章已论证过，作者表现了相当成分的虚构性，因此笔者的兴趣转向作者处理布景时是如何与事件、人物配合的。分析的结果，我们也发现作者对山石水流、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及诸钗各院均有极细腻的处理，甚至容纳了四季流转，表现了丰富的美感经验与创作才情。当然限于文笔自身的局限性，作者表现的园林知识总欠缺完整，这是因为作者运用了各方面的艺术修养，全然统一于小说艺术之下。

也因为府第与大观园有真实与虚构的基本差异，所以二者无法连结在一起讨论，二府的居住空间也就缺少了重要的一环——园林[1]。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园林"提供了作者一个发挥他想象力、艺术创作才能的最佳"园地"；况且他让主角宝玉与诸钗住在园内，也是过着"随情适性"的生活。可见得园林的空间给人的感受，比起讲求"位序"的府第，是多变的、自由的、优美的、浪漫的、可容纳人的想象力的。这也间接地印证了一般的说法：传统住宅是我国儒教的"礼"的产物，园林却是循道家"法自然"的原则而呈现，两者连接在一起，正将传统居住空间带到一个平衡状态。

很有趣的，作者在大观园内除了表露真实园林的设计意念之外，还进一步表露了"仙境"的意念，我们可以发现此即是吾国人世俗的理想居住环境。而现实世界里，皇帝苑囿正是至尊的宅第与至美的园林两种空间最佳的结合体，于其中，自然与人间的秩序和谐地渗和在一起，真可谓是"人间仙境"了。

但是，作者另外提出了"妖境"与"幻境"的意念，代表了世俗观念中对理想居住环境"仙境"的一种"挫折"与"觉悟"，认为极尊美的宅园如果不能长保，也会腐败。最终，一切美好也不过是个假面具，面具之后仍将虚无一片。事实上，小说中的宁、荣二府有如贾家地位的"壳化"，具有特殊的机能与象征意味。一旦"地位"失却，"府"便由皇帝抄没，任其荒芜或者另赐品位相同的官家。宁、荣二府的旧名将随贾氏先祖仅留存于后人口碑与记忆里。即使园林，若是主人经济困难，无法维护照管甚或转卖，自然亦难逃荒芜的命运。古今多少王宫、府第、名园，沧海桑田，淹没于荒蔓草间，仅供后人凭吊追往[2]，此诚乃吾国传统文化体系下，宅园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所致。

以上是笔者承袭上章的分析论说，将小说中一真一假的府第与园林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作一个简单的统合。下

[1] 小说中会芳园还堪称为较"真实"的园子，但是描写的文字不多（见第三章第一节之二），其中的景物模糊不用说了，在其内发生的事件也只有二府男女主人赏梅赏菊、中秋家宴、天香楼下射鹄子与秦氏丧停灵于园内，在建筑与生活的论题下，只能作一般性的了解，是故上章空间分析的重点便只专注于虚构的大观园了。

[2] 也因此《考工典》中的亭、台、楼、堂、斋、阁、园林等均列有"汇考篇"，纪录"著名"的建筑、园林，包括地点及主人名或者简单的事略；另外，《艺文范》则摘录各朝各代文人诗人咏宅园的诗文，却很少实实在在将宅园的设计情况详细记载的，可见得传统观念里"建筑乃因人而来"的流布与影响。

面笔者再回顾一下本论文研究的过程，作一番检讨，因为由小说探讨其中反映的当代建筑与生活之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论题。

首先笔者遭遇的困难，是无法明确了解小说中描述的生活与建筑布景的文字，这牵涉到笔者建筑与人文、社会科学三方面的知识与素养，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未曾确立，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家庭制度史等之研究书籍皆嫌少，内容亦未成体系，不够详尽，这是因为传统文化里，原来就没有西方所谓的“社会学”，只有与西方迥异的“社会事实”，需要我们重新建立明晰、洞彻的观点来分析、检视这个“事实”。●

● 吴主惠:《中国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学的构想》,《中国社会学刊》1971 年 10 月号、1968 年 5 月号。

至于中国建筑方面的研究资料更是缺乏，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众，再加上历史悠久，实在很难以单一的系统来统合了解我国建筑庞杂的各种面貌。就拿小说作者同时代的明清官宅来说，我们能找到的例子极为有限，而且相关的说明亦是不全，深入的了解几乎不可能。因此造成还原小说建筑布景的极大困难。这个困难还牵涉到真假判定的问题，这是笔者遭遇的第二个困难。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小说，小说本身创作的目的与建筑研究的目的两不同道，小说是否反映同时代的建筑与生活，反映了多少，对于本书的研究却很重要，必须作一个判定。但是小说作者的创作想象力早已把真假事实梦想巧妙地融合在小说艺术里，要去分辨它极为困难，尤其在上述社会科学与传统建筑资料缺乏的状况下，也因此，笔者于第四章只采取了要点式的论说，便作了“判定”。

不过选取《红楼梦》为此类研究的对象，实在有不少优点。首先是小说情节、内容的恰当，《红楼梦》正好述说了一个大家宅的生活，并且还包括了一个极优美的园林，可供我们研究。其次就是清初至今虽已有二百多年，但就时代隔离而言，实在还不太远，已有相当成绩的文学上的“红学”为本研究提供了最大的助益！使我们更能够了解小说的内容

与意义，包括生活、建筑布景两方面的文字。因此选取《红楼梦》为研究对象，是极幸运的，若是换了其他的小说，类似的研究工作可以预料得到，将会遭遇更多的困难。

本研究由于资料不足与目标不同，所以二府、大观园与明清时代官宅、园林的比较，仅只限于“布景真假判断”一章内。事实上，大观园表现的以园林为题的文字，应在清初以后园林思想与处理手法发展上，占有某种程度的分量，这是本研究忽略的论题，也是目前待发掘、极困难也极富挑战性的论题。

参考书目

1.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1973
2.K.Wong 著,黎登鑫译:《红楼梦的叙述艺术》,成文经纬丛书,1977
3.文震亨:《长物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
4.朱一冰主编:《红楼梦研究集》,幼狮文化公司,1976
5.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公司,1978
6.吴世昌等:《散论红楼梦》,明伦出版社
7.吴自甦:《中国家庭制度》,商务印书馆,1973
8.芮逸夫:《演变的中国家族结构》,《社会研究》第三期
9.李斗:《扬州画舫录》,学海出版社
10.李渔:《闲情偶寄》,台湾时代书局,1975
11.李善长:《明律集解条例》,成文出版社,1969
12.李俊仁:《从领域理论试探建筑环境》,成大建研硕士论文,1973
13.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明伦出版社
14.周冠华:《大观园就是自怡园》,汉文书店,1974
15.林以亮:《论大观园》,《幼狮文艺》月刊,1974 年 3 月
16.林耀华:《金翅》,桂冠图书公司,1977
17.承启、英杰编:《钦定户部则例》,成文出版社,1968
18.计成:《园冶》,逢甲建筑学会,1974
19.梁思成:《中国建筑资料集成》,成功大学建筑系,1969
20.梁思成:《清式营造算例及则例》,成功大学建筑系,1969
21.徐珂:《清稗类钞》,商务印书馆,1966

22.索宁安:《满洲四礼集》,台联国风出版社
23.高阳:《红楼一家言》,联经出版公司,1977
24.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文星书店,1974
25.张爱玲:《红楼梦魇》,皇冠杂志社,1977
26.曹雪芹:《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台湾学生书局,1961
29.曹雪芹:《百廿回〈红楼梦〉》(胡天猎藏本),青石山庄出版社,1962
30.童寯:《江南园林志》,中央图书供应社,1964
31.程兆熊:《中国庭园建筑》,德华出版社,1977
32.黄葆芳:《大观园的布置》,新加坡《南洋商报》,1971年1月1日
33.昆冈等续修:《清会典》,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
34.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国史研究室编印
35.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食货史学丛书,1972
36.汉宝德:《明清建筑二论》,境与象出版社,1972
37.潘重规:《红楼梦新辨》,文史哲出版社
38.赵冈、陈钟毅:《红楼梦研究新编》,联经出版公司,1975
39.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华世出版社,1977
40.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东大图书公司,1977
41.震钧:《天咫偶闻》,广文书局
42.卫聚贤:《中国社会史》,石室出版社,1975
43.瞿宣颖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商务印书馆,1965
4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台湾崇文书店,1974
45.傅述先:《在欲海中化出一片情天——〈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中国时报·副刊》,1979年9月
46.田中淡、泽谷昭次:《中国的住宅》,鹿岛出版社
47.Rapoport Amos, House Form and 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1969
48.Plaks Andrew H.,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976
49.Pirazzoli-T'serterens Michele, Living Architecture: Chinese, 1971
50.Sirén Osvald, Gardens of China, Ronald Press Co., N.Y., 1949
51.Blaser Werner, Chinese Pavilio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Book Publishing Co., Inc., 1974

后记

本书基本上是笔者在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完成的硕士论文，毕业一年后，因为获得新的资料与新的发现，又发表一篇《大观园的整体意象》，刊于1980年2月的两期《时报》杂志，算是论文的接续。后来，赵冈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拙文。本书即论文与《整体意象》二者之合并。

大体看，本研究令笔者感到兴奋的发现有三：荣、宁二府之空间基调，小说作者作为一文人之建筑、园林知识与观念，此二者堪称属于建筑学的。至于这些知识、观念如何表现在小说里，明白说，大观园与会芳园的兴衰如何分别呈现黛玉与可卿的命运，该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发现吧！

本研究自撰写硕士论文时，从选定题目直到完稿，承蒙汉宝德老师殷切的指导与斧正，并于百忙中为本书写序，谨此致由衷的谢忱。

撰稿期间，尚得叶树源、贺陈词、翁金山等老师的教诲与提供资料，并走访请教许晏骈（高阳）、白铁铮、王建柱先生，均于此一并致最深的谢意。

另外，与好友陈华夫、张一平不时的讨论，帮助澄清激发思绪；黄能伸、王明蘅及学长王镇华寄赠资料；学弟、妹陈伟民、王瑜璞帮忙绘图；及许多挚友从旁的协助、鼓励，亦一并致谢。

当然，还要谢谢神交一年有余的曹雪芹先生，他由小说告诉我许多东西。

撰写《大观园的整体意象》时，欧超番、卜大中先生诚恳邀稿，潮州街的室友们也令人怀念。

谨将本书献给父母亲及家人。



「红 楼 梦」 中 的 建 筑 与 园 林

附　编



《红楼梦》的人间、天上奇境

红学素来分索隐派、文学创作派，至今两方的成就彼此渗就，相互增益。由各早本批注的出现与曹家历史的发掘，可见曹雪芹写作过程掺杂着诸多家族与个人经历，但是又能从现实叹藉泥沼中，幻化出五彩缤纷的奇人奇事与奇境。

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保姆，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分别做了二十年的江宁织造。康熙六次南巡，四次在曹寅任内；又曾做主，将他的长女许配平郡王。曹寅死后，曹颙袭职，但只两年即亡故，由堂弟曹頫继任，十一年后曹家被雍正皇帝抄检。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全家被押返京时，已十二三岁。这个显赫繁盛以至一败涂地的家族末世大致成为小说创作的背景。

小说前景的现实依据却如《石头记·凡例》所称："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依甲戌本）由小说反推回去，这些女子多数命运多乖，正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总总弊病之大要。作者以小说为诸女子作传，有了永恒价值。然而，不论小说前景背景，标榜的终极价值却是佛道的"虚空"。

只是其中尚有一项奇特的价值:“意淫”。依脂批的说法:它只不过是“体贴”二字,透过小说灵魂人物,“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宝玉彰显出来。宝玉如何由意淫悟道,便是通部小说大意,雪芹也因此创作了种种天上人间的文笔奇境,好上演奇人心性之旅。

传统中国民间宗教的宇宙观里,天上的琼楼玉宇是人世美好一面的翻版,住的都是众神仙与天兵天将。偏偏雪芹在其中开辟了三个奇景奇境。

第一个是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是女娲炼石所在,书中“通灵宝玉”原来只是无才补天的一块石头,直等到一僧一道路过,才幻化成美玉,下凡随宝玉投胎。

第二个奇境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生有一株绛珠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灌,此草竟修得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待神瑛侍者凡心偶炽,警幻仙子便安排两人下凡了结前缘,引出众多风流冤家一起陪着投胎。

第三个天上奇境是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放春山遣香洞,警幻仙子的居所“太虚幻境”。这里有牌坊、宫门、二层门、配殿……后面更是“珠帘绣幕、画栋雕檐,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这本是“清净女儿之境”,在此,宝玉不仅看了十二钗生命册,还嗅香群芳髓,品茗千红一窟,饮酒万艳同杯,闻红楼梦新曲十二支,终而少不了云雨缠绵。最后来至险恶迷津,宝玉从梦中惊醒,却仍未悟道,遂开展他生心性之旅。

这太虚幻境到了第一百一十六回,却已成了荒野,牌坊已更名“真如福地”。宝玉灵魂出窍再次云游,里头来往似曾相识的女子,一个个却飘忽无情,最后还是还玉的和尚推他一把,回至阳间,令他怀定出世的念头。

相对于天上的太虚幻境,人间的映照便是大观园了,这样的对照用意,除了显明在第五回一句脂批:“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还显示在幻境里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

无可奈何天"。雪芹运用了他高超的园林设计才智与想象力，造就了这个包涵女儿之心、女儿之境的"文笔园林"。因为有系统地整理描述的文字，发现大观园内有许多住人的院宇，且有行宫、尼姑庵及道观，各院落、景物间没有任何廊道。在中国园林里看不到这样的私家园林以及苑囿，只能算它作"小号苑囿"，可是它的尺度又大得无法与宅第部分凑合。

雪芹藉元妃省亲将康熙南巡之盛况写入，顺理成章地起造大观园，把整个情景描绘成人间仙境。然而园内却预为宝玉与诸钗设计了各人居住的院宇，包括黛玉的潇湘馆、宝钗的蘅芜院、李纨的稻香村、探春的秋爽斋、迎春的紫菱洲、惜春的暖香坞、妙玉的栊翠庵、元春的行宫。精巧别致的设计分别隐寓了各人的心境，好似她们的幽微灵秀地。进而随各样的情节在园内又设计了诸多充满人世欢娱的绝伦场所，如凹晶馆、凸碧山庄、藕香榭、芦雪庵、红香圃等。其中还写出如桃花源的沁芳闸，却是黛玉的吟葬花词、辟埋香冢、道出"干净世界"心语的所在，预示了大观园的悲剧，也表达了大观园的最终寓意。的确，这个富人文浪漫气息的仙乡，渐渐败露种种不顺遂，频出肮脏事、异兆凶兆之后，黛玉魂断潇湘馆，成为大观园唯一身殉的守护神。大观园成了闹鬼神魔的"妖境"，最后栊翠庵换了主人，惜春成为荒园守牧者，宝玉也出家归回大荒，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也就如此，雪芹创造了中国文学里绝无仅有的天上、人间奇景奇境，容纳了小说主人翁与诸钗轮回流转的生命历程。其中大观园尤其似真如幻，比较贴切现实，最容易引人共鸣同感，又惹得不少红学家不厌其烦刻舟求剑，寻找它的真迹。

建议延伸阅读书目

余英时 1978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台北：联经出版社

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台北:明伦出版社(翻印)

关华山 1988 《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 台北:境与象出版社

Plaks, Andrew H. 1976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刊于 Dialogue: Architecture+Design+Culture 杂志,006 期,1997 年 8 月,第 93~99 页)

《红楼梦》大观园的文笔园林艺术

引题

要追索《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园林艺术，得先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小说“写实”与“虚构”的成分各占多少？这里的“实”自然指的是作者的家世、经验、时代等种种；而“虚构”则是那些在现实里找不到临摹的人事物，只呈现在小说作品中的那些部分。由红学中考证派六七十年的努力，让大家也确实林林总总知晓了作者曹雪芹及其家族的生命兴衰历程。而小说里的贾府与现实的曹家二者之间兴衰、事件、人物的确也有不少相应的关系。譬如两者俱有皇帝抄检的结局，“元妃省亲”有曹寅女曹佳嫁郡王品级内尔苏与接驾康熙南巡的史实做基础，更不用说细写的人物、事件。总之，我们可以说曹雪芹依据了自己与家族的经历，操作了清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种种原则与内容，创造幻化出一个具新意及另一番美学突破的“小说”、“故事”与“神话”。

也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与众多的读者如此亲近，又如此的隔阻不可及，长久依然新鲜、醇美、耐人寻味。甚至教人想在人世里寻找宝玉、黛玉、晴雯……的身影，小说中的

大观园也成为后世读者梦寐以求的境地。

在现实里"求"一座大观园,一直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大众里,这可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至今,大观园的虚实与真假早有多种说法:胡适的随园说(1921)、明北实南说(1928);吴伯箫(1943)的苑囿及庭园融合说;俞平伯的北主南从说(1952)、可南可北说(1954);周汝昌(1953)、吴心柳(1963)、刘蕙孙(1962)、顾平旦(1963)等的恭王府说;吴世昌的随园加创作说(1961);黄葆芳的虚构及庭园布置家说(1971);林以亮的"纸上园林"说(1974);周冠华的自怡园说(1974);赵冈的江宁织造署说(1975);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说(1978);胡小伟的"典型环境"说(1979);关华山的"小型苑囿、文笔园林"说(1984);严中(1992)的南京、江宁织造署说;方金炉、王学仁(1995)的圆明园说。从上可知至少有五种真址说;其余的均为创作说或有所依据的创作说。

更有人不厌其烦地,按小说之描述文字尽力索驹,绘出大观园图或者做出模型、实物。最早的大概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痴人说梦》内有个大观园平面图版。后来葛真(1963)、戴志昂(1963)、曾保泉(1980)、关华山(1984)、胡文炜(1995)等也各自绘出了鸟瞰图或平面图。周汝昌也在他的新版《红楼梦新证》中,绘出一幅荣国府第想象简图。除此之外,杨令茀女士早在1919年即制作了一座大观园模型,后来在上海、北京、南通及朝鲜、日本,最后一站是美国纽约展览过。1963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再次展出了一座大观园模型,它是由梁思成指导,戴志昂设计,杨乃济绘图、施工的。1985年台北市美术馆也委请林会承主持制作了荣、宁二府与大观园的模型,连同其他传统建筑模型一并展出。1980年代中期,北京与上海市分别更进一步地集合红学、建筑专家,真正兴建出两座大观园的公园,供人参观游览。

以上种种已令人叹为观止,更不用说那些各式各样的

续书以及绘画、图咏等。一再的延续、描绘、诠释读者心境中的红楼梦人物与场景。这样的"后事"不一而足，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追根究底，自然源于整个小说与"大观园"情节、人物、场景之似幻似真，如此迷人啊。

小号苑囿、文笔园林

然而，我们深入地考查小说中所描述的大观园，发现它异于一般的私家园林，它除了包涵众多形式独特的景观建筑，如凹晶馆、凸碧山庄、藕香榭、芦雪庵、沁芳亭、榆荫堂等，同时又有许多性格不一的小院宇，如怡红院、潇湘馆、秋爽斋、暖香坞、稻香村、蘅芜院、梨香院、栊翠庵等。当然它还有各式各样的景观点，如紫菱洲、红香圃、芦港、沁芳闸、桃花林等，甚而也有佛寺、道房，以至殿宇。

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小院宇里面有一些回廊，在整个大观园内，竟没有连络各景点、院宇的廊道。这在一般的私家园林是不寻常的，除非大观园的规划原意本来就不是循"私家园林"的模式。另一方面很显然的，包涵这么多景物、房舍的大观园，该名副其实的"大"，它应该比较适合古来我国园林发展的另一脉络"皇家苑囿"。可是，大观园仍然存在着放不进荣、宁二府街廓中去的矛盾。另外，若考虑大观园最独特的一点：众多的妙龄少女加上一个少男住入了园子里，这在明清时代，甚至中国历史上，岂是传统家庭、社会所容许的吗？我们简直找不到任何一个前例，作为大观园仿效的对象。

早在 1943 年吴伯箫先生就称："清代私家园林无论南北是不会有这样规模的。"继而，他明指："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之下而产生的，它是融合苑囿与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他尚且举出许多大观园

内的景物、建筑物，譬如可行船的大水面、道寺、特别的院宇与景观建筑与题名，均有类似之物出现于西苑、绮香园、静明园、圆明园等北京的御园。他的说法的确发觉了他人未见之处。事实上，康熙年间曹寅即以江宁署造之职位，办理北京西花园之营建，这样南人北用，自然是为了把南方园林之美引入京城苑囿。

不过，吴先生最后的判断恐怕有些偏了。既然北方的苑囿在清代已融入南方私家园林的元素、手法，就大观园的内容而言，正合乎这样的性质，就不必再说大观园是“私家园林”，倒不如称它做“小号苑囿”。

笔者认为曹雪芹笔下之大观园应是基于他老家江宁职造署后面偏西的花园之旧事，包括迎驾康熙南巡，以及当时家人游赏花园之经验，加上后来他赴北京，游过些苑囿与皇戚私家园林之经验，再依小说故事之创作内容，构思出此超现实之“文笔园林”——大观园，让它流畅地结合起中国园林两大系统的诸多特质，这也可谓是中国园林艺术史无前例的创举。己卯本第十七回脂批即直指：大观园是“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

换言之，笔者认为就园林的规划而言，包括规划书与整体配置方式大观园是虚构的，是一个世上不存在，但勉强算是依“小号苑囿”的模子，创造出来的“文笔园林”。然而，要讨论这个文笔园林的设计艺术，先要看它在小说中所占的地位与展现的意义。

天上奇境

《红楼梦》这部小说一般言有三大叙述脉络：一是神话世界的演义，二是宝玉个人心性之旅，三是家族兴衰史。而大观园与三者均发生了相当关系。从这些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园林的艺术可以在中国文学里如何转化与变形（transform）。

有关第一个脉络，我们单看它里面的“实质环境”，就会发现曹雪芹创造了中国民间宇宙观里三个前所未见的奇境。

第一个是援引了中国创世神话故事，开出的大荒山、无稽崖与青埂峰，作为女娲炼石所在，原来“通灵美玉”只是无材补天的最后零头石块，直等到一僧一道路过，引动它下凡炽心，才被幻化成美玉，随宝玉投胎，历经人世之后，回返荒山刻石传世，为整部《红楼梦》做了见证。

第二个奇境源自麻姑于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的民间故事，它是西方的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生有一株绛珠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灌，此草竟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构成了“木石前缘”。待神瑛侍者偶炽凡心，警幻仙子便安排二人下凡了结还泪缘，还引出众多天界风流冤家一起陪着投胎。

第三个奇境则是离恨天、灌愁海之中、放春山遣香洞，警幻仙子与众多仙女的居所“太虚幻境”。这里有牌坊、宫门、二层门、配殿……后面更是“珠帘绣幕、画栋雕檐，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这个幻境借着甄士隐与宝玉的梦与小说中的现实接了壤。它基本上是少女命运的预知档案库，正册、副册与又副册正对应了人间女子的社会阶级。它又是世上女子下凡的来处以及身后的归宿，本是“清净女儿之境”，由警幻仙子掌管。它又是人间人欲的试验道场，宝玉在此嗅香群芳髓、品茗千红一窟（哭）、饮酒万艳同杯（悲），再闻红楼梦新曲十四支，终而少不了与兼美云雨缠绵，最后来至险恶迷津。宝玉梦回一一领教，却仍未悟道，堕回现世，开展他今生的心性之旅。

在历经他命定的劫数后，宝玉于第一百一十六回再次云游太虚幻境，此时幻境已成荒场，牌坊更名“真如福地”，里头来往似曾相识的女子，一个个却飘忽无情，还是还玉的和尚推他一把，回至阳间，令他怀定出世的心志。

由上可知,太虚幻境是个天上苑囿,它的形貌却一样会兴盛衰颓、变化无端,上演人间苑囿、私家园林不同阶段的命运。其实它成立的主旨在于指明男女间情、意、淫的本质也是"虚幻",当一个凡人了解了这个本质,才能以"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可以契及"真如福地"。这也显示太虚幻境基本上是一个依道教、佛教哲理,由曹雪芹在传统中国民间宇宙观中开辟的新境地。

小说第二个脉络,便是传奇人物贾宝玉的情爱心性之旅。它依据的现实可如《石头记》凡例所称:"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由小说反推回去,这些女子大数命运多乖,正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种种弊病之大要。作者以小说为诸女子作传,的确有了永恒价值。

小说标榜的终极价值除了上述佛道的"虚空",其中尚有一段奇特的价值——"意淫",依警幻仙子称为"痴情"。依脂批的说法:它只不过是"体贴"二字,透过小说灵魂人物"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宝玉彰显出来。使宝玉成为闺阁良友,却见弃于世道。宝玉如何由意淫悟道,便是通部小说重要大意之一。

有关宝玉的心性有诸多红学家讨论过(邓云乡,1987;李海东,1994;成穷,1994)。总结之,宝玉的痴情、意淫包涵:一反文化习俗,视女性干净,男人污浊;能欣赏女性美色,也欣赏其率真质朴之性情;这些加起来自然尊重每位女性。倒是,有关宝玉心性值得解析的一个红学界的重要问题是:石头与神瑛侍者以及通灵宝玉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中国人向来有身带吉祥物以保身系命的文化习俗,这其实是一种民间的"接触性巫术",曹雪芹循着这个"迷信",做了文学的创发。不仅将石头来源归之于女娲炼石神

话，还将它交由僧道幻化成“通灵宝玉”，安排神瑛侍者挟带（衔于口中）一起下凡，成为宝玉“前世情缘的象征物”、“现世的护身符”与“命定的婚姻信物”，以及“历劫后的见证物”。也因此，这块通灵宝玉能够从小说开始一直贯穿至结尾，成为小说的天外传书者，而事实上又与小说主人翁贾宝玉与小说作者曹雪芹纠缠不清。

石头即与神瑛侍者一同下凡，就可见证侍者与绛珠草的前盟，所以它可以是“木石前盟”的象征物。通灵宝玉在现世里，成为宝玉的护身符，正如它背后所镌的字句“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几次失玉基本上都是有关宝玉遭受邪祟（马道婆）、冤疾（色声利令）、避祸（抄检）。还得靠真正的守护者癞头和尚送还持诵以后，玉的主人翁宝玉心智才能回复正常。可是麻烦的是此玉的正面除了有其“通灵宝玉”正名，还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这本是好话，却又与宝钗得自癞头和尚的金钗正反面所錾的对子“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正构成了“金玉良姻”的命定信物。在小说现实里，宝钗的“停机德”合乎儒家世俗标准，被贾母、王夫人、贾府大小视为宝玉贤妻的最佳人选。然而宝钗的性情与美色在宝玉意淫心性当中，所占的地位虽可谓与黛玉相互比敌，然因宝玉天性倾向“木石前盟”，遂与“金玉良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对现实的宝玉而言是美中不足、意难平，只有在太虚幻境，透过与“兼美”相亲的性启蒙才得以完满，可是“兼美”又以秦可卿为模子，令人怀疑后者即是宝玉幼年心仪的原型女性，不过因为其早逝，又与家族淫乱衰败有关，使宝玉的心性远离皮囊淫乐，定意“痴情”。钗黛分离时，通灵宝玉也失踪，为的便是坚持“前盟”，第一百二十回，士隐道：“宝玉，即宝玉也，那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从此夙缘一了，形质归一。又复稍示神灵，高魁贵子，方显得此玉那天奇地灵锻炼之宝，非凡间可比。”又称：“仙草归真，焉有通灵不

复原之理呢?"其中"形质归一","宝玉,即宝玉也"。则是接触性巫术的最终状况,物与人合一了。在小说里,最后,通灵宝玉与宝玉合为一,即可高中,又生贵子,让人世也完美。至于,宝玉则藉"梦境"登上仙界、天界,两次翻阅众女生命册,终于由情悟道了,归至佛门。于第一百二十回宝玉与僧道飘然而逝,所吟唱的歌词:"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显示他契及的终极境地则是那大荒山,正是石头的来处,换言之,曹雪芹将连自女娲神话的大荒山视为佛门的终极境地。神瑛侍者下凡历劫后,即与石头合一,所处境界便

图 1. 下凡历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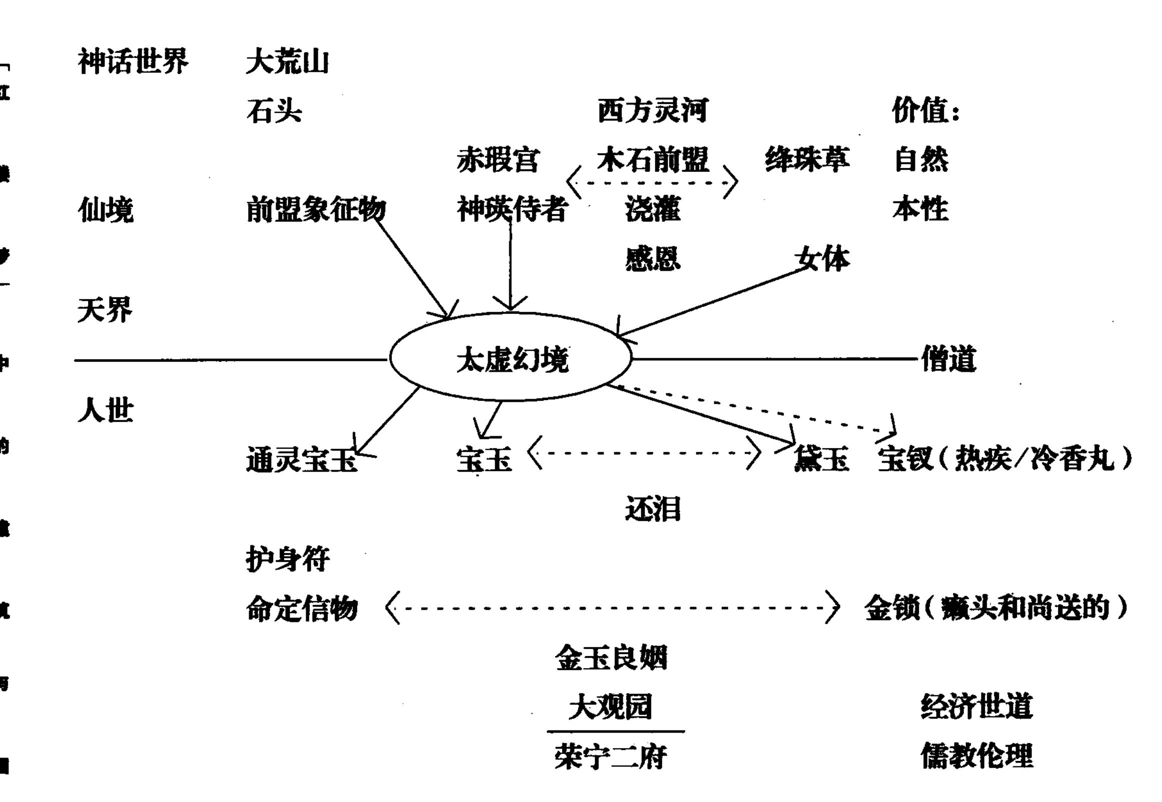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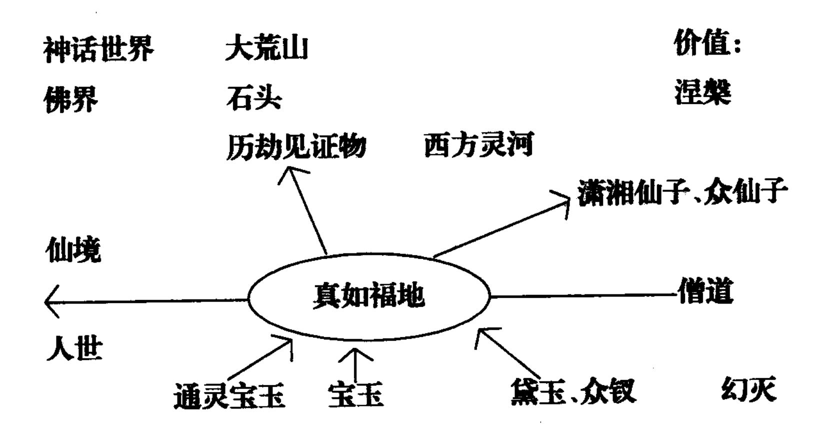


图 2. 入空归真



由仙界的赤瑕宫提高至远古神话世界的大荒。

“太虚幻境”一度成为宝玉梦回仙界男女情爱的试验道场。大观园则是石头/神瑛侍者、黛玉与众女子人间历劫的主要道场,以及宝玉现实生活经历的男女情爱的时空。虽然两者彼此映对,如脂批称太虚幻境:“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然而,前者却是全知的,后者则是一次开展的。正可谓一个是“无可奈何天”,一个是“幽微灵秀地”。雪芹运用了他高超的园林设计才智与想象力,造就了这包涵女儿之心、女儿之境的文笔园林。

人间奇境——大观园

造园之法曹雪芹懂得很多,包括起造的种种程序,如划界、请山子野设计,引水整地,移花木、山石,建屋、合地,布设家具,打造金银器皿,买帐幔陈设,订采莲船、座船,聘教习,买尼姑、道士、和尚、道姑,他都一一道来,丝毫不乱。有红学家称雪芹很可能取景自北京苑囿,构筑他的大观园,譬如稻香村等。但是借着宝玉的话,雪芹也批评了稻香村的设计过于人力穿凿。声称园林设计之基本目标在 “有自然之

理,得自然之气”,并且“因地相宜”,这些原则正如明代计成《园冶》所述。对于水脉、山石的处理,作者也极尽文笔:“得泉一脉”、“清溪泻至”、“忽闻水声潺湲”、“溶溶荡荡”,尤其“落花浮荡”与凹晶馆面对的“水中月”更可谓一绝。翠嶂、大山、芦港洞皆不算稀奇,蘅芜院的穿墙山石生香草异蔓,却是空前的设想。

前已述及大观园的配置具有的种种特质，倒是住人的院宇却在现实里找不到模子，只能说曹雪芹做了文学上相当的腾跃创发。

有关配置景区的串连，描写的文字表达了人行走的视野,收放自如,引人入胜,上上下下、远远近近,的确表达了含蓄、惊奇之节奏。不过,也受限文笔园林,水的主次大小无法分辨,山脉走向也无法断定景与景的交迭,对景的关系仅限于少数精彩例子，如第四十九回宝玉嗅香回顾栊翠庵外的红梅。“借景”更是没有。

对于建筑与植物的描写,雪芹可谓下了最大的工夫,这包括众多住人的院宇以及各个景点,先说前者,为了让读者了解宝玉与诸钗之个性,雪芹尽力描写了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秋爽斋、稻香村,其次是应制的行宫殿宇、谈笔写过的暖香坞及栊翠庵、迎春住的紫菱洲最淡。遵行的原则则是建筑学与文学理论的 “一个人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一种延伸”。如果把各院宇的院内外、处理室内设计与主人的心性排比出来,即可了然此言不虚。

譬如:“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黛玉,非但貌美,才能又是诸钗之冠,却性中孤绝、自怨自嗟,泪很多,印合宝玉与她命中的“木石前缘”还泪说。她住的“潇湘馆”非但名称已够潇洒,院内苍苔小路、细水折廊、竹影斑驳,竿竿修竹“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是白绿色调相配,也连上湘妃竹、斑竹与黛玉爱哭之秉性。后院芭蕉、梨花也是绿白并植,清淡色谱隐含了黛玉草木之神话仙源,房舍尺度即“小”且“精”,室内书桌是视觉焦点,书桌面对月洞窗,圆

窗又糊“碧”纱，难怪脂砚斋也批：“此可为颦儿之居。”

又如，蘅芜院住入了貌如杨妃、才情亦高的宝钗。只是她的才情隐伏于她的德性之下，有如她生染热疾需用“冷香丸”来调理。在宝玉心目中，她“任是无情也动人”。蘅芜院便以此二要点来设计。它该是坐落于山背冷湿之处，外观仅只一所不起眼的清凉瓦舍，一入院却有惊人创意。迎面插天的大玲珑山石围绕各式石块，没有一株花木，山石间却生出幽柔香郁的各式香草异蔓，红实点点、花如金桂。房内绿窗油，雪洞一般，只用最朴素的土瓶，供数枝菊花，同样显示了冷香。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住的是秋爽斋。她虽为庶出，却能代凤姐管理大观园，兴利除弊。后来，大观园抄检，也被她讥讽为“自杀自灭”的举措。秋爽斋即“秋掩书斋”，后院梧桐更增强此寓意，所谓“桐剪秋风”、“梧桐好逸”。后院尚有芭蕉，似为才情之象征。室内三间屋子并不隔断，因为探春素喜阔朗。陈设丰富，书桌笔墨、比目盘等尺度、形式大方。墙上的《襄阳烟雨图》、颜真卿遒劲秀拔的“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联句，均衬托了探春的志趣。

除此之外，稻香村之于早寡李纨，暖香坞“穿云”、“度月”门之于惜春，栊翠庵禅房花木深、庵外红梅十数株之于妙玉，也各有设计巧思。至于诸艳之冠贾宝玉的居处“怡红院”，雪芹更是细写无弥。入院之前，“粉墙环护，绿柳周垂”，脂批曰“与万修竹遥映”，指的是黛玉的潇湘馆。入院后，宝玉心目中的“兼美”，已化为几本芭蕉与西府海棠，并植左右，象征钗、黛对峙。宝玉题的“红香绿玉”，贾妃所改之“怡红快绿”，以及宝玉“两两出婵娟”的诗句，均有相同寓意。院内几点山石加上仙鹤及回廊挂笼的珍禽异鸟，增添了女性化的富贵气。屋内多层隔饰、陈设、大镜、床帐、地砖也凿花碧绿，显示了同样的气象，刘姥姥也以为进了“绣房”。其中大镜又曾是“贾”、“甄”宝玉相梦的道具。再次强调了真假之辨。令人摸不着门路的多层隔架，连同院外、后

院的曲折行径与花障，隐喻了宝玉见弃于世道的心性才情，其实自有其“投投是道也”。

小说里的雪芹还描写了众多的景点，配着特殊事件、季节、时辰、人物，作了最佳的组合，呈现了写景文学的和谐与美，是为小说情节不可缺少的片断。

第二十七回春末夏初的交芒种节，为饯别花神、女孩儿“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迭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飐飐……”此时，宝钗持团扇一路扑彩蝶，追到池中“滴翠亭”，无意听到小红与坠儿的私语。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四面雕镂子糊着纸……”此后再也没出现在小说里。

第三十八回海棠诗社首宴开在藕香榭，正值秋日、菱角莲藕成熟，此榭因而得名。榭内宽敞，近可赏山坡桂花，又可容众人食蟹，作菊花诗，满纸秋意。

第四十九、五十两回，十二金钗皆入住园内，是大观园观景的至高潮，初冬一夜北风紧，带来一场大雪，海棠诗社第二次诗会便在芦雪庵举行了。白雪芦苇围几间临池的茅屋土壁、竹牖槿篱，室内地炕暖烘，正好供众人开席，再往栊翠庵妙玉处讨红梅，赏花联诗。

红香圃、榆荫堂二厅出现于第六十二回，分别供宝玉、平儿生日设宴。此时初夏，红香圃四周芍药花开得繁盛，女孩儿穿红戴绿，烘托一片喜气、热闹。果然，平儿嫌热，次日的回请宴，特往荫凉的榆荫堂。

第七十五、七十六两回的中秋家宴，引出凸碧山庄、凹晶馆二景，雪芹藉黛玉道出其设计旨趣，原来它们均为赏月而设，一上一下，一山一水，一大一小，一明一暗，相映成趣。家宴开在主山山脊的凸碧山庄大厅月台，临高好赏月。席面大圆桌象征团圆，山坡植桂花，与桂轮、桂魄典故与伐桂神话相合。然而小说至此，情节转下。贾母叹人丁不满圆桌，又闻桂荫传来笛音袅袅，更增悲凄。此时黛玉、湘云却早已溜出席间，下到凹晶馆卷棚，“如置身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

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正好临水赏水月，与上面景象截然两样。她二人独享此天地，诗性大发，联诗不断，却一句悲似一句，即使由女尼妙玉恰时截断，终以黛玉的“冷月葬花魂”了结哀音，预示了自己的命定。

上引文字其实充分发挥了文学中“一切景语接情语”、“寓意则灵”等原则，依陶恂君之整理，《红楼梦》的文字呈现了种种人、物、景之情、境、神的交迭与随时递变，真正描绘了中国宦宅人家的生活样态。其中细致精妙处自不待言，而大观园整个布景相对于小说重大关节，也显示了不同的意象面貌。

大观园的整体意象

已如前述，大观园的起造是私家园林与苑囿（省亲别墅）的交迭，呈现了唯有在文学中才可能出现的园林艺术。它却为荣、宁二府的闺女与宝玉构筑了一个“人间仙境”，有些“太虚幻境”的影子，却活生生地上演了她们与他的情爱、喜怒哀乐。起初是那么的美好，宝玉入园后，可以别无他项所求，放心的历经上节所述的情意美景、穿梭在少女心怀之间。反倒黛玉的多愁善感，早已感时贱花之洁质，无法长久，终必污混。桃花林的花冢重点在花冢，“桃花”只是被雪芹借来的典故，增强了埋花冢境界的罕迹与溯源的意味，它的本质却在于“痴情”浪漫的极致，有如女儿心的“幽微灵秀地”。然而，如此的花魂只容冷月葬，注定无法正常生长、结子生果。

大观园里，众人的生活现实免不了人情世故，甚或偷鸡摸狗、混干污烂事。虽有探春兴利除弊，办出正经经济世道，却抵不过荣、宁二府更大的腐败与掏空。大观园内的抄检是雪芹取自本家历史的新用。王蒙曾不留情地解析了“大观园抄检”整个事件。

事实上，园内一般少女少男自然由情生爱地成长着，偏

偏由心智尚蒙的傻大姐拾得了不知何所出的“绣春囊”,引动了尤氏与王夫人、凤姐的矛盾与斗争。进而王夫人所代表的儒教道德伦理,成了主导事件发展的“吃人礼教”,真的“自杀自灭”起大观园里自然成长、本性流露的少女们;将她们推出园外,反而遭受“不道德”大社会之蹂躏。追究起来,大观园原来是因儒教“君臣之仪”所起造的,结果竟由儒教道德自身所斲伤,着实令人懊恼。

然而,最重要的,“抄检事件”肃杀了宝玉的纯情境地,让他失去生趣。王夫人、贾母再以儒教成见,为宝玉选定了金玉良缘。这一次扼杀的却是黛玉与宝玉的至情痴爱,让黛玉以死相殉,成就了“木石前盟”以及大观园作为“埋香冢”的深刻寓意。相对于黛玉的洁身,秦可卿却由于宁府男主人的“不道德”,身遭污淫,终而命丧天香楼。二者对照——黛玉:秦可卿/埋香冢:天香楼/大观园:会芳园——其间的寓意比对就更显悲戚了。

众多少女悲运之后,荣、宁二府败象凸露,大观园众人迁出,任其荒芜,竟然出现宵小强梁,甚而闹鬼弄魔了。女儿国彻底地挫败,反而必须像天香楼,也要请道士消解邪气。宝玉少年的痴情梦终醒,被和尚推一把回阳,便从此悟道。大观园仅留下长年吃斋念佛的惜春,取代了命运乖违的妙玉,回归大观园一片佛门的空寂。

如此看来,大观园的整体意象,可谓总结了中国文化宇宙观的数种境界:儒家的“礼仪之界”、道教向往的“仙境”、民间宗教的“妖境”、佛门的“空寂荒芜之境”,以及转化至文人仙乡桃花源的“女儿之境”,这几种境地于《红楼梦》此篇小说中,可谓环环相扣,随着情节推移,更与天上奇境相映照,构成了唯有文笔园林可以彰显的嵌于中国文化地景的绝妙园林艺术。